
武俠世界
第34年
31
$15.00

##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揚子江先生撰著的「劍在江湖」。「飛鳳宮」大總管華天虎奉宮主凌雲鳳之命令，送解葯前往「寒碧谷」救治汪敬山老谷主，路上巧遇白玉霜受羣毆，華天虎仗義援手……白玉霜身懷師門重寶「珍珠劍」，引起各門派覬覦，爭奪戰中，因見華天虎武功高強，人又「死心眼」，便將寶劍託他代管，豈知華天虎自從代管寶劍後，連寶劍主人白玉霜亦不得沾手，華天虎雖憨實，話却言之有理，令人辯駁不得……故事詼諧動人，欲知華天虎如何保護「珍珠劍」，詳細一閱便知。

*　　*　　*

一期完短篇「忠烈英魂」俠士捨己爲人的偉大胸襟，使人肅然起敬，值得一讀。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所撰著的「俠妓風流」。金桂自小養尊處優，突家遭父母雙亡，奔喪時又遭撞船，從此厄運連連，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欲知金桂命運如何，屆時請留意。

尚有兩期完短篇「鐵膽遊龍」。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武俠世界

## 第34年
## 第31期


（總號173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劍在江湖

湖海恩仇錄／揚子江‧文
可飛‧圖

## 珍珠寶劍　羣雄覬覦

暖暖的陽光，靜靜的照射着山川大地。

一片荒凉曠野，蒿草小樹亂石，除了飛起的小鳥和奔竄的野兔，看不見路，當然也沒有行人。

但是，奇蹟出現了，終於有了人。

只見一道快速的人影，正由北面的地平線上出現，快如星飛丸射般，直向這面馳來。

隨着距離的接近，發現竟是一個年不滿二十的年輕人。

只見他頭梳髮髻，身穿半舊衣，脚下白襪黑鞋，用布條繫了兩個燈籠之褲腿，徒手未携兵刃，十足是個莊稼小伙子，却有如此驚人的輕身功夫。

他生得濃眉朗目，白淨淨的皮膚，烱烱目光，顯示了他深厚功力，憨厚的相貌，更令人深信他是個敦厚可親的誠實青年。

由於他白日飛馳在這片荒蕪人跡的曠野上，顯然是爲了爭取時間，抄捷徑走近路。

這個面貌敦厚老實的布衣青年，正是離開了「飛鳳宮」，專程去黃山「寒碧谷」送解藥的華天虎。

華天虎走這片緲無人烟的百里荒野，正是醫術通神的金姥姥所建議的。

他懷中帶着金姥姥特製的解藥，要以最短的時日，最快的速度，送達「寒碧谷」，交給被人陷害的汪老谷主。

據金姥姥對他說：身體仍極健壯的汪老谷主很可能是被淫蕩女子所害，現在每天都埋身在寒冰中，只要一離開冰窟，血脈立即爆裂而死，顯然是中了極淫毒的藥物。

至於那個淫蕩的女人是誰？用的是什麼毒藥？汪老谷主絕口不談，這其中，顯然是另有隱情的。

金姥姥還特別囑咐他，沿途不可插手任何事情，唯一的任務，就是盡快把解藥送至「寒碧谷」中的汪老谷主手上。

華天虎認爲這是最簡單最輕鬆的任務，所以五天的行程，他決定要在三天半趕到。

抬頭看看時辰，艷陽當頭，恰是正午，舉目前看，荒野無邊，只怕午餐又要吃乾糧了。

就在這時，前面突然傳來數聲暴喝和一聲嬌叱。

華天虎聽得神情一楞，遊目四望，根本沒有人影，但又確信他的耳朵並沒有聽錯。

又是數聲暴喝和一聲嬌叱，同時挾着一聲慘悽呼叫。

這一次華天虎聽清了，就在百十丈外的蒿草間傳來。

他一個飛撲向前，但立時又想起了金姥姥的拜托和交代——沿途不要插手任何事情。

心念及此，立即收住了飛撲之勢，但是，他已能看見前面一塊窪地中，十多個彪形大漢正在圍攻一個手持長劍的白衣女子。

白衣女子雖然尚未看清楚面目，但她手中的劍却引起了華天虎極大的注意。

那柄劍長約三尺，光華耀眼眩目，劍背中央有彩霞投射出，劍鍔護手，以及拿在白衣女子左手的劍鞘，更是嵌滿了各色寶石和珍珠。

由於圍攻的十數彪形大漢在外圈緩步遊走，被困中央的白衣少女也跟着緩步轉動。

就在白衣少女轉過身來的同時，華天虎看得目光一亮，神情不由一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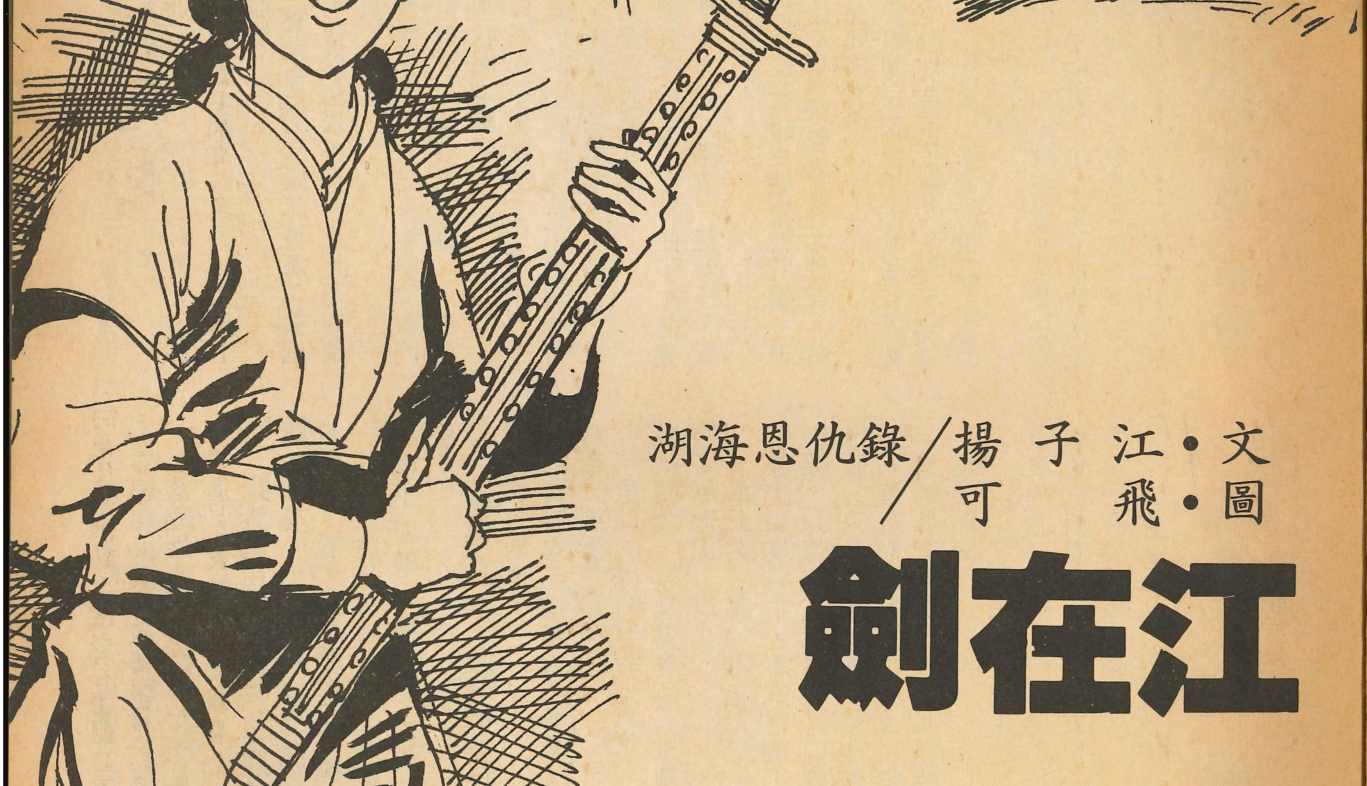
這女子太美了，柳葉眉、桃花眼，高挺的鼻子菱形嘴，雪白的皮膚桃形臉，握劍的一雙玉手，更是纖細修長，十個指甲上還塗着寇丹。

她雖然這樣美，這樣艷，兼有嫵媚迷人的魅力，但比起宮主凌雲鳳來，似乎還仍缺少了那份高雅華貴氣質。

也許她這時正在面臨大敵，隨時可死，因而使她的嬌面上，多了一層煞氣。

只見她左手劍鞘斜伸，右手劍身橫頭高舉，緩步轉動中，鮮紅的小嘴緊閉，目光却掃着四面的每一個人。





地上已有一個負了傷的大漢，正齜牙咧嘴，神情痛苦的爬向圍外。

圍在四週的大漢，胖瘦不一，年有高低，但他們的兵器一致，使用的全是護手雙鈎。

華天虎聽金姥姥說過，這次準備向汪老谷主下手的幫派不止那個淫蕩女娃，還有「飛叉幫」、「水陸門」，以及「雙鈎會」。

他根據這些大漢兵器一致使用的雙鈎，因而斷定他們都是「雙鈎會」的人。

他一面打量一面走，準備繞過窪地繼續前進。

當然，有一個人在附近高處走過，自然會引起這批人的注意。

但是，就在白衣女子的明亮眸子一瞟華天虎的同時，「雙鈎會」的人似乎自覺機會難再，一聲大喝，同時向中間的白衣女子攻去。

只見六七對鋒利鋼鈎分上中下，有的奔向女子天靈和面門，有的直刺白衣女子前胸和小腹，有的則鈎掃白衣女子雙膝和脚。

華天虎看得暗吃一驚，本能的停住了脚步。

但是，早有準備的白衣女子却一聲嬌叱，疾揮寶劍舞起一片劍林光幕，立時將全身護住。

一陣叮噹輕響，六七個鈎頭，應聲墜落在地上。

攻擊的六七名大漢神色一驚，紛紛後退，察看自己兵器。

但是，另幾幾名彪形大漢却大喝一聲，繼續向中間白衣女子揮鈎攻擊。

白衣女子再度嬌叱一聲，依然施展了一招「八方風雨」，又有幾個大漢的兵器，被削落地上，幾個大漢同是神色一驚，同樣的點足後退。

但是，第一批攻擊的六七名大漢，又大喝一聲，再度向那白衣女子攻了過去。

白衣女子連聲嬌叱，揮劍不停，這一次她竟在「八方風雨」中，疾施了一招「畫龍點睛」，一劍點出，正中一個痲面大漢的肩頭。

痲面大漢大叫一聲，飛身衝出圈外，顯然劍刺不深。

但是，其他幾個大漢則厲喝一聲「拚了！」，同時揮鈎加入了戰鬥了。

白衣女子的神情沒有方才那麼鎮定，嬌叱聲中似乎有些喘息，但她仍是一式接一式的施展「八方風雨」，趁隙偷施一招「畫龍點睛」。

說也奇怪，看她嬌喘吁吁，似乎有些眞力不濟，但她每偷襲一招，必能傷得一人，當然，這許多人的圍攻中，她的劍式自是不敢用老，因而對方受的劍傷也不會太重，有的人咬咬牙，又參加了圍攻。

即使如此，仍被她刺傷了四五人，而她身上的雪白素衣，也濺了不少血漬。

「雙鈎會」的人雖然被傷了幾個人，但依然猛攻不退，反而更兇更猛更狠。

幾個受傷的人已不能參加戰鬥了，但他們一面彼此紮傷，一面仍在那裡吆喝助威。

白衣女子施展的「八方風雨」是最耗眞力的劍式，這時不但嬌喘得厲害，而且柳眉緊皺，不時以乞求的目光看一看華天虎。

華天虎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覺得這麼多大男人圍攻一個女子，實在沒有道理。

他當然記得金姥姥的叮囑，但是，他身爲「飛鳳宮」的大總管，總不能見死不救！

他根據白衣女子的緊張和嬌喘斷定她已支持不了多久，再不施以援手，必然眞力枯竭而被「雙鈎會」的人殺死或俘擄。

再說，前去救汪老谷主是一條人命，而被圍的白衣女子也同樣是一條人命，爲什麼爲了救汪老谷主而就應該袖手不管，眼看白衣女子被人殺死？

心念及此，不自覺的脫口憤聲道：「這太不公平了！」

如此一吆喝，不但圍攻白衣女子的使鈎大漢紛紛轉頭看了他一眼，就是險象環生的白衣女子也嬌聲悽呼道：「大俠快來救我！」

雖然處在生死邊緣，聲音依然嬌脆甜美，尤其是神情感慽然，緊皺黛眉，看來是那麼楚楚可憐。

華天虎見白衣女子已向他求援，再不遲疑，震耳大喝道：「住手！」

「雙鈎會」的人眼看就要得手，那肯就此罷休？

再說自己這邊人多勢衆，也沒將華天虎看在眼中。

是以，打鬥中的人哼了一聲，繼續圍攻，包紮傷勢的人則狠狠的瞪了華天虎一眼！

華天虎一看，頓時大怒，一聲怒哼！疾撲場中，拳掌齊施，快腿疾踢，一陣「劈啪」聲響，同時慘叫悶哼，只見人影縱橫，鋼鈎紛飛，七八個彪形大漢，滾的滾，爬的爬，個個鼻青臉腫，他們明亮的鋼鈎，也紛紛墮落了一地。

「雙鈎會」的人大驚失色，爬爬滾滾的站了起來，但都傻了，這才驚覺這個看來不起眼的窮小子，竟是一個身懷絕技的高人。

大感意外的白衣女子也楞住了。

但她僅是呆了一呆，一個箭步縱到了華天虎的身後。

由於白衣女子的飛縱，「雙鈎會」的人紛紛追前。

其中三人怒目一指華天虎，怒聲問：「你是什麼人？膽敢來管本會的事？」

華天虎立即道：「天下人管天下事，你管我是什麼人。」

一個頷下蓄有一綹小鬍子的大漢，憤然地向前一步，就用手中的鋼鈎一指白衣女子，瞪着華天虎，怒聲問：「你小子可知她是誰？」

華天虎沉聲道：「四海之內皆兄弟，我何必一定要知道她是誰？」

肩頭負傷的痲面大漢冷哼了一聲，譏諷道：「你小子看清楚了沒有，她可是個母的……」

華天虎立即正色道：「管她是公是母，公的是兄弟，母的就是姐妹……」

語音甫落，白衣女子已清脆的讚賞道：「好，這才是天下最公正的大好人。」

頷下蓄有小鬍子的大漢立即怒斥道：「賊婢，妳少在那裡神氣，本會絕不會放過妳，妳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們也要把『珍珠劍』奪到手。」

說罷，向着其他人一揮手中鈎，沉喝道：「咱們走！」

華天虎一聽，立時想起了白衣女子的手中劍，因而道：「慢着！」



十數持鈎大漢聞聲回頭，同時怒聲問道：「你小子還要怎麼樣？」

華天虎一指白衣女子手中劍，沉聲問：「你們是說，這柄劍是你們的？」

十數大漢聽得目光一亮，其中有數人同時說道：「不錯，這是我們龍頭家的……」

話剛開口，白衣女子已怒聲斥道：「胡說，這柄劍乃是本門師祖昔年仗以行走江湖時成名寶刀『珍珠劍』，怎會是你們龍頭家的？」

頷下蓄有小鬍子的大漢立即道：「妳說『珍珠劍』是妳師祖的成名兵刃，妳拿什麼來證明它是妳師祖的？」

白衣女子冷冷的一笑，「沙」的一聲將劍收入鞘內，就在光華一斂的同時，哂笑道：「只要你們能說出我劍上寶石珍珠的顏色和數目，以及它在日間夜晚和燈光月光下的彩霞變化，我不但把劍送給他，要殺、要剮，也任由他……」

「雙鈎會」的十數大漢一聽，頓時楞了，他們彼此對看了一眼，顯然都不知道「珍珠劍」的奇異處和功能。

白衣女子却繼續道：「你們不妨在沿途放出風聲，任何人能說出劍的奇異功能，姑娘都會把這柄劍送給他。」

說罷，特別以冷冷的目光看了正南斜坡上一眼。

華天虎這時也發現了正南斜坡上靜靜的站着三個人。

當前一人是個身穿灰緞袍的六旬老者，其後是一個藍衣青年和一個黃衣少女。

青年和少女一式背劍，灰袍老者徒手未携有兵器。

華天虎一看，斷定這一老兩少三個人，八成也是覬覦白衣女子的手中劍而來。白衣女子的一番話，顯然也兼有向坡上三人宣示她的意思。

這時「雙鈎會」的十數大漢說不出劍上珍珠寶石的數目，華天虎立即沉聲道：「既然你們說不出劍上的珍珠數目，還楞在這兒幹什麼？還不快快走？」

頷下蓄着小鬍子的大漢只得說道：「劍是我們龍頭家的祖傳之寶，我們那會知道……」

華天虎立即道：「那就回去向你們龍頭請教。」

話未說完，痲面大漢已厲聲道：「可是，等我們知道了珍珠數目，她早已跑了，我們那裡去找她？」

豈知，那白衣女子竟正色道：「你們放心，這幾天我會和這位少俠在一起。」

華天虎聽得大吃一驚，不由焦急的說道：「妳怎能和我在一起……」

話剛開口，白衣女子已皺眉委屈的說道：「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你現在如果撒手不管，你一走，他們還不是照樣把我殺了，何況，還有別的人也在虎視眈眈……」

華天虎一聽，不由懊惱的看了一眼靜立南坡上的老少三人。

「雙鈎會」的人爲了回去好向龍頭交待，紛紛沉聲道：「你小子當然不能離開她，否則，我們龍頭將來要找誰要人，既然你接下這道樑子，我們就唯你是問。」

頷下蓄有小鬍子的大漢則笑笑道：「沒說的，先報出你師承門派和姓名來，我們回去也好向我們的龍頭交代！」

華天虎越想越懊惱，這時才想到金姥姥爲什麼叮囑他不要多管閒事。

但是，救人總沒有錯的，只得沒好氣的沉聲道：「我叫華天虎，沒有門，也沒有派，有問題就衝着我來就是。」

頷下有小鬍子的大漢沉聲喝了聲「好」，向着其他人一揮手，再度喝了聲「走」，攙着負傷不能奔馳的夥伴，直向正東馳去。

華天虎一看，立即望着白衣女子，愁眉苦臉的說道：「他們走了……」

白衣女子嫵媚一笑道：「那咱們也走吧！」

華天虎不由懊惱的問道：「妳要去那裡？」

白衣女子毫不猶疑的舉手一指東南，道：「賤妾要去徽州。」

華天虎一聽白衣女子去徽州，遠遠超過黃山，他雖然遵叮囑不可說出去處，但他仍忍不住焦急的說：「我不去那麼遠的呀！」

白衣女子立即寬慰道：「沒關係，你走到那兒咱們就去那兒！」

華天虎只得無奈何的說：「好吧！也只好是這樣了！」

豈知，白衣女子竟甜甜一笑，捧劍向前道，「喏，劍交給你保管。」

華天虎一楞道：「妳的劍爲什麼交給我保管？」

白衣女子含笑正色道：「萬一我帶劍跑了呢？你拿什麼給他們？」

華天虎一聽，恍然想起，這的確是個大問題，萬一這把劍眞的是「雙鈎會」龍頭的，那白衣女子豈不成了女賊。

心念及此，也覺得劍拿在自己手裡才對，是以「哦」了一聲，伸手將劍接了過來。

劍一入手，十分沉重，比起他留在「飛鳳宮」的那把神劍，至少重了一倍。

白衣女子見華天虎將劍接了過去，甜甜一笑，自我介紹：「賤妾白玉霜，甘肅臨州人，今年廿一歲，我是稱呼你虎哥哥呢？還是虎弟弟呢？」

華天虎急忙正色說道：「不，不，妳不能叫我虎弟弟，只有我師姐才可以叫我虎弟弟。」

白玉霜立即道：「那我叫你虎哥哥好了。」

華天虎不由沉聲道：「爲什麼一定要叫哥哥弟弟的？」

白玉霜正色道：「是你自己說的呀？男是兄弟，女是姐妹呀！」

華天虎有些生氣的道：「我叫妳白姑娘，妳叫我華天虎不是一樣？」

白玉霜更加認眞的道：「可是，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好直呼你的大名？」

華天虎却正色道：「我雖然救了妳，那是因我不知道內情，如果妳是偸劍的女賊，我還會把妳捉住交給他們的。」

話未說完，白玉霜已愉快的說：「沒問題，任由你處理，那咱們走吧！」

華天虎應了一聲，提着「珍珠劍」，轉身向東南斜坡上走去。

舉目前看，剛才靜立南斜坡上的灰袍老人和背劍的青年男女，不知何時已經離開了。

既是荒野上已無人，華天虎和白玉霜立即展開身法，疾馳如飛。

但是，他們却不知道，荒野的亂石蒿草中，仍有不少烱烱目光在暗中注視着他們。

這些烱烱目光，就包括了那個灰袍老人和背劍的藍衣青年黃衣少女在內。

灰袍老人是「寒碧谷」老谷主汪敬山的結拜兄弟高茂松，青年和少女則是汪老谷主的次子汪常春和唯一的女兒汪梅英。

三人隱身在蒿草亂石間，眼看着華天虎拿着「珍珠劍」，和白玉霜如飛的馳向了東南方向。

生得方面大耳，虎眉朗目的汪常春首先憤聲道：「高叔叔，我們就這樣的眼看着他們把劍拿去了？」

神情沉重的，手拎灰鬚的高茂松黯然道：「要想奪回『珍珠劍』，只有用智一途。」

柳葉眉大眼睛，挺鼻小嘴的汪梅英則嬌哼道：「我覺得高叔叔太小心了，我就不相信我哥哥勝不了那個傻小子，我勝不了那個女淫賊。」

高茂松緩緩的搖頭道：「莫說妳哥哥勝不了那個華天虎，就是合我們三人之力，只怕仍不是他的敵手。」

汪常春一聽，頓時氣得俊面鐵青，不由沉聲道：「高叔叔既然這麼說，下次侄兒倒非鬥鬥他不可。」

高茂松不由有些愧惱的說：「你們以爲高叔叔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難道你們兄妹沒有看到，那小子一陣拳掌腿，『雙鈎會』的人那一個沒有趴下？」

汪梅英嬌哼道：「那些人都是『雙鈎會』的跑腿嘍囉，了不起僅一兩個頭目罷了，當然都是膿包一個。」

高茂松正色道：「人雖然都是膿包，三十多把鋼鈎可是眞傢伙吧？」

話未說完，汪常春已懊惱的說：「『雙鈎會』的人馬眼看就要把那女淫賊制住了，偏偏來了個混賬的傻小子。」

高茂松却沉聲哼道：「你認爲『雙鈎會』的人快得了手？告訴你，他們都會一個一個的被那女淫賊收拾了。」

汪常春聽得一楞問：「女淫賊不是嬌喘喘吁吁，眞力不繼嗎？」

高茂松冷笑一聲，不答反問道：「她雖然皺眉氣惱，不停嬌喘，你看她的鼻尖，鬢旁可有一絲汗嗎？」

汪梅英神色一驚，問：「叔叔是說，她的敗象是僞裝的？」

高茂松正色道：「妳現在才想到，她目的就是要拖那個傻小子下水。」

汪梅英繼續的問：「可是，她又怎知那個傻小子會被她拖下水呢？」

高茂松淡然一笑，道：「華天虎生相憨厚，目光有些呆滯，一望而知是個反應不太靈的人，這種人最容易受騙。其次，根據他的快如鷹隼的輕身功夫，武功必然也極爲驚人，結果，女賊的狡計，一一被她得逞了。」

汪梅英有些不服氣的說道：「我看她什麼詭計也沒得逞。」

高茂松有些無可奈何的說道：「高叔叔今天才知道妳爹爲什麼一直不讓妳離開『寒碧谷』，妳的判斷事理的能力實在很低。」

汪梅英更加不服氣的說道：「她原本可以一個人對付『雙鈎會』的那些歹徒，根本用不着將那傻小子拖下水。」

高茂松立即問：「她擺平了『雙鈎會』的人後還有我們呢？西邊草叢裡也伏着有人，還不知道上那一方面的人，那該怎麼辦？」

汪常春和汪梅英雖然有些明白了白玉霜的詭計，但仍有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高茂松則繼續道：「如今，不但逼走了『雙鈎會』的人，也迫得我們和另一批人不敢下手，她却能從



容不迫的離開現場。」

汪常春不解的說：「她明明由南邊逃來，她偏偏又轉回南邊去，居然騙那個渾小子說去徽州。」

高茂松正色道：「這就是女賊的聰明處，她爲了順利離開現場，想到華天虎是由北邊來，當然要說往南邊走。」

汪梅英聽得美目一亮，道：「這麼說，女賊很快就會甩掉那個傻小子了？」

高茂松略微沉吟道：「這就要看女賊是否有目的和圖謀了。」

汪常春則不解的問：「女賊好不容易騙到手的『珍珠劍』，爲什麼自己不拿着，却讓那個傻小子替她保管？」

話未說完，汪梅英已哼聲道：「拿在那小子手裡有什麼用，遇到有人要奪劍的時候，還不是要交給那女賊使用！」

高茂松稱讚的點點頭，道：「這當然是原因之一，她眞正的用意，這是暫時取得華天虎的信任，她要拿回劍的機會太多了！」

汪常春不禁懊惱的道：「偏偏來了個死腦筋的華天虎，如果來個聰明人，我們就可以現身將劍要回來了。」

高茂松立即道：「也不是你說的那麼容易，萬一來個貪婪成性的傢伙，反而將寶劍據爲己有了。」

汪梅英不禁有些焦急的道：「現在我們該怎麼樣辦？」

高茂松急忙寬慰道：「不要慌，我們這就去拜望『紫竹丐』前輩，請他先去搭上華天虎，並將『珍珠劍』與妳爹的關係透露給他，然後咱們再去找他們，說出劍的奇異功效，以及劍上珍珠數目，不怕那女淫賊不俯首認罪。」

汪常春却遲疑的說道：「我爹知道劍上的珍珠數目嗎？」

高茂松有些遲疑的道：「這就要看你爹得到這柄劍經過情形如何了，如果你爹無法說出『珍珠劍』的各種神奇變化和功能，只怕很難在華天虎手中將劍拿了回來。」

汪梅英却不解的道：「這些年來，我們兄妹，還有大嫂三個人都不知道我爹還保有這麼一柄『珍珠劍』。」

高茂松揣測道：「也許他怕你們說出去引來了是非，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鬧不好給全谷惹來殺身奇禍。」

話未說完，汪常春目光一亮，脫口急聲道：「高叔叔，他們走遠了，我們快追吧！」

高茂松有把握的說道：「你們放心，他們走不遠的，『飛叉幫』和『水陸門』的高手，正一批批的向這面追來。」

汪常春却又焦急的道：「萬一『珍珠劍』被『水陸門』或『飛叉幫』奪去了，那該怎麼辦？」

高茂松憂慮的說：「這就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除非你爹親自出面說明，否則，我們三人就是說破了嘴皮他們也不會相信的。」

汪梅英也憂慮的說：「可是，我爹爹一刻也不能離開冰窟。」

高茂松正色道：「所以我說拿到了解藥比奪回『珍珠劍』更重要。」

汪常春恨聲道：「解藥一定在女賊的身上，只要殺了她，一切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汪梅英却懊惱的說：「如果找到『神偸』前輩就好了。」

高茂松沉聲問：「妳要『神偸』去偸什麼東西？」

汪梅英道：「當然是偸解藥。」

但她一想到爹爹的一再叮囑，絕對不可說他中了劇毒埋身在寒冰裡的事，頓時無話可說了。

汪常春無可奈何的說道：「我們一方面去找『紫竹丐』前輩，一方面再跟踪他們一兩天，也許有意想不到的機會。」

高茂松讚道：「這正是高叔叔的意思。」

於是，三人展開身法，直向華天虎和白玉霜馳去的東南方追去。

他們太低估了白玉霜的狡黠智慧，她不但不給他們三人機會，也不會給任何人機會。

白玉霜緊緊跟隨在華天虎身後疾馳，絕不趨前一步。

因爲她不願意讓華天虎看到她不時察看着荒野四週，這樣會增加華天虎對她的懷疑。

她已看出華天虎武功高强，心地善良，只是腦筋有些不太靈光，這正是她要利用的地方。

她更清楚華天虎的個性，絕不能讓他有一絲毫的懷疑，凡事和他講理，他會一直乖乖的讓她利用下去。

她知道，她現在已成了衆矢之的，想奪「珍珠」劍的人太多了，她要用這把劍殺光所有貪婪成性的人，把中原武林攪得一片腥風血雨，要那些自詡是俠義豪傑之士們知道，邊陲女子是不好欺侮的。

就在她一面疾馳，一面觀察四野之際，目光冷芒一閃，花容立時大變了。

因爲，就在東南二三里地的荒野上，突地出現了三四十條人影，正急急向這面急馳。

由於那些人一式黑衣，個個頭包黑巾，雖然尚看不清那些人手中的兵器，但已肯定他們是「飛叉幫」的人。

白玉霜一看是「飛叉幫」的人，心中自然是很緊張。

尤其是對方人多勢衆，人人身

上都佩有飛叉，她和華天虎無論如何也不是他們的對手，何況，她方才已和「雙鈎會」的人動過了手。

再說，她剛把「珍珠劍」交給了華天虎，這時馬上又向他要回來，他那麼死心眼，給不給還是個問題。

正感不知如何是好，突想起前面十多丈外的一片荒草亂石中的水池，正是她上午經過時「方便」的地方，她還特地在水池洗了手臉。

一想到水池，靈智立生，「哎呀」一聲急呼道：「華少俠……」

急呼聲中，同時也刹住了身子。

華天虎神色一驚，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也急急的刹住了身子。

回身一看，發現白玉霜站在那兒，柳眉緊皺，小嘴高嘟，目光懊惱的望着他，不由迷惑的問：「什麼事，嚇我一跳！」

白玉霜故意一指酥胸上的幾滴血漬，懊惱的說：「你看，我衣服上還有這麼多血！」

華天虎立即無所謂的道：「那怕什麼？到鎮上客棧裡洗一洗就好了嘛！」

白玉霜一跺小蠻靴，倔強的說：「不！我現在就要洗！」

華天虎不禁懊惱的說道：「荒山野地裡，那裡來的水？」

白玉霜突見那片荒草亂石上空正飛起一羣小鳥，急忙舉手一指，興奮的道：「喏，你看，那裡有飛鳥，裡面一定有水！」

華天虎回頭一看，果見十多丈外的那片荒草亂石上空有一羣小鳥飛起後又落進了草叢中。

「噢！」了一聲，正待說什麼，白玉霜已經急聲催促道：「走吧，我們快去看一看！」

說話之間，拉起華天虎的手就往前奔去。

由於這是本能的動作，華天虎並未在意，但是，白玉霜柔若無骨的小手一拉他，他立時感到如水冰冷，神色一驚，脫口關切的問：「妳的手怎的這麼冷？」

說話之間，目注白玉霜的嬌面，神情顯得十分關切。

白玉霜一握華天虎的手，也立時警覺到自己的手冰冷，這時見華天虎這麼關切她，一股暖流，就由華天虎熱乎乎的手上，刹時傳遍了她的週身，直達她的心坎兒。

轉首一看，發現華天虎的面龐上，充滿了坦誠忠實的關切，目光中也充滿了關懷。

白玉霜已在這一刹那，突然發現了華天虎的坦誠可愛，這與她以前所見到的色迷涎臉，諂笑阿諛的完全不同。

她雖然對華天虎有了一些好感，但她却不便坦白的說出來，此時她擔心的是兩人敵不過飛叉幫的人多而焦急緊張。

是以，綻顏一笑，道：「你忘了，你們男人是火，我們女人是水嘛。」

華天虎似懂非懂，僅「哦」了一聲，已奔進了亂石荒草之中。

亂石堆高若丈五，最低也有八尺，叢生的蒿草，更是過腰及膝，兩人一進入亂石內，立時遮住了兩人的身體。

裡面夾道彎曲，地面青草柔細，由於裡面沒有風吹，又增添了幾分暖意。

一陣東彎西轉，突然眼前一亮，中央果然有一片數畝大的清澈水池，池邊小鳥，只怕兩人沒有到達時便已驚飛了！

華天虎原已有些不耐，但看到了眼前水池，又不由欽服的讚道：「妳眞聰明，我又學會了一招了！」

白玉霜高興的一笑，急步奔至池邊，順手在懷中扯出一方雪白手帕，一面沾水一面愉快的說：「你怕，你的臉上都是灰塵，讓我給你擦把臉吧！」

說話之間，扭着濕手帕已走了過來，不由華天虎分說，展開手帕就往華天虎的臉上擦。

華天虎將頭一扭，退後一步閃開了，同時含笑道：「我不怕，一個大男人，要那麼漂亮幹什麼？」

說說話之間，又向後退了幾步。

但是，他却聞到手帕上發出來的一絲甜膩的香味兒。

他根本沒想到其他，立即道：「妳的手帕好香。」

白玉霜特別注意華天虎的眼神和臉色的變化。

這時聽他說好香，又急忙向前兩步，將手帕向華天虎臉前一送，道：「香那就再聞一下吧！」

華天虎用手一推手帕，含笑道：「不聞了，妳快洗妳的衣服吧！」

白玉霜正待再讓華天虎聞一下，突然聽到一陣急促奔馳的脚步聲音正由亂石堆外傳來。

華天虎雖然也聽到了，但並未放在心上。

但是，白玉霜却忍不住機警的壓低聲音道：「有人來了！」

華天虎一聽那陣雜亂聲音，立即道：「好像很多人。」

白玉霜凝神靜聽，目光仍盯在華天虎的臉上，並察看他的眼神變化。

她這時已不敢讓華天虎聞手帕了，深怕他拒絕時說話而驚動了外面經過的人。

但是，華天虎却突然覺得白玉霜風韻絕佳，十分誘人，尤其是她高聳的酥胸微微起伏，令他有一種伸手摸一下的衝動。



恰恰這時，突聞一個內力充沛的老人聲音，沉喝道：「梁壇主，那邊樹下站着個老太婆，你過去檢查一下，看看她是不是那女賊僞裝的。」

較遠的一人立即回答道：「回稟堂主，那老太婆手裡拿的是根木拐杖，有可能是那女淫賊。」

只聽得先前發話的老人會意的「哦」了一聲，一羣人急急馳了過去。

白玉霜一聽雙方對話的稱呼，着實吃了一驚，她這時才驚覺到，「飛叉幫」派出來追殺她的人，竟是一位堂主人物。

她原來想趁機和華天虎在這片亂石荒草中纏綿一番，解解旅途寂寞，這時早已沒有了興趣。

看看華天虎，也在凝神靜聽「飛叉幫」的徒衆離去的脚步聲！

根據他的平靜神色和目光，沒有一絲慾火高燒和恨不得將她抱進懷裡去的衝動情緒。華天虎確曾起過一絲綺念，由於「飛叉幫」的人適時到達，那絲綺念也跟着消失了。

這時見白玉霜有些迷惑的望着他，立即催促道：「妳看我幹什麼？我臉上又沒有花？」

白玉霜急定心神，只得含笑道：「你臉上雖然沒有花，却比有花更好看！」

華天虎雖然有些高興，但是却不好意思的說道：「妳胡說什麼？快洗去妳身上的血漬吧！」

說罷，轉身直向石外走去。

白玉霜看得神色一驚，不由急聲道：「你要去那裡？」

華天虎身形一停，僅揮手回答道：「我的肚子餓了，我到外面吃些東西。」

說話之間，已走進了亂石狹道內。

白玉霜雖然不願意華天虎離開，却又不便將他拉回來，好在「飛叉幫」的人已經過去了，也只好由他了。

但是，她更進一步的警覺到，華天虎不但是個身手不凡的高手，也是個百毒不侵的人。

她非常清楚自己的「神仙劫」，即使你是「大羅神仙」聞了她的「神仙劫」，都會把持不定，都會奮不顧身的將她抱進懷中，甚至瘋狂的脫去她的衣服。

她不相信華天虎沒有聞到她的「神仙劫」，但他却能安然無恙，也許他能自己尅制，也許另有原因。

不過，她已深具信心，今天晚上，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逃脫自己的手掌心。

她轉眼看着華天虎的身影在亂石狹道間消失，心裡突然感到一陣惆悵、寥寂和空虛。

這是她以前從未發生過的現象，連她自己都不相信華天虎會對她有這麼重大的吸引力。

她一面落寞的走向水池邊，一面心中暗暗企盼，希望華天虎不要走到亂石外面去。

事不如人意者十之八九，而華天虎偏偏走出了亂石區，並在一處視線遼闊的大石上坐了下來。

他一面將「珍珠劍」擺立在大石上，一面取下了乾糧袋。

一抬頭，突然發現正東數十丈外的一株大樹下，赫然站着一個手持木拐杖的老婆婆。

老婆婆一身黑衣，滿頭白髮，靜靜的站在那裡，看到他華天虎走出來，目光似乎一亮。

華天虎看得心中一驚，心知道那個黑衣老婆婆，必然也是爲了白玉霜的「珍珠劍」而來，方才她的目光一亮，想必是發現了「珍珠劍」所在。

心念及此，覺得白玉霜的處境的確是很危險，如果他的情形許可，他眞的打算將她護送到徽州去。

他一面吃着乾糧鹵肉一面在想，爲什麼有許多人，一發現了秘笈及寶刃，即使不是自己的，也要拚命的搶到手，甚至殺死原有的主人呢？

就在他心念間，正北遠方，突然傳來一陣快意的大笑。

這聲快意大笑，正是發自「飛叉幫」的那位堂主之口。

因爲，他正遇上了高茂松和汪常春兄妹三個人。

高茂松一看那「飛叉幫」來了將近四十人，着實吃了一驚，看來要想利用他們將「珍珠劍」奪回來，實在太難了。

再看當前的黑衣老人，生得獐頭鼠目，尖嘴猴腮，頷下一綹狗纓鬍，小眼烱烱，黑衣的左襟上，一連綉着三個金絲叉頭，又不由的暗暗叫苦。

由於對方是一個陰狠奸刁人物，高茂松不敢回頭告訴汪常春兄妹小心，只得目光直視，輕聲地警告道：「當前瘦小老人是『飛叉幫』的刑堂堂主，人稱『食心道人』……」

話未說完，汪梅英已迷惑問：「既是道人，爲何未見他穿道袍拿拂塵？」

高茂松急忙道：「他現在已是『飛叉幫』的刑堂堂主了，爲人心黑手辣，遇事十分狡猾，稍時儘量少說話，一切看我的眼色行事，千萬不得魯莽……」

話未說完，前面「飛叉幫」的人已到了十數丈外，「食心道人」首先發出一陣快意大笑。

高茂松一看，身形雖然未停，但已搶先抱拳，含笑道：「原來是史堂主，幸會！幸會！」

說話之間，「食心道人」已舉手

示停，並還含笑道：「高老英雄，別來無恙？我們又在道兒碰上了，眞是有緣啊！哈哈……」

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高茂松也哈哈一笑道：「老朽遇到了史堂主，的確是倍感高興，你們兄妹快來見過史堂主。」

汪常春和汪梅英雖然滿心的不願意，但對方人多勢衆，又是和高叔叔認識的人，只得雙雙拱手躬身，朗聲道：「晚輩汪常春、汪梅英參見史前輩。」

「食心道人」一對小眼睛盯着汪梅英，這時見汪氏兄妹兩人向他行禮，再度爽朗的哈哈一笑，略微拱手道：「兩位罷了，請問兩位……」

高茂松急忙介紹道：「他們兄妹兩人，即是汪敬山的次子和女兒。」

「食心道人」一聽，故意恍然歎聲道：「噢！原來是『寒碧谷』汪谷主的千金和公子，失敬！失敬！汪老谷主近來可好？」

汪常春祗得拱手恭聲道：「託前輩的洪福，家父身體尚見康健。」

話未說完，「食心道人」已連聲讚好，但他那雙陰邪小眼，却一直盯在汪梅英的如花臉上。

高茂松知道越快擺脫這幫歹徒越好，只得拱手問道：「史堂主親率衆家兄弟前來……」

話剛開口，「食心道人」已恍然道：「噢！聽說西北來了個大美人，手中拿着的劍，很像我家幫主多年前失落的『珍珠劍』，所以率衆前來察看，不知高老英雄可看到這麼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麼？」

高茂松聽得心中暗暗叫苦，在此情形下，根本不容他撒謊胡說，萬一說得不實，而被「食心道人」查出來，莫說他高茂松老命不保，只怕連『寒碧谷』也會受到牽連。

所幸老谷主汪敬山嚴禁他們公開說出『珍珠劍』是『寒碧谷』之物，其實，就是沒有事先叮囑，這時也不便說出來的。

心念電轉，佯裝一楞問：「怎麼？史堂主和衆家兄弟沒有碰見那個女賊嗎？」

「食心道人」也一楞道：「怎麼？聽高老英雄的話意，難道她……」

高茂松只得說道：「剛剛那個女賊才在前面窪地中和『雙鈎會』的朋友動過手。」

「食心道人」聽得一驚，唯恐『珍珠劍』已被『雙鈎會』的人奪去，不由急問：「可是『雙鈎會』得手了？」

高茂松故意緊張的說：「那些人那裡是那女賊的對手！幾乎全部掛彩，個個鼻青臉腫。」

「食心道人」那有心情去聽那些，繼續急問：「這麼說：『珍珠劍』仍在她手裡了？」

高茂松頷首道：「不錯。」

「食心道人」繼續問道：「那麼她人呢？」

高茂松正色道：「老朽也正感不解呀！她剛剛奔了東南，正是你們前來的方向，你們怎麼沒有看見？」

「食心道人」恍然想起道：「那女賊可是化裝成個老太婆？」

高茂松有些迷惑的說道：「沒那麼快罷？她剛剛過去沒多久的工夫。」

話未說完，「食心道人」已恍然道：「不好，老夫被那女賊騙過了，方才看到那亂石荒草中飛起一羣小鳥，準是那女賊發現我們人多，嚇得躲進去了。」

高茂松道：「史堂主眞是料事如神。」

「食心道人」那有心情聽他阿諛，向着隨身徒衆一揮手，沉聲喝了聲「快追」，當先向前馳去。

一幫徒衆暴喏一聲，一擧手中長桿鋼叉，跟着「食心道人」如飛而去。

高茂松看了這等聲勢，又心驚又焦急，尤其是『飛叉幫』的徒衆，個個手提鐵環、長桿鋼叉，不少人的鋼釘帶上尚插着一排繫着紅綢的雪亮叉頭。

根據他多年的經驗，這一來不但女賊白玉霜準死無疑，就是那個華天虎的小傢伙，八成也要跟着去魂遊地府了。

這一次『珍珠劍』落入了『飛叉幫』之手，要想順利的拿回來，當眞比登天還難了。

汪常春和汪梅英兄妹見高茂松儘站在那兒發楞，不由焦急的低聲問道：「高叔叔，我們該怎麼辦？」

高茂松一定心神道：「我們只有跟去看看，然後再作打算。」

汪氏兄妹也看出情形不妙了，不禁憂慮的問道：「萬一那把『珍珠劍』被他們搶走了怎辦？」

高茂松凝重的說：「同樣的請丐幫的『紫竹丐』幫忙，目前絕不能說出『珍珠劍』是你爹原有之物。」

汪梅英却擔心的問：「萬一那女賊自己說出來『珍珠劍』是我爹爹的呢？」

高茂松正色道：「那倒好辦了！」

汪常春和汪梅英不懂他話中之意思，同時迷惑的「噢！」了一聲！

高茂松繼續說道：「那時候，我們再將『珍珠劍』由你爹保管多年的經過說出來。」

汪常春却焦急的說：「可是……萬一他們說劍是他們幫主的呢？」

高茂松正色道：「這更簡單了



，屆時我找出『紫竹丐』來作證人，由你爹和『飛叉幫』的幫主分別說出寶劍的奇異變化和劍上的珍珠數目來，誰說得正確誰就是劍的主人。」

汪梅英一聽，不由興奮的道：「好，這樣我倒希望『飛叉幫』的人能夠追上那個女賊。」

汪常春也興奮的催促道：「高叔叔，我們快過去看看吧，他們已經到了。」

說話間，三人已起步向前急跑而去，同時也發現了『飛叉幫』的人已經散開成一個扇形，似乎有意將那片荒草亂石包圍住。

## 兩女相爭　各逞心機

「食心道人」這時是既焦急又懊惱，他唯一擔心的是怕那個持有『珍珠劍』的美艷女子跑掉了。

因爲，這不但使幫中兄弟暗中譏笑他，幫主『鐵臂神叉』顧天雄看不起他，而他自己也失去一個擄獲美人享受一番的大好機會。

他一面率衆飛奔，一面焦急的遊目四看。

首先，他發現剛剛過去時看到的那個黑衣白髮老婆婆，手持木拐杖，仍站在那株大樹下。

他的目光一亮，也接着笑了，他斷定那個持有『珍珠劍』的美艷女子，必然仍躲在那片荒草亂石中沒走開。

因爲，白髮黑衣老婆婆站在樹下的目的，正是監視着那個持劍的女子，當然，她也是伺機奪取『珍珠劍』的人。

他的判斷沒有錯，黑衣白髮老婆婆一看到他率領着大批徒衆去而復返，不但眼神閃爍，同時也暗透着焦急緊張。

緊接着，他的眼神再度一亮。

因爲，他看到那片亂石荒草外圍的一塊大石下，出現了一蓬耀眼生花的亮光，還有一個人坐在旁邊。

也就在發現那蓬亮光的同時，身後徒衆中已有人大聲報告道：「啓稟堂主，在那裡了，好像是個窮小子。」

由於這邊有人大喝，驚動了剛剛吃飽了乾糧的華天虎。

華天虎順勢將乾糧袋塞在腰間帶上，轉頭一看，發現三四十個身穿黑衣，頭包黑巾，手上都提着長桿鋼叉的人，正形成一個半弧形的向他馳來。

當前是一個尖嘴猴腮的瘦小老人，黑衣襟前上綉着三個金絲叉頭，徒手未携兵器。

其他人的衣襟上，大都是白綫叉頭，有的綉一個，有的綉兩三個不等，但有三人是用紅絲綫綉上的叉頭。

由於那些人直向他這面奔來，有的人尚指着這面吆喝，顯然是衝着他而來的。

華天虎不必問這些人的來歷底細，一看他們手中提着的鋼叉，腰上插着的叉頭，就知道他們是『飛叉幫』的人。

不過，他依然倚坐大石上沒有站起來，因爲他自覺與他們沒有瓜葛，當然也不會發生衝突。

「食心道人」已經看清楚了那蓬耀眼生輝的光華，竟然是一柄嵌滿珍珠寶石的劍，因而斷定那個美艷持劍女子，八成已被這個窮小子給殺了。

這麼看來，大樹底下的那位白髮黑衣老婆婆，自然也是在等機會再由這小子的手裡把『珍珠劍』奪去。

一陣吆喝和雜亂的奔跑聲，形成扇面形的提叉大漢們，立時將華天虎包圍起來。

其中一個胸前綉有兩個紅叉頭的提叉大漢，一看華天虎沒有嚇得趕忙站起來，立即怒喝道：「大膽小子，看見我家堂主前來，竟敢不站起來！」

華天虎立即道：「你們又不是來找我，我爲什麼要站起來？再說，我又不認識你們，你們又和我沒仇沒怨。」

話未說完，胸前綉着兩個紅叉頭的大漢已怒聲喝道：「奶奶的個蛋，你敢跟老子們坐着說話！」

說話之間，提叉的就要向前。

「食心道人」緩緩伸出手一攔，望着華天虎，淡然問：「拿這柄劍的姑娘呢？」

說着，又指了指傍立在華天虎身邊不遠的『珍珠劍』。

華天虎隨便一指亂石狹道，道：「在裡面……」

話剛開口，另一個胸前綉着紅叉頭的大漢已怒聲喝道：「大膽，竟敢如此無禮！」

說話之間，順手拔出腰帶上一支叉頭，抖手向華天虎的胸口擲去，又狠又準，顯然要將華天虎置諸死地。

華天虎動也沒動，倏的右手前伸，中食兩指一夾，恰恰夾在飛叉的三叉兩縫之中，立時將叉頭接住。

「食心道人」看得一楞，『飛叉幫』的徒衆，俱都吃了一驚，不少人發出了啊聲！

恰在此時，白玉霜也正由亂石狹道中走了出來。

白玉霜看到華天虎僅以中食指接住了強勁有力的飛叉頭，嫣面也不由一變。

華天虎本待將叉頭擲回去，這時一見白玉霜走出來，就用手中的

叉頭一指「食心道人」等人，淡然道：「他們是來找妳的。」

「食心道人」一看到白玉霜美艷如花，兩隻小眼睛立時看直了，早已忘了華天虎坐着接叉的事。

白玉霜瞟了「食心道人」一眼，明媚一笑，說道：「我道找我的是個年輕英俊的小伙子，原來是個又小又瘦的糟老頭兒。」

「食心道人」毫不生氣，反而淫邪的瞇着小眼，笑道：「妳別看我老，我的心可不老，我的身體雖小，有的地方可不小的。」

話未說完，「飛叉幫」的徒衆中，有不少人輕浮的笑了。

白玉霜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大敵當前，爲了活命，她不能意氣用事，必須先拿到兵刃，然後再打算逃走的主意。

是以，含笑瞟了「食心道人」一眼，淡然嗲聲道：「這麼說，姑娘我可要證實一下，你的寶刀是否眞的不老了。」

「了」字出口，忽的轉身，伸手就拿住了立在石上的劍。

豈知，就在她纖纖玉指能及劍柄的同時，她的兩眼一花，華天虎不但已挺身站起來，劍也到了他的手中。

白玉霜神色一驚，急忙縮手，不由瞪着華天虎，嗔聲道：「你……」

華天虎立即道：「劍已歸我保管，妳不能再拿它。」

白玉霜又驚又氣，她做夢也沒想到，華天虎的身手竟是如此的快捷。

尤其是，她故意靠近寶刃，而且蓄意搶拿，居然仍被他搶了先，想起來實在難堪。

爲了挽回一些顏面，故意一指「食心道人」，怒聲問：「你可知道他是誰？」

華天虎淡然問：「我管他是誰！」

白玉霜立即加重語氣，沉聲地說道：「告訴你，他是『飛叉幫』的刑堂堂主，人稱『食心道人』，他是經常吃活人心的人。」

華天虎聽得大吃一驚，不由渾身一哆嗦，嚷道：「什麼？吃活人的心？」

「食心道人」突然發現華天虎很可能是個頭腦簡單的二楞子。這時見白玉霜可能也是受了華天虎的挾持，爲了討好白玉霜，故意冷冷一笑，陰惻惻的說道：「不錯，本堂主不但吃美麗少女的心，也吃年輕小伙子的心。」

華天虎再度一驚，道：「那不是成了豺狠老虎了嗎？這種人怎麼還能讓他活着？」

白玉霜急忙道：「所以我拿劍要殺了他呀。」

豈知，華天虎竟沉聲道：「我師父說，上天有好生之德，除非是那元兇巨惡。」

白玉霜一聽，不由生氣的說：「他專門吃人心還不算元凶巨惡，非要等他待會兒捉住了你，開膛破肚，剜出了你的心？」

華天虎立即道：「我的心少幾個心眼，他吃了一定越吃越糊塗。」

話未說完，「飛叉幫」的徒衆中，不少人失聲笑了。

「食心道人」這時已確定華天虎是個不折不扣的傻小子，決定先拿過劍來再說，是以沉聲道：「小伙子，你可知道這柄劍的主人是誰嗎？」

華天虎道：「不知道，不過，現在已經有兩個人要了。」

「食心道人」突然怒聲道：「誰要也不能給，這柄劍是我們幫主的。」

華天虎立即沉聲道：「雙鈎會的人說是他們龍頭的，這位白姑娘說是她的，現在你又說是你們幫主的。」

這時白玉霜已發現高茂松和汪常春汪梅英已到了「飛叉幫」的人後面，她心中一動，決定先引起他們雙方的衝突，然後再見機行事。

是以，未待華天虎話完，立即冷冷一笑道：「現在說這把劍是他們家的人，又多了一夥！」

「食心道人」和「飛叉幫」的人一聽，紛紛循着白玉霜的目光向北邊望去。

華天虎剛才在窪地中已見過高茂松和汪氏兄妹二人，只是不知道他們是那一方面的人。

「食心道人」一看，目光忽然一亮，自認來了幫手，可以由他們三人來證明「珍珠劍」是他們幫主「鐵臂神叉」顧天雄的。

是以，哈哈一笑，特地抱拳高舉道：「高老英雄來得正好，你們三位正好作個見證人。」

高茂松本想站在外圍觀看，沒想到白玉霜故意拖他們三人下水。

既然「食心道人」已打了招呼，只得走了過去，但是，他却故意由「飛叉幫」徒衆的一側走過去，離「食心道人」較遠一些。

「食心道人」一俟高茂松三人走至荒草亂石邊緣，立即舉手一指，望着華天虎，沉聲道：「小伙子，看到了沒有？這位高老英雄，可是大名鼎鼎的『寒碧谷』汪老谷主的結拜兄弟。」

華天虎聽得目光一亮，脫口關切的問：「高老英雄是高老谷主的結拜兄弟？」

高茂松急忙拱手含笑道：「不錯，老朽正是他的結拜二弟。」

華天虎更加關切的問：「請問



老英雄，汪老谷主現在可好？」

高茂松急忙道：「託少俠的福，我義兄一向身體健康。」

他雖然知道華天虎姓名，却不敢稱呼「華少俠」，怕的是「食心道人」追問他，方才見面時爲什麼沒有說出來。

華天虎却迷惑的問道：「我問的是他現在情況？」

高茂松心中一驚，但仍含笑道：「噢！我義兄現在有事已去天南，最多三個月即可回來！」

華天虎一聽頓時楞了，乍然間，鬧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可是，他經過宮主凌雲鳳和金姥姥的一再叮囑，除非見到了汪老谷主，絕對不可說出自己此番前來的任務！

但是，白玉霜却望着高茂松三人冷冷一笑道：「不對吧！據我所知，他現在好像正在關東長白山上的冰天雪地中。」

高茂松聽得神色一驚，不由焦急地看着汪常春與汪梅英。

汪常春和汪梅英怒目瞪着白玉霜，心中雖然恨透了她，却不敢發作，只得道：「他老人家走時曾經說，也許先去長白山，也許先去天南。」

話未說完，「食心道人」不耐煩的說：「好了好了，這兒不是你們攀關係套交情的地方，有什麼話等辦完了本堂主的正經事再說。」

白玉霜淡然的「噢！」了一聲問：「你的正經事是什麼？可是說這柄『珍珠劍』是你們幫主顧天雄的祖傳兵刃。」

「食心道人」雖明知白玉霜是諷譏之詞，但仍頷首道：「不錯，這可由在場的高老英雄作證明！」

白玉霜淡淡一笑，轉頭望着高茂松，哂然問：「高老頭兒，你怎麼說？」

高茂松面現難色，不禁有些遲疑的說道：「老朽雖和顧幫主有過數面之緣，但沒有見他佩帶過。」

「食心道人」面色一沉，立即斥聲道：「這是傳家之寶，怎麼可以經常佩在身邊。」

白玉霜立即道：「這是我師門之寶，我就經常佩帶在身上。」

話未說完，「食心道人」已怒罵道：「放狗屁，這是我們幫主家的東西，怎可說是妳師門之寶？」

白玉霜嬌面一沉，正待說什麼，華天虎已沉聲道：「好了，不要吵了，你說是你們幫主的東西，你可知道這柄劍上有多少珍珠，它有什麼奇異變化？」

「食心道人」再度不耐煩的說：「劍鞘把上那麼多珍珠，誰還天天去數它，奇異變化，當然是切金斷玉，削鐵如泥，至於什麼變化，這是我們幫主家傳的秘密，我們做下屬的怎會知道。」

華天虎立即道：「既然你不知道，那就叫你幫主來拿。」

話未說完，胸前綉有兩個紅絲叉頭的大漢已怒喝聲：「放屁，你是什麼東西？也配要我們幫主親自來拿？」

華天虎急忙說道：「既然你們幫主忙，沒有時間來親自拿，你們來拿也可以。」

「食心道人」當然不相信華天虎會這麼容易就將「珍珠劍」交出來，但他望着發話大漢，沉聲說道：「梁壇主，你去拿！」

華天虎一聽，這才知道胸前綉有一個紅絲叉頭的，想必是香主或執事之類。

心中剛想到那個擲他一飛叉的大漢，胸前就綉有一個紅叉頭，那個大漢竟突然沉聲說道：「這點小事又何勞壇主，卑職去拿。」

說話之間，舉步就待走向華天虎面前去。

華天虎一看，脫口阻止道：「慢着，你擲我一叉，我還沒有還給你呢！」

那位香主一聽華天虎要將叉擲還給他，猛的將長桿鋼叉向地上一橫，傲然沉聲道：「好，大爺今天正要叫你見識見識，甚麼是接飛叉的高手……」

話未說完，「食心道人」已低聲警告道：「趙香主不可輕敵！」

他雖然這樣警告，但他深信這位趙香主接住華天虎擲回的叉頭，應該是毫無問題的。

華天虎頷首讚好道：「你是『飛叉幫』的大人物，當然是接飛叉的高手，我不會打暗器，也不會打飛叉，只是擲回去而已……」

說話之間，他已握住叉頭尾端的紅綢布，高舉過頭上旋轉起來，看樣子顯然要用甩的手法。

那位趙香主立即不耐煩的說道：「少廢話，要擲要打，任憑你來！」

華天虎見對方兩腿微蹲，雙掌插在腰間，目光一瞬也不瞬的盯着旋飛的叉頭，立即脫口道：「喂，你準備好了，我要打你的脚。」

「脚」字出口，手中輪轉的叉頭也跟着閃電飛出。

叉頭飛得太快了，也就在華天虎鬆手的同時，那位趙香主已發出殺豬般的嗥叫聲，那支飛叉頭已不偏不倚的扎在他的脚面上。

「食心道人」大吃一驚，不少「飛叉幫」的徒衆脫口驚呼！

那位梁壇主立即大怒，厲聲一喝「找死」，飛身前撲，手中長桿鋼叉一挺，呼的一聲刺出，看他暴睜雙睛，咬牙切齒，顯然恨透了華天虎。

華天虎急忙閃身，斜跨半步，鋼叉就在他的腹側數寸刺過，實在

驚險萬分，嚇得白玉霜和汪梅英同時發出嬌呼！

梁壇主一叉刺出，立即拿樁蹲馬，雙腕一扭，就待「怒挑滑車」。

不幸的是，華天虎的身手太快了，叭的一聲脆响，接着「蓬」的一聲，他的臉上不但被打了一掌，屁股上也被踢了一腳。

一聲嗥叫，撒手丟叉，頭腦一陣昏眩，身子跟着飛起，直向「飛叉幫」徒衆的上空飛去。

「飛叉幫」的徒衆們一陣驚呼吆喝，紛紛伸手去接。

但是，就在華天虎踢飛梁壇主，數十大漢吆喝接人之際，心知今天情形不妙的「食心道人」竟一聲不吭，悄悄抽出了尖刀，飛身撲向華天虎的背後，照準「命門」就刺去。

嬌呼甫落的白玉霜和汪梅英，連呼「小心」的時間也沒有，只能發出尖叫。

就在她們尖叫聲中，突見眼前寒電一閃，同時有一絲龍吟劍嘯，接着响起了「食心道人」的悽厲慘叫。

由於閃電寒光强烈，在場的人個個雙目眩花，等待他們看清了，「食心道人」的兩截屍體已摔在地上，心肝五臟墜了一地。

但是，華天虎手握着的「珍珠劍」，依然好端端的插在劍鞘內，好像根本沒有動過。

華天虎看一眼撲至七八尺外地上的兩截屍體，十分懊惱的說：「他雖然專吃人心，我並無殺人之意，沒想到他自己找死，竟然在我背後偷襲。」

說話之間，「飛叉幫」的徒衆個個臉現驚懼，一俟華天虎話落，突然吆喝一聲，抬着梁壇主和趙香主兩人直向東奔去，剎那間已跑得不見了踪影。

這時候，高茂松才敢拱手寬慰地道：「少俠不必懊惱，這個惡道的確該殺，他雖然是出家人，却不能上體天心，壞事作盡。」

華天虎却迷惑的問：「他既是道人，爲什麼不在廟裡？」

高茂松黯然一嘆，道：「這佛門敗類，不提也罷。」

說到此一頓，特又拱手關切的問：「少俠如今有何打算？」

白玉霜聽得心中一驚，知道高茂松在打華天虎的主意。

豈知，華天虎竟回答道：「我本來要去辦一件事，但這件事已經不太重要了，我準備先把這位白姑娘送到徽州去。」

汪梅英一聽，頓時大怒道：「慢着！」

怒叱聲中，竟滿面怒容的走向華天虎身前數步。

高茂松一見，驚得伸手就拉，同時焦急的道：「梅兒，妳不可任性胡來。」

汪梅英那裡肯聽，憤然掙脫了高茂松的手，一個箭步已經縱到了華天虎的面前。

華天虎已知道汪梅英是「寒碧谷」汪老谷主的女兒，但他在未見到汪老谷主之前，絕不能違背宮主的命令將送解藥的事說出來，何況汪老谷主已去了長白山。

這時見汪梅英滿面冷霜的走過來，立即迷惑的問：「妳要幹什麼？」

汪梅英冷哼一聲，沉聲道：「幹什麼？方才你這個護花使者……」

高茂松一聽，不由懊惱的跺足道：「梅兒，妳不能亂來呀！」

白玉霜却冷冷一笑，道：「他護的是我這朵白荷花，與妳那朵黃梅花何干？怎麼？妳吃醋啦？」

話未說完，嬌面一紅的汪梅英已怒聲叱喝道：「呸，這裡那有妳這女賊說話的份兒……」

白玉霜毫不生氣，淡然「噢」了一聲，問：「妳說我是女賊，我偷了妳家什麼東西？妳說？」

汪梅英輕啓櫻口，欲言又止，最後只得道：「妳……妳不要臉……」

白玉霜一聽，頓時大怒，脫口怒叱道：「閉嘴，妳再敢罵我一句，我就將我姐姐的遭遇在江湖上公佈出來。」

高茂松聽得大吃一驚，不由急聲阻止道：「梅兒，妳千萬不要胡來，妳到底要幹什麼？」

汪梅英剔眉嗔目道：「我要向女賊挑戰，拚個她死我活。」

白玉霜正苦無機會將「珍珠劍」由華天虎的手中拿回來。

這時一聽，故意頷首贊同道：「好，我也正要向妳領教。」

說話之間，已走至華天虎面前，玉手一伸道：「把劍給我！」

華天虎閃身退步道：「劍已歸我保管，任何人不能夠拿它。」

白玉霜不由怒聲叱道：「劍原本是我的！」

華天虎正色道：「妳說是妳的，『雙鈎會』的人說是他們龍頭的，方才的『飛叉幫』又是說……」

白玉霜知道華天虎死心眼，只得放緩聲音道：「好好，算我借你的。」

華天虎搖搖頭道：「劍也不是我的，我沒權利借給妳。」

白玉霜一聽，簡直是被他氣瘋了！

豈知，汪梅英竟向着華天虎，命令道：「把劍給她！」

華天虎一楞問：「爲了什麼？」

早已怒火難捺的汪梅英，脫口怒叱道：「就是爲了這個！」

怒叱聲中，突翻玉腕……「卡



登」一聲啞簧聲响，她眼前突然光明大放，一陣冷焰撲面，彩霞耀眼生花，她背後的劍剛剛才撤出五寸，華天虎的「珍珠劍」尖已抵住了汪梅英的「肩井穴」上。

汪常春看得脫口驚呼，高茂松驚得直呼「華少俠」，白玉霜當然看得呆了。

汪梅英花容大變，也傻住了。

但她想到了出場眞正目的，立即退後一步，沉聲道：「華天虎，我告訴你，你雖然拔劍佔先，我却不服氣。」

華天虎問道：「要怎樣妳才服氣？」

汪梅英道：「必須我的劍也同樣拿在手中。」

華天虎頷首贊成，並將彩霞旋飛，寒芒四射的「珍珠劍」，「沙」的一聲收入了劍鞘之內。

汪梅英一看，也急忙去扯胸前繫劍的絲繩。

高茂松以前認爲華天虎不會用劍，沒想到他的用劍竟如此的高超。

根據華天虎殺「食心道人」的閃電手法，除了當年「天下第一快劍」魏獅虎外，只怕再沒有人是他的對手了。

既然結果是輸，何必再讓汪梅英自取其辱？

是以，急上兩步，焦急的勸阻道：「梅兒，妳不是華少俠的對手。」

話剛出口，也有心一窺華天虎拔劍手法的汪常春已插言道：「高叔叔，不要管她了，她一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掉淚的。」

話未說完，汪梅英已將劍解了下來拿在手中，立即道：「好了，咱們開始吧！」

話話之間，也照着華天虎的架勢站好，右手握劍，左手自然垂下，脚下不丁不八，沒有任何門派的起始式。

華天虎則解釋道：「我師父說，好男不和女鬥，打贏了勝之不武，有的還會哇哇大哭，這樣就更加沒有什麼意思，還好，妳是見了棺材才掉淚的人，輸了當然不會哭。」

汪梅英一聽，眞是被他說得啼笑皆非，不由剔眉嗔聲道：「你還有完沒有？」

華天虎只得道：「好吧！我不說了，妳拔劍吧！」

汪梅英嗔聲道：「這樣對你不公平，姑娘我要勝得光榮。」

華天虎不由迷惑的問：「妳……妳是……說……」

汪梅英道：「我要高叔叔叫一二三，或向地上丟銀塊。」

華天虎舉手一指七八尺外地上的「食心道人」屍體道：「他方才也沒有叫一二三，也沒有人丟銀塊。」

汪梅英聽得嬌面一紅，不由氣怒叱道：「你……」

「你」字出口，突的橫肘挫腕。

但是，嗆的一聲，彩霞電閃，冷焰襲面，這一次她的嬌面上的汗毛都根根蜷縮起來。

因爲，華天虎的「珍珠劍」尖，已閃電般指在她的咽喉前，而她的右手才剛觸及劍柄，啞簧還沒有按。

汪梅英的嬌面頓時通紅，直達耳後，瞪大了一雙驚疑明亮的大眼睛，直盯在華天虎的面龐之上。

汪常春和高茂松當然看呆了，白玉霜雖然也看得暗暗心驚，但她却已有了另一個決定。

華天虎一點即止，退後了兩步，「沙」一聲的收劍道：「非常抱歉，沒能讓妳勝得光榮。」

汪梅英自小被父母嬌縱慣了，一向任性，這時一聽，「嗆」的一聲將劍撤出來，同時怒聲道：「拔劍快，並不代表你的劍術也高超。」

華天虎立即道：「我也不懂什麼叫劍術高超，我祇知道方才我的劍光向前一送，妳那顆漂亮的人頭就掉了。」

「了」字出口，望着白玉霜說了聲「走」，當先向東南疾馳而去。

汪梅英急定心神，不由氣得嬌喘道：「華天虎，姑娘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白玉霜却冷冷一笑道：「聽說妳自稱劍術第一，勝了妳手中劍的人才配做妳的夫婿，現在華少俠勝了妳啦，妳怎的反而放了他？」

話未說完，汪梅英已厲叱道：「放了他却不放過妳。」

「妳」出口，飛身前撲，手中劍一式「白蛇吐信」直向白玉霜刺去。

白玉霜已打好了主意，當然也沒將汪梅英放在眼裡。

這時一見汪梅英飛身撲來，脫口嬌呼道：「華少俠救命呀！」

嬌呼聲中，閃身飛近了「食心道人」的屍體，小蠻靴一勾地上的雪亮尖刀，伸手握住了刀柄，內勁一迫，寒芒倏然暴漲盈尺。

汪梅英看得心中一驚，知道那柄長不足八寸的尖刀是把削鐵如泥的匕首，當然，也顯示了白玉霜的深厚功力。

高茂松也早已驚得脫口急呼道：「梅兒住手，由她去吧！」

汪梅英一聽，只得刹住了攻擊身勢。

汪常春原本要和汪梅英夾攻白玉霜，但看到七八丈外的華天虎已停步轉過身來，只好打消了這個念頭。

白玉霜却得理不饒人的望着高

茂松，冷冷一笑道：「高老頭兒，你們最好打消了奪回『珍珠劍』的念頭，任何人說不出『珍珠劍』的奇異變化，華少俠都不會將劍交給他的。」

汪梅英不由怒聲道：「這麼說他會將劍交給你了？」

說着，尚憤憤的看了一眼華天虎。

白玉霜却哂笑道：「珍珠劍是我師門重寶，我自然知道它的變化，只要我一樣一樣的證實給他看，他當然會還給我的。」

說到此一頓，又有些得意的一笑道：「再說，他的劍術這麼高，就是送給他用，又有何不可？何況我和他……」

汪梅英知道白玉霜又要引誘華天虎上鈎，進而和他結成夫妻，不由嗔目怒叱道：「妳敢？」

白玉霜冷冷一笑道：「我有什麼不敢？近水樓台，日久生情……」

汪梅英那裡還聽得下去，不由厲叱一聲「我殺了妳！」飛身就要向白玉霜撲去。

高茂松知汪梅英不會聽他的話，但仍忍不住的喝道：「梅兒住手！」

但是，已經遲了。

只見白玉霜飄身而起，曼妙飛退，身體一直距離汪梅英的劍尖七八寸，但她手中的尖刀却「沙沙沙」一連三切，將汪梅英的劍身截爲三斷。

汪梅英大吃一驚，嬌呼聲中，疾剎身勢。

白玉霜橫刀卓立，極輕蔑的冷冷一笑，道：「現在妳總該明白了，只有我才配得上他。」

「他」字出口，突然轉身，直向華天虎追去。

汪梅英雖然連番受驚，但仍忍不住怒叱道：「不要跑，姑娘和妳拚了。」

怒叱聲中，正待飛身追去，及時奔到她身邊的汪常春已急忙將她拉住。

白玉霜沒聽到身後有風聲，因而頭也沒回，望着華天虎愉快的一笑道：「自己輸了還要耍大小姐脾氣，不要理她，咱們走吧！」

華天虎覺得白玉霜的話有道理，由於汪梅英是汪老谷主的女兒，他忍不住自然關切的向汪梅英看去。

他雖然看到汪梅英在她二哥汪常春的勸慰下仍在那兒哭鬧，但也發現了那個白髮黑衣老婆婆，仍靜靜的站在那株大樹下，冷冷的望着白玉霜和他。

他看得心中一驚，覺得這個老婆婆不但有恒心，也有耐性，看情形，她不得到「珍珠劍」是絕對不罷休的。

由於有了這一想法，他更覺得白玉霜的處境十分危險，當然要把她護送到目的地最安全，是以，隨着飛身起步的白玉霜直向東南而去。

* * *

白玉霜經過了方才的打鬥，她的想法已完全改變，再不故意落在華天虎的身後，當然也不會再機警的東瞧西看，擔心强敵追來。

她現在業已證實，華天虎不但武功高强，更是用劍的高手，再也不必擔心「珍珠劍」會被別人搶走了，如今她所要做的，是如何討得華天虎的歡心和信任。

她改變決定，不再利用華天虎爲她賣命，而是要他成爲自己的丈夫，成爲武林中的大英雄。

不錯，華天虎是沒有一般小伙子聰明，但也沒有其他小伙子的狡詐，最令她感覺滿意的，當然是他的武功高，心地好，人品也並不低俗。

其實，每個女孩子都知道，缺幾個心眼兒的丈夫，更容易駕馭。

從現在開始，她要溫柔體貼，眞正拿出愛心來照顧華天虎，要他覺得她白玉霜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妻子。

就在她一面和華天虎併肩飛馳，心裡越想越高興之際，突然傳來一陣「隆隆」激流聲。

白玉霜聽得心中一驚，立時想起了前面尚有一道水流湍急的大河。

看看西天邊的紅日已經壓在了峯頭上，最多半個時辰就要被彩霞淡沒了。

她知道，前面的大河雖然有個渡口，但渡船只有一艘，這時只怕也早已停止了擺渡。

最糟的是，渡口只有兩三個賣茶的草棚，根本沒有任何住家和客棧酒樓，而她第一個計劃步驟，就是決定在今夜實施。

華天虎功力深，聽覺更自然的靈敏，他立即皺眉道：「前面好像有河流。」

白玉霜雖然知道前面的情形，却不敢說出來，只得說道：「聽聲音水流好像很急。」

華天虎立即道：「水流急倒沒有什麼關係，我可以游過去，可是妳……」

白玉霜聽得神色一驚，不自覺的急聲問：「你知道前面的渡口沒有渡船了？」

華天虎正色說道：「這種荒天野地裡，那有渡船？有個竹筏子已經不錯了！」

話一出口，白玉霜就警覺到差點兒說溜了嘴，因而「哦」了一聲沒敢再接腔。



兩人繼續向前飛馳，隨着「隆隆」震耳的水聲，已看到卵石密佈的河灘上建立的幾座竹茶棚。

河面廣寬，但中間的水流却僅有十多丈寬，想是上游這兩天剛下過雨，河水滾滾，十分湍急，看來水深至少一丈以上。

白玉霜特別關心的是渡船，舉目一看，目光突然一亮。

只見那艘僅可載七八個人的小渡船，正停泊在這面的河灘水邊上，有兩個人在中間茶棚下飲酒或是喝茶。

白玉霜一看有人有船，立即興奮的說道：「船正好在這邊！」

話剛開口，看了一眼落日餘暉的華天虎已皺眉道：「太陽已經下山了，只怕人家撐船的不幹了。」

白玉霜急忙道：「有錢可以使得鬼推磨，我們可以多給他一些銀子。」

華天虎只得道：「好吧！我們去試試看如何。」

說話間，兩人已走下河灘，同時也發現在茶棚下的兩個人正在飲酒用餐。

白玉霜仍記得，兩人中的灰衣乾瘦老頭兒，正是上午撐船的，而另一個濃眉大眼，頷下生滿了繞腮鬍子的彪形大漢，上午渡河時似乎沒有見過。

棚下飲酒的老人已發現了華天虎和白玉霜，立即抱歉的朗聲道：「對不起啦客官，天晚了，已經休息啦。」

說着，舉手一指茶桌對面的彪形大漢，繼續道：「喏，這位客官也是過河的，也只好等到明天啦。」

老船伕手指的彪形大漢，神情冰冷，睜着銅鈴眼，不停的打量着華天虎和他拿在手中的「珍珠劍」。

說話間，白玉霜和華天虎已走到了茶棚下。

白玉霜首先拱拱手謙聲道：「老當家的，這兒既沒有村，也沒有店，就是想等到明天也沒法等啊！所以，無論如何請你再辛苦一趟。」

話未說完，灰衣老人已爲難的說道：「哎！不是我老夫不肯，實在是天色已晚了。」

那個彪形大漢突然抱拳道：「老大爺，你方才不是已經答應了在下，如果再有人來，你就開船。」

灰衣老人依然爲難的說：「話是說過，可是，那時候太陽還沒下山。」

白玉霜已在鏢囊裡取出一塊約莫四兩重的大元寶，道：「老人家，這錠銀子送給你買壺酒喝，務必請你送我們渡過河，我又是個女孩兒家，沒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今晚怎麼樣渡過？」

灰衣老人並沒有伸手去接銀子，却勉爲其難的說：「好吧，看在妳是位姑娘家，而且方才我也答應了這位客人……」

說着，站起身來，拿起桌上的酒壺嘴對嘴喝了個乾。

接着將酒壺向懷裡一揣，肅手一指水邊的小艇道：「三位請上船吧！」

白玉霜聽了當然高興，將手中的元寶向前一送，說道：「這錠元寶請老人家你收下！」

灰衣老人有些不好意思的一笑道：「那就謝謝妳姑娘啦！」

說着，接過了銀子塞在懷中。

白玉霜早就料到會成功，即和華天虎快步向小船走去。

那個彪形大漢也默默的跟在兩人身後。

華天虎一直沒有開口，他也沒有想到天都快黑了，撐船的老頭兒爲何還答應送他們過去。

走到水邊，白玉霜當先上船，直走到船頭站立。

華天虎居中，那個彪形大漢跟在後面。

灰衣老人首先解開木樁上繫的船纜，接着飛身縱上了船尾，急忙握住了尾舵。

由於水流湍急，小船一經鬆開了船纜，立即像脫韁的野馬順流而下。

立在船頭中的白玉霜沒有注意，嬌軀一晃，脫口嬌呼，險些一頭栽進水裡去。

華天虎看得神色一驚，急忙伸手攙扶，並呼叫了一聲「小心」。

灰衣老人連忙趕緊穩住了舵，同時警告道：「三位一定要注意，天又黑，水又急，掉進河裡去可不是鬧着玩的。」

華天虎謙和的應聲是，而白玉霜聽了老人的話反而面現欣喜，她認爲，眞的把船弄翻了，倒不失是個接近華天虎的絕佳機會。

滾滾激流，小船不能直徑行駛，在灰衣老人的掌舵下，只能夠斜斜向着對岸駛去。

船速太快了，剎那間已到了河中央。

突見彪形大漢向着灰衣老人微一頷首，灰衣老人竟一聲不吭，猛的扭舵蹲身，船頭呼的一聲高翹起來。

正在盤算如何才能將小船弄翻的白玉霜，首當其衝，身形一被彈起，立時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是以，故意尖叫了一聲，「嘩」的一聲躍進水裡。

彪形大漢早在灰衣老人蹲身扭舵的同時，已大喝一聲撲向華天虎。

華天虎一見船身翹起，心知不

妙，又見大漢飛身撲向他手中的「珍珠劍」，立時知道上了賊船。

於是，足尖一點船面，旋身疾施「橫斷巫山」，只見如電光一閃一暗，彪形大漢立時被攔腰斬爲兩截，而他自己也「嘩！」的一聲墜進了河水之中。

他雖然知道還有一個掌舵的老人也是大漢的一夥人，但他却擔心落水的白玉霜，因爲，聽她方才那聲驚叫，似乎不像是個會水功的人應該發出的意外呼聲。

心念之間，運功挺身，如飛竄出了水面。

遊目一看，果然不錯，只見白玉霜載沉載浮，驚恐的張口瞪眼，兩隻手亂拍亂打着水面，眼看就要被激流冲走了。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呼一聲「不要怕」，如飛的游了過去，身法之快，恰似一條破浪的飛魚。

看着撲近白玉霜的華天虎，灰衣老頭兒神色一驚，知道今天遇到了勁敵，想到剛才華天虎閃電揮劍殺了彪形大漢的一幕，心裡又驚又害怕。

但是，門主有令，如不能活捉白衣美女，並將「珍珠劍」帶回去，就要當場將他處死。

由於回去也是被處死，只得硬着頭皮向華天虎飛游過去。

華天虎的身法本就快捷，加之又是順着激流游去，身法更是快得出奇。

但是灰衣老人也是水中的高手，只是在氣勢上先輸給華天虎一籌。

華天虎游到白玉霜身邊，先收了「珍珠劍」，右手迅即托向白玉霜的腋下。

豈知，口中一面嗆着吐河水，一面喊叫着「華少俠」的白玉霜，不知怎的，嬌軀順着激流一翻，旋即玉臂一伸，竟將華天虎緊緊的抱住。

華天虎心中一驚，急忙去扳開白玉霜的頭部，因爲，如緊緊的抱着他，不但影响他施展水功，也妨礙他揮劍迎敵。

但是，他絕不會去想這是白玉霜故意的，他從來不去想別人有何居心，要等到事實證實後，他才會恍然而悟。

也就在他反手去扳白玉霜的頭部之際，久經水戰的灰衣老人已如飛的撲到。

灰衣老人一看白玉霜已將華天虎抱住，心中大喜，一聲暴喝，竄身飛撲，右掌一揮，猛劈華天虎後腦，左手却去抓白玉霜的肩頭。

華天虎一看，甩肩擺頭，挾着白玉霜飛身回游。

但是，他回游的方向正是逆流，加之又帶着白玉霜，加大了水中的阻力，游速自然大打折扣。

是以，「蓬」的一聲中了灰衣老人的右掌，身形不由向水下一沉。

灰衣老人的左手已抓住了白玉霜的肩頭的衣服，同時猛力後扯，企圖將白玉霜由華天虎的懷中拉走。

他那裡知道華天虎的衣內穿着武林至寶「天孫甲」。

是以，一掌劈下，有如劈在敗革堅石上，反震之力極大，一陣透徹心脾的劇痛，令他不但鬆了左手，同時也發出了一聲嗥叫。

華天虎雖然中掌，背上却毫無感覺，他就趁下沉之勢，猛的一個潛游，身形變頭下足上，右腿一個「朝天蹬」，「蓬」的一聲踹在灰衣老人的前胸上。

也就在他踹中灰衣老人的同時，白玉霜已悄悄撤出了鏢囊中的鋒利匕首，順勢一招「舉火燒天」，立時將灰衣老人的胸膛小腹劃開了。

華天虎一脚踢中了灰衣老人，也立時驚覺到白玉霜雙手已鬆開了他的腰。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自己躬身潛游，連帶也將白玉霜帶進了水中，她已經喝了不少河水，如今再潛進水中灌水，那還不準死無疑？

驚急間，挺身露出水面，遊目一看，發現白玉霜仍在不遠處兩手拍打水面，由於口中不停的有河水吐出來，所以沒有再叫喊。

華天虎見白玉霜如此命大，當然高興了，飛快游過去，就用拿劍的右手，伸臂將她挾在脅下。

白玉霜的頭髮已經散開，不停的嘔吐，可惜，心慌意亂的華天虎並沒有注意她的口中是否有水吐出來。

華天虎見距離河岸已經不遠，趕緊向岸邊游去，希望儘快將不會水性的白玉霜送上岸去。

疾游間轉首一看，發現痛苦掙扎的灰衣老人已被激流冲至七八丈外，由於天色已完全黑暗下來，華天虎沒有注意到河水泛起的血紅色。

再看那艘小渡船，早已不見了踪影。

一踏上河灘，華天虎立即將白玉霜放在地上，並拍拍她的後背，希望她能多吐出一些水來。

白玉霜乾嘔了一陣，一滴水也沒有吐出來。

她掠一掠濕淋淋的頭髮，感激的望着華天虎，乏力喘息的說道：「謝謝你救了我。」

華天虎立即道：「這算甚麼……應該的嘛！我不救你，誰來救你？」

說到此頓一頓，突然又迷惑的道：「我只是不明，你是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爲甚麼不學游泳？」

話未說完，白玉霜已喘息地道：「你那裡知道，我們家鄉都是山區，連個大一點的池塘也沒有，到那裡學游泳？」

華天虎既沒有去過甘肅，也不知道臨州位在甚麼地方，只得感慨的道：「我勸你還是趕快學學游泳吧！想想看，方才多危險，差點兒做了水中之鬼！」

白玉霜乞憐的望着華天虎，喘息柔聲道：「那今後你要好好教我！」

華天虎聽得神色一驚，不由迷惑的問：「你叫我教你甚麼？」

白玉霜正色道：「教我水功呀！」

華天虎驟吃一驚：「啊？」一聲道：「我最多送你到徽州，到了徽州我們就分手了！」

話未說完，白玉霜已楚楚可憐的道：「我們有接膚之親，我已是你的妻子了！」

華天虎大吃一驚，腦際「轟」的一聲，不由震驚的大聲道：「你說甚麼！當時是救你呀！那算是甚麼接膚之親？」

白玉霜立即哭道：「你抱了人家的身子，又不要人家做老婆，你叫人家將來怎麼去再嫁人？嗚嗚嗚……」

說到羞憤傷心處，竟掩面哭出聲來。

華天虎的確慌了，想一想，不由焦急的說：「方才在水中不是我抱你，而是你抱我的。」

白玉霜放下雙手哭聲道：「不管誰抱誰，我們兩人總是抱在一起……」

華天虎一聽，立即搖頭正色道：「不行！我已有了師姐了……」

白玉霜聽得神色一驚，不由關切的急聲問：「你已和你師姐成親了？」

這話必須問清楚，否則，她便成了小老婆了。

華天虎見問，黯然搖頭道：「還沒有，等她這次回來後，我再向她哀求！」

白玉霜聽得目光一亮，立即興奮道：「好哇，那我們兩個人都作你的老婆好嗎？」

華天虎斷然沉聲道：「不！除了我師姐，誰我也不要！」

白玉霜驚的「啊」了一聲，道：「這麼說，你是決心不要我了？」

華天虎毫不遲疑的點首道：「不錯！我說過，除我師姐外，我不要任何女人做我的老婆！」

白玉霜一聽，頓時升起一股怒火，不由怒叱道：「不要說了！你不要我，我就去落髮當尼姑！」

誰知，華天虎竟正色道：「是呀！我師姐如果不要我，我也要去

華天虎拉開窗門，白髮黑衣老婦已飛馳而去……

當和尚！」

白玉霜聽得心中一動，立時想起華天虎是個忠厚青年，必須用計謀來換取他的心。

是以，雙手掩面，哭聲道：「我怎的這麼命苦，我這樣活着還有甚麼意思，乾脆的跳河死了算了！」

「了」字出口，挺身竄起，直向河水邊撲了過去。

華天虎看得大吃一驚，脫口急聲道：「爲甚麼要尋死呀！有話好說嘛！」

說話之間，身形疾閃，就用他手中的「珍珠劍」鞘一擋，白玉霜也趁勢撲在地上。

白玉霜一撲在地上，立即哭聲道：「不知怎的，我渾身一絲氣力也沒有了。」

華天虎不知白玉霜使詐，急忙解釋道：「那是因爲你不會浮水，在水中拚命掙扎，把所有的氣力都用完了啦！」

白玉霜立即懊惱的說：「這可該怎麼辦呀？」

華天虎待說「我知道怎麼辦」，河岸上突然傳來一個老婆婆悠長嘯聲。

白玉霜當然也早已注意到那個跟踪他們的白髮黑衣老婆婆，只是她沒把老婆婆放在心上罷了！

這時一聽老婆婆的發嘯，故意焦急的低聲說：「呀！那老婆婆很可能在找船渡河！」

話剛開口，就在北岸的水邊，突然又响起一聲清脆的少女長嘯。

白玉霜聽得心中一動，故意急聲道：「華少俠，我們快走吧！這兒是『水陸門』的勢力範圍，他們經常派有巡邏隊，現在對岸又有人要渡河，還不知哪個門派？」

華天虎本來就是要走的，當然沒有異議的立即道：「我們走吧！」說罷轉身，起來就要離去。

白玉霜一見，脫口急聲叫道：「華少俠！」

華天虎急忙回身問：「幹甚麼？」

白玉霜小嘴高嘟，皺眉懊惱道：「我渾身沒有一絲氣力，兩腿發抖，根本不能走了！」

華天虎聽得一楞，不由關切的問：「那該怎麼辦？」

白玉霜既乞憐又羞澀的說道：「只好請你先抱我走一程了！」

華天虎神色一驚道：「你說甚麼？我還敢再抱你嗎？」

白玉霜有些生氣的嗔聲道：「方才你敢抱，現在爲甚麼就不敢了？」

華天虎只得道：「方才是爲了救你，現在……」

白玉霜急忙道：「現在大敵隨時可至，而且對岸就有一個功力高深的老婆婆和一個少女要過來，萬一她們過來了，我們渾身濕濕的，怎麼應敵？何況還有『飛叉帮』、『雙鈎會』的人！須知你的武功再高，終究雙拳難敵四手，何不委屈你一下，先抱我離開此地，等我的體力一恢復，我馬上就自己走！」

華天虎想一想，的確應該儘快離開，但他擔心抱了白玉霜，她更糾纏不休，是以，皺眉爲難的說：「可是……可是我抱了你……」

精靈狡黠的白玉霜自然知道華天虎的顧忌，立即道：「你放心好了！我不會强迫你娶我做老婆，就算你抱了我，別人也不會知道！」

豈知華天虎正色道：「話不能這麼說，擧頭三尺有神明，別人雖然不知道，但過往的神明可知道！」

白玉霜聽得又好氣又好笑，因而更覺得華天虎更加可愛了，是以，未待他說完已爽快說：「好了！現在我向過往神明禱告，是我白玉霜自己要求你抱我的，不是你深更半夜裡欺負了我，罪過記在我頭上，與你華少俠無關，這可以了嗎？」

華天虎雖然滿意了，但仍然有些遲疑。

恰在此時，河北岸上突然傳來一羣女孩子談話和歡笑聲。

白玉霜眞吃了一驚，鬧不清怎會來了一羣女子。

華天虎驚異迷惑的看了一眼漆黑的河北岸，急步走到白玉霜身邊，托抱起她的嬌軀，飛身直走正南。

白玉霜的嬌軀一經托抱起來，華天虎渾身驟然觸了電似的，連他的心都有些戰抖起來，而白玉霜偏偏又將一隻玉臂趁勢圈在他的頸後面。

由於兩人衣服全濕，體溫很快的透過來，尤其是白玉霜的嬌軀，好似沒有穿着衣服般。

方才在河水中，一方面情況緊急，一方面救人心急，雖然兩人也緊緊的抱着，却渾然沒有任何感覺。

如今，軟玉溫香抱滿懷，不但心跳得厲害，連兩條腿也抖得有些不聽指揮了。

尤其是白玉霜斜身向內，一隻渾圓而富有彈性的玉乳，緊緊的貼着他的堅實胸膛上，令他感到呼吸困難，不得不張大了嘴巴來吸氣。

但是，仍沒忘了勉力運功，加速飛馳，只希望白玉霜儘快恢復體力。

白玉霜妙計得逞，暗自得意，趁機將菱形小口在華天虎的耳根上吻了一下。

一陣電流傳遍了華天虎全身，脚下「卜」的一聲絆倒了石頭，身形猛向前一傾，一頭就向地上飛去。



白玉霜大吃一驚，脫口嬌呼，玉手一推華天虎的肩頭，嬌軀挺身而起，極曼妙的直向數丈以外栽去。

華天虎經過白玉霜玉手一推，身形一滯，也藉力刹住了身勢。

由於心跳「蓬蓬」，意亂神迷，頭腦一片混混脹脹的，當然也沒有注意到白玉霜飄落在數丈以外的輕靈身法。

只得急忙嘆聲道：「非常對不起，我一不小心，石頭絆了我的脚！」

白玉霜見華天虎手足無措，滿面通紅，故意嗔聲道：「你怎的這麼不小心，差點兒沒把我摔着！」

華天虎突然想起了原因，也不由生氣道：「你還好意思說，爲甚麼用嘴巴咬我的耳朵？」

白玉霜聽得「格格」一陣嬌笑，心中一動道：「你耳朵落下一隻蚊子，人家又沒有手拍打，又怕牠叮你，只好用嘴咬了！」

說話間，發現華天虎眞的去摸他的耳朵，再度笑道：「牠那會那麼笨，還待在那兒？早跑了！」

說到此頓一頓，突然想起華天虎會被灰衣老人在背上打了一掌的事，心中一驚，不由關切的問：「喂！我想起來了，方才在水裡，你不是被撑船的老頭兒打了一掌嗎？」

華天虎毫不在意的說：「沒關係，他那一掌我還受得起！」

白玉霜擔心華天虎練有橫練功夫，所以才沒和師姐成親，因而更加關切的問：「你可是練有『金鐘罩』、『鐵布衫』？」

華天虎聽得一楞，道：「我練那個幹甚麼？」

白玉霜却正色道：「那你的背爲甚麼不怕打？」

華天虎已經被叮囑過，當然不會說出衣內穿着「天孫甲」的事，只得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覺得他那一掌，好像沒有甚麼氣力似的。」

白玉霜一聽，斷定原因在水中，灰衣老人無法將功力全部運用到掌上，也許她的尖刀先一步劃開了他的胸腹，自然無法再使力氣。

心念想通，立即改變話題，道：「現在已經起更了，我們要趕快找個地方烘乾這身衣服，你看，所幸現在天已黑了，如果是大白天，我眞的要羞死了！」

說罷，故意擧手掠了一掠濕淋淋的秀髮，扭了扭腰，挺挺胸脯。

華天虎一看，又是一陣心跳「蓬蓬」，雖然天已黑了，但由於距離近，濕衣緊緊的貼在白玉霜的兩座高聳的玉乳上，戰戰巍巍的玉乳，似乎就要破衣彈出。

他雖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孩子，加上頭腦又受過傷害，還不大清楚女兒家的事情，但是，男女相悅，乃是天性，他立時感到血脈賁張，有些無法自制，而且有一股再將白玉霜抱進懷中的衝動。

白玉霜一見，更加賣弄，瞇眼媚笑，嗲聲嗲氣，儘量展現她胴體的曲線玲瓏。

華天虎雙目直視，熱血沸騰，渾身戰抖，左手緊緊握着劍鞘，右手緊緊握着拳頭。

白玉霜見華天虎面如血紅，渾身戰抖，知道是時候了，嗲叫了一聲，快步向前，伸着雙臂向着華天虎撲去。

也就在這時，緊緊握在華天虎左手的「珍珠劍」，「卡察」的一聲寒光電閃，劍身竟然自動彈出了七寸。

白玉霜誤以爲華天虎要撤劍殺她，嬌呼一聲刹住了身勢。

華天虎也吃了一驚，低頭一看，立刻將劍身按回，他不但驚覺自己失態，渾身也停止了戰抖，頭腦也跟着清醒過來。

頭腦一清醒，心情跟着平靜，他立時想起師父平日的教誨——君子不欺暗室和非禮勿視的古訓！

心裡一陣不安和慚愧，立即低聲道：「好！我們去找烘衣服的地方吧！」

說話之間，業已展開身法，直向正南方向奔馳而去。

白玉霜也早驚得綺念全消，這時見華天虎按進劍身立即向南馳去，知道又失去了這一次的好機會。

不過，她這時也恍然想起，她這師門寶刄「珍珠劍」，由於歷代祖師行道江湖，撤劍不下數千次，啞簧已有些失去效用。

回想方才華天虎，緊握劍鞘戰抖，可能振動了卡簧，因而才會自動彈出了劍身。

一想通了這一點，自然也明白了華天虎並無殺她之意，心中一陣暗喜，覺得以後還是有機會的。

是以，呼了一聲「華少俠等我！」展開身法，直向華天虎追了過去。

兩人一陣飛奔疾馳，突見前面天際現出數點燈光！

白玉霜一見，恍然想起，那裡正是一個千戶人家的大甸鎭，而且有不少酒樓客棧，同時也是這片廣大荒野的邊緣。

華天虎却看得精神一振，道：「看！那裡有燈光，一定有人家的！」

白玉霜故意道：「好！我們趕快點兒！希望那裡有間小店。」

兩人一陣加速飛馳，漸漸發現屋影幢幢，樹木茂盛，燈光點點，竟是一個千戶以上的大

鎭。

華天虎抬頭望向夜空，雖然初更將盡，但鎭上仍傳來笙歌之音，猜拳行令之聲，可見這個大鎭十分繁華。

一進鎭街口，即有一座大客棧，懸着雪白大紗燈的店門口，仍有兩名店夥，坐在長櫈上說話。

兩店夥一見到華天虎和白玉霜走進鎭來，急忙起身，同時哈腰堆笑恭聲道：「爺！姑娘，小店內仍有一間潔淨的上房！」

話剛開口，白玉霜已沉聲道：「我們要一座獨院，還要兩個火盆烘衣服！」

兩個店夥聽得一楞，因爲華天虎和白玉霜，經過一陣迎風飛馳，衣服幾乎已吹乾了！

是以，兩人盯着華天虎和白玉霜，打量道：「怎麼？兩位游水過來呀？」

白玉霜立即怒斥道：「廢話！到底有沒有僻靜的獨院？」

兩個店夥趕緊哈腰恭聲道：「有有！兩位請隨小的來！」

說話間，其中一個店夥已當先向店內走去。

華天虎一面跟進，一面望着身邊的白玉霜狠聲道：「兩間上房足夠了，爲甚麼偏要個獨立的院子？」

白玉霜輕哼道：「四面窗戶，八面透風，你當然沒關係，我們女孩子可怕外面多隻眼睛嘛！」

華天虎一聽，恍然想起有人偷看的問題，急忙道：「好！一切由你！」

## 宮主現身　玉霜揭秘

白玉霜要了一座僻靜的獨院，不一會兒已送來了兩個火盆，分別送進了東西廂房中。

華天虎穿的是布衣，沒有白玉霜的絲綢乾得快，一俟火盆送來，立即進入東廂房去烘衣服了！

白玉霜雖然有所發現，並不出聲，一俟店夥離去，也跟着進了西屋。

也就在兩人分別進入東廂西廂的同時，對面獨院小廳的房脊後，立即悄悄現出一道身形。

這道身形，正是一直跟踪華天虎身後的黑衣白髮老婆婆。

她手中仍然拿着她那根微泛亮光的細長拐杖，目光烱烱，神情極爲謹愼小心！

由於華天虎的東廂房後窗上有微弱的火光和「珍珠劍」的毫光映出，她立即潛向了東房後窗。

顯然，她要趁華天虎脫掉衣服烘烤時，驟然破窗而入，搶了「珍珠劍」就走。諒他華天虎也不敢光着身體追了出來。

一想到華天虎的身上不穿衣服，她立時感到一陣心跳臉紅，還眞怕窗紙上有個破洞，被她無意間看到了華天虎的身體。

她像幽靈般潛到東廂房的後窗下，她悄悄倚在窗側的牆壁上，輕輕的吁了口氣，似乎要竭力平抑一下她緊張的心情。

也是因爲她太緊張了，竟然沒有覺察到白玉霜已隱身在正中上房牆下的花樹後。

黑衣白髮老婆婆沒有猛的一掌將窗櫺擊碎，她雖然也舉起了有些發抖的手，却在窗櫺上輕輕的敲了兩下。

響聲一落，裡面立即傳出華天虎的低喝聲音問道：「甚麼人？」

黑衣白髮老婆婆竟以沙啞有些戰抖的聲音回答道：「武林俠義人！」

窗內一靜，華天虎顯然聽得一楞。

白玉霜原本飛身撲出，但她藉着窗紙上的光火反映，發現老婆婆的手不但白細，也絲毫看不到乾枯的皺紋。

這時再聽聽老婆婆的答話，更感到迷惑，決心在暗中看個究竟。

心念間，已聽房內的華天虎壓低聲音問：「你有甚麼事情？」

黑衣白髮老婆婆道：「前來送一椿消息給你！」

華天虎冷冷的一笑道：「你該不是爲了要搶這柄『珍珠劍』吧？」

黑衣白髮老婆婆沉聲道：「我要搶你的『珍珠劍』早就下手了，何須等到現在呢？」

華天虎立即問道：「有甚麼消息那就快說吧！」

黑衣白髮老婆婆道：「第一，纏在你身邊的白衣少女，很可能是個賊。」

華天虎立即哼聲道：「我倒覺得你的行動有欠光明！」

黑衣白髮老婆婆並沒有反駁，繼續道：「第二，『寒碧谷』的汪谷主確在谷中，而且一刻也不能離開寒冰窖！」

華天虎冷冷一笑道：「人家自己的女兒兒子，難道還沒有你清楚她爹的行踪？」

黑衣白髮老婆婆道：「也許這其中有原因苦衷，你最好儘快趕往『寒碧谷』，完成宮主交給你的任務！」

「務」字出口，身形已縱上就近的牆頭，繼而一閃，頓時不見了。

房內的華天虎只是一楞，接着「啊」了一聲，急忙拉開窗門，窗外早已沒有了人影。

他僅是驚異的游目看了一眼屋後和牆頭，但沒有追出，而他身上也沒有脫掉衣服。

因爲，他知道，方才傳達消息



的女子，一定是「飛鳳宮」的使者，只是他並不知道來的使者，就是他在荒野上看到的黑衣白髮老婆婆罷了。

但是，白玉霜不同，她必須弄清楚黑衣白髮老婆婆是那一方面的人，究竟是甚麼宮？他們的宮主又是誰？與「寒碧谷」的汪老頭兒，到底有甚麼關係淵源？

當然，弄清了黑衣白髮老婆婆的來歷，自然也就明白華天虎的身份底細！

是以，就在黑衣白髮老婆婆飛身縱向牆外的同時，也緊跟着縱了出去。

追出院外一看，心中着實吃了一驚。

因爲，就在這一刹那之間的工夫，那位黑衣白髮老婆婆已縱上了馬廐，正向店外縱了出去。

白玉霜唯恐失去黑衣白髮老婆婆的踪跡，但又不敢大聲叱喝對方停止，深怕把華天虎也引了出來。

是以，一伏身形，盡展輕功，加速向店外追去。

店外即是鎭外，只見前面的黑衣白髮老婆婆身法並沒有加快，但奔跑的方向却是一片稀疏的小矮樹。

前面的黑衣白髮老婆婆方才因心情緊張，所以才沒有察覺白玉霜隱身在花樹後。

如今，白玉霜全速的趕追，衣袂迎風發出了「卜卜」聲，她立時警覺到身後有人追來。

是以，就在她進入小樹林中的同時，突然刹住了身勢，立即回過身來，並以烱烱威厲的目光，注視着急急追來的白玉霜。

白玉霜毫無懼意，她自恃武功不俗，雖然老婆婆身法快捷，但並不代表武功就能勝過她。

正因爲她有這種想法，所以直追到黑衣白髮老婆婆的身前七八步處才刹住了身勢。

黑衣白髮老婆婆首先冷冷一笑道：「你這麼快就追來了麼？方才的情形也都看到了！」

白玉霜神色自若，淡然含笑，微一頷首道：「不錯……」

話剛開口，黑衣白髮老婆婆立即低叱道：「既然都看到了，也就是你的死期到了！」

說話之間，原本拿在右手的細長拐杖已交給了左手。

白玉霜毫不爲所動，依然含笑道：「你自信能殺得我嗎？」

黑衣白髮老婆婆冷哼一聲道：「不信！你且試試！」

「試」字出口，烏光閃動，以一種不可思議的閃電手法，已撤出了細長拐杖中的烏錐劍身，劍尖正好抵住白玉霜的咽喉上。

白玉霜雖然臉上沒有變色，但心中却吃了一驚，尤其是對那黑衣白髮老婆婆手中的奇特兵器，叫不出名稱來。

說它是錐，它的前半部又扁又平尖細，說它是劍，它的後半部又形如圓錐，通體烏黑，微泛暗光，並有侵膚的森森寒氣。

她雖然認不出是何兵刃，却看出老婆婆的撤劍手法竟如華天虎完全一樣，可能兩人是同一個師門。

一想到同一個師父，再根據老婆婆握兵刃的白嫩玉手，决心冒詐一下，立即哂然笑了一笑。

黑衣白髮老婆婆對白玉霜的膽色定力雖然暗暗讚服，但口裡低聲道：「死到臨頭，你還笑得出來？」

白玉霜依然哂笑道：「因爲我知道，我死不了！」

黑衣白髮老婆婆聽得一楞，不由沉聲問：「你根據甚麼說得如此有把握？」

白玉霜淡然一笑道：「我根據你撤劍的閃電手法，斷定你就是華天虎說的那位天仙般的師姐！」

「師姐」兩字出口，黑衣白髮老婆婆驚得渾身一戰，險些退後一步。

但是，她立即驚覺到這裡面有漏洞，因爲她凌雲鳳每次和師弟華天虎會面時，眼睛以下都罩了一層閃亮銀紗，華天虎絕不可能知道她有一副天仙般的容貌。

是以，目注白玉霜，冷冷一笑道：「華少俠可能有一個師姐，但却不是老婆婆我！」

話雖然這麼說了，心中却又極爲後悔，因爲她眞正的心意，却很希望知道師弟華天虎究竟對白玉霜說了些甚麼。

豈知，白玉霜早已看到她渾身一哆嗦，因而一笑道：「姑娘的化裝雖然高明，你的手却忘了戴上粗皮手套，所以你在舉手敲華少俠的後窗門時，我便知道你是一位少女僞裝的了！」

凌雲鳳冷哼道：「華少俠說的師姐貌似天仙，而我自知是蒲柳之姿，所以說，我不是華少俠的師姐！」

白玉霜搖頭道：「華少俠並沒有說他的師姐貌似天仙，而是我根據一件事來加以揣測。」

凌雲鳳淡然「噢」了一聲，問：「根據甚麼事實？」

白玉霜有些凄然的說道：「華少俠爲了救我，曾在水中抱我上岸，我們有了接膚之親，我只好厚顏要求他娶我！」

凌雲鳳聽得嬌軀一戰，不自覺的急聲問：「他怎麼說？」

白玉霜一看，暗自笑了，但却黯然道：「他說，除了他師姐，他不要任何女人做他的老婆！」

凌雲鳳聽得嬌軀微戰，目旋淚

光，為了掩飾她的激動，故意退後數步，將劍收入拐杖內，繼而抬頭道：「說！」

白玉霜業已確定面前的黑衣白髮老婆婆就是華天虎的師姐，是以，繼續說道：「所以，我才斷定你必是位艷冠羣芳的大美人！」

豈知，凌雲鳳竟淡然搖搖頭道：「不！你說錯了，我不是華天虎的師姐！」

白玉霜一聽，頓時楞了。

凌雲鳳則繼續道：「我可以告訴你，她的師姐不但不是大美人，而且臉上還有缺陷！」

白玉霜聽得目光一亮，注定凌雲鳳的面龐，急聲問：「眞的？」

凌雲鳳見白玉霜神情興奮，對自己沒有承認是華天虎的師姐又感到有些後悔！

但是，為了師父原定的計劃，以及她自己和華天虎將來的幸福，只得瞋目瞪着白玉霜，怒聲問道：「你以為我臉上有缺陷？」

說話之間，舉起玉手在臉上一扯，佈滿皺紋的面皮應手被扯了下來，一張絕世艷麗的面龐，立時呈現在白玉霜的面前。

白玉霜看到凌雲鳳的花容月貌，當然大感意外，神情一呆，脫口急聲問：「那……那你為甚麼說你臉上有缺陷？」

凌雲鳳只得沉聲解釋道：「不是我臉上有缺陷，而是華少俠他師姐臉上有缺陷！」

白玉霜迷惑的問：「那方才你為甚麼目閃淚光，神情激動？」

凌雲鳳立即道：「那是因為我太感動了，一個臉上有缺陷的女人，居然仍有男人死心塌地的愛她，你能不感動嗎？」

白玉霜只得淒然點頭道：「感動！當然是感動！」

凌雲鳳是個冰雪聰明的少女，她業已警覺到白玉霜的眼神中有壓抑不住的高興，因而冷冷一笑道：「不過，我警告你，你最好不要打華少俠的主意！」

白玉霜却正色的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只是對他心存尊敬，為了感激他，決心伺候他一輩子！」

凌雲鳳立即沉聲道：「他不會答應你的！」

白玉霜正色道：「是呀！所以我也沒有向他要求！」

凌雲鳳為了讓白玉霜死了對華天虎的心，只得哼聲道：「你强求他也不會答應你！」

豈知，白玉霜竟冷冷一笑道：「在我們羌族的少女們來說，還沒有那一個男子能堅拒她們的示愛，即使他是塊頑鐵，我們也有辦法要他溶化成水！」

凌雲鳳聽得神色一驚，立時想起了「寒碧谷」的汪老谷主，因而驚得嬌軀一戰，脫口怒叱道：「你想用對付汪老谷主的方法對付華少俠？」

白玉霜哂然一笑道：「我雖然是西域野女，却還知道『知恩圖報』！」

凌雲鳳立即問：「那你為甚麼向『寒碧谷』的汪老谷主下毒手？」

一提到汪老谷主，白玉霜的嬌面早已沉下來，她不答反問道：「你認為『寒碧谷』的汪老鬼是好人？」

凌雲鳳沉聲道：「至少是領導一方的仁義俠士！」

白玉霜冷冷的笑道：「如果他確是個仁義俠士，便不會有今天悲劇收場了！」

凌雲鳳迷惑的沉聲問：「你是說……」

白玉霜沉聲道：「我是說，如果他確是一個領袖一方，望重武林的俠義人士，便不會奪去一個少女貞操以後，又騙走了她師門至寶，他信誓旦旦要娶她，却一去經年，人息皆杳……」

凌雲鳳聽得神色一驚，不自覺的急聲問：「那個失節的羌族少女可是你？」

白玉霜悲慘的搖頭道：「不是我，是我姐姐……」

凌雲鳳更加關切的問：「那你姐姐為甚麼不親自前來？」

白玉霜憤然道：「她的屍首都已經入土了，還能前來？」

凌雲鳳皺眉沉思，覺得白玉霜的話未必確實，因為汪谷主的清譽極高，年逾五十，怎還會做出這令人不齒的行徑來呢？

繼而一想，汪敬山雖然年已半百，但身體依然健壯，妻死之後，至今未曾續弦，在一時衝動難以自制的情形下，難免做出糊塗事來。

想到白玉霜說的師門重寶，不由關切的問：「你說的是師門重寶？」

白玉霜立即道：「就是由華少俠暫時保管的那柄『珍珠劍』了。」

凌雲鳳恍然而悟道：「我想起了，汪敬山的兒女一直稱呼你為女賊，可能就是為了這把『珍珠劍』。」

白玉霜冷哼一聲道：「拿回自己被人騙去的東西，怎能說是賊！」

凌雲鳳道：「據他們說，『珍珠劍』是他們汪家的傳家至寶！」

白玉霜正色道：「既是他們傳家之寶，他們為何不向我討？我也曾公開聲明，不管是那一門，那一派，只要能說出『珍珠劍』的奇異功效，『珍珠劍』就是他們的了，他們可以當場說出來呀！」

說到此頓了一頓，突然又提出



道：「『食心道人』問起汪老鬼的行蹤時，明明困在家中的冰窖裡，偏偏說他爹去了長白山，如果沒有做過見不得人的事，何以不敢說出來？」

凌雲鳳聽得緩緩點頭，斷定這中間必有一段不告人的隱私，只怕汪敬山的兒女和他的拜弟也不知道內情，「飛鳳宮」派在「寒碧谷」的監察使者，當然就更不清楚了。

想起自己身為「飛鳳宮」的主人，以伸張正義，解救善良艱危為己任，絕不可因疏失而稍出差池，更不許付出了心血人力，而拯救的却是個沽名釣譽的偽善小人。

心念間，却聽得白玉霜繼續恨聲道：「汪老鬼聽說我姐姐為他而自縊身死之後，非但不知羞慚悲痛，居然還厚顏向我調情，我忍無可忍之下，所以才下手懲罰他！」

凌雲鳳沉聲道：「這麼說，你是決心將他置死，為你死去的姐姐報仇了！」

白玉霜搖搖頭道：「不！他死不了，因為我姐姐在臨死遺書上，一再叮囑我，即使心痛她的死，也只能對汪老鬼施以輕微懲罰！」

凌雲鳳沉聲道：「你害他終日困在冰窖裡，性命朝不保夕，這還是輕微懲罰？」

白玉霜正色道：「我說過，他死不了，只要拖過了九十一天，不藥可癒，他就可以過正常人的生活了！」

凌雲鳳仍覺得有些懷疑，因而沉聲道：「你可不能騙我！」

白玉霜也沉聲道：「看在華少俠的情份上，我不會撒謊騙你！」

「你」字方出口，東北方的夜空中，突然傳來一聲老婆婆似的蒼勁長嘯。

白玉霜聽得心中一動，覺得長嘯聲很像是河邊那個老婆婆的聲音，莫非當時回答少女嘯聲，才是面前這個假老婆婆發的不成？

心念間，已聽得凌雲鳳沉聲道：「好了！我現在該走了，不過，我希望你說的都是實情，否則，我絕饒不了你！」

「你」字出口，忽然轉身，沿着小樹林外緣直向發嘯的東北方馳去，身法快如驚鴻，刹那間已消失在夜色裡。

白玉霜直到凌雲鳳的身影完全消失後，才冷冷一笑道：「等你想殺我的時候，我已是你的師弟媳了！」

想到高興處，不由得意的笑了，回身向鎮前飛馳而去。

她擔心華天虎發現她根本沒有在房裡烘衣服，對她有所懷疑，是以，身法又加快了兩成的勁力！

她知道，明天一早，甚至她這時回去之後，華天虎就要提出明天前去黃山「寒碧谷」的要求，所以，她下了決心，今天晚上她就要和華天虎完成人倫大禮，結成恩愛夫妻，至於她的師姐是醜是美，那都是無關重要的事了。

心念間，舉頭望向店後，突然發現數十道人影，但却靜靜的站在店後那排高大的柳樹下。

她凝目細看，首先發現汪敬山的一兒一女和他的拜弟高茂松三人已站在一個濃眉大眼，生了一臉橫肉彪形漢子的身邊。

這個彪形大漢，袒胸捋臂，徒手未携兵刃，其餘人等有的拿木槳，有的携漁網，有的腰插峨眉刺！

白玉霜觀看那些人的兵刃，立時斷定他們都是「水陸門」的人，和高茂松三人站在一起的彪形大漢，顯然是那些人的首領人物，但不是「水陸門」的門主，因為她和「水陸門」的門主有過一面之緣。

即使「水陸門」的門主前來她都不在乎，這些小頭頭她當然更沒有看在眼中。

是以，明知他們是在那裡等她，她依然加速的向前飛馳。

前進中，突見那一個臉肉橫生的彪形大漢目光一直盯住她，並回看高茂松，壓低聲音問：「你們說的可是這個穿白衣的妞妞？」

高茂松微一頷首，說道：「不錯！就是她了！」

彪形大漢繼續問：「你們只要她身上的解藥，『珍珠劍』決定贈給我們的門主了，事成了後可不能反悔的！」

高茂松立即正色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廖堂主你也太不信任老夫了！」

白玉霜一聽那個彪形大漢是堂主，當然感到有些意外，但也沒有放在心上，繼續向前的飛奔疾馳。

被稱為廖堂主的彪形大漢一見，立即迎前幾步，望着白玉霜一笑，道：「姓白的小妞妞，本堂主在此等候你多時了。」

白玉霜傲然的刹住身勢，先瞄了高茂松和汪常春汪梅英兄妹一眼，才望着這一位廖堂主，沉聲問：「你在這兒等候姑娘我有甚麼事嗎？」

廖堂主一面賊溜溜的兩眼不停在白玉霜的全身打量了一遍，一面輕佻的笑道：「姑娘能渡過了大洮河，想必已把我們攔截的兩個香主殺了！」

白玉霜淡然頷首道：「不錯，莫說兩個小小的香主，就是你們門主阻攔我，我也照樣的將他殺了！」

廖堂主一聽，頓時大怒，正待說甚麼，他身邊不遠處，一個雙手各持一柄峨眉刺的大漢雙手一分，一刺白玉霜的前胸，一刺她的小

腹。

白玉霜冷冷一笑，道：「你自己逞能找死，可別怨我白玉霜心狠手辣！」

話說之間，跨步旋身，寒光如電一閃，學自華天虎和凌雲鳳的撤劍手法，那柄鋒利無比的尖銳匕首，業已劃過了瘦小漢子的腰間。

瘦小漢子一聲凄厲刺耳慘叫，張口噴出了一口鮮血，身形撲出中，撤手丟掉峨眉刺，兩手即將小腹捂住。

但是，已經遲了，鮮血如噴泉般由他的指縫中激濺出來，腸子也跟着流出了肚子之外。

「水陸門」的人看得大吃一驚，不少人脫口驚叫！

高茂松和汪氏兄妹也都看得一楞，他們的確沒想到白玉霜的武功亦如此驚人！

就在大家震驚的同時，瘦小漢子已「噗」地一聲，一頭栽在地上，立時氣絕身亡。

白玉霜却望着高茂松和汪常春、汪梅英兄妹三人，冷冷一笑道：「珍珠劍不是你們家祖傳之寶嗎？是否以祖宗相傳之寶物來換取解藥救你爹！」

汪常春一聽提到他的爹爹，神色大驚，驚得脫口大喝道：「賤婢納命來！」

大喝聲中，飛身向前撲去，右腕一翻，「嗆」一聲將劍撤出來，順勢一招「力劈華山」照準白玉霜的當頭斬下，聲勢威猛，連人帶劍齊下，顯然要將白玉霜置諸死地。

高茂松知道汪常春擔心白玉霜抖出他父親終日困在冰窖裡的事，是以奮不顧身的撲了出來。

但是他很清楚，根據白玉霜的撤劍手法，汪常春絕不是白玉霜的對手，不由驚得脫口大聲喝道：「春兒，小心她手中的利刄！」

可惜，汪常春攻擊在先，大喝聲中，白玉霜已旋身斜避，右手匕首一式「撥雲見天」，寒光如電一閃，「沙」的一聲已將汪常春的寶劍削掉！

緊接着一聲嬌叱，斜身飛起一脚，「蓬」的一聲，銀緞小蠻靴正好踢在汪常春的前胸上面。

只見汪常春大叫一聲，上身後仰，如飛後倒，所幸汪梅英反應機敏，早在高茂松大聲吆喝中的同時已飛身縱出，這時正好將飛身後退的汪常春接住。

在汪梅英接住的同時，汪常春已「哇」的一聲張口吐出了一口鮮血，嚇得汪梅英趕緊挾起他飛身而退。

白玉霜却手橫的尖銳匕首，傲然沉聲道：「連你爹都自知不是我的對手，見了面都得任我擺佈……」

汪梅英又見白玉霜提到了她爹，只得瞋目厲叱道：「賤婢閉嘴！」

白玉霜淡淡一笑，道：「怎麼？感到臉上無光是不是？」

話未說完，發現那位廖堂主已暗中指揮「水陸門」的人悄悄散開，有的繞向她身後，只得瞋目怒叱道：「姓廖的，你最好打消在我身上拿解藥的念頭，『珍珠劍』現在華少俠的手中，他也絕不可能將劍交給你，最後不但你的性命不保，只怕你連這些弟兄也將慘死殆盡，而你依然一無所獲！」

汪梅英見那位廖堂主神色遲疑，目光閃爍，知道他有些動搖了，心中一驚，急忙大聲道：「廖堂主，不要聽她恫嚇，先殺了她，還怕收拾不了那姓華的小子，我高叔叔既然說劍已獻給你們門主，絕不會反悔，再說，憑你們的『水陸門』的勢力，我們也不敢得罪！」

白玉霜一聽，立時大怒，不由怒斥道：「無耻賤婢，這眞是拿着別人的師門至寶做人情，眞是不知羞耻！」

話未說完，「水陸門」的人已將她圍了起來，而那位廖堂主也一揮手臂，大喝道：「少聽她囉唆，上……」

困在四週的徒衆一聽，立有七八人大喝一聲，飛身向前，手中刀棍、峨眉刺，紛紛向白玉霜攻去。

白玉霜傲然卓立不動，她手握匕首，目光冷冷的注視着向她攻擊的每一個人。

她已下定決心，出手狠毒，一經被她刺中，即使不死必重傷殘廢。

圍攻的七八人一見白玉霜傲然不動，不敢欺近貼身，虛晃一招手中兵刄，立即飛身後退。

另外七八人吆喝一聲，緊跟着撲過去，但他們七八人中，有三四人使的是長兵刄。

只見使長兵刄的歹徒作勢一揮，看似後退，却是一挺雙腕，却直搗白玉霜的全身。

白玉霜也是久經戰陣的人，一看持短兵刄的三四人非但沒退，反而嚴陣以待等她後退，立即嬌叱一聲，騰身飛起，一式「天馬行空」，右腿飛踢，直蹬就近一人的面門。

那人原以爲白玉霜一定會退，沒想到她竟騰身飛起，迎面就是一脚。

心中一驚，手中疾施「直搗天庭」，企圖將白玉霜挑飛。

但是，已經遲了，「叭」的一聲脆响，面門正被小蠻靴踢了個正着，一聲慘叫，搖晃後退，立時滿臉開花。

白玉霜一脚踢中，趁勢飛落，握住就近一人的槍頭，手中匕首順着槍桿削了下去。



又是一聲慘叫，握槍歹徒的右手五指立時又被削掉了。

白玉霜一招得手，順勢旋身飛踢，「叭」的一聲又將就近一人踢倒！

後面持單刀、鋼鞭、峨眉刺的四人一見，大喝一聲，近步欺身，同時向白玉霜的背後刺攻去。

白玉霜踢倒了身側一人，發現距離姓廖的已經不遠了，決心擒賊先擒王，一聲怒叱，尖刀直向姓廖的前胸削去。

但是，就在她飛撲前刺的同時，突然發現姓廖的左右兩邊尚立着兩個手持大木槳的大漢子。

果然，那兩個持槳的大漢子一見白玉霜攻向他們的堂主，同時大喝一聲，掄槳就打。

白玉霜心中一驚，自知不能硬衝，那樣固可以刺中姓廖的堂主，但自己也勢必被大木槳砸中。

是以，一聲不吭，點足後蹬，一式「雪裡倒翻身」，身形騰空而起，越過四個歹徒頭上，直向身後翻去。

但是，她身形向後翻飛的同時，即聽到那個姓廖的堂主大喝一聲道：「撒網！」

白玉霜聽得大吃一驚，疾施千斤墜。

但是，「刷」的一聲，一張大漁網已臨空直罩了下來。

她身形落地，大漁網也跟着罩在她的頭上了！

驚急間無暇多想，揮臂揮刀疾劃，「沙」的一聲劃開了一個大洞。

但是，勁風臨頭，「刷刷」連聲，一連數張大漁網緊跟而下，令她雖劃破了漁網，却鑽不出網洞。

正在和高茂松照顧受傷的汪常春的汪梅英一見，那肯錯過這個機會，「嗆」的一聲，撤出了背後的長劍，一聲不吭，抖手擲了出去！

寒光一閃，接着一暗，白玉霜立時發出一聲尖厲慘叫，那柄劍直由她的背後貫穿了她的前胸。

白玉霜怨毒的轉頭一看，接着厲呼道：「華少俠！」

「俠」字呼聲甫落，客棧後院的房面上立時响起了華天虎的震驚大喝道：「白姑娘！」

大喝聲中，一道閃電般的身影，挾着一道耀眼彩霞，直向場中撲來。

華天虎自凌雲鳳在後窗傳遞消息離開之後，他也走出東房回到小廳上。

小廳的八仙桌上擺好了酒菜，但他並沒有吃，因爲他要等白玉霜烘好了衣服才一起進食。

他一面坐在椅上等候，一面注意前窗紙上照出的微紅火光，因而斷定白玉霜正在裡面烘衣服。

但是，兩刻工夫已過去了，依然沒有看見白玉霜出來。

再看紙窗上的火紅亮光，早已沒有了顏色，照說，應該烤烘好了！

由於肚中飢餓，不免有些光火，心想，她在屋裡烘衣服，我站在院中催她一催，總不算失禮吧！

於是，憤然起身，强捺心中怒火，望着西屋輕呼道：「白姑娘……」

但是，西屋裡並沒有回應聲。

華天虎更加光火，索性走至大院中，大聲問：「白姑娘，你烤好了沒有，我肚子早餓了！」

說也奇怪，西屋裡依然沒有人回答。

恰在這時，店後突然傳來了女子叱喝聲，聽嗓音像是白玉霜的聲音。

華天虎心中一驚，知道有不少人企圖搶奪她手中的「珍珠劍」，莫非有甚麼人把她擄走了不成？

心中驚疑間，業已奔到西屋門前，用手一推，屋門突然開了。

華天虎一面推開房門，一面急聲呼叫道：「白姑娘！白姑娘！」

呼叫聲中已到了內宅門帘下，揮臂掀帘一看，那裡有白玉霜的人影，却見後窗門大開。

華天虎再不遲疑，就由後窗門閃縱而去，足尖一點，直飛房面，果見鎮外有十數條人影跳躍縱橫，其中一人，正是身穿白衣。

打量間，身影未停，飛越店後院，直落在馬廐房上。

也就在他縱落馬廐房門上的同時，白玉霜正巧凄慘呼喊他！

華天虎一見白玉霜被罩在網中，而四週圍的大漢中正有幾個人要去活捉她，閃電飛撲中，震耳大喝道：「不要動她！」

大喝之聲，飛身而下。

守在廖堂主兩邊的持槳大漢，一見華天虎飛身撲下，怒喝一聲，揮槳就打。

華天虎一見，閃電撤劍，耀眼彩霞一閃，「沙沙」兩聲，兩柄大木槳立被削爲兩截！

站立不遠的廖堂主見有機可乘，大喝一聲，飛起一脚，直踢華天虎的脅胸。

華天虎心急救人，想也沒想，手中劍一式「江河直下」順勢一切，立即暴起一聲刺耳的慘叫。

那位廖堂主以爲百無一失，沒想到寒光一閃，彩華耀眼，他踢出的右腿竟由股下齊根斬掉了，立時痛徹心脾，兩眼眩花，再也站立不穩，一頭栽倒在地上了。

高茂松和汪梅英一見華天虎到了，那敢呆在現場，挾起受傷的汪常春，悄悄隱進了草叢之中。

華天虎斬掉了廖堂主的右腿已到了場中。一陣劍鞘撥打和脚踢，

立即把幾個企圖活捉白玉霜的歹徒踢飛。

「水陸門」的人一看廖堂主斷腿栽倒，那敢再待下去，吆喝一聲「快跑」，抬起廖堂主直向正東逃去。

華天虎見三四張大網罩在白玉霜的身上，而且糾纏在一起，只得用劍連劃，網絲如麵條般斷落。

看看將網絲扯淨，突然發現白玉霜面色慘白，額頭流滿了大汗，而她的胸前小腹間竟滲了一大片殷紅鮮血！

華天虎一看到血，才發現斷落的網絲中尚有一截劍身由白玉霜的胸下小腹貫穿出來。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不由慌得大聲問：「白姑娘，這是怎麼回事？」

白玉霜却慘然一笑，有些乏力喘息着道：「不礙事，人早晚總是會死的，不過，我死也得拉個墊背的，華少俠，把你的耳朵湊過來！」

華天虎雖然不大懂得她的意思，但還是把耳朵湊了過來。

白玉霜強提一口眞氣，壓低聲音道：「珍珠劍的奇異變化是：用劍尖劃破中毒的傷口可以解毒，將它放進水中，只見寶石不見劍身！」

說到此處，喘息加劇，而且不停的咳嗽。

華天虎一見，不由焦急催促道：「白姑娘，有話回到客棧說吧！先療傷要緊！」

話未說完，白玉霜已乏力喘息着說：「我不行了，把這個小玉瓶好好保管着，不管甚麼人，一百兩黃金只能給他一小勺……」

說着，又是一陣的劇烈咳嗽，並將她放在鏢囊內的一個血紅小玉瓶取出交給華天虎。

華天虎接在手中，不由關心的問：「白姑娘，這個小玉瓶裡面是甚麼？」

白玉霜淒然一笑道：「不必問，只要有人向你買，你就向他要一百兩黃金，而你也只給他一小勺，記住……一定有人……向你買！」

最後一句話已有些聽不清楚了。

華天虎見白玉霜聲音戰抖，咬字已不大清楚，知道她已支持不了多久，只得大聲問：「白姑娘，你可有話交代？我一定替你……」

話未說完，白玉霜已乏力的說：「有……只有一件事！」

「事」字出口，已緩緩閉了眼睛，但仍戰聲問：「你師姐……很醜……」

華天虎一聽聞到師姐兩字，立時想到師姐臉上經常罩上一層閃亮銀紗的事，他雖然不知白玉霜爲何會知道他師姐臉上有非疤即痳的缺陷，但仍黯然應了聲是。

白玉霜一聽，立即吁了一口眞氣，頭一偏，立時死去了。

她這一聲長嘆，不知是欣慰還是懊惱，眞正的心意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華天虎一看到白玉霜死了，不由急得連聲大呼道：「白姑娘！白姑娘！」

但是，白玉霜已沒有一絲反應了。

華天虎一股怒火升起，突的站起來，並以威厲的目光遊目察視四野。

轉首一望，突見白天看到那黑衣白髮老婆婆，正神情驚愕，面帶淒色的站在十數丈開外。

華天虎滿腹怒火無處洩，一見黑衣白髮老婆婆，「沙」的一聲收了「珍珠劍」，憤然撤出了白玉霜身上的寶劍，同時瞋目怒喝道：「白姑娘說的『墊背的』就是你了？」

「你」字一出口，手中的劍振臂擲出，只見一道掠地銀紅，閃電般射向了黑衣白髮老婆婆身處。

站在十數丈外的黑衣白髮老婆婆，正是聽到了叱喝聲回來的凌雲鳳，而她也正巧遠遠的看到暗中擲劍的汪梅英不偏不倚的刺中了白玉霜，由於距離太遠，她想阻止也已來不及了。

這時見華天虎拔劍向她擲來，當然了解她這位憨厚師弟此刻的悲憤心情！

是以，一直等飛劍閃電射到，上身向後一仰，手中細拐杖疾演「托柱擎天」、「噹」的一聲清越龍吟，長劍挾着一聲破空銳嘯，直向夜空飛去。

華天虎只是一時怒氣難消，又見黑衣白髮老婆婆一直在暗中盯梢，所以才擲她一劍，也算是對她的警告。

這時，一見黑衣白髮老婆婆將劍格開，立即怒喝道：「今夜殺白姑娘的不是你，所以才饒了你，明天如果再讓我看到你，哼！你就是王母娘娘我也要殺了你！」

「你」字出口，俯身托起白玉霜的屍體，飛身縱上了後店的牆頭，直進入店內。

* * *

華天虎飛身進入客棧後，那位黑衣白髮老婆婆已失了踪跡。

這時，高茂松、汪梅英才在草叢中悄悄的站起身來。

高茂松驚懼的望着店後牆，餘悸猶在的低聲道：「所幸我們藏躲得快，如果那少年找到我們也在場，那一劍擲的可能就是妳。」

汪梅英知道高茂松的話並非危言聳聽，但却得意的說：「至少是我要了白玉霜的命。」



仍坐在地上倚着高茂松兩腿側的汪常春，關切的問：「那女賊身上的解藥呢？」

汪梅英立即怒道：「那賊婢臨嚥氣時前交給了那個傻小子了。」

汪常春不由焦急道：「那咱們得趕快想辦法從那小子身上弄了過來呀。」

高茂松立即懊惱的說道：「那小子是個死心眼的人，你不給他一百兩黃金，別想他給你一小勺……」

汪梅英立即恨怒道：「那咱們就動手搶。」

話剛開口，高茂松已哼聲道：「搶？談何容易，妳有這個本領？」

汪梅英憤聲道：「我不相信我們三個人聯手殺不了那個小子。」

高茂松冷冷一笑道：「莫說妳哥哥受了傷，而且不輕，就是他好好的也沒有致勝的把握，何況妳根本不能和那小子照面。」

汪梅英立即沉聲道：「怕什麼，難不成他還敢殺了我？」

高茂松兩眼一瞪，道：「他爲什麼不敢？妳沒有看到他憤怒擲出的那一劍？」

汪梅英依然不服氣的說：「當時他又不在，他怎知道是我？」

高茂松不由怒聲道：「妳沒有看到姓白的女賊湊在那小子的耳朵上說悄悄話？自己做錯了事還不承認錯了。」

汪梅英哼聲道：「我有什麼錯，趁機殺了她，難道不應該嗎？」

坐在地上的汪常春立即不耐煩的說：「好了好了，不要再爭了，倒是如何才能拿到解藥？」

高茂松略微沉吟才說道：「現在只有請『神偸』出馬向那小子偸了！」

汪梅英立刻不贊成的說：「請『神偸』，還不是要花銀子。」

高茂松不由沉聲道：「那總比花一百兩黃金買一小勺好吧？」

汪梅英哼聲道：「我們爲什麼不買通店小二，伺機在那小子的酒菜裡面動些手脚，只要二三兩銀子就可以了。」

高茂松簡直是聽呆了，不由驚異的望着汪梅英，問：「妳有沒有想到妳的地位和『寒碧谷』的名譽……」

話未說完，汪常春再度不耐煩的說道：「好了好了，我們就去找『神偸』想辦法吧！」

高茂松和汪梅英一聽，只得俯身架起汪常春，直向正南疾步馳去，剎那間已消失在昏黑的夜色中。

也就在他們三人消失在夜色裡的同時，仍穿着黑衣戴着白髮的凌雲鳳，就在不遠處的另一堆蒿草中站了起來。

她靜靜的望着高茂松三人馳去的方向，僅感慨的搖了搖頭，一句話也沒有說，展開身法，直向東北方向馳去。

## 明瞭眞相　妥善處理

華天虎忙了一個上午，才把白玉霜安葬在鎭西一座小陵丘上。

爲了將來她的家人好尋找，特地在墓碑上刻上「甘肅臨州羌族少女白玉霜姑娘之墓」等字樣。

他離開白玉霜墳墓時，曾向墳內的白玉霜表白過，不管是誰，也包括白玉霜的家人在內，如果不能說出「珍珠劍」的奇異幻變，他絕不將劍交給他們。

至於小玉瓶裡是什麼東西，他並不知道，但是，只要有人肯出一百兩黃金，他就給他一小勺。

現在他手中提着霞光萬道的「珍珠劍」，大步走在官道上當然十分惹眼，不少人側目偸看並在暗中打量他。

華天虎看也不看，繼續大步前進。

在他的身後跟隨着的武林人物越聚越多，自然不乏「飛叉幫」「水陸門」、「雙鈎會」的人，只是他們都知道華天虎的武功厲害，吃過他虧的人，沒有百分百的把握，絕對不敢下手動他。

紅日漸漸西下，天色也開始暗下來了。

前面十數里外已現出一座樹木繁盛的大鎭蔭影，更遠處即是疊峯重嶺，雲氣蒸騰的黃山。

華天虎一看到數十里外的黃山，精神不由一振。

他決定今晚在前面大鎭上打過尖後，立即連夜進山。

他這次出宮的任務就是前去「寒碧谷」，不管那位汪老谷主在谷中，還是去了長白山，只要將金姥姥特別的解毒丸交給他的家人就算完成任務了。

由於有了這樣決定，心中對昨夜沒有找個機會將解藥交給汪老谷主的兒女和拜弟，又感到有些後悔了。

現在距離黃山已經這麼近了，如果再碰到汪老谷主的兒女及拜弟，他仍要請他們順便將解藥帶回去。

心中想着事情，脚下也越走越快，剛剛掌燈時分，他已進入了大鎭。

兩旁商店林立，家家燈火輝煌，街上行人來往，市面十分繁華，酒樓飯館內，鍋勺叮噹，傳出了油鍋上的菜香味，那陣誘人食慾的菜飯香，不由你不進去嚐一嚐！

華天虎當然也餓了，就撿了這座正送出一陣菜香的二層酒樓走了進去。

招徠客人的酒保，一看華天虎一身布衣，本不準備往樓上讓，但看了光華閃閃的「珍珠劍」，立時堆下了笑容。

於是，趕快拱手，哈腰堆笑，肅手恭聲，道：「爺，請樓上坐！」

華天虎點點頭，直向樓上走去。

酒保雖然請他樓上坐，心裡却有些躊躇，萬一這小子腰裡沒有銀子，總不能把他的劍上珍珠摘下來。

由於正是晚餐時刻，樓上業已滿座，所有的酒保都忙得似是無頭蒼蠅一樣。

在這等情形下，當然就騰不出人手來招呼華天虎。

恰在這時，就近一桌上的四個酒客正好站起身來去付賬。

華天虎一見，立即過去坐了下來。

他面對桌上狼藉的杯盞碗碟，好一會兒才跑過來一個滿面堆笑的酒保，一到近前就哈腰道：「爺！您要吃飯啦！」

華天虎心急進山，肚裡又餓，立即沒好氣的說道：「我剛剛上來！」

酒保也忙了一肚子火，這時見華天虎喝叱他，正待瞪眼，突然看到了那柄亮光閃閃的「珍珠劍」，趕緊堆笑道：「那你想喝點什麼？來點什麼餚？」

華天虎知道上酒樓總要喝點酒，立即道：「酒一壺，菜兩盤，大饅頭四個，還有……」

酒保見華天虎不說了，只得問：「什麼酒？是白干或大麯，狀元紅……」

華天虎立即不耐煩的道：「你認為好的就拿來！」

酒保應了聲是，抹了一下桌面，拿起收好的碗筷走了。

就在這時，一個獐頭鼠目的瘦小老人走到了華天虎的桌邊。

華天虎見瘦小老人掀着唇邊的幾根狗纓鬍鬚向着他齜牙直笑，以為他是要錢的，立即問：「你要幹嗎？」

瘦小老人竟一指華天虎身邊的小櫈，細聲細氣的問：「我可以坐在這兒嗎？」

華天虎想到剛才上來時的失望和焦急，只得道：「當然可以。」

瘦小老人點頭說了聲謝，一屁股坐在華天虎身邊，並畏縮的看了一眼桌上的「珍珠劍」。

華天虎一見，立時提高了警覺，順手將「珍珠劍」拿到另一邊的桌角上。

瘦小老人立即壓低聲音問：「這柄劍是你的嗎？」

由於華天虎提高了警惕，自然對瘦小老人特別注意，這時見他問劍，又對他增了一層厭惡，勉強搖頭：「不是！」

瘦小老人聽得目光一亮，盯着「珍珠劍」低聲問：「偷的？」

華天虎一聽，頓時大怒，不由猛的一拍桌子，大喝道：「胡說！」

由於「叭」的一聲大响，瘦小老人立時嚇得一哆嗦，「啊」了一聲，一個瘦小身子已「跌」進了桌子底下去。

全樓一靜，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所有飲酒吃飯的客人，俱都神情驚異的向這邊望了過來。

華天虎一看，頓時漲得滿面通紅，尤其看到一個老人家被他嚇得跌到桌子底下去，心中更覺不安。

是以急俯下身去，一面伸手攙扶，一面歉聲道：「眞對不起，請恕我失禮。」

瘦小老人也哆哆嗦嗦的顫聲道：「沒關係……是我老人家……不對……」

說話之間，一面奮力扳着華天虎的膝頭，一面勉力由桌底下爬了出來。

恰在這時，東北樓角十數張桌子的對面，突然站起一個蓬頭虬髯，面孔黝黑，雙眼如銅鈴的老人。

只見黑面老人，一面盯着瘦小老人，一面拿起桌邊一支鐵拐，穿過客人桌間，一拐一拐的快步向華天虎這面走過來。

瘦小老人的目光非常尖銳，一眼就發現黑面老人，神色一驚，急忙向着華天虎顫聲道：「小老哥，眞對不起你，我老人家的賊嘴不該說你是賊，我的對頭來了，我得趕快走，希望咱們永遠別再會！」

一面說着，一面慌慌張張的走向了樓梯口。

華天虎原以為瘦小老人嚇壞了，這時，聽說他的對頭來了，心裡這才稍微舒暢一些！

果然，就在瘦小老人走向梯口的同時，十數桌酒客的對面，突然爆起一聲洪鐘大喝道：「九隻手，你給我站住！」

瘦小老人已走到梯口，回頭一看，脫口大叫道：「救命呀！」

大叫聲中，一溜烟的跑下樓去。

持拐老人一見大怒，不由怒喝道：「不留下你兩隻賊爪子你跑得了！」

怒喝聲中，飛身縱地，越過數桌客人的頭上，直向梯口落去。

全樓酒客一見，頓時大亂，紛紛發出驚呼和尖叫之聲。

華天虎深具俠肝義膽，深覺瘦小老人可憐，一見持拐老人飛向梯口，也飛身向梯口撲去，同時大聲道：「有話好說，何必生這麼大的氣？」

說話之間，已到近前，伸手就



去阻攔飛身下落的黑面持拐老人。

黑面持拐老人一見，又急又氣，大喝一聲，揮拐就打。

華天虎身形一閃躲開了。

黑面老人神色一驚，雙脚落地，右掌疾出，「蓬蓬蓬」一連就是三鐵掌。

華天虎立即以「金剛掌」相迎，「叭叭叭」，一一的撥了回去。

黑面持拐老人氣得一瞪眼，指着華天虎大駡道：「你這傻小子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華天虎一聽，頓時呆了，搞不清持拐老人的話是什麼意思。

黑面持拐老人一指梯口，怒聲問：「你小子可知他是誰？」

華天虎知道是指跑下梯口去的瘦小老人，因而茫然問道：「我怎知道他是誰？」

黑面持拐老人氣得一頓拐道：「他是個小偷，也是個老賊！」

華天虎神色一驚，道：「你方才喊他『九隻手』？」

黑面持拐老人立即沒好氣的說：「是呀！別的小偷只有三隻手，他老小子却有九隻手，你說他偷的功夫厲害不厲害？」

華天虎聽得面色再度一變，趕緊飛身去到自己桌前，伸手拿起桌角的「珍珠劍」，十分安心的笑着道：「還好，他沒有偷走我的劍。」

黑面持拐老人沉聲道：「身上的東西呢？」

華天虎立即含笑道：「我身上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只有幾兩碎銀子……」

雖說沒有值錢的東西，右手仍本能的伸手進了懷中，華天虎右手向懷中一摸「啊！」了一聲，頓時呆了。

黑面持拐老人心知有異，立即沉聲問：「混小子怎麼回事？」

華天虎立即懊惱的說：「他把我懷中的小玉龍偷走了。」

黑面持拐老人立即沉聲催促道：「還楞着幹什麼？快追呀！」

華天虎一聽，恍然「噢」了一聲，飛身縱至梯口，直向樓下追去。

黑面持拐老人正是「武林六奇」之一的「鐵拐叟」，他一見華天虎走向樓下，也立即飛步跟在他身後。

華天虎跑到酒樓門外一看，街上燈火明亮，行人熙攘，那裡還有瘦小老人的踪跡？

緊跟下來的「鐵拐叟」立即沉聲道：「那老小子不會等在這兒讓你小子追的，你往西，我往北，誰追到了就發嘯聲通知誰。」

「誰」字出口，業已向北飛身追去。

華天虎心中更加急，應了一聲直奔正西。

由於街上正熱鬧，逛夜市的人又多，華天虎一面東張西望，一面向前擠，想快也快不了。

華天虎追的方向倒是不錯，「神偷」九隻手逃走的方向正是鎭西。

九隻手這時已出了鎭西口，但他仍焦急的頻頻回頭，他擔心的不是華天虎，而是死對頭的「鐵拐叟」。

因為他偷東西已被「鐵拐叟」撞見了好多次，每次都向「鐵拐叟」發誓幹了這宗就洗手，否則，捉到了他就剁他的手。

但是，每次都是最後一次，而每次他都能幸運的順利逃走。

這時發現身後沒有「鐵拐叟」的人影，不由高興得仰天笑了，只是沒敢笑出聲來，因為就可得到五百兩白花花的銀子，實在令他興奮得應該大笑三聲。

他把右手的手掌伸開，竟是一個如血晶瑩的小紅玉龍，心說不錯，正是高茂松和汪家兄妹所要的東西。

正滿腹高興，欣賞得十分得意之際，脚面上突然撞上一粒小石頭。

他的脚面一麻，小腿同時無力，「哎呀」了一聲，一頭向地上栽去，手中的小紅瓶也不知道擲向了那裡。

「神偷」九隻手雖然武功並不驚人，但是小巧功夫却甚了得，就要栽在地上，兩手一撐地面，猛的向前一翻，挺身而起，總算沒來個狗搶屎。

待他定神一看，驚得脫口呼「啊！」，不由退了半步。

只見眼前道中央，停着一頂八抬錦絨紅轎，兩邊站滿了胖瘦不一的彩衣背劍少女，左邊是他認識的金姥姥，右邊是他的死對頭刁婆婆。

看清錦轎和那些背劍少女以及金姥姥和刁婆婆，立時寬心大放，首先自我解嘲的哈哈一笑，指着神情冷淡的金姥姥笑道：「我知道了，剛才一定是妳打了我一顆飛蝗石……」

話未說完，金姥姥就沉聲道：「少油嘴，快見過我家宮主。」

「神偷」佯裝一驚，指着錦絨紅轎道：「怎麼？仙姬老妹子坐在裡面嗎？」

刁婆婆怒斥道：「閉上你的賊嘴，『歡樂仙姬』早已被咱們宮主宰了，要想找你的老妹子，待會兒我們宮主自會親手送你前去。」

「神偷」聽得神色一驚，渾身一陣顫抖，但仍嘴硬道：「老虔婆，妳可不要嚇唬老夫我。」

話聲甫落，轎內已傳出凌雲鳳的嬌脆威嚴聲音道：「烏梅，把轎帘掀開！」

站在金姥姥和刁婆婆身後的烏

梅和小麻雀，連聲稱是，急忙揮手將轎帘掀起了。

「神偷」九隻手凝目向轎內一看，一雙鼠目突然一亮，裡面果然坐着一個天仙般的絕色霓裳少女，神情冰冷，面罩寒霜，正目光威稜的望着他。

一看不是「歡樂仙姬」，心中當然有些慌張，但他詭計多端，經常使詐，目光一閃，「啊！」了一聲笑道：「果然是位新宮主，可惜老夫久已未履江湖，記性不大好，忘了在那兒和姑娘見過面了。」

凌雲鳳懶得和他多扯，立即沉聲道：「既然久已未履江湖，今天怎的出來了？」

「神偷」九隻手一聽凌雲鳳威稜的聲音，心知不妙，只得道：「我老人家這幾年……」

話剛開口，身後綠衣的小翠已喝叱道：「少在這裡倚老賣老，今天你只要膽敢說一句謊話，我們宮主便剁你雙手。」

「神偷」九隻手聽得心下一沉，祇得提高聲音道：「什麼倚老賣老？我本來就一大把年紀了。」

凌雲鳳冷哼一聲，說道：「既然自知年事已高，為何還要向一個後生晚輩下手呢？」

「神偷」佯裝一楞，道：「下手？下什麼手？」

話未說完，刁婆婆已面向凌雲鳳，攬杖躬身道：「啓稟宮主，對付這種賊骨頭，不能客氣，請允卑職先打斷這個老賊的兩條狗腿。」

「神偷」見一向蠻橫不講理，眼高於頂的刁婆婆居然對轎裡的美艷少女如此恭敬，着實吃了一驚。

由於內心的震驚，不自覺的揮手急聲道：「慢着慢着，老朽在動手之前得先問明白……」

刁婆婆回身瞪着「神偷」，怒聲道：「你想問什麼，快說！」

「神偷」工於心計，故作悠閑的問：「老虔婆，我問妳，妳現在是什麼職位？」

刁婆婆强按捺着性子回答道：「專管違犯宮紀的刑堂堂主！」

「神偷」假裝一楞，趁機挑撥道：「依妳刁婆婆在武林中的輩份和地位，又身為『武林六奇』之首，再怎麼說也該給個護法幹吧？」

刁婆婆立即沉聲道：「輩份是輩份，地位是地位，你沒有那麼高的武功，就不能佔那麼高的職位。」

「神偷」故意正色關切的問：「哦！那要怎麼樣高的武功才能夠擔任護法的職位呢？」

刁婆婆沉聲道：「至少在我們宮主手下能過三招。」

「神偷」聽得大吃一驚，他那點藝業，就是在刁婆婆的「明珠鑌鐵拐杖」下，能否走過三招都成問題。

但他却在找機會逃走，就在他神色一驚的同時，恍然「噢」了一聲，特別高興的說：「那太好了，我願意試試這個護法職位，就請宮主指點我三招吧！」

刁婆婆早已向他狠狠的「呸」了一口，同時譏諷道：「就憑你那兩隻專偷別人東西的狗爪子，也配向我家宮主請教？你能在我的女兒小倩的刀下走過三招就不錯了。」

「神偷」一聽，佯裝大怒道：「老虔婆，妳這麼看不起我，告訴妳，泥人還有三分土性呢，來，把妳的女兒叫出來，只要她三招勝了老夫，我老人家轉頭就走，永遠不現身江湖。」

刁婆婆冷冷一笑道：「你今天還想離開此地嗎？告訴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週年忌日，你今天是死定了。」

說到最後，咬牙切齒，怒目暴睁，看神情恨不得一口將神偷吃下去。

「神偷」一看，傻了，站在那兒的兩腿已開始有些顫抖了。

身旁一身艷紅勁衣，背插單刀，生得刁蠻精靈的葉小倩，立即向前走幾步，「刷」的一聲將背後的單刀拔了出來，望着轎內的凌雲鳳，躬身道：「啓稟宮主，小妹願在三招之內砍下他的腦袋。」

「神偷」聽得大吃一驚，葉小倩雖然沒有呼名道姓，但他知道，說的是誰，不由驚得顫聲道：「妳們這是幹什麼？我招妳們啦？惹妳們啦？」

話未說完，小瑩、小翠、小喇叭已同時興奮的歡聲道：「大總管來了，大總管來了。」

其餘秋菊、幽蘭等人一看，也都歡呼起來了。

葉小倩自然更高興，就是坐在轎內的凌雲鳳，也不禁露出了笑容。

「神偷」九隻手見烏梅諸女紛紛歡呼「大總管來了」，她們的目光又都望着他的身後，不由也轉身回頭。

回頭一看，大吃一驚，心膽俱裂，只見一身布衣的華天虎，左手握着毫光萬道的「珍珠劍」，正一臉怒容的急急向這面疾馳而來。

這眞是「寃家路窄，倒楣透頂」，偷了他的東西還可以奉還，偏偏他是這夥母老虎的大總管。

心中一急，決心逃走，覷目一看，二十幾個身穿各色勁衣的背劍少女已擋在官道的兩旁。

就在他遲疑間，華天虎已疾馳而至近前。

華天虎早已發現轎中的凌雲鳳和立在兩邊的金姥姥刁婆婆以及烏梅等人。是以經過「神偷」身邊時目光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接着走到轎前，面向凌雲鳳，垂劍拱手躬身說道：「華天虎參見宮主！」



凌雲鳳望着自己的傻師弟，一直含羞親切的微笑着。

這時見華天虎向她行禮，肅手一指「神偷」，道：「你慌慌張張的追來，追的可是他？」

華天虎憤怒道：「回稟宮主，正是追他，我本來決定今夜進山，偏偏讓他偷走了我的東西。」

那邊的「神偷」這時才恍然想起小玉瓶方才跌倒時，不知甩到什麼地方去。

覷目偷窺，官道兩旁都是茅草，這麼黑的天，要想匆忙間發現，那還不是比登天還難！

正在覷目尋找，華天虎已到了他的面前。

華天虎已恨透了「神偷」，右手向前一伸，怒道：「拿出來，今天你不把小玉瓶還給我，看我不將你肚子裡的屎打出來。」

烏梅、小翠諸女一聽，俱都忍不住「格格」的笑了起來。

「神偷」丟了小玉瓶，反而理直氣壯的正色道：「拿什麼？」

說着，並將兩手一攤。

華天虎則怒喝道：「你拿了我的小玉瓶還想抵賴？」

「神偷」立即正色道：「這眞是天大的寃枉啊，我何曾見過你大總管的小玉瓶來？不信你可以在我身上找啊，只要你搜到，要斬我的手就斬我的手，要剁我的脚就剁我的脚。」

華天虎一聽也傻了，如果眞是他偷的，他敢說這種話嗎？

就在這時，突聞轎旁的金姥姥和聲問道：「大總管，是這個嗎？」

華天虎聞聲回頭，只見金姥姥的右手裡，高舉着一樣東西，凝目一看，正是白玉霜交給他的血紅小玉瓶。

神色驚喜，脫口歡聲道：「姥姥前輩，怎的會到了妳的手中？」

金姥姥就用右手的小玉瓶一指「神偷」，道：「是這老賊正托在手掌上欣賞，他一個不小心跌倒了，順手一丟，正好被我老婆子接着……」

華天虎一聽，頓時大怒，瞪着「神偷」怒喝一聲道：「鬧了半天，還是你偷的！」

說話之間，舉起拳頭就要打。

「神偷」聽得連連後退，雙手亂搖，同時顫聲道：「大總管，你千萬別生氣，老朽也是迫不得已。」

華天虎依然怒聲道：「不管你得已不得已，先揍你一頓再說。」

「神偷」早已望着金姥姥，愁眉苦臉的哀求道：「金家老妹子，求求妳，看在咱們相識的份上，妳就把小玉瓶代我還給這位大總管吧！」

金姥姥那敢作主，立即轉頭看向轎裡的凌雲鳳。

凌雲鳳見天已起更，大家還要住店吃飯，點了點頭。

金姥姥一見，立將小玉瓶還給了華天虎。華天虎伸臂接住，順手將小玉瓶塞在腰帶上，依然瞪着「神偷」恨聲道：「今天如不在你臉上留個記號，你永遠不知道改。」

「改」字出口，「嗆郎」一聲，彩霞如電，就在「神偷」的頭上面前繞了一圈。

「神偷」連聲哀求「不要」，想是光華耀眼，冷焰襲面，嚇得他兩手亂舞，大叫一聲「救命！」身形快如脫兔般竄向正南。

大家定睛一看，才發現一個髮髻和一綹狗纓鬍鬚已掉落地上。

凌雲鳳覺得「神偷」也算是位前輩人物，居然仍在江湖上非偷即盜，這時見到他狼狽而逃，不由慨然的一嘆。

金姥姥則喟然道：「驚嚇他一下也好，說不定會把壞毛病改了。」

刁婆婆立即冷哼一聲，譏罵道：「狼走遍天下吃肉，狗走遍天下吃屎，他會改的麼？」

華天虎「沙」的一聲收了「珍珠劍」，立即向凌雲鳳拱手躬身道：「啓稟宮主，現在剛剛起更，我這就起程前去黃山，三更時份即可趕到『寒碧谷』。」

話未說完，凌雲鳳已和聲道：「不必了，今天先在鎮上歇息一晚，明天一早我們大家一同去，我要親自見一見那個汪敬山和他的兒女們。」

華天虎一聽凌雲鳳要親自前去，立即不安的說道：「這次出宮辦事，途中偏巧遇到了一個姓白的姑娘……」

凌雲鳳早已含笑揮手道：「有話回頭到客棧裡再說吧，現在大家只怕都餓了。」

華天虎一聽，立即躬身應了一聲是。

烏梅已指揮着抬轎少女們將轎抬起，直向鎮口前快步走去。

葉小倩已經過刁婆婆的警告，當着宮主凌雲鳳的面，不要接近華天虎，但她仍忍不住走過去低聲道：「天虎哥，你這把『珍珠劍』好漂亮呀！」

華天虎淡然道：「再漂亮也是人家的東西。」

葉小倩不由關切的問：「是誰的？」

華天虎道：「誰能知道『珍珠劍』的奇異變化就是誰的。」

葉小倩繼續問：「聽說那位白姑娘長得很美？」

華天虎不由驚異的問：「妳是

怎麼知道的？」

葉小倩正想說什麼，轎內的凌雲鳳已經輕咳了一聲。

這顯然是警告，葉小倩只得道：「我只是隨便問問罷了。」

華天虎「哦」了一聲，也沒有再說什麼。

由於碰見了凌雲鳳，他也忘了發嘯通知「鐵拐叟」了。

進入鎮內，已有不少商店關上了大門，街上人也少了，只有豪華的酒樓上，仍傳出笙歌和歡笑之聲。

華天虎是大總管，又是唯一的男子漢，這找客棧、選獨院，分配住處的事，自然就落在他身上。

大家揮塵淨面完畢，酒菜跟着送來。

凌雲鳳、華天虎、金姥姥、刁婆婆以及葉小倩五人一桌，烏梅等人分坐了三桌。

數杯酒後，凌雲鳳首先一指桌角上的「珍珠劍」，道：「這柄劍十分華麗惹眼，容易招引事端，不適合經常佩帶在身上行走江湖。」

金姥姥立即答道：「宮主說得非常正確，最好是在寶劍外纏上了一層絲帶或訂製一個劍套。」

華天虎道：「那怎麼可以，如果裝進劍套裡，這把劍的主人就看不見了。」

刁婆婆是老江湖，在暗中已猜透白玉霜的心意，除了她的師門外，只怕很少人知道這柄「珍珠劍」的奇異變化。

是以，慢條斯理的道：「我的大總管，只怕在我們中原武林中，再沒有那一個人知道這柄劍的奇異變化。」

華天虎立即正色沉聲道：「誰說的？『飛叉幫』、『雙鈎會』、『水陸門』，還有『寒碧谷』的人，都說這把劍是他們的。」

葉小倩不由憂急的問：「這麼多人都說是他們的，那該怎麼辦？」

華天虎哼了一聲堅定的說：「他們說不出寶劍的奇異變化來，別想我會給他。」

葉小倩目光一亮，說道：「小妹想起來了。」

華天虎立即問：「妳想起了什麼？」

葉小倩興奮的說道：「如果他們說這把劍能切金斷玉，削鐵如泥，吹毛立斷，袪毒僻邪，防水避火，自動示警……」

話未說完，華天虎已笑着說：「那有這麼多好處，那不成了萬能寶劍了。」

葉小倩聽得精神一振，道：「這麼說，我提的這些功能是都有了。」

華天虎接着道：「都不是這柄劍的眞正能耐。」

凌雲鳳聽說，忙問：「這麼說，那位白姑娘已將寶劍的奇異變化告訴你了？」

華天虎立即應道：「她是在快嚥氣的時候才對我說的。」

凌雲鳳一聽，知道就是白玉霜要華天虎將耳朵湊過去的時候告訴他的，因而不自覺的問：「她怎麼說？」

華天虎聽得一楞，立即愁眉苦臉的說：「我不能說，如果說了出來，在場的人都是這把『珍珠劍』的主人了！」

凌雲鳳一聽，嬌面上頓時飛上了兩片紅霞。

金姥姥却急忙道：「宮主，我老婆子說得沒錯吧！大總管祇要經常在江湖上行走歷練，他的頭腦會越來越聰明的。」

凌雲鳳聽了當然高興，她們暗中跟來，除了保護華天虎的安全，也兼有增長他的智慧的作用。

是以愉快含笑頷首，繼續問：「除了寶劍的秘密外，白姑娘還說些什麼？」

華天虎「噢」了一聲，道：「她還告訴我，任何人要買這個小玉瓶裡的藥，一百兩黃金只能給一小勺。」

「勺」方自出口，「啊」了一聲面色大變，因爲，伸手去拿塞在腰帶上的血紅小玉瓶時，竟然沒有摸到。

凌雲鳳、金姥姥以及刁婆婆和葉小倩，不由同時問：「怎麼回事？」

華天虎神情緊張，突的站了起來，一拍腰帶，道：「我塞在這兒的小玉瓶又不見了。」

刁婆婆冷冷一笑道：「我說狗走遍天下吃屎，金姐姐還說他可能會改。」

金姥姥懊惱的說：「我怎的那麼傻，當時不把小玉瓶丟給大總管就好了。」

凌雲鳳則有些遲疑的道：「難怪當時劍已出鞘他還不走，原來他就是等着最緊張的時候下手呢，說來他眞是稱得上是個『神偷』。」

華天虎一聽「神偷」，這才恍然大悟，不由怒道：「鬧了半天，還是被他偷走了。」

說話之間，已經離席，轉身就要跑出廳外去。

凌雲鳳喝阻道：「大總管回來。」

華天虎一聽，只得刹住身勢。

凌雲鳳喟然寬慰道：「不要追了，這也許是天意。」

華天虎不由迷惑的問：「偷走了我的東西還說是天意？」

刁婆婆立即無可奈何的說道：「汪敬山不服解藥也能好，只是要



受幾十天的活罪罷了，宮主明天去，就是看情形要不要給汪敬山解藥，現在『神偷』把解藥偷走了，汪老頭兒也用不着受活罪了，這不是天意嗎？」

華天虎却迷惘的問道：「前輩怎的知道汪老谷主不用服解藥也會好？」

刁婆婆沒有想到華天虎會有此一問，頓時楞了，她總不能把凌雲鳳昨晚給他送消息時碰見了白玉霜的事說出來吧！

金姥姥急忙含笑道：「是我前兩天才在藥書上發現的。」

華天虎會意的「哦」了一聲道：「那麼我們明天還要不要去『寒碧谷』？」

凌雲鳳急忙道：「去，我仍然要看看汪敬山和他的兒女們。」

華天虎却不解的問：「解藥他們已經偷走了，我們還去幹什麼？」

金姥姥知道凌雲鳳不便說明前去的目的，旨在查證白玉霜說的話是否正確，因而搶先解釋道：「汪敬山也算是一方人物，我們宮主既然來到了黃山下，不去拜訪一下，總是有些說不過去的。」

華天虎點頭「哦」了一聲，却沒有聽出凌雲鳳和金姥姥的話意裡，已沒有了在「飛鳳宮」時對汪敬山的敬意。

＊　＊　＊

天剛黎明，凌雲鳳乘八抬錦紅轎，在華天虎的引領，金姥姥和刁婆婆、葉小倩的護衛，以及烏梅諸女簇擁之下，浩浩蕩蕩出了大鎭，直往數十里外的黃山。

黃山景色，冠絕天下，不但有奇杉怪石，七十二險峯，僅僅雲海一項，即是其他五嶽所沒有的奇景。

華天虎等人沿官道飛馳向前，只見黃山危峯高聳入雲，半山以下，一片凝翠，尤其是朝陽初起，映射着片片彩霞。

可惜，他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情，無心觀賞這等難得一見的壯麗景色。

不足兩個時辰，凌雲鳳等人已到了北山口。

金姥姥以前是「寒碧谷」的常客，立即在前帶路。

穿林越溪，繞峯翻嶺，辰時過半，已看到了蒼松碧綠，仍有雲氣繚繞的「寒碧谷」，汪敬山的山莊就建在谷中的千株高聳蒼松中。

有金姥姥在前引導，大家步速不減，抬着凌雲鳳的錦紅轎，沿着林中大道，直向深處奔去。

在前快步疾走的金姥姥，「啊！」了聲，突然刹住了身勢。

華天虎和刁婆婆，趕緊擧起手來示意烏梅等人停止。

轎內的凌雲鳳立即問：「姥姥，是怎麼一回事？」

金姥姥急忙回身，滿面驚疑的恭聲道：「回稟宮主，『寒碧谷』好像發生了變故。」

凌雲鳳「噢！」了一聲，道：「烏梅，把轎帘掀開！」

烏梅和小瑩同時恭聲應道，順手揮臂將轎帘掀開了。

凌雲鳳凝目一看，只見十數丈外的莊門，正有七八個大漢在巳紮好的牌坊上插上了白花。

刁婆婆則凝重的低聲報告道：「啓稟宮主，他們好像有什麼人去世了。」

凌雲鳳點頭同意的道：「我們過去看看！」

華天虎一聽，口中立即吆喝了一聲：「前進！」

於是，錦紅大轎前進，金姥姥又回到了她原來的位置。

想是華天虎的那聲吆喝太大了，這時驚動了那些插白花的人，紛紛轉過頭來。

一個身穿孝衣的老莊丁，立即神情迷惑的擧步迎了過來。

老莊丁一到了近前，金姥姥立即招呼道：「汪福，你還認得我老婆婆嗎？」

被稱爲汪福的老莊丁凝目一看，恍然應道：「原來是金奶奶，小的叩見金奶奶，並向您報喪。」

金姥姥一面肅手請起，一面關切的問：「汪福，你們莊上那一位去世？」

汪福站起來，滿面淚痕的道：「就是我家老爺。」

金姥姥聽得神色一驚，不由詫異的問：「你家老爺不是好好的嗎？」

汪福流淚滿面的悲聲道：「我家老爺原本就是有些不舒服，也請了幾個大夫吃過幾次藥，昨天晚上三更天，小姐、二少爺和高老爺，匆匆趕回來，說是找到了特好的解藥，誰知，服了藥之後，不到片刻工夫，就吐血身死了。」

金姥姥一聽，不由回頭看了一眼神情凝重的凌雲鳳和刁婆婆。

先是一楞的華天虎，不覺恍然自語道：「我想起來了，原來她說的『墊背的』……」

刁婆婆聽得神色一驚，不由咳嗽了一聲，並碰了一下華天虎。

也曾在江湖打過滾的老汪福立即沉聲問：「這位大俠你說什麼？」

金姥姥趕緊緩場道：「噢，老汪福，你們少谷主在莊上嗎？」

汪福祇得恭聲道：「回稟金奶奶的話，我們少谷主昨晚已痛哭了一夜，只怕現在仍在忙着。」

金姥姥急忙道：「汪福，轎裡坐的是我們『飛鳳宮』的新任宮主。」

汪福一聽，趕緊躬下身道：「小的汪福叩見宮王，並向您報喪。」

說罷，屈膝跪了下去。

凌雲鳳立即肅手凝重的說道：「老管家不必多禮，你們老爺仙逝，我們都穿得大紅大綠，不便進內拜祭，就請老管家轉告汪少谷主，請他節哀順變，保重身體要緊。」

起身恭立的老汪福，趕緊恭聲道：「多謝宮主關注，慢待失禮之處，尚請宮主包涵。」

凌雲鳳略微點頭，立即望着金姥姥，吩咐道：「我們走吧！」

金姥姥一聽，立即揮了個回頭手勢，一行人轎，又是徐徐的向谷外走去。

這時回去的步速就慢得多了，想想回到大鎮上還有幾十里地，每個人都希望能在山口外小村上休息半日。

出了「寒碧谷」，繞峯翻嶺，剛剛走進嶺下的茂林中，突見一道纖細的白影，逕由斜橫裡直撲了過來。

在前開道的小莉和春紅，立即沉聲喝問道：「什麼人？還不止步？」

喝聲甫落，突聞金姥姥急聲道：「自己人，請她過來。」

只見一個身穿孝衣的女子，生得杏眼柳眉，白白的皮膚，看來已二十六、七歲，輕身功夫不俗，徒手未携兵器。

金姥姥還未等孝衣女子來到近前，已先向轎內的凌雲鳳低聲說道：「前來的是洪字十三號監察使，名叫于貴芝。」

話未說完，孝衣女子已到了近前。

只見她躬身恭聲道：「卑職洪字十三號于貴芝，叩見宮主。」

烏梅、小瑩早已將轎帘掀開。

凌雲鳳含笑肅手，謙聲道：「于監察使請起，妳辛苦了！」

身穿孝衣的于貴芝說道：「多謝宮主。」立即立起身來。

于貴芝第一次見到新宮主，不敢大膽打量，但是她僅僅看了一眼，即驚為天上仙子。

凌雲鳳也是第一次和于貴芝見面，覺得她還算端莊清秀，先肅手一指刁婆婆和華天虎，介紹道：「這兩位是新任刑堂堂主刁婆婆和『飛鳳宮』大總管華天虎。」

于貴芝一聽，立刻躬身恭聲道：「參見堂主、大總管。」

刁婆婆和華天虎同時還禮，並寒暄了幾句。

于貴芝又見過金姥姥，才向着凌雲鳳恭聲道：「啓稟宮主，卑職聽汪福進內報告，才知道宮主率衆駕臨，因為汪敬山中毒猝逝，特冒險趕來稟報。」

凌雲鳳一聽「冒險趕來」，立即面向華天虎，吩咐他道：「四週警戒，五十丈外！」

華天虎恭聲應是，小麻雀九人早已向林中四週奔去。

凌雲鳳這才向着于貴芝，肅手道：「請繼續說下去。」

于貴芝恭聲應是後，繼續道：「首先，汪敬山在甘肅臨州以續絃為誘餌，玷汚了羌族少女白玉霜……」

凌雲鳳聽得黛眉一皺，不自覺的說：「白玉霜為什麼反說是她姐姐？」

華天虎聽得一楞，鬧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但也不敢插言詢問。

于貴芝則正色道：「不，就是白玉霜她自己，當時汪敬山曾親口答應，並向天宣誓保證回到『寒碧谷』後，馬上派專人前去接她來此成親。」

凌雲鳳皺眉問：「汪敬山為什麼沒有馬上派人去接她？」

于貴芝恭聲道：「回稟宮主，卑職為徹底明瞭此事，以便向宮主詳報，特地潛入冰窖向汪敬山詢問此事，據他自己說，回來後想到大兒媳婦業已三十五、六，而白玉霜仍是二十出頭的少女，為了公公的顏面尊嚴，一直下不了決定。」

凌雲鳳緩緩頷首，顯然覺得汪敬山也確有苦衷。

只聽得于貴芝繼續道：「轉眼一年已過，沒想到白玉霜已找到來了。」

凌雲鳳正色道：「找來了就成親算了，白玉霜又何以下此毒手？」

于貴芝恭聲道：「宮主有所不知，汪敬山一味拖延，希望白玉霜就這樣的留在『寒碧谷』中，白玉霜罵他食言背信，不願這樣名不正言不順的留下來受委屈，決定返回甘肅臨州，但是汪敬山却不放她走。」

凌雲鳳不由沉聲問道：「為什麼？既礙於面子，何以又強留她下來？」

于貴芝恭聲道：「宮主說得極是，但汪敬山仍口口聲聲說喜歡她，白玉霜一氣之下，為了證明汪敬山愛她的眞僞，就命他服下一顆藥丸，結果汪敬山就眞的服了。」

凌雲鳳不由有些生氣的說道：「他闖蕩江湖幾十年，年紀一大把，何以還這麼傻？」

轎旁的金姥姥立即躬身低聲道：「宮主有所不知，西域毒女大都携有助興超性的藥物，卑職認為，當初在甘肅臨州，汪敬山很可能就是受了白玉霜的迷惑，誤服了她的藥物，所以才鑄成了大錯。」

凌雲鳳雖身為宮主，但仍是個少女，聽了「助興超性」四個字，艷



麗的香腮上不由浮上了兩片紅霞。

金姥姥為了稟陳事由，只得繼續說：「這一次白玉霜前來，汪敬山舊情復熾，必然又向白玉霜糾纏，白玉霜恨他食言背信，認定他是個薄倖人，所以才給他服下一粒毒性藥丸，而不是『超性助興』提神的超性藥丸。」

凌雲鳳雖然聽得滿面羞紅，但想到白玉霜曾向她說過，在她們羌族的少女們來說，沒有征服不了的男人，他即使是塊頑鐵，她也能把他溶化為水。

由於她內心的愛意，不自覺的望着金姥姥，低聲問：「妳看她會不會……對……大總管……」

金姥姥當然明白凌雲鳳的意思，立即寬慰的說道：「這一點，宮主大可以放心，他們一直沒有離開過視綫之下，當不致於，不過……昨天出了意外……那就很難說了……」

她那裡知道，白玉霜在荒野亂石中，已向華天虎施展了一次，「神仙劫」超性香，只是華天虎已飲過「大酒缸」精心特製的「瓊漿露」，體內已有了袪毒功能，白玉霜沒能得償所願。

華天虎雖然站得較遠，一直以目光巡視林內警戒，但聽到了凌雲鳳談到了「大總管」，仍忍不住的向凌雲鳳這邊望了過來。

凌雲鳳聽了金姥姥的話，當然寬心了不少，立即向着恭立轎前的于貴芝繼續問：「汪敬山中毒後的情況怎樣？」

于貴芝恭聲道：「回稟宮主，最初每天燥熱十多次，漸次減少，每天七八次，雖然燥熱減少，他依然不敢離開冰窟。」

凌雲鳳聽得緩緩點頭，證實了白玉霜沒有說謊，的確沒有害死汪敬山的意思，因而也斷定，白玉霜對汪敬山依然有情。

只聽得于貴芝恭聲道：「昨天燥熱已減至四五次，汪敬山知道活命有望了，神情顯得特別高興，三更時分，二少爺和大小姐匆匆趕回，立即將帶回來的奇特解藥給汪敬山服了，沒想到只片刻不到工夫，汪敬山鮮血狂噴，頃刻不治身亡。」

凌雲鳳聽至此處，不由懊惱的說道：「既然病情轉好，何必再服什麼奇特解藥呢？」

刁婆婆却解釋道：「症狀雖然轉好，總希望馬上就好，再經高老頭兒說明得自白玉霜的手，又是自己親生兒女日夜兼程趕拿回來的，那還錯得了嗎？哼哼，沒想到冥冥中自有報應，反而把那老命也給送掉了。」

「了」字方出口，右後方突然傳來小翠喝問聲，「什麼人？站住，站住。」

由於喝聲急促，顯示來人的身法十分快速。

接着傳來一個蒼老尖細的惶急聲音，哀求道：「女俠請快救我！」

金姥姥聽得目光一亮，脫口急聲道：「是『神偷』九隻手。」

說罷恍然似有所悟，立即望着于貴芝，催促道：「妳可以走了。」

于貴芝恭聲應是，向着凌雲鳳一拱手，飛身直奔東北。

也就在這時，只見身材瘦小的「神偷」九隻手，神情慌張臉色慘白，額角上業已滲滿了汗水，正由林隙間亡命奔來。

一身綠緞勁衣的小翠，手提寶劍，正一面斥喝一面在後面追趕。

刁婆婆是「神偷」的死對頭，一見「神偷」走來，掄杖就打。

「神偷」的小巧功夫武林有名，「啊呀」一聲，疾演「懶驢打滾」，一面滾向轎前，一面顫聲大呼道：「宮主救命，宮主救命呀！」

就在他急呼救命的同時，華天虎一個箭步向前，脚尖一挑，立時將他踢了一丈多高。

凌雲鳳一見嬌叱道：「不得傷他！」

也就在這時，換了一身月白孝衣的高茂松，率領三個身穿重孝，各提寶劍的人已趕到近前。

金姥姥凝目一看，立即怒喝道：「汪少谷主不得無禮，請看清楚何人在此。」

身穿重孝的三人，一是汪少谷主，一是內傷初愈的汪常春，一是擲了白玉霜一劍的汪梅英。

汪久春三十多歲，唇上已蓄有小鬍子，他這時兩眼紅腫，滿面殺氣，但看到轎側的金姥姥，只得抱劍躬身道：「晚輩參見姥姥，家父已於昨天西歸了。」

說話之間目含淚光，神情極為痛苦。

金姥姥黯然地說道：「方才我們已去過『寒碧谷』，經已知道令尊大人仙逝的事，請先見過『飛鳳宮』的新任宮主凌姑娘。」

汪久春聽得神色一驚，他曾接獲武林帖，知道這位新任宮主是以伸張正義、保護弱小、剷除強梁邪惡為已任的正直俠士之輩。

這時候，他向轎內一看，竟是一位國色天香的絕色少女，神情略微一呆，只得拱手道：「寒碧谷少谷主汪久春，見過凌姑娘！」

高茂松、汪常春、汪梅英也跟着拱了拱手，但他三人的目光，却一直怨毒的盯住金姥姥身後，惴惴不安的「神偷」九隻手。

凌雲鳳略微欠身，謙聲道：「令尊大人不幸仙逝的全部經過，本宮主業已調查清楚了。」

話未說完，汪梅英已憤然一指

華天虎，怒聲道：「他特意維護女賊白玉霜，代保管她偷來的『珍珠劍』，還負責女賊的安全，妳可不能聽他一面之詞。」

華天虎見汪梅英怒指着他，十分不高興，正待說什麼，凌雲鳳已向他揮了個退下手勢，只得躬身後退了一步。

凌雲鳳則望着汪梅英，平靜淡然的道：「汪姑娘作事太毛躁了，其實，事情就壞在妳的身上。」

汪梅英一聽，更加怒不可抑，不由瞪目剔眉道：「妳敢說我作事毛躁？」

凌雲鳳立即含威沉聲道：「我不但敢說妳作事毛躁，我還敢殺了妳替白玉霜和妳父親償命！」

如此一說，汪久春不由一楞，立以詢問的目光望着高茂松、汪常春與汪梅英。

高茂松和汪常春立即低下了頭，汪梅英則依然怒聲道：「她害我父親痛苦異常，難道我還不該殺她？」

汪久春聽得神色一驚，不由瞪着汪梅英，怒聲道：「白姑娘是妳殺的？」

說罷，又怒目看着高茂松和汪常春。

汪梅英依然理直氣壯的說：「不錯，是我殺的。」

汪久春不由氣得跺足怒吼道：「爹不是一再叮囑我們，由她去吧。」

凌雲鳳淡然道：「人已死了，再說這些話已無必要，倒是請汪少谷主問一下她是怎麼樣殺死白玉霜的。」

汪久春心知有異，不由望着汪梅英，怒聲問：「妳是怎麼樣殺死白姑娘的？」

汪梅英以爲當時祇有「水陸門」的人在場，沒想到暗中還有「飛鳳宮」的人。乘人之危，暗中擲劍，這當然是不光明的事，心中雖然憤恨，依然是難自口中說出。

凌雲鳳立時道：「我看還是由高老英雄代她說吧！」

滿面羞慚的高茂松，只得低聲道：「她是在白姑娘被漁網罩住時，拔劍擲了過去。」

汪久春大感意外的「啊」了一聲，憤怒的指着汪梅英，顫聲問：「爹在世的時候，是怎麼樣教誨我們的？爲人要心胸坦蕩。」

凌雲鳳冷冷一笑道：「她還準備私下買通店夥或酒保，暗中下毒，將本宮的大總管華天虎毒死呢，所幸被高老英雄阻止了。」

汪久春早已氣得渾身顫抖，不由怒極顫聲道：「妳可曾還想到咱們『寒碧谷』今後如何躋身武林，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汪梅英却惱羞成怒的尖叫道：「要不是他把持『珍珠劍』，維護女賊……」

「賊」字出口，凌雲鳳沉聲道：「慢着，妳口口聲聲說白玉霜是賊，她偷了你們『寒碧谷』什麼東西？」

汪梅英毫不遲疑的道：「珍珠劍！」

凌雲鳳立即道：「好，那麼請汪少谷主說說，這把劍確是你們汪家的嗎？」

汪久春祇得低聲道：「這把嵌滿珍珠寶石的劍，的確爲家父所珍藏。」

凌雲鳳哂然道：「汪少谷主說的珍藏就是指的秘密保存？」

汪久春立即點首應了聲是。

凌雲鳳繼續道：「換句話說，這把劍的奇異變化，你們也不知道？」

汪久春身爲一谷之主，不敢胡說，這對他未來在武林中的希望和地位太重要了，只得再度應了聲是。

凌雲鳳聽了，立刻讚了聲道：「好！」

並宣佈道：「白姑娘臨終時曾將『珍珠劍』的奇異變化告訴了本宮的大總管華天虎，一個月內你們仍可以獲悉寶劍的秘密，可前往『飛鳳宮』將劍取回，否則，本宮將派華大總管，親赴甘肅臨州，將劍交給白姑娘的師門或她的家人。」

汪久春趕忙欠身道：「一切聽宮主處置。」

凌雲鳳又看了一眼躲在金姥姥身後的「神偷」九隻手，繼續望着汪久春，淡然道：「令尊汪老谷主雖中毒，但不致死，再過數日，就可離開冰窟過正常生活了。」

汪久春一聽，不由萬分痛悔的恨聲道：「家父病情的確好多了，有時也可以離開冰窟把個時辰，誰知高叔叔和二弟他們又找來了白姑娘的解藥。」

凌雲鳳立即道：「白姑娘已對我說了，你父親無需解藥。」

汪久春不由疑惑的問道：「那她爲什麼在臨死前還拿出小玉瓶炫耀？」

凌雲鳳沉聲道：「這件事你們根本沒用腦去想一想，她當時中劍之後，曾怨毒的看了令妹一眼，然後在華大總管趕到之時，即拿出了那瓶毒藥，就是要陷你們於不孝，那原本是一瓶毒藥，『神偷』只是根據你們的指示將它偷到。」

汪久春痛苦的道：「這道理我們當然知道，我們只是要問九隻手，他怎的知道小玉瓶裡的藥丸要吃兩粒以上才有效，而我們只給家父服了一粒就鮮血狂吐不止？」

話未說完，凌雲鳳已脫口急聲道：「慢着，汪少谷主說小瓶裡是什麼？」



汪久春心知有異，急忙回答道：「是四粒黑色的藥丸。」

凌雲鳳早已發現「神偷」九隻手神情不安，目光閃爍，一俟汪久春話落，立即怒叱道：「快將九隻手拿下！」

「神偷」九隻手一聽，大驚失色，魂飛天外，驚叫一聲：「宮主饒命呀！」轉身狂逃。

刁婆婆大喝一聲，立即舉杖就打。

華天虎恨透了這個老賊偷，一聲不吭，疾撲向前，身形一閃，飛起一脚已踢中了「神偷」的右肩。

「神偷」立身不穩，「哎呀」一聲便栽倒在地上。

華天虎趕上一脚蹬在他的背上。

「神偷」九隻手驚得不由嗥叫道：「宮主饒命呀！宮主饒命呀！」

凌雲鳳立即怒聲道：「快說，小玉瓶裡的藥丸是怎麼回事？」

「神偷」被華天虎踩在地上，背上有如壓了一座山，痛徹心脾，這時見問，只得顫聲道：「小的不知道呀，我拿到手就交給他們了。」

凌雲鳳知道「神偷」不肯說，立即沉喝道：「不說給我打！」

「打」字方出口，刁婆婆早已「叭」的一杖打在「神偷」的屁股上。

「神偷」慘叫了一聲，只得連聲道：「好了！我說！我說！」

說罷，喘了一口氣，顫聲述說道：「三年前在武當『龍首大會』上，我因一時技癢，偷了峨嵋大師的一尊紫玉彌勒佛，不幸被汪敬山老兒捉到了，他不但不放我，還要求少林寺的慧空大師剁掉我的雙手。」

高茂松和汪常春一聽，不由懊悔的「啊」了一聲。

凌雲鳳冷笑道：「於是你懷恨在心，正好遇上了這個下手報仇的大好機會，趁機將這小玉瓶中的毒藥粉換成了毒藥丸。」

「神偷」一聽凌雲鳳說出了毒藥粉，知道凌雲鳳完全清楚，只得得顫聲道：「小的自知一時糊塗，心中十分懊悔，所以才偷偷潛入『寒碧谷』，想趁機告訴汪少谷主，不要給老谷主服……」

話未說完，凌雲鳳已怒叱道：「你那裡是想去阻止，分明是前去看看你得手了沒有，像你這種人，雖有奇技，却與武林大眾無益，刀下留你不得，斬！」

「斬」字一出口，「嗆」的一聲響，彩華如電一閃，拚命嗥叫掙扎的「神偷」九隻手，立即沒有了聲音，一個瘦小人頭，隨着噴濺的鮮血已飛到了一丈以外。

華天虎就用手中的「珍珠劍」斬下了「神偷」的人頭，接着將劍收進了劍鞘內。

凌雲鳳看也不看，繼續威稜地沉着聲道：「汪梅英雖爲女子，但心腸狠毒……」

汪久春一聽，面色大變，急忙拱手作揖道：「懇請宮主念她年幼無知，憂心老父病危，以致處置失當，才擲劍殺了白姑娘，汪久春願向宮主保證，從今以後，永遠不准她出谷一步。」

凌雲鳳依然沉聲道：「死罪雖免，活罪難饒，刁堂主！」

刁婆婆立即閃身轎前，躬身朗聲道：「卑職在！」

凌雲鳳斷然道：「廢了她的武功！」

刁婆婆恭聲應是，轉身挺杖，飛身點向汪梅英，汪梅英神色淒厲，緊咬牙齒，手橫寶劍，怒目瞪着刁婆婆，顯然要與刁婆婆一拚。

豈知，人影一閃，高茂松已擋在了汪梅英的身前。

說時遲，那時快，刁婆婆已看出汪梅英不服，所以加上了兩成功力的「明珠鑌鐵杖」已「卜」的一聲搗在高茂松的前胸上。

高茂松悶哼一聲，「哇」的一口血直噴了出來，人也跟着仰倒在地上。

高茂松口角含血，一臉愧色，望着轎中的凌雲鳳，用力喘息說：「凌姑娘，妳雖然一句話也沒責備我，但我知道，這個天大的錯處，負責的應該是我……」

凌雲鳳非但沒有安慰他，反而冷冷的說：「你能有自知之明，幾十年的歲月總算沒有白活。」

說罷，立即沉喝道：「起轎。」

華天虎的腦袋裡有太多的疑問，簡直弄不懂國色天香，美麗如仙子的宮主怎會什麼事都知道。

他雖然想起了凌雲鳳能掐指計算，善知人過去未來，難道白玉霜的小玉瓶裡不是毒藥丸她也能算了出來？

心裡想着，不自覺的迷惑問：「請問宮主，妳怎的知道小玉瓶裡是毒藥粉而不是毒藥丸呢？」

凌雲鳳看了一眼自己的傻師弟，含笑問：「白玉霜給小玉瓶時怎麼說的？」

華天虎毫不遲疑的正色道：「她說不管任何人向我買，一百兩黃金只給他一小勺……」

接着右拳一揮，興奮得恍然大呼道：「我明白了『一小勺』，因爲是藥粉，當然只給一小勺了。」

話未說完，走在轎四週的烏梅諸女，紛紛發出了驚喜的嬌笑。

凌雲鳳猶爲愉快，立即以讚服的目光看向金姥姥，似乎在說，妳說得沒有錯，我這個傻師弟的頭腦，眞的越來越靈光了！

(完)

新派俠情英烈傳／金戈‧文　可飛‧圖

# 忠烈英魂

## 巧妙安排　旋乾轉坤

飛雲渡地方很小。

地方雖然是很小，但它的名氣却是很大。

一位眞正的英雄，在此處獻出他寶貴的生命，他的事跡，震古爍今。

他本是一個默默無名的人，平凡而又普通，做出如此驚天動地的大事。

他的名字從飛雲渡傳出，風靡了整個大江南北，關外關內。

整個武林都震動了。

＊　＊　＊

清河鎭是四川境內的一個小地方，百來戶人家，一條不太長的街巷，有飯店，有旅舍，還有雜貨鋪……雖然簡單，對一名過路的旅客來說，也勉强將就了。

歸來客棧住了幾夥人，那都是流動性的，祇有後面靠山的房間，有名年輕人，約莫二十三、四左右吧，住在此處已有半個多月，有點古怪。

他住在這兒究竟等人呢，還是路過，叫人費思量，店主問時，年輕人祇是笑笑，沒有回答。

住店吃飯，祇要有錢付，誰能管得了，再說，四隣左近也沒什麼偸竊搶劫的案件發生，更沒有懷疑的理由，店主祇覺得奇怪，並無懷疑。

年輕人登記的姓名白雲軒，湖廣人士，究竟是什麼出身，也令人摸不透。

每天下午，白雲軒喜歡到野外散步，他似乎愛上了這個地方。

開始幾日沒有什麼，十幾天過去，就有點異樣了，簡直透着說不出的奇特。

來歷不明，行動奇異，又沒有明顯的目的，再者，清河鎭祇是個荒僻之處，白雲軒流連忘返，到底是爲了什麼？

普通的百姓，雖然心中奇怪，擔憂却是有的，但還不致於害怕。

有的人就不同了。

清河鎭上，就有這樣的人家。

廣大的院落，華麗的樓台亭閣，出入的人都是鮮衣怒馬，而且都是身負刀劍的武林人物，平常百姓又怎敢自找麻煩！

像這樣武林豪門大戶，自然有他們不可告人之秘密，敵人不免有很多。

像白雲軒這樣的人，莫名其妙的呆在這兒，很容易使人懷疑，疑心一起，幾方面一湊合，大夥兒一商量，覺得愈想愈像，這小子來清河鎭，的確是存心不良。

白雲軒散步，仍然是那麼優悠自在，穿花拂柳，繞着小清河漫步。

「颼」一條人影自天而降，攔在路中，擋住去路。



這位不速之客，約莫三十來歲，滿面殺氣，似乎是來意不善。

白雲軒眉頭微皺，並無絲毫懼色，雙目望着這位不速之客，一言不發。

「小子，你來清河鎭何爲，趕快說明，免得後悔！」那位不速之客冷峻道。

白雲軒淡淡一笑道：「祇要與人無害，天下都可去得，清河鎭又不是什麼私人產業，我要在此多停留兩天，難道又犯了罪嗎？」

「嘿嘿，看來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待咱茅山鬼狐東門啓給點厲害你看看！」

白雲軒索性連話都懶講了。

這位不速之客，自報名號，茅山鬼狐東門啓，在江湖上也算是頭號人物，誰知道白雲軒聽到，全不當一回事，東門啓不禁有點惱羞成怒，而心底裡暗自警惕，對方如此自負，必有其可以自恃的地方。

因此，茅山鬼狐東門啓，更是不敢輕舉妄動。

白雲軒神態平淡，說他是害怕，又絲毫未露怯意，如是藝高人膽大吧，怎會忍受人家逼問？

茅山鬼狐東門啓向來自負聰明，如今也無法弄清楚對方是何等人，更別說有什麼對付的方法。又過了半晌，白雲軒又緩緩的轉過身子，似乎是想離開此處的模樣。

「別走！」茅山鬼狐東門啓叫道，他內心固然疑雲重重，但既然奉命追查，就這樣沒有結果的回去，又怎麼樣交代呢？所以情不自禁的叫了起來。

白雲軒又緩緩的回轉過身來，冷冷的望着茅山鬼狐東門啓，仍是一言不發。

這時候，茅山鬼狐東門啓沒有法子，祇有硬着頭皮，喝道：「小子你再不說明白，別怪我不客氣了。」

「哼！」白雲軒冷峻地哼了一聲。

「看掌！」茅山鬼狐東門啓猛喝一聲，揮掌拍出。

由於不明對方深淺，所以這一掌全力施爲，「三笑紅塵」、「變幻人間」，千重掌影之中，變幻莫測。

白雲軒仍是無動於衷，雙脚仍然不動，上身微晃，如風擺柳，看上去，似乎是毫無防備的動作，偏偏是可以避開茅山鬼狐東門啓的神奇身法。

東門啓外號叫茅山鬼狐，自然是心智極佳的人，半生自負的掌法，竟然給人家莫名其妙的一陣亂搖亂擺的破了，內心實在不甘，颼颼颼，「如意三幻」連環施出，招中有招，式中有式，已將對方所有路綫封死。

白雲軒雙目凝注，身形微頓，茅山鬼狐東門啓的如意三幻又落空了。

這一來，茅山鬼狐東門啓內心暗自震駭，對方果然是高手，眼光尤高，像自己這如意三幻，祇封閉對方出掌所有路綫，如果身形不動，反而無所施其技，空自忙了一頓，徒勞無功。

這時，白雲軒祇要出掌，茅山鬼狐東門啓胸腹空門大開，非死即傷。

但是，白雲軒依然屹立原處，雖未擺出什麼門戶，那種氣勢已聲威赫赫然，令人有種莫能抗拒的感覺。

從頭到尾，白雲軒並未還過手，甚至連脚跟都未移動過半步，但茅山鬼狐東門啓整個人的意志，却全部徹底崩潰了，祇有任由宰割的份兒。

白雲軒緩緩轉過身去，從容漫步，那意思似乎是這身後的敵手，不須理會。

茅山鬼狐東門啓如醉如迷，不知所措，這是他從未遇到過的事情，雖然他生性多疑，一身武功也算是高手，平生見過的高手極多，潛意識中，白雲軒一身武功，給人一種深不可測的感覺。

雖然茅山鬼狐東門啓負有使命，必須弄個明白，現在却祇有任由白雲軒離開。

大約走出約三十餘丈遠近，茅山鬼狐東門啓暗叫道：「我怎可任他走開！」

正在這時候，一條人影自林中轉出，擋住了白雲軒去路。

白雲軒定眼看時，此人渾身黑衣，頭髮却雪白如銀，鷹鈎鼻，雙目精光烱烱，雖然隨隨便便一站，已透出漫天殺氣。

「鐵翅神鷹王沖！」茅山鬼狐東門啓在內心叫了起來。

白雲軒見有人擋住去路，停步站住，細細打量面前的黑衣人。

看樣子，總有六十多歲，神態及眼神，與那不可一世的態度，必然是江湖上絕頂高手。

「渾小子，你竟敢到清河鎭撒野，膽子可眞不小，是嫌命長了嗎？」鐵翅神鷹王沖冷峻的問道。

白雲軒微微一笑，也不生氣，淡淡道：「來清河鎭的人成千上萬，祇有我來不得？到現在爲止，我可曾做過什麼？撒野之言，眞不知如何說起。」

「大膽！還在狡辯！」鐵翅神鷹王沖怒喝一聲道。

「聲音別這麼大，我知道，你們依仗武力，强橫霸道，爲所欲爲，無理取鬧，老實告訴你，我到清河鎭，也不會妨礙你們的事。」白雲軒淡淡道。

鐵翅神鷹王冲愈聽愈火了，再也不願講理，陡喝一聲：「混蛋！拿命來吧！」

白雲軒眉頭微皺，閃身避開一掌。

在鐵翅神鷹王冲眼中，白雲軒不過是未見過世面的毛頭小伙子，根本算不了什麼，他這迎風一掌，也是生平自負之絕技——迎風倒，顧名思義，其厲害可想而知，白雲軒竟然可以輕易避開，這豈非怪事？

微一沉吟，王冲內心火氣更盛，暗自一咬牙，身形凌空衝起，頓時將白雲軒全身罩住，無論他往哪裡逃，也不易閃避開去。

突然，白雲軒上身又是一陣搖晃！

站在林中的茅山鬼狐東門啓，對這身法已領略到其中的厲害，他知道必然是武林中失傳的神功絕技，當今江湖上未出現過，否則，必定震動宇內，此時，他一施展出來，鐵翅神鷹王冲雖然施展出生平絕技，諒來也無法收效。

果然，三大絕招——「龍翔九天」、「足亂浮雲」及「大鵬展翅」，已充份表現出王冲特殊身法武功了。

尤其是他那鷹爪功，配合着輕功，發揮極大的威力，令人防不勝防，簡直無從避閃！

鐵翅神鷹王冲橫行江湖數十年，就是依仗這特殊武功，如今施展開來，當眞是風雲變色，威勢嚇人。

但是，白雲軒一陣莫名其妙的搖晃，輕易避過了所有的攻擊。

反覆施展了兩次，依然師出無功，鐵翅神鷹王冲內心實在不相信，今日竟然碰到這不可思議的怪事，事實擺在眼前，想不相信，也不行了。

「颼！」王冲雙臂一振，橫掠三丈，落在一棵樹前，雙脚剛沾地，整個人像陣風捲到，一招「力劈華山」，鷹爪功施足十成功力，當胸劈出！

這一來，强勁無匹的掌力嗤嗤作響，由此可知其內力强勁的程度了。

鐵翅神鷹王冲江湖經驗豐富，他已經施展平生絕學，他雖不敢說天下無敵，但也是威震江湖的武功，却被白雲軒毫不費力化解，雖未還手，所謂落一葉而知秋，諒來招式上，決無法取勝，所以決定以內力決勝負。

白雲軒微一吸氣，全身衣服無風自動，高高鼓起，鐵翅神鷹王冲强勁無比的掌力，似乎撞到一座無形的氣牆上，嗤嗤聲響，無法得逞。

但是，那雙鐵掌仍然去勢不變，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擊，鷹爪功全是至剛極猛的陽勁，呼呼聲響，氣勢赫赫，別說是人體血肉之軀，即使是石頭，祇怕也經不起這鷹爪功全力一擊！

茅山鬼狐東門啓暗自慶幸，自己果然沒有猜錯，這年輕人，身懷絕頂武功，自己剛才沒有魯莽，否則，祇怕落得非死即傷的下場了。

現在，鐵翅神鷹王冲全力施爲，仍然無法取勝，而且人家仍未還手。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白雲軒右手微微抬起，放定在胸腹間，掌心微吐，一股陰柔勁力排空而出，與鐵翅神鷹王冲陽剛盛猛的掌力相遇，立刻發出嗤嗤聲響。

蹬蹬蹬，鐵翅神鷹王冲再也站立不住，往後連退七步，又再退三步，急施千斤墜功夫，才勉强站住。

鐵翅神鷹王冲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他縱橫江湖數十年，會過多少成名英雄人物，從無敵手，今日輸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年手下，內心實有不甘，但是，這少年一身武功，確實高絕，當今江湖上，祇怕不易找出幾個對手，他到底是誰？

白雲軒若無其事，見鐵翅神鷹王冲自個兒怔怔的出神，也不說什麼，竟自轉過身去，漫步前行。

「慢走！」鐵翅神鷹王冲回過神來，立即叫道。

「閣下還想怎麼樣？」白雲軒頭也不回頭，口內淡淡說道。

「今日王某敗在閣下手中，技不如人，沒有話說，敝主人却想會見尊駕，可否移玉去相見！」

「噢！」白雲軒漫應了一聲，道：「在下沒有朋友居住此處，貴主人又何由認識在下？」

「敝主人遍訪海內外的英雄，數十年來，未遇到像閣下這樣武功之士，雄心壯志，終不能如願，今日有幸碰到，王某至誠代主人邀請，必不會令閣下失望！」鐵翅神鷹王冲說到主人，臉上立刻現出恭敬的神色。

白雲軒微一沉吟，立刻答道：「好吧！我在這兒反正沒有什麼事，見見貴主人也是一件好事。」

「請！」鐵翅神鷹王冲這時，對白雲軒恭敬無比，伸手肅客，不敢僭越，像他這樣江湖怪傑，生性桀傲不馴，獨來獨往，誰也想不到竟做了人家手下，而且是心悅誠服，那位主人又是何方神聖，竟如此神通廣大？

白雲軒也是爲好奇心驅使，才答應這位鐵翅神鷹王冲的邀請。

* * *

清河鎭雖不是什麼通都大邑，但在羣山環繞當中，處處泉林幽勝，倒也別有情趣。



當下鐵翅神鷹王冲在前面引路，暗中窺伺的茅山鬼狐東門啓見了，轉身就走，當先回去報告了。

足足走了半個時辰，地勢漸漸陡峻，又走過十巫山十二峯之處，又轉了一個彎，白雲軒眼前一亮，暗叫道：「好一個所在，眞是神仙境界！」

幾處疏落的庭園，自成天地，樓台亭閣，在疏密有緻的蒼松翠栢中隱現，紅欄曲橋，如彩虹經天，一條二十餘丈的瀑布，懸掛在山壁之上，有如玉龍飛躍，令這靜寂的山谷中，倍添生趣。

白雲軒情不自禁停立山坡之上，觀看這當前的美景，陶淵明所說的桃花源，大概也無此處清幽可人。

「閣下稍候！我去通知主人出迎！」鐵翅神鷹王冲說時，轉身自去。

白雲軒本想出言阻止，但整個人被這景色吸引住，所以不願出聲破壞寧靜氣氛。

這主人既然能找到此處，自然是非常人，他居然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困難，令人的確猜不透了。

颼颼颼，突然有三人悄沒聲的在身後出現，白雲軒雖然聽清楚，但仍然裝作不知。

過了好半晌，仍然沒有出聲，白雲軒也不回頭，從容往前走兩步，已將偸襲避過！

「好小子，果然有點門道，看掌！」

白雲軒內心有氣，這一班人怎麼總是喜歡打架，不分青紅皂白，隨意動手，豈非令人討厭。

後面的那人一輪猛攻，白雲軒根本未回頭，似乎背後長了眼睛，輕易的避過去了。

「狗賊！你祇會做偸偸摸摸的事，不敢面對面，與大爺過幾招！」

白雲軒轉過身來，祇見偸襲的是一位少年，與另兩名漢子一齊出現，可能剛才認定白雲軒是偸進來的賊人，所以才出手偸襲！

「小子，你是什麼人，敢來此處，莫非吃了熊心豹子膽，不怕死嗎？」那少年怒喝。

白雲軒淡淡一笑道：「來此處一定會死嗎？」

「混賬！大概是學了幾招功夫，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今天要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待本少爺教訓教訓你，小心啦！」少年說時，緩緩抬起手掌。

白雲軒微笑不語，看看這神秘山谷中有何絕學，自己倒要見識見識。

少年右肩微晃，掌緣已沾着白雲軒胸衣，那份快法，端的是快如閃電。

白雲軒微一側身，已避開一掌，連脚跟都未動，還輕輕在少年的頸部吹了一口氣。

「好小子，還是有兩下呢！」少年大喝聲中，已展開狂風暴雨的攻勢。

刹那間，已過了五十招，少年已用盡吃奶之力，仍然無法沾着人家的衣襟，旁觀的兩名漢子愈看愈驚，怕少年吃虧，二人立即趕上幾步，準備加入戰場。

颼颼颼，兩名大漢一出手，威力大是不同，江湖上能施出如此威力的掌法，還沒有幾個，三人聯手，眞個不容輕視，要不是白雲軒習有如此神奇身法步法，眞還有點棘手呢。又過了五十招，三人愈來愈驚，他們心底實在不服，但手底下却不爭氣，無法取勝，又無可奈何。

白雲軒漸漸的不耐煩了，這三人不知趣，糾纏不清，如何是好，再說，他們是否由主人派出，試試自己武功深淺，自己再要禮讓，反而給人看不起，當下心意決定，立即出手。

「砰！」少年首先中掌，身形飛起之際，白雲軒微一轉身，出手如風，砰砰，又是兩下，掌不虛發，兩名大漢腹部中掌，雖是硬功，也吃不住勁，一連往後連退七步，勉强站定。

三人雖未受傷，但何曾見過如此武功，這時他們才知道，白雲軒武功太高，剛才祇要稍爲加點內勁，三人祇怕躺下了。

這時，白雲軒微笑望着三人，一言不發。

「你是什麼人？到這裡究竟有何目的？」少年問道。

「普通人，到這裡作什麼，祇怕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你信不信！」白雲軒笑道。

這的確令人無法相信，三人面面相覷，眞弄不清楚這陌生人用意，祇好愕然。

「好功力！」人隨聲現，一行人衆，由林中出來。

白雲軒定眼看時，其中一名少女，特別引人注目，雖祇隨隨便便一站，那絕代風華，已令人傾倒，在她身邊的兩名老者，約有八十歲左右，鐵翅神鷹王冲站在身邊，就像馴服的小貓。

「見過小姐、二位公公！」三名年輕人一齊拜倒。

「罷了！」少女微微擺手，三人立即恭敬退在一旁。

「少俠光臨荒山，程曉茵接駕來遲，給少俠惹來不必要的痲煩，這兩位是雪山二老，本谷長老！」少女莊容爲禮。

「好說！」白雲軒不敢怠慢，趕緊拱手回禮。

「此處非待客之地，請到碧雲廳待茶！」少女程曉茵說罷，轉身引路。

白雲軒心中暗自思量，這少女莫非就是此山谷主人，看他們在此，人人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這雪山二老更是高絕，這是一個集團，而且是一個有力量的集團，自己給他們帶來此處，不知有何用意？

程曉茵身上發出陣陣幽香，白雲軒一陣心跳，正在神魂顛倒，不能自己之時，程曉茵突然轉頭笑道：「少俠，看這地方如何？」

「當眞人間天上！」白雲軒由衷答道。

「這山谷有個漂亮名字，定名爲寒山勝境，共有二百餘人居住，亂世中，也算是個太平地方。」程曉茵像是告訴，也像是申述自己感慨！

「居住在這地方，忘了煩惱，雖不能說是化境，比塵世中喧擾，爭殺，的確有天淵之別！」白雲軒由衷道：「在這地方修心養性，再好沒有，我眞捨不得離開，你們眞好福氣。」沉默了好半晌，主人沒有說話，白雲軒又忍不住讚道。

「居住在這寒山勝境，也不枉此生，但人總有身不由己的時候，我們這般人無福享受，一樣和塵世中人要勞心勞力，甚至於還要隨時準備流血流汗……」程曉茵自言自語，心內頗有感慨。

白雲軒深深感染了一種傷感情緒，他由言語中，瞭解到這絕世佳人，必有其不凡的遭遇，他們這些人全是武林中高手，看樣子還在精勵上進，這一切，說明了這羣人有其艱辛的任務了。

繞池走，穿花過，一山一石，全是精心傑作。

白雲軒愈來愈欽佩建設此處的人，那眞是曠古絕今的奇人，不知能否見到這位奇材！

碧雲廳，落在雲深不知處，經過三重天然雲霧封鎖，外人根本無法知道，廳內明潔乾爽，一塵不染，寒山勝境中，要算這地方最美、最好。

它是一首詩，美得含蓄而有豐富的內蘊，它本身就是一幅畫，而且富有生命的畫，生動、眞實而變化萬端，任何畫家——即是天上神仙也無法描繪出其中情境。

坐定後，白雲軒發覺，這地方不會有很多人來，看樣子這是他們軍機重地，甚至連倒茶的丫環也沒有一個，他們帶自己來此，必然有重大事情宣佈，倒要小心在意才好，別做出不應該做的事，對不起師傅教導之恩。

在座之人，全是一臉凝重神色。

程曉茵當先打破了沉默，莊重而緩慢道：「白少俠，你到清河鎮來，是否令師主意？」

「正是，姑娘怎知？」白雲軒奇怪反問。

「這事太過重大。」程曉茵又接道：「所以令師並未告訴少俠底細，即是我們派人迎接，也經過多方轉折，如今總算順利完成迎接步驟。」

白雲軒愈來愈奇怪，師傅與寒山勝境的人似乎有聯絡，竟然不告訴自己，豈非怪事。

程曉茵知道白雲軒滿腹疑雲，當下也不客氣，決定將前因後果說個明白，緩緩道：「三十年前雲夢樓主柳天青以手中三尺龍泉、一雙鐵掌，誅殺黑道上巨寇。所以心狠手辣，無惡不作的强梁，幾乎殲滅殆盡，誰知道……」

說到此處，程曉茵似乎觸動了傷心事，停口不說，美目中流下兩行清淚。

白雲軒不好意思發問，祇有悶在一旁，靜待下文。

過了半晌，程曉茵穩定了情緒，繼續道：「綠林中人知道大禍臨頭，衆人計議之下，請來兩位久未出山的老魔頭，秦嶺雙妖郭氏兄弟，這兩人武功卓絕，這還在其次，但他們一身奇門邪功，令人防不勝防……」

白雲軒聽到此處，情不自禁的問道：「眞有這麼厲害，那不是天下無敵了！」

程曉茵接道：「雲夢樓主柳天青自不信邪！聽說秦嶺雙妖出山，立刻挑戰，果然中了暗算，逃回此處，才不支死去。」

「秦嶺雙妖沒有事嗎？」白雲軒問。

「兩人也中掌受傷，」程曉茵愈說愈傷心，淚水愈流愈多，幾乎是泣不成聲，仍然咬牙道：「但他們都咬牙忍住要命的傷痛，三年後才不支死去！」

「既然秦嶺雙妖死去，那不是天下太平了！」白雲軒忍不住的道。

「他們兩人雖死去，却留下了禍根，在那三年當中，將畢生所學，傳授給兩名子弟，也就是我們退居此間的主要原因！」程曉茵終於說明了原委。

「那麼，」白雲軒漸漸明白自己的任務，凝重道：「這兩人如今是江湖上的禍根吧！」

「正是，」程曉茵沉痛道：「雲夢樓主柳天青臨死時，已找到令師黃衫客，囑其想法挽救日後來臨的浩劫！」

白雲軒此時完全明白，師傅命自己到江湖上遊歷了半年，就到清



河鎮等候，原來是這麼回事，大概怕自己經驗不足，洩漏機密，中人暗算，所以才這樣安排。

「白少俠，如今橫行江湖的惡魔，全是秦嶺雙妖的嫡傳弟子，笑面煞霍少庭及風塵殺手胡逸，俠義道之士，任由魚肉宰殺，大夥兒就全等你來啦！」程曉茵沉重道。

白雲軒祇覺得肩頭擔子很重，秦嶺雙妖傳下來的弟子，令到天下英雄俯首稱臣，這等窮兇極惡的巨寇，豈是好玩的。

「這事情本就危險，白少俠是否敢於承擔大任，那也祇好看你的了！」程曉茵沉聲道。

足足有半盞茶時分，白雲軒內心反覆思量，這事如此巨大，師傅竟然不說明白，其嚴重性可想而知，突然一咬牙，已作了決定，立即抬頭，毅然道：「好吧！我決定一試，盡力而爲，看能否勝任。」

「很好，我相信白少俠一定成功，古來邪不能勝正，而且吾道不孤，別說寒山勝境中二百兒弟，九大門派力量，又豈是好欺的？」程曉茵頗爲興奮，這出山的日子終於到來了，也正是大夥兒揚眉吐氣的時候了。

白雲軒在寒山勝境中足足住了十天，這眞是他最值得懷念的時候，名山勝景，盡情遊覽，而且有程曉茵日夕在旁陪伴，輕顰淺笑中，有說不出的旖旎風光。

一切計議妥當，白雲軒才飄然下山。

他仍然是獨個兒單槍匹馬，最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反正在江湖上，還沒有人認識他，而且在外表上，也不容易引起人注意，所以行動上相當方便。

抱着遊山玩水的心情，行行復行行，又過了半個月，白雲軒已來到了襄陽。

這兒江湖豪客，達官貴人，比清河鎮可多得多了，白雲軒竟自找家客棧住下。

每天到處跑，表面上是遊覽名勝，實際上是訪查黑道人物的動態。

寒山勝境中人也陸續下山，祇留下少許人駐守，其餘的人全部出發，並與白雲軒緊密的聯絡。

首先，白雲軒選定風雲堡，這是笑面煞霍少庭得力手下，而且勢大力雄，在長江一帶，稱王稱霸的人物。

天魔手焦義，坐鎭風雲堡，威震江南，兩子一女，全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如今有笑面煞霍少庭撐腰，更加如虎添翼，天下武林同道，祇有任由宰割的份兒。

長江一帶的老百姓，更加是苦不堪言，見他們的影兒就已心驚膽戰，所受苦楚可想而知了。

今天，白雲軒存心找風雲堡鬥一鬥。

狀元樓上，生意特別好，將近午時，座無虛設，高朋滿座，南腔北調的聲音鬧成了一片。

白雲軒自己找個位子，靜靜的似有所待。

果然，不一刻，樓下傳來一片熱鬧之聲。

乒乒乓乓、驚叫聲、桌椅打翻聲，似乎是地震的聲音，樓上客人也面呈一片灰色，他們像是知道發生的是怎麼一回事，並且惴惴自危不安。

砰砰之聲響後，樓梯咚咚聲響，八名大漢，那簡直是冷霸王，身材高大已極，兼且橫眉直眼的，滿臉殺氣，坐在樓梯口的人早已紛紛站起，像是逃走一般往後湧去。

「哼！」八名大漢畢直往前走，這那是上茶樓，好像在大街上橫衝直撞，一般酒客如避虎狼，祇有逃命的份兒。

店掌櫃的簡直像哭，趕緊迎上前去，哈腰道：「公子、小姐，今天有興趣到小店喝兩杯，請到如意軒坐。」

「哼！叫厨子弄幾個菜，先拿酒來。」這聲音好冷，白雲軒定睛望去，看出那是一位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眼睛好像生在額頭上，滿臉傲狂之色，旁邊也是一位少年，雙目冷峻，嘴唇緊閉，一副唯我獨尊之概。

在兩名少年身後，一名絕色少女，大概她長得很美，所以令人看得順眼些。

這就是襄陽城談虎色變的襄陽三英，大公子銀槍少俠焦永年、二公子白馬公子焦永泰，及三小姐芙蓉仙子焦美儀，數年間，兄妹三人已闖出了極大的名兒，長江一帶，黑白兩道，全是他們天下。

狀元樓的菜弄得好，酒更出名，祇是像他們這樣的惡名，天下人都討厭，偏偏又無法可想。

三兄妹被招待到如意軒，那八名大漢却呆在外邊，各酒客簡直是食不知其味。

好不容易坐定下來，各人才鬆了口氣。

白雲軒知道這八人無惡不作，襄陽三英的橫行霸道，自然是生性狠毒，而這八人却是主要帮兇，今日要好好收拾他們。

酒樓上再沒有人談笑，這八人却毫無忌憚大吹大擂，口沫橫飛。

白雲軒緩緩走過去，開始時還沒有人注意，待到他畢直往八名大漢座位中走過去，八人才看出有點異樣。

「咦！這小子幹什麼？」其中一名大漢突然的道。

其餘七人立刻被這話驚動，抬

頭看時，白雲軒已哈哈笑的站在面前。

「小子，幹什麼？」一名臉上有青痣的漢子問。

「幾位大爺，小的從小就羨慕英雄好漢，今日想不到見了八位，可算三生有幸。」白雲軒笑哈哈的道。

「究竟什麼事？快說，別嚕嚕囌囌的夾纏不清，大爺們不耐煩聽這廢話。」又是那面有青痣的大漢說話。

「小的想，」白雲軒吶吶道：「拜各位大爺爲師傅，以後在江湖上也可以混一口飯吃，而且沒有人欺負。」

「哈哈……」八名大漢聽了，縱聲狂笑。

酒樓上各客人，恨不得踏一脚，這小子敢是壽星公吊頸，嫌命長了。

待大漢笑聲停後，白雲軒又道：「各位大爺，可否收我做徒弟？」

「收徒弟？」臉有青痣大漢顯然引起極大興趣。

「大爺可否收我……」白雲軒一副可憐樣子，有青痣的大漢似乎有些心動，另外一名黑臉大漢却冷冷說道：「賀老三，這小子斯文秀氣，不是學武的材料，我們收徒弟，祇怕也不容許。」

「嗯！」有青痣的大漢漫應了一聲，似乎也覺得自己的處境實不容收徒弟。

白雲軒見那大漢如此之說，知道自己的打算受了阻礙，當下再也不再容忍，怒喝道：「混賬！你竟敢破壞我的好事，不要命了嗎？」

「咦！」酒客們可曾見過這等情景，大夥兒忍不住的叫出聲來。

八名大漢何嘗不是感到出奇，世上竟有如此出人意外的事，他們睜大了十六隻眼睛瞪着白雲軒，似乎是看着什麼稀奇古怪的事兒。

「看清楚點，不認識你老爹嗎？」白雲軒冷冷的道。

「你莫非發了瘋嗎？」有青痣的大漢喃喃道，由於這事情太過奇怪，所以他也透着滿腹疑雲。

「不錯，你爹我想發瘋，不可以嗎？」白雲軒聲音大，一副理直氣壯的神態。

八名大漢一向橫行無忌，殺人如麻，今日碰到這樣怪事，令得他們大奇特奇，反而覺有一股新鮮味道，所以未曾發火。

「沒有膽的匪類，老子懶得再見你們！」白雲軒說着立即轉身走開。

「拿命來！」黑臉大漢想想也火了，無論白雲軒是不是發瘋，他也決定殺之洩忿，當面辱罵，這還能忍嗎？

白雲軒愈走愈快，似乎像是飛一般，極快的衝向樓梯口，看上去，幾乎是飛下去。

「逃得了嗎？」黑臉大漢豈能放手，騰身而起，自窗口掠出，落在狀元樓大門口。

白雲軒假裝沒有看見，畢直的往外衝，黑臉大漢臉上殺氣騰騰，醋缽大的拳頭，迎胸就打，白雲軒再不客氣，伸手就扣住黑臉大漢寸關，順勢往後一帶，施出四兩撥千斤功夫，黑臉大漢整個人突地騰身而起，又飛進窗口，飛回自己座位。

「老七，今兒是在練習輕功吧！飛來飛去的，好像很有勁兒，那小子大概完了吧！」有青痣的大漢笑道。

「砰！」黑臉大漢龐大的身軀，簡直像隻牛，整個人衝到桌子上，這還得了，七人給滾湯熱茶燙得呱呱大叫，而在飛濺中，七人已渾身汁漬，狼狽不堪。

黑臉大漢直挺挺的睡在桌上，似乎是沒有呼吸了。

「追！」七人看清楚時，知道中了暗算，他們心中還是不信是白雲軒下的手，一定是由其它暗中埋伏的人暗算所致，所以七人越過窗口追出。

白雲軒逃去老遠，剛好背影還看得見，七人大怒，飛快追來。

連追過了二十幾條街口，已來到了一塊廣場上，那正是關帝廟門口。

白雲軒伏在塊大石上直喘着氣，七人如一陣風捲到，團團將他圍住。

「你們想幹什麼？」白雲軒似乎駭破了膽。

「嘿嘿嘿，小子竟敢在泰山頭上動土，你那同黨呢？難道也逃走了？」有青痣的大漢冷峻道。

「什麼同黨？」白雲軒愕然反問道。

「拿下，回去慢慢的問。」有青痣的大漢似在下令。

一名矮胖子笑哈哈走入場中，他也不說什麼，一直走到白雲軒面前，伸手就抓，根本沒有什麼事，結結實實給抓個正着。

白雲軒不言不動，任由對方抓着，似乎駭儍了。

那矮胖子僅僅抓着，並未用內勁，在他以爲，這文弱書生型的少年，已在掌握中，又何必緊張。

「小子，你那帮手在什麼地方，快從實招來！」有青痣的大漢怒喝道。

「什麼帮手？根本沒有人，你別亂說才好。」白雲軒一副儍氣十足模樣，他知道七名大漢心中是這樣想的，所以愈發裝得起勁。

「打！」有青痣的大漢似乎不耐煩，喝令用刑。



矮胖漢子臉上仍然在笑，左掌陡地如風刮到，還用上三分眞力，存心打下幾隻門牙，但是，白雲軒身法何等靈活，看上去，他似乎站不穩，往左傾斜跌倒，堪堪避過了那一掌。

七名大漢心中以爲這祇是湊巧，但矮胖漢子却有點老羞成怒，當着大夥兒面前，怎能如此失威，內心怒氣一生，右脚倏起，兜脚踢去。

白雲軒也覺得不能再拖，一伸手，抓住矮胖漢子那隻毛腿，脫手一送，矮胖漢子陡如騰雲駕霧般飛了起來，這下身不由主，直駭得他呱呱怪叫。

其餘六名大漢，這時才知道白雲軒武功卓越，剛才各種做作不過是裝模作樣的作弄自己兄弟而已。

有青痣的大漢首先發難，呼叫聲中，龐大的身軀如風捲到，雙掌吞吐如電，剎那間，已施了三十六招。

另五名大漢，也合圍了上來，大夥兒配合得天衣無縫，他們似乎玩慣了羣毆的把戲，所以非常熟練，可惜這次碰到了白雲軒，武功太高了，令得他們根本無法得手。

似乎有魔法，白雲軒雖被六人包圍，十二隻手，還是慣於打架的手，仍然無法沾上邊，要不是親自經歷，他們實在不會相信。

又過了二十招，白雲軒突然地清嘯一聲，雙手倏出，那等快法，令人目不暇給，砰砰砰，六名大漢，摧枯拉朽的全部倒地不起。

這七人平素無惡不作，白雲軒下手也不留情，全部廢去他們的武功，留下他們之命，讓他們懺悔終生。

拍拍手上塵，白雲軒望住七人，緩緩道：「你們回去給我帶個信，數日之內，我要瓦解風雲堡，叫天魔手焦義及他三個寶貝兒女，好好準備吧！」

七名大漢，還有一名躺在酒樓上，此時祇有乾瞪着眼的份兒。

白雲軒說完，竟自揚長而去。

＊　＊　＊

這件事立刻哄動了起來，當今江湖上，風雲堡是塊金字招牌，今日竟然有人敢在泰山頭上動土，那還得了。

尤其是襄陽三英，平素扯慣了上風旗，今日竟然吃了個這麼大的啞巴虧，更加暴跳如雷，誓要捉拿兇手，碎屍萬段。

兄妹三人，幾乎找遍了整個襄陽城，仍然找不到白雲軒的人影。

十天很快的過去，白雲軒似乎失踪了。

白馬公子焦永泰內心煩燥，不願在城內呆着，獨個兒騎馬到城外去溜躂，希望僥倖能夠碰上兇手。

官道上熙來攘往，而白馬公子焦永泰祇注意年輕小伙子，他本人也未曾見過白雲軒，祇是由八名手下描述知道是個斯文秀氣的年輕人，到底是什麼模樣，却又沒有印象。

由早上起，足足四個時辰，仍然找不到，白馬公子焦永泰祇恨得牙癢癢的，騎着馬漫無目的到處逛。

突然，白雲軒出現了，坐在大路上，悠哉遊哉，一副怡然自得之神態。

如果在早上，白馬公子焦永泰一定會看清楚，此時經過四個時辰的觀察，眼睛實在累了，而且十分氣餒，所以忽略過去，任由馬兒放韁而行。

「焦公子！」白雲軒突然叫了一聲。

白馬公子焦永泰愕然回頭，望住白雲軒，仍然未曾聯想到眼前這個人就是兇手，由於白雲軒的外表溫和斯文，與兇手似乎扯不上關係，所以白馬公子焦永泰問道：「有什麼事，你叫我幹嘛？」

「焦公子不是找人嗎？」白雲軒溫和的道。

「你知道兇手在哪裡？快說出來，重重有賞！」白馬公子焦永泰聽說有兇手踪跡，精神一振，立即追問。

白雲軒笑吟吟道：「就是我！」

「什麼？」白馬公子焦永泰有點不信自己耳朶，所以才又追問一次。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白雲軒仍然是溫和地說道。

焦老二搖搖頭，似乎想把腦內不相信的思想搖掉，漸漸的他回轉神來，臉色也趨於嚴峻。

「今天祇有你一個人來？」白雲軒輕聲地問。

「好小子，拿命來！」到這時候，白馬公子焦永泰才清楚眞實情況，立刻怒火中燒，左手一按馬背，騰身而起，往白雲軒直撲了過去。

白雲軒連上身都未動，依然懶洋洋坐着，對於白馬公子威勢的一撲，似乎未曾看到。

焦老二內心雖然覺得不對勁，可是此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這一擊，已施展出家傳武功，「虎躍龍騰」，右掌已罩住白雲軒上半身，左掌疾出，化虛爲實，猛擊期門穴，雙腿連彈，已踢出二十四脚，招招都是要命殺着，看來已用上了全力！

正在這時，白雲軒身形像蛇一般，在草地上疾滑八尺，依然是原樣子，輕鬆自在，望着焦二公子微笑。

所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白馬公子焦永泰到底是名家之後

，眼光不同常人，知道今日已落在陷阱之中，自己此時已是籠中之虎，恐怕不易逃出！

白雲軒望着這位焦二公子，神態鎮定，似乎不怕他逃上天去。

白馬公子焦永泰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突然一咬牙，決定拚個死活，陡地大喝一聲：「殺！」拳腿如狂風驟雨般地打出，這回是拚命，什麼陰毒招式全都用上了。

白雲軒身子一陣搖擺，焦二公子一向自認爲不錯的招式全都落空了，這令得白馬公子更加膽寒了。

但是，白雲軒不知何故，任由焦二公子出掌，他自己祇是輕鬆地搖擺，其他的攻擊招式完全未用過，這位白馬公子焦永泰連吃奶力全用上了，仍然無法得逞。

突然，白雲軒右手往前一伸，有如探囊取物般，已扣住白馬公子焦永泰寸關大穴，也不多言，雙腳微頓，身形冉冉飛起，落在馬背上。

鐵蹄飛揚，在官道上疾馳，大約半盞茶時分，白雲軒已將馬匹驅策進入一座院落中。

白馬公子焦永泰被關在一間密室中，全身縛上拇指粗繩索，根本無法動彈，他內心暗暗焦急，今日不小心，落在這年輕人手上，諒來不是好玩的。

砰砰砰，隱約聽到一陣熱鬧喧嚷聲，焦永泰內心暗暗奇怪，這是怎麼回事，莫非有外敵進攻此處。

這院落，是在寒山勝境轄內，程曉茵以此作爲據點，也是白雲軒的臨時居所。

他剛剛擒獲焦二公子，走進院落祇不過片刻，風雲堡偵騎已到，襄陽三英的其餘兩位，也全來了。

白雲軒定神看時，來敵祇有十多人，並沒有什麼特殊高手，所以並不擔心。

當先一人，正是襄陽三英中的老大銀槍少俠焦永年，站在他身旁的是芙蓉仙子焦美儀，餘下八個人，全是風雲堡所屬高手。

院內很乾淨，白雲軒獨自一人，顯得有點孤單，至少在來人眼中是如此看法。

「小子，你的主使人和同黨呢？」銀槍少俠焦永年冷峻的問。

這位大公子看了大半天，由任何方面看，白雲軒都沒有高手的風範，所以認定另有主使人或同黨匿藏隱蔽之處。

「什麼主使人？我不知道呀？」白雲軒恍然道，一副不通世俗的傻子神態。

銀槍少俠焦永年暗自皺了皺眉頭，以他大公子的身份，與這樣半痴半癲的人嚕嗦，實在有失身份，所以不願再糾纏下去，便朝一名中年漢子點頭示意。

「好小子！」中年漢子輕叫了一聲，緩步而出，神態凝重沉穩，顯然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高手。

白雲軒看在眼內，仍然若無其事般。

中年漢子一直走到場中，距白雲軒約有三丈左右，立即抱拳道：「在下南山豹封萬里，請閣下賜招！」

白雲軒微微一笑道：「別客氣！請出手吧！」

「砰！」南山豹封萬里一拳擊出，勢强勁疾，至少有十五年以上的苦功，風雲堡衆人嘴角含着笑意，他們似乎對南山豹的拳脚都頗有信心。

但白雲軒僅祇肩頭晃了晃，已將那一拳避開了。

在場衆人大奇，看上去，白雲軒似乎未曾動過一下，而南山豹封萬里却像着了邪似的，一拳竟然落了空。

南山豹封萬里不由大怒，尤其是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個臉如何丟得起？當下奮起神威，颼颼颼，一連十六拳，全是要命的絕着。

白雲軒有意賣弄，毫不在乎的，祇是肩頭連晃，又將那威勢赫赫的拳頭避開了。

「好！」南山豹封萬里這回存心拚命了，猛喝一聲，整個人陡地縱起，向前猛撲。

白雲軒右掌輕拍，南山豹封萬里似乎受了個千斤鐵錘猛擊，整個人往後飛了回來，往人堆中跌進去。

這一來，風雲堡中人才知道白雲軒武功極高，他們完全走了眼，但如今騎在虎背上，又不能就此罷手，銀槍少俠焦永年臉色大變，暗自一咬鋼牙，叱道：「大夥兒一齊上，給我殺了！」

十人也知道面臨生死關頭，再也不能講究什麼單打獨鬥的英雄好漢行爲了。

「很好！免得痳煩。」白雲軒微微一笑，在人堆中轉動，銀槍少俠焦永年一馬當先，手上銀槍如毒蛇出洞，又陰又狠，芙蓉仙子焦美儀的子母雙劍也是火候老到，其他幾人也是風雲堡中高手，合力出擊，其威力之大，當今武林中，能承受如此大力的，還沒有幾個。

白雲軒如入無人之境，縱橫自如，十名武林高手，像是一堆廢人，刀、劍、槍、戟，全變成廢物了。

十招過去，白雲軒一聲清嘯，右掌疾拍，一名高手應聲倒地。

「小心！」銀槍少俠焦永年知道白雲軒要施殺手，當下立刻提醒各人注意，而自己手中銀槍，則全力往對方身上招呼，可是，白雲軒却像一個有形無質的影子，明明一槍



刺中，却偏偏碰不到實質，這當然是對方閃避得太快了，所以才會令人有這樣的感覺。

砰砰砰，八人全部倒地，戰場上祇剩下焦氏兄妹兩人，白雲軒不知何緣故，任由兩人拚命舞槍弄劍，却不乘機下手。

足足有三百招，仍然是那樣拖着，襄陽雙英，漸漸明白白雲軒的用意，他想觀察焦家武功底細，兩人雖然明知，却偏偏也無法可想，銀槍少俠焦永年平時何等傲狂，今日竟然受此侮辱，愈想愈恨。

三十招又很快過去，襄陽雙英知道已經絕望，銀槍少俠焦永年羞忿難當，陡地掉轉槍頭，猛往自己心口戳去。

「何必如此！」白雲軒一伸手，即奪去銀槍，隨手在焦大公子的軟痳穴一戳。

剩下芙蓉仙子焦美儀，知道無法逃脫，將劍往地下一擲，束手待擒。

白雲軒雙手輕拍，後院走出幾人，正是寒山勝境的英雄人物，他們一言不發，首先將地上俘虜全部押往密室，再將場地打掃乾淨。

風雲堡處在風聲鶴唳之中，襄陽三英失踪，十多名得力高手不見影子，敵人尚未見出現。

天魔手焦義縱橫江湖，從未像今日這樣，大敗輸虧，恐怕還不止此，更大的災禍，祇怕就在眼前。

戒備！加强防守！另方面秘密寫了幾封信，派親信分送出去。

* * *

一切部署就緒，白雲軒獨自一人，來到了風雲堡前。

牆垣高聳，護莊河又寬又深，「風雲堡」三個金字，在陽光照映下，愈加顯得耀眼生輝。

白雲軒暗暗嘆息，名與利，害人不淺，天魔手焦義有財有勢，兩子一女，也長大成人，像他這樣的家業，也捲入江湖爭奪之中，從今以後，是禍是福，就看他自己怎樣做了。

這時候，有兩名守衞惡狠狠地走了過來，喝道：「呔！混賬小子，風雲堡前，也是你歇脚的地方嗎？快滾！」

白雲軒微微一笑，溫和道：「待會兒我告訴你們堡主，他自會處分你們兩人。」

「你……你是什麼人？」兩名守衞見白雲軒口氣大，說不定是堡主的什麼朋友，所以語氣上緩和了許多了。

「快去通告，祇說與他兒女有關係的人要見他，其餘的我自己會告訴他。」白雲軒笑道。

兩名守衞大驚，知道面前這人，是來挑戰的，立刻呼嘯連連，一面抽出單刀，全神戒備着。

白雲軒不再嚕嗦，緩步上前，兩手一伸，已將兩人手中的刀奪了過來，雙脚連環踢出，兩名守衞被踢得飛起，而且愈飛愈高，直落到城堡上。

兩名守衞簡直駭得昏過去了。

數十人一湧而出，當先一人，正是當年黑道有名的煞星——要命無常羅杰，後面的是太行雙霸、君山六義，以及淮陽十三魔等，這班人個個兇神惡煞般，別說人多勢衆，僅他們那種長相，那股煞氣，已足令人膽寒。

「殺！」要命無常羅杰，本是天生的殺手，祇要是他不喜歡的人，全部要殺。

太行雙霸、君山六義及淮陽十三魔，又何嘗不是好殺成性，別說有人煽風點火，在他們本人，一天不殺人，恐怕也要懨病了。

這一羣如狼似虎的殺手，圍住一個人，在任何武林人眼中看來，祇怕白雲軒十成已死去九成了。

沙沙沙，太行雙霸兄弟兩人，四隻脚在地上擦着，發出特別刺耳的聲音，令人聽來愈發覺得增强殺氣。

虎霸李吉、狠霸宣威，此時眼中祇有白雲軒，兩人仔細端詳着，看看由那裡開始下手。

待走到相距兩丈左右，虎霸李吉往前一撲，雙手合圍上去，狠霸宣威連望都不望，子母雙刀向前猛刺，這套聯手攻敵之法，兩人早已熟練了，任何武林高手，祇怕也不容易避過，更遑論普通武林人士。

但是，白雲軒這套身法，是天下最妙絕技，閃避敵人的攻擊，再容易不過。

颼颼颼，刀光如雪，拳風呼呼，太行雙霸空自白忙了半天，連對方的邊也沒有沾着。

敵人太多，像這樣拖延下去，別說過招，祇怕煩都煩死了。

白雲軒決定速戰速決，當下，再不退避，身形一旋，右手出掌，那樣快，那樣準，砰砰，太行雙霸變成了比翼雙飛鳥，跌倒在三丈開外，兩兄弟躺在地上，動彈不得，嘴角滲出絲絲鮮血，顯然是受了極重的內傷。

這一來，顯出了白雲軒的高强武功，在場衆人大出意料之外，微微一怔，隨即大怒，呼叫連連，一齊出手。

白雲軒自然早就準備好了，懶得再退讓，竟自先衝了上去，拳打脚踢，下手絲毫也不留情。

君山六義及淮陽十三魔，平生打鬥無數，從未碰到過像白雲軒這樣高的高手，他們自然不是貪生怕死之徒，雖明知對方武功高强，但仍然不顧一切，衝上前去。

砰砰砰，砰砰砰！白雲軒祇要

伸一下手，必然有一人飛出去，而且出手疾快，祇不過刹那之間，地上已倒了一大片，哼哼之聲不絕。

白雲軒輕輕拍了拍手，微笑道：「你們睡下來，舒服得多了，也安全多了。」

「哈哈……」風雲堡門口，一位氣勢威猛的老者出現，縱聲狂笑，似乎是在顯示他的精湛內功，笑聲中貫注了眞氣，鋪天蓋地的衝來，躺在地上這羣人，雖然武功基礎很好，但負傷之後，受了很大影響，所以此時聽來，已抵受不住，露出痛苦不堪之狀。

白雲軒祇冷冷的望住這位武林梟雄，一看他那不可一世的神態，果然確有其不凡之處，笑聲突停，天魔手焦義雙目中精光暴射，瞪視這位年輕高手，看看他究竟是何方神聖，竟然有此精湛的武功，這一瞪，不禁爲之震駭已極，尤其令天魔手焦義擔心的是，自己的子女尚在對方手中，今日之事相當棘手。

白雲軒也瞪目正視，絲毫不氣餒。

「很好！」天魔手焦義首先打破沉寂道：「閣下今日準備怎麼樣，請說個明白！」

白雲軒神色漸漸莊嚴起來，環視了地上衆人一眼，緩緩道：「自古以來邪不勝正，閣下近年來，也許受外力壓迫，所以我不會怪你，但今日白某人至誠奉勸閣下，就此退出事外，錦繡莊園，仍是你們愉快的天地，令郎、令嬡，想來也會同意我的話。」

天魔手焦義雖是當世之雄，天不怕，地不怕，但想到兒女受制於人，立刻氣餒，趕緊問道：「他們怎麼樣了？」

「我說過，祇要閣下能夠置身事外不理江湖事，一樣愉快生活，他們就會同你在一起。」白雲軒笑道。

天魔手焦義臉上露出痛苦之色，他此時有如鬥敗的公雞，垂頭喪氣，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態。

這時候，他內心正在衡量當前的處境，而白雲軒也知道目前的情景，相當難以處理，所以很耐心的等候答覆。

過了半晌，天魔手焦義緩緩的抬起頭來，望住白雲軒道：「以我的兒女作要脅，老夫固然屈服，那也不是內心願意，你敢與我比試武功嗎？」

「很好，閣下可以賭，事後保證你兒女平安無事，我們兩人可以用本身作賭，輸的一方服從贏的一方，這賭法公平吧！」白雲軒笑問道。

「就這樣說定吧！請！」天魔手焦義愉快的笑了，他似乎對自己的武功有很高的自信。

「强賓不奪主，自然是堡主先出招！」白雲軒這時亦收起了笑容，鄭重的禮讓對方。

「有僭！」天魔手焦義當仁不讓，先亮個門戶，雙手一搓一揉，右掌凌空劈下，當眞是疾如閃電，而且是勢沉力大，威勢赫赫。

白雲軒閃避這招，本是輕而易舉之事，但要贏得使對方口服心服，然後才好說話，所以當下白雲軒再不客氣，立即舉手出招，迎將上去。

「砰！」兩股雄渾掌力，內功眞氣相遇，發出聲沉而重大的響聲。

兩人半步未退，看上去不分勝負，白雲軒留下了兩成勁力未發，天魔手焦義却是全力以赴，因此在表面上，保持了勢均力敵之勢。

天魔手焦義數十年的內力修爲，以爲足以壓倒對方，那想到年紀輕輕的小伙子，竟然也有如此深厚的內力，這倒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了。

「好，再試一招吧！」天魔手焦義這次決定以看家本領取勝，自信必逞，所以首先打個招呼。

「請！」白雲軒何嘗不知道對方心底的想法，內心暗笑道：你這老兒試過之後，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天魔十八式，固然是武林絕響，但今天碰上了白某人，那却遇到了尅星，恐怕吃虧了。

風雲堡內衆高手，又面露喜色，他們知道堡主的天魔十八式變化莫測，是掌法中的絕學，當今武林還不容易找到對手，祇怕這年輕人要落敗了。

微一凝神，天魔手肩頭微晃，人已滑前三尺，雙手突然揮動，從三個不可能的角度擊出，颼颼颼，招式輕靈矯捷，果然變化無窮。

白雲軒並未還手，祇是上身微微晃動，天魔十八式，招式無功而退。

焦義一生與人過招無數，從未遇上今次這樣，竟然是像遇上了邪法，令人簡直不能置信。

白雲軒仍然是微笑而立，顯出絲毫不在乎之狀。

天魔手焦義深深吸了口氣，他決定要再試試，無論如何，也必要再切實的試試。

這回，他不敢魯莽，一招一式，從頭使來，而威力也愈來愈强，十招過去，天魔手招式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白雲軒那神奇的身法，也閃避得很好，未受絲毫損傷。

天魔手焦義全力施爲，而最後一招「地老天荒」，已在轉眼間發出。

那可眞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絕學，出掌的角度，勁力的運用，還有運掌人的功力，完全發揮了高度



的技巧與功能，天地間誰能擋得了它。

那等快法，似乎祇一眨眼，其實是七十二招滙合的力量，在呼吸間完成。

焦義本人憑藉天魔十八式，在江湖上混得「天魔手」這個萬兒，白手起家，開創風雲堡，可想而知，這套武林秘技，確有其不凡之處。

今日，天魔十八式更加威力絕倫，連最後一招「地老天荒」也使了出來，可是，白雲軒依然完整無缺，此時正笑哈哈的望住他。

天魔手焦義滿臉頽喪，慘然一聲道：「老朽輸了！」

「堡主亦未輸，天魔手威力奇大，小可拚命閃避，才倖免於難，今日總算開了眼界。」白雲軒道。

「少俠別在我臉上貼金，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老朽任憑處置就是了！」天魔手焦義俯首待決。

「堡主可否找個清靜的地方，我們詳細談談如何？」白雲軒緩緩的問道。

「請到老朽書房中來！」天魔手焦義說時，首先引路，往他的密室中走去。

白雲軒暗自慶幸，今日總算完成一件大事，也可以說是天下武林蒼生之福，當今江湖上，邪派勢力，完全掌握在笑面煞霍少庭及風塵殺手胡逸手中，正派人士根本無力抗衡，要想掃蕩羣寇，困難重重，實在不易。

風雲堡棄暗投明，加入正派，那是一步重大轉機，也可說是天意如此。

或者說，邪不勝正，陰差陽錯，才會有此結果。

白雲軒與天魔手焦義足足談了半天，才在半夜離開了風雲堡。

* * *

戰火一點，正邪兩派展開正邪全面戰鬥。

寒山勝境中高手，幾乎全下山去了。

程曉茵帶領十二人，首赴金陵，她知道這是風塵殺手胡逸的地盤。

華燈初上之時，金陵紙醉金迷的生活，已呈露燦爛的色彩。

逍遙賭場，是設備最豪華的銷金窩。

程曉茵與茅山鬼狐東門啓，鐵翅神鷹王冲三人昂然步入逍遙賭場。

三人氣派不凡，尤其是程曉茵，國姿天香，顧盼之間，流露出一種高貴風華。

賭場主管眼光何等銳利，迎將前去，打拱作揖，迎入七重天。

這裡面祇有八人在座，全是江南巨富，賭局已在進行中。

程曉茵的美貌，令得他們精神一振，上首一名五十上下的老者，突然哈哈笑道：「老夫今宵有幸，與美人一博，實屬人生快事。」

衆人一一介紹，然後繼續入局。

「依我看，」那老者又出聲道：「還是讓這位姑娘做莊，賭起來才過癮！」

「好極了！我們贊成！」衆豪客齊聲歡迎。

兩個時辰過去，程曉茵已贏了七十五萬兩銀子，八人已有的額頭見汗，賭注愈來愈大了。

「叭！」那老者用力一拍，放幾張銀票在面前，最上面的一張是二十萬兩。

「夠勁！小弟張德山也學學李兄，一注見輸贏，八十萬兩！」這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正是金陵的珠寶商，在他來說，銀子不當一回事！

其餘六人似乎也給感染了，紛紛皆下重注。

砌好牌，打好骰子，然後將牌發到各人手中去。

程曉茵叭的將牌翻開雙天及至尊，通殺！

一連幾次，全部通殺！

張德山啪的一聲一掌拍在桌子上，怒吼道：「有鬼，出老千！」

程曉茵冷冷道：「有什麼鬼？出什麼老千？你可曾看出來？」

「我不信有這樣的事，連殺七次，嘿，在金陵這裡，想騙我張德山的銀子，祇怕沒有這樣容易，乖乖的將銀子吐出來，否則，祇怕妳小妞子走不出去！」

「既然這樣說，我要告辭了！」程曉茵緩緩站起，慢條斯理的將銀票包好。

張德山伸手就搶，其餘七人也圍了上去。

程曉茵一見這傢伙竟然練有鷹爪功，當下也不敢怠慢，右手微拂，指尖劃向對方的脈門。

「哦！原來武功也不錯嘛！」張德山哈哈一笑，雙腿倏彈，竟是北派彈腿。

程曉茵纖指點出，一股勁風襲向對方，張德山腿上筋脈一麻，整個人推金山，倒玉柱，「轟」一聲，將兩張椅子撞翻。

這一來，衆人才知道程曉茵具有一身高强武功，不由怒喝連連，圍將上來，竟然是個羣毆的局面。

程曉茵也不客氣，下手更辣，砰砰之聲不絕，這八人也有一身武功，而且是逍遙賭場的管事，往常外來的「羊牯」全在他們聯手之下，紛紛敗退，今天想不到給程曉茵殺得片甲不留，他們如何不恨！

程曉茵祇二十招，八人全躺了下去。

茅山鬼狐東門啓及鐵翅神鷹王沖，也大打出手，將名貴的古董及所有上好的傢俬，拚命的破壞。

逍遙賭場被徹底的搗毀了，程曉茵等三人意猶未足，最後還放了一把火，將這賭場燒得乾乾淨淨。

金陵所有賭場、妓院及有關的酒樓，幾日內全部遭到重大破壞。

幾日之後，所有去破壞的人突然消聲匿跡，失去踪影，這事在江湖上掀起了驚天巨浪。

笑面煞霍少庭及風塵殺手胡逸，全趕到風雲堡去。長江一帶，紛紛傳來被破壞的訊息。

「他們究竟是什麼人，當今武林中有何傑出的高手出現，看情況，這班人是專與我們作對的了！」笑面煞霍少庭道。

「不錯，在金陵一帶，由一名少女帶頭，她的武功雖然高强，我們還不放在眼內。」風塵殺手胡逸道，略爲停頓，又繼續道：「祇是另一個少年，身手更高，武功簡直深不可測，才是我們的心腹大患！」

笑面煞霍少庭沉思了片刻，毅然道：「派出偵騎，尋訪這一男一女的下落，然後聚而殲滅之！」

「現在祇有師兄這法子才行得通！」風塵殺手胡逸沉默了半天才回答道。

突然，一名守衞匆匆跑入，跪下報告：「堡外有人下戰書，等候回音。」

笑面煞霍少庭精神一振，喝道：「傳他進來！」

片刻之後，一名青年人步入風雲堡大廳，這年輕人不是別個，赫然是白雲軒。

「戰書呢？」笑面煞霍少庭問。

「噢！在下奉命口頭傳達，十日後，在風雲渡決戰，黑白兩道生死存亡，成王敗寇，當着天下英雄面前，來個明白了斷。」白雲軒莊重的道。

「很好，我也想這樣辦。」笑面煞霍少庭也答應着道。

「我們依期赴約會！」風塵殺手胡逸大聲的答道。

「如此，在下回報主人，依時決戰！」白雲軒說時，轉身往門外走去。

「慢來！」風塵殺手胡逸騰身而起，伸手扣住白雲軒手腕，雙目露出妖異之色。

白雲軒祇覺得內力源源流出，不由大驚，他臨危不亂，放鬆力道，絲毫不運勁，這才遏止內力流出。

「老二，放他走吧！」笑面煞霍少庭在上面緩緩道。

「好！我不過試試他吧了，原來祇是個普通人，留他一條狗命吧！」風塵殺手胡逸一笑放開了手。

白雲軒一回到寒山勝境，與程曉茵等商議，這師兄弟二人果然承受了老魔陰毒邪門武功，這吸罡大法，更屬邪門，祇要碰到身體，你的內力就要源源不絕被吸光爲止，除非你能放鬆一切，不施勁力，但習武之人，對敵之時，自然會用勁，所以與他們對敵，必須另謀對策。

三日後，白雲軒已有了決定，領着二十人匆匆走出，直到決戰前一日，才回到寒山勝境。

當晚，衆人召開會議，決定明日應付步驟。

燦爛陽光照遍羣山，雲霧也漸漸消散。

風雲渡四周山峯，人山人海，九大門派高手，與寒山勝境的羣雄，集在左方，黑道英雄，以笑面煞霍少庭及風塵殺手胡逸二人帶領，集於右方。

午時三刻，白雲軒獨自一人走上風雲渡。

笑面煞霍少庭及風塵殺手胡逸，也雙雙走了出來。

「殺！」風塵殺手胡逸一見面就動手，他恨透了白雲軒，日前在風雲堡被戲弄還不說，而大江南北的地盤又都遭他破壞，今日正好殺之洩憤。

颼颼颼，掌影如山，勁氣激蕩，招式陰狠毒辣，果然不同凡響。

白雲軒施出絕世身法，從容應付，風塵殺手胡逸空有絕技，竟自空忙。

笑面煞霍少庭神色疾變，顧不得那樣多，也衝上去動手。

但是白雲軒這套身法實在高妙，任他們兩人用盡了吃奶之力，也沾不到了邊。

「施展寒陰掌！」笑面煞霍少庭突然的叫道。

「好！」風塵殺手胡逸應聲後，兩人並未進迫，祇在外圍轉動，他們手掌突然放出絲絲黑氣。

白雲軒知道有毒，立刻閉住呼吸，仍然與他們遊鬥，祇不過片刻，手脚感到一陣痲痹。

他不由大驚，老魔頭留傳下來的陰毒邪門功夫，果然不同凡響，當下祇好咬緊牙根，從懷中掏出一顆火紅小丸，猛向地面上投去。

「轟」一聲猛烈爆炸，地動山搖，風雲渡整個山頂給炸成平地。

戰場上的三人也消失了。

他們知道白雲軒拚着同歸於盡，也要消滅這武林中的禍害，他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保得了白道的實力，這等仁心俠骨，忠義精神，可以驚天地，泣鬼神！

青山綠水之中，白雲軒之忠烈英魂，大概也心滿意足地在微笑了！

（完）



新派俠情倫理恩仇錄／麥中豪・文　可飛・圖

# 鐵漢嬌娃

**上文提要：** 鐵中錚因父仇未報，怕延誤季家婚事，到洛河鎭向季秋霞退婚，然後去開封和裴長華約會，路上又遇到金陵武林世家的藍嘯吟，結爲知交，約定到開封相見。季秋霞探知鐵中錚的苦衷，追踪至開封，說明不願退婚，願意併肩復仇。藍嘯吟到開封找岳父呂朝陽，才知鐵中錚要找他岳父報仇，但岳父說話模稜兩可，使藍嘯吟無法証實呂朝陽有否殺害鐵中錚的父親……

誤殺丈人消仇怨　燭台流淚續姻緣

藍嘯吟回到了「朝陽居」之時，正值上燈。

只看見一個小僮迎上來低聲稟道：「老爺和小姐正在花廳等候姑爺回來吃晚飯啦！」

藍嘯吟疾步趕到花廳，果見酒菜擺了一桌，呂朝陽和呂桂蘭二人坐在一邊喝着茶。

呂朝陽一見他跨進花廳，就笑逐顏開地叫道：「回來了！回來了！桂蘭可急壞了啦！」

藍嘯吟輕描淡寫地道：「沒有事！」

呂桂蘭走過去，柔情萬般地爲他解下腰間的長劍，掛在壁上，然後埋怨地說道：「你這個人性子很强，人家留在那兒陪陪你，你又不願意，教我好不放心的。」

「好啦，這不是回來了嗎？」呂朝陽打着哈哈。「來！吃飯！吃飯！」

上了飯桌，藍嘯吟循例敬了呂朝陽一杯酒，然後又和呂桂蘭對飲了一杯，這才開口說道：「桂蘭，我要問你一句話。」

「甚麼話？」

「你可說實話。」

「我還用得着騙你嗎？」

「你手下到底有幾個缺了一隻耳的人？」

「九個，」呂桂蘭笑瞇瞇地說道：「啊？是季家那丫頭向你告狀了嗎？」

「果然是你派人去冒充鐵中錚找上季家的。」

「嗳！」呂桂蘭得意洋洋地點着頭，道：「這是一個妙絕之計，想不到他們沒有上當。」

「你用意何在？」

「先去了九個假的，等眞的去時，季丫頭也會以眞作假，兩人刀劍相向，這豈不是兩敗俱傷？不知怎麼回事，兩人竟然沒有上當！」

呂朝陽似看出藍嘯吟有不悅之意，連忙打岔道：「別說這些了……方才桂蘭說，你要管這事，不知了斷了沒有。」

「我剛才要向鐵中錚要憑據，他說鐵證如山。」

「噢！」呂朝陽流露出驚異之色。「他有甚麼鐵證？給你看了嗎？」

藍嘯吟搖搖頭道：「沒有，他說要見到人時才拿出憑據！」

呂朝陽冷笑一聲道：「嘿嘿，這是他的詭計，想騙我上他的圈套。」

「小婿也想到這點，所以約他今晚三更來此相見。」

「那小子答應了？」

「他說準時到。」

「哈哈！」呂朝陽發出一連串笑聲：「那小子好大的狗膽，竟敢如約而來，就算他是一塊鐵，我也做

好熔爐鐵爐啦！」

藍嘯吟不禁一怔，試探性地問：「丈人……你打算……」

呂朝陽流露出一絲詭詐的神色，壓低了聲音地說道：「老實告訴賢婿吧！進門之處，我埋伏了將近一百名弓箭手，這是第一關，正廳中裡還埋伏了弓弩手，箭矢俱淬以劇毒，見血封喉，這是第二關，第三關嘛——就在這花廳，他絕對逃不了！」

藍嘯吟心中老大不悅，但是他却不便當面去頂撞呂朝陽，只得緊皺眉頭說道：「回稟丈人，小婿邀約鐵中錚來此之時，他曾提及埋伏之事，小婿拍胸脯擔保……」

不待他說完，呂朝陽就沉下臉來說道：「以賢婿之意，放棄這些埋伏不用？」

「以丈人之名，用如此衆多之武力去對付一個後生晚輩，豈不令人恥笑？」

呂朝陽沉聲道：「賢婿是說我以衆欺寡，恃强凌弱了？」

「小婿並無此意！」

「那麼，是要我和那小子一對一地比幾招了？」

藍嘯吟語氣强硬地道：「丈人容稟，小婿已是答應了鐵中錚，教他放膽而來，絕無埋伏，如果以埋伏對之，傳揚出去，非但丈人半生英名全休，即使我金陵藍家……」

「住口！」呂桂蘭突然發出了一聲嬌叱。

藍嘯吟轉過身去，冷冷地問道：「姑娘有何見教？」

「我看出你是存心幫助那姓鐵和季家那丫頭的。」

「你是猜疑嗎？」

「我有憑據！」

「憑據？我倒要看看。」

「本來我不想傷害你，可是事到如今，我也只得說出來，你和那季丫頭有染！」

「桂蘭，你胡說！」

「看看這是甚麼？」

「鏘」地一聲，一根銀簪丟在桌面上，就是藍嘯吟在野店收起的那一根銀簪子，刻着一個精巧的「季」字。

藍嘯吟知道她是出於誤會，連忙解釋道：「桂蘭，你聽我說！」

呂桂蘭眼淚滂沱地道：「用不着解釋，你如果和季家丫頭沒有特殊關係，她絕不能將頭上的簪子拔下來給你的！」

「桂蘭，東西的確是她，但……」

呂桂蘭瘋狂地叫道：「我不要聽，我不要聽，這是你和季家丫頭定情之物，你休想抵賴！」

藍嘯吟轉對呂朝陽道：「丈人，請你主持公道！」

呂朝陽氣咻咻地道：「家賊最難防，原來你和外人聯合起來對付我，我倒要問問你父親了。」

藍嘯吟叫道：「這天大的冤枉！」

呂朝陽把袖一甩，忿然道：「有贓有證，你還有甚麼話可說？」

藍嘯吟離座而起，不愉快地說道：「既不蒙丈人見諒，小婿也不願留此，小婿告辭了，即回金陵，若有得罪之處，容後領責。」

「慢走！」呂桂蘭橫身攔住他的去路。「你回金陵是假，想去和鐵中錚通風報信是眞！」

「姑娘要如此說，我也無法解釋。」

「我却有辦法，三更以後再走！」

「如果我現在就走呢？」

呂朝陽冷冷插口道：「除非你公然和我動手，現在我還是你的岳父，你是藍家子弟，諒必還不敢公然犯上吧！」

藍嘯吟不禁發楞了，自然也不能和呂朝陽公然動手，在他猶豫之際，呂朝陽却大喝一聲道：「左右！給我拿下帶到小姐房裡去，在三更以前，不准他擅離開半步！」

* * *

梆聲敲起三更，夜漸深沉，在呂桂蘭的綉閣上，燈火高燒，人影孤單，那是在燈下焦灼的藍嘯吟。

區區幾個武士根本攔不住他，他隨時可以破門而出，雖然呂桂蘭似是早有預謀，不着痕跡地解去他的長劍，但是憑着他赤手空拳，十個八個也無法困得住他，可是，他能這樣做嗎？

金陵藍家的家規極嚴，絕不容許他犯此行爲，只要藍嘯吟一逞强動武，關於那根銀簪所引起的誤會將百口莫辯，自己受屈事小，損害了季秋霞的名節，那就關係大了。

藍嘯吟不願平白背上一個忤逆犯上的罪名，也不願背上一個背信不義的名，如今唯一的希望，就是，但願呂朝陽千方百計設下的埋伏陷阱難不倒鐵中錚，不過，這種希望却非常之渺小，因此每一响梆聲像是敲擊在他的心坎上，呂桂蘭的綉閣也變成了愁城。

房門輕啟，呂桂蘭含笑走了進來，手裡端一個托盤，上面放着一碗熱氣騰騰的蓮子茶，外加一小碟精緻的點心，她將托盤放在茶几上，低聲道：「嘯吟哥，吃一點夜點吧！」

「桂蘭！」藍嘯吟沉着臉道：「我現在根本就食不下嚥，關於那根銀簪的事，你能不能聽我解釋一下。」

「過去的事算啦，男人家勾三搭四，拈花惹草是免不了的事情，我的心量大，不會和你計較，倒是爸爸他老人家很生氣，你也不用解釋，只要你老老實實就在這裡，漫天風雪也就散了！」



「這是甚麼話，事情好像被你們認定了，我受點冤枉倒是小事，人家季姑娘的名節事大。」

「喲！人家季姑娘的名節又與你有甚麼相干？老實告訴你，她也不是甚麼正經貨，和鐵中錚雖有婚約，却未行婚禮，兩個人下午就在『萬壽賓館』的上房裡……唉！我眞不好意思說出口，也只有那個鐵中錚傻小子，鮮花早被別人採了，他還不知情呢？」

藍嘯吟氣憤塡膺，不完全是爲了呂桂蘭在糟塌季秋霞，他眞想不到自己未來的嬌妻竟然說得出這種下流話來，不禁沉叱道：「桂蘭！不許胡說！」

呂桂蘭冷笑了一聲道：「哼！說她讓你心痛了是不是？」

「你簡直是胡鬧。」

「一點也不胡鬧，就憑那根銀簪，走到天下任何地方，找任何人去評理，你和季家丫頭，也逃不過私下偷情的罪名！」

藍嘯吟知道一時難以辯解，只得緩和了語氣說道：「桂蘭，我們雖未成禮，也算夫妻，妳難道一點夫妻之情也不念了？」

呂桂蘭冷笑着說道：「若無夫妻之情，我會三更半夜爲你親自送來茶點嗎？」

「哼！妳不過是要來探察我的動靜罷了。」

「那倒沒有這必要，諒你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妳說我不敢？」

「不錯，你不敢。」

「別太小看人，我藍嘯吟被逼急了，什麼事情都作得出。」

「那你就試試好了，只要你跨出此屋一步，不但是我們呂家的逆婿，也成了你們藍家的逆子，諒你必知道這一層利害關係。」

藍嘯吟心中不禁一楞，她知道自己不會這樣做，於是又改了語氣道：「桂蘭，妳願意眼看着我做一個背信無義的人嗎？」

「什麼叫做背信無義？」

「我答應過鐵中錚。」

「別傻！」呂桂蘭的雙眼又射出了柔情之光。「這件事情很快就過去了，想想我們要過一輩子，再想想藍、呂兩家爲通家之好……」

「別說了！別說了！」他低吼着。

「你脾氣眞大，我走了，蓮子茶趁熱吃了吧！」

藍嘯吟眞是心亂如蔴，如坐針氈，他的定力不弱，可是他怎麼也定不下紊亂的心情。

梆聲一遍一遍地敲過，藍嘯吟吁嘆了一聲，背信無義之名似乎已無法推脫了。

* * *

當第三更鼓响的時候，鐵中錚準時來到了「朝陽居」。

他非但不准季秋霞同來，甚至連「嫦娥嬋娟」四婢也不准同行。

他站在寂靜的階前，手叩銅環，敲了三下，角門打開了。一個中年漢子走出來，輕聲問道：「幹什麼？」

「在下鐵中錚，前來拜見貴主人。」

「哦！原來是鐵公子，請進！我家主人在正廳恭候。」

鐵中錚毫不遲疑地從角門而進，朝向燈火輝煌的正廳走去。

進入大廳，裡面空蕩蕩無一個人，在鐵中錚的預算中，藍嘯吟必定在大門之處等他。他走到了正廳仍未見到藍嘯吟，他不禁覺得事有蹊蹺了。

藍嘯吟會設計陷害他嗎？應該是絕不可能的事，那知他一念未已，「颼颼」連聲，如蝗雨般的箭矢自三面蜎集射來。

鐵中錚再不恪守「不見仇人不拔刀」的誓言了，現在已入「朝陽居」，不斷呂朝陽的人頭他是不回頭的，於是，寒光一閃，「鎮山刀」拔出刀鞘，舞得風雨不透，那些箭却一支也射不到他身上。

箭矢從三面而來，故意留下去路，分明是想引誘鐵中錚而行，鐵中錚早已抱定必死之心，並不在乎。

一面前竄，一面大叫道：「呂朝陽快出來相見！」

大廳與花廳祇隔一條花廊，鐵中錚一出大廳，就看見一個銀鬚飄胸的老頭子在一張八仙桌前望着他直笑。

鐵中錚一縱身進了花廳，高呼道：「你可是呂朝陽？」

那銀鬚老頭子點點頭說道：「正是老夫。」

「好！」鐵中錚向前走了幾步，留心地察看四週，同時沉聲說道：「五年前的一筆舊債，今天該清償了。」

呂朝陽哈哈大笑道：「好一個不知死活的小娃兒……」話聲未落「鏘」地一聲响，一個鐵籠子自屋頂落下，將鐵中錚罩住了。

鐵中錚心頭大駭，連忙揮刀劈去。「鎮山刀」雖然削鐵如泥，無奈那一根根的鐵柱粗如人臂，休想砍得動，而且鐵籠之內方圓甚窄，甚難揮刀使勁，鐵中錚劈了幾刀，就頹然地罷手向呂朝陽怒目而視。

「哈哈……」呂朝陽一陣狂笑，道：「知道厲害了吧！」

鐵中錚狂叫道：「叫藍嘯吟出來說話。」

這時，呂桂蘭突然出現，揚聲道：「藍公子不會見你。」

鐵中錚沉聲道：「在下太信人，以致落入陷阱，請藍嘯吟出來說句話，在下雖死無憾。」

「哼！」呂桂蘭冷笑一聲說道：「他巴不得你姓鐵的早死！」

「我却不信。」

「姓鐵的，我呂姑娘若說出個中原因，只怕你要當場自絕，還是不說的好。」

「放心，我鐵中錚父仇未報，不會一死了之的。」

「那我就說了……」說到這裡，呂桂蘭故意一頓，然後一字字鏗鏘有聲地說道：「你那位嬌妻和藍嘯吟有染。」

「胡說！」鐵中錚不禁狂叱一聲，同時揮刀猛砍，雖然鐵柱上留下不少深達寸許的刀痕，却依然牢不可破。

呂桂蘭待他由狂怒漸趨平靜後，方才冷笑道：「姑娘我一點也沒有胡說，看吧！這就是你那嬌妻送給嘯吟的訂情表記！」

鐵中錚在季家大院初見季秋霞時就留心她的頭飾，當然也看見過她插在髮髻上的銀簪，和現在拿在呂桂蘭手中的那根銀簪一模一樣，而且簪柄上的一個「季」字，刻得非常精巧的。

「妳……一定是從那裡偷來的。」鐵中錚喃喃地說着道，他無論如何也不信季秋霞和藍嘯吟有私情。

呂桂蘭冷聲道：「插在你那嬌妻頭上的東西我也能偷來的嗎？你未免也太小看她了。」

「那……」

「這是我從藍嘯吟的袖袋中搜出來的，而且藍嘯吟已經承認這原是季秋霞之物。」

鐵中錚張口欲言，可是他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他不相信季秋霞有這種行爲，但他也想不透這支銀簪怎麼到藍嘯吟手中去的。

只怪季秋霞在叙述途中經過之時，未曾提到此事。其實，她根本已將拔下銀簪充酒飯錢的事情忘記了。

這時，呂朝陽在一旁召喚道：「蘭兒！妳過來！」

呂桂蘭走到他的面前低聲問道：「什麼事？」

「去召弓弩手來，先將這小子解決了吧！」

「爹，目前還殺他不得。」

「爲什麼？」呂朝陽顯然對她女兒的話有些奇怪。

「殺了一個鐵中錚，還有一個季秋霞，斬草不除根，春後必發芽。」

呂朝陽低聲接口問道：「我懂了，一個失陷，另一個必定前來搭救，到時就來個一網打盡，哈哈，眞是我的好女兒，那麼，傳令下去，多派幾個高手把守花廳。」

「不！只要暗中埋伏就行了。」

「哦！蘭兒，嘯吟眞會和季家丫頭有染嗎？」

呂桂蘭搖搖頭道：「那倒不可能……」

「豈不是冤枉嘯吟了？」

「爹！」呂桂蘭神情諂媚地嬌笑地說道：「這完全是爲了你老人家着想啊！嘯吟太死心眼了，又是什麼家聲，又是什麼江湖道義，要不是用這根銀簪子制住他，鐵中錚那小子還沒有那麼容易就進牢籠啦。」

呂朝陽皺起眉頭道：「妳的想法固然不錯，可是太傷了嘯吟的顏面，你們兩小口子將來如何相處呢？」

呂桂蘭冷聲道：「哼！我也沒有完全冤枉他，他袖中放着一根姑娘家的銀簪子，還會安什麼好心眼嗎？這件事我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的。」

父女倆說到此處，一齊退出花廳。一個小僮手持綁在竹竿上的扇子，煽熄了所有的燈火。

鐵中錚想知道呂氏父女在談論什麼，無奈他們離得太遠，說話的聲音又太低，因此無法得悉他們談話的內容，不過，他心頭明白，自己已落入陷阱，對方沒有進一步的行動，這顯然不是好兆頭。

呂桂蘭送她父親入房安歇後，匆匆回到自己的綉樓，笑逐顏開地道：「嘯吟哥，眞委屈你了，現在可以回房睡覺啦！」

藍嘯吟氣咻咻地道：「想必鐵中錚已然遭遇到你們的毒手了。」

「哼！想不到你會爲我們的對頭擔心，不過，請你大放寬心地睡覺去吧！鐵中錚既然懷疑我爹是謀害他父親的兇手，就不會相信呂家東床快婿所說的話，告訴你，鐵中錚沒有來。」

「他沒有來？」

「嗯！幸虧你一直躭在這兒，不然爹還會懷疑你去通風報訊哩！」

藍嘯吟喟然道：「桂蘭，想不到妳眼小如豆，胸窄如……」

「什麼，你說我眼小如豆！當然囉！季家丫頭那雙眼睛又大又亮，所以才使你迷掉了魂魄了。」

「妳要不要聽我解釋？」

「憑據在手，所有解釋都是多餘的。」

「好！那麼我什麼也不說了。」

藍嘯吟說罷，氣呼呼離開房而去了。以他的個性，連夜就要離開「朝陽居」，回到金陵稟報雙親着人來退掉這件婚事。可是鐵中錚這件事情還沒有完，而且那根銀簪子的事影響到秋霞的名節，他必須强忍怒火再在「朝陽居」中住上幾天。



他離開呂桂蘭的綉樓，並未直接回他那間西跨院的客房，却向前院走來，孰料剛出月門，就讓兩個跨刀的大漢攔住了。

其中一個恭恭敬敬地說道：「回藍姑爺的話，老爺有令，今晚任何人都不許四處走動，請姑爺回房安歇吧！」

藍嘯吟不禁一愕，凝聲問道：「連我也要受限制麼？」

「嘿嘿，即使小姐也不例外。」

藍嘯吟不願鬧出一場軒然大波，就向內院中走去。

突然見到一個疾快的影子踰墻而出，這在一刹那，他不禁恍然大悟。

* * *

打從鐵中錚離去後，季秋霞就一直心神不安，她雖然表面鎭定地打發四婢回房休息，而她自己却靠在榻上心煩意躁，一刻二刻也定不下來。

她好幾次想到「朝陽居」去看個究竟，終於又忍住了，她想到鐵中錚的吩咐，是不敢有絲毫的妄動。

但是，站在門外的人不是她所期待的鐵中錚，而是呂桂蘭。

季秋霞喜悅的心情冷靜了下來後，身形一退，拔出雙劍，輕叱道：「妳來幹什麼？」

呂桂蘭含笑跨進門檻，反手關上房門，和顏悅色地說道：「季姑娘，收起劍來吧！我只來了一個人，不過是想和妳談談而已！」

季秋霞見對方神態輕鬆，不免動疑，忙喝問道：「你們將鐵中錚怎麼樣？」

「何必那樣擔心？有藍相公保駕，妳的中錚哥還吃得了虧嗎？」

季秋霞稍稍放下了懸心，認爲藍嘯吟爲人正派，可以信賴，因此還劍入鞘，冷冷問道：「說吧！要和我談什麼事？」

呂桂蘭面色一寒，沉聲道：「姓季的，妳想要幾個男人？」

「這……這是什麼話？」

「妳心中有數。」

季秋霞不禁咬牙切齒地道：「瘋丫頭，妳今天若不將話給我說清楚，妳休想走出這間屋子。」

「我既然來了，就是爲了要把話說清楚。」

「那就說吧！」

「哼！有個姓鐵的還不夠，又要搶藍相公，妳得弄清楚，他是我的人！」

「有憑據嗎？」

「看！」呂桂蘭緩緩攤開右手，掌心中放着一支雪亮的銀簪。「這是妳頭上的飾物，怎會到了藍相公的懷中？訂情表記都有了，妳還想狡賴嗎？」

季秋霞看見銀簪及前情，知道呂桂蘭是誤會了，於是，私心坦然、理直氣壯地道：「爲什麼不問問藍相公，這支銀簪是從何而來？」

「他說從妳處來。」

「簪子的確是我的，難道藍公子不會說明這支銀簪子如何落到他手裡的麼？」

「涉及男女私情，他未必說得出口，不過他已默認這支銀簪子是妳送給他的訂情表記。」

季秋霞柳眉突地一豎，冷叱道：「藍公子默認了，待姑娘我去問問他。」

正好中了呂桂蘭的心意，她故意冷笑道：「如果問心無愧，妳就該三頭六面地將事情的始末說個清楚。」

「不！」季秋霞祇向前跨了半步，又將脚縮了回來。「我看是妳在要什麼詭計吧？」

「哼！妳也太膽小了。」

「大概鐵中錚已入了你們圈套，現在又來誑我前去，想一網打盡，對吧？」

「老實告訴妳吧！妳的中錚哥現在已明白他父親並非是我爹謀害的，不過是受別人的挑撥。」

「那麼，他爲什麼不回來？」

「這妳還不明白嗎？就是因爲這根銀簪子，使妳的中錚哥都對藍相公引起了誤會，要找他拚命，現在就看妳如何的解釋這誤會了。」

對於呂桂蘭的話，季秋霞是半信半疑，她却沒有什麼顧忌，呂桂蘭說的是眞話，她該去。若說的是假話，她更該走。呂桂蘭所以要來找她，必定是鐵中錚遭遇不測了。

因此，她略作思索後就點點頭道：「好！請先走一步，我隨後就到。」

「和我一起去不好嗎？」

「不！妳先回去吧！」

「那麼我就先走了，快些來喲！」

呂桂蘭走後，「嫦娥嬋娟」四婢立刻湧進房來，原來談話之聲驚動了她們，暗暗起來在外戒備，一時七嘴八舌地說道：「姑娘，去不得啊！一定是那鬼丫頭的詭計。」

季秋霞十分鎭定地道：「去不得也要去。」

「去不得！」一聲低叱起自屋外，緊接着一個人影竄了進來，原來是藍嘯吟，他一進門就揮手示意道：「留下一個人，其餘三個人趕快到外面去戒備，有人來就設法攔住，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曾經來過此地。」

藍嘯吟說得情急，四婢却一點也沒有動，她們紛紛以目光望着季秋霞，等她下令。

藍嘯吟的出現，已證明呂桂蘭所說的鐵中錚要和藍嘯吟拚死的話是假的，於是，季秋霞毫不猶豫地向四婢點點頭。

四婢見到主人有所表示，留下最小的小娟之外，其餘三人疾速地出房而去。待房門關妥，季秋霞才疾聲問：「藍公子，是怎麼回事？」

藍嘯吟歉然道：「在下該死，鐵兄恐怕已入圈套。」

「什麼？」季秋霞不禁大吃一驚，這話出自藍嘯吟之口，怎令她不驚？

「在下原以爲很有把握，眞是想不到……」接着，藍嘯吟就將他的遭遇述說了一遍。

季秋霞聽完之後，問道：「藍公子怎能肯定中錚哥尚未喪生？」

「在下是作如此猜想，如果中錚兄萬一不幸喪生，在下只有一死謝罪了。」

「那倒不敢。」

「季姑娘難道對在下不敢信任？」

「出身金陵世家之人，諒不敢作出不義之事，不過，呂朝陽畢竟是藍公子的岳丈，權衡輕重利害取其輕，事關切身利害，藍公子自然有所取捨了。」

藍嘯吟喟嘆道：「這門親事是必然告吹的，我藍嘯吟絕不可能娶那種不明是非的女人爲妻，在未言明退婚之事，呂朝陽仍爲在下尊長，所以在下尚不便公然與之頂撞，而鐵兄又……」

季秋霞一擺手道：「藍公子不必說下去了，萍水相逢，蒙相助已是感激不盡，又怎能使公子陷於兩難之境，設若公子答允置身事外，不予插手，就已經……」

「不行！」藍嘯吟低吼了一聲道：「雖然無在下之約，鐵中錚兄也將闖入『朝陽居』，但是今晚之事，却責在我身，豈能就此不管？」

「那麼，以公子之意？」

「要看姑娘是否信任我。」

季秋霞不禁猶豫了，以他和呂朝陽的關係，實在未敢信他，以他的談吐、家世，足可信賴。

藍嘯吟見她沉吟不語，又道：「姑娘如不見信，在下可以對天盟誓。」

「不必了，妾身信賴公子。」

「那麼，請姑娘按照在下的意思去做……」接着，藍嘯吟低聲細說出了他的計劃。

季秋霞默默點頭，既信就不疑，她只有按照藍嘯吟的安排去做了。

梆鼓已經敲到了四更三點，眼看天色就要發亮了。

在正廳中徘徊不止的呂桂蘭不免有點發急了！她回來已將近過半個更次，怎麼季秋霞還沒有來呢？正在這個時候，一個門子來報道：「稟姑娘，北大街『萬壽賓館』的店家求見，說有要事。」

呂桂蘭不禁一怔，連忙揮手道：「快教他進來。」不一刻，那門子帶着店家進來了，呂桂蘭搶先問道：「什麼事？」

「嘿嘿，西廂房的季姑娘要小人送一封書信前來，說要面交呂姑娘。」

店家一面說，一面就自懷中取出一個桑皮紙的封套，雙手遞了過去。

呂桂蘭接信在手，看都沒看一眼，復又問道：「季姑娘的人呢？」

「走了，說要回洛河。」

走了？呂桂蘭絕對不信，不過店家也不會知道季秋霞的去處，於是揮手道：「你走吧！」

呂桂蘭忙不迭地撕開封套，抽出內箋，只見上面寫道：「呂桂蘭，任妳伶牙俐齒，詭計多端，也難逃本姑娘一對慧眼，本姑娘情知鐵公子已誤入爾等之陷阱。三日爲期，本姑娘當前來營救，倘若不敵，願與鐵公子作同命鴛鴦，死而無憾，如果三日之期未滿，爾等就將鐵公子殺害，本姑娘就要火燒『朝陽居』，將爾父女二人碎屍萬段，特先示意，休道言之不預也。季秋霞啓」

只氣得呂桂蘭幾乎將銀牙咬碎，突然她腦中靈光一現，連忙低聲向左右吩咐道：「來人，快傳西跨院雜務小廝前來問話。」

不一會，一個小僮被帶來了，呂桂蘭問道：「姑爺可在房中安睡？」

「在啊！」

「他什麼時候回房的？」

那小僮想了一想，道：「小的侍候姑爺安歇後，聽見梆鼓响起了三更三點。」

「去吧！」呂桂蘭揮了揮手，她原本以爲藍嘯吟趁隙去向季秋霞通風報信的，看來她又想錯了。

這時一個婢女過來說道：「姑娘，天已亮了，妳該歇啦！」

「嗯！」呂桂蘭點了點頭，然後向身邊一個漢子吩咐道：「記住，給花廳那小子送飲食，讓他多活三天。」

* * *

清晨，「朝陽居」裡裡外外顯得很清靜，平常那些天一亮就練武的人也不見了。這證明藍嘯吟的判斷沒有錯，鐵中錚一定還活着，看守一具屍體是用不着那麼費勁的。

藍嘯吟小睡片刻，即已顯得精神煥發，昨晚他要了一個小小的手法，安歇熄燈後，復又整衣而起，穿窗越墻而去，憑他的身法，一般人恐怕連影子也看不見了。

此刻，他正默然凭窗遠眺，突然看見一個小僮，提着食藍自厨下走出來，心中不禁一動，連忙抓起案上的筆在一張紙上振臂疾書，寫罷，又將所寫的紙條捏成一個小團



，剛好，那小僮提藍經過窗口。藍嘯吟叫道：「喂！那飯菜是送給誰的？」

小僮期期艾艾地回道：「送……到花廳去，不知……是給誰吃。」

藍嘯吟低頭一看，藍中一碗米飯，四色小菜，不好不壞，他心裡有數，這必然是送給鐵中錚吃的，目下還要用鐵中錚釣季秋霞這條魚，自然不能餓死他，藍嘯吟想到這裡，一擺手道：「走吧！」

其實，他一擺手之際，已然施展出隔空打穴手法，將手中的紙團，打進了那碗米飯之中。

小僮走後，藍嘯吟又感到有點後悔。萬一鐵中錚憤而不食，原物帶回，那張字條就有被發覺之可能，因此，他一直候在窗前。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小僮去而復返。在很遠的地方藍嘯吟就發覺碗碟已空，鐵中錚倒不是一個固執的人，若是自己，也會吃下這些飯菜的，人在困中，若想兎脫，精力是需要保持的。

那麼，鐵中錚已經看到了他寫的那張小箋了，這不禁使藍嘯吟吁了一口氣。

藍嘯吟目光非常銳利，那小僮由窗前而過之際，他就發現那隻盛米飯的大碗外面有字，字跡以刀尖刻劃出來的，字跡很小，刻劃也很輕，一般很難發覺。於是他連忙叫道：「喂，那個飯碗給我。」

「姑爺要這飯碗？」

「喂！硯台太小，我要這隻碗來裝墨汁。」

「我去厨房換一個乾淨的吧！」

「別痲煩了，我要這一個就好了。」

小僮祇得將飯碗遞給他，他回身一看，那碗上字寫道：「人在花廳，身罩鐵籠，鐵柱如人臂，揮刀難斷，各有處境，藍兄不必勉强，只望保護秋霞離城，九泉之下，不忘報恩。」

藍嘯吟讀罷，不勝惆悵，突然聽見門外有一個婢女的聲音叫道：「姑爺，小姐來了。」

藍嘯吟情知向小僮索碗之事已被呂桂蘭看見了，所謂情急生智，暗運內力在碗面上一拂，字跡頓時消失。

這時，呂桂蘭已掀簾而入，笑問道：「嘯吟哥拿着一隻碗做什麼？」

藍嘯吟鎮定地回答道：「打算磨一大碗墨汁，寫幾個大字。」

「啊！打算棄武就文了？」

「我們藍家本來就是文武並重的，不讀聖賢書，又怎知作人處事的道理？」

「聽你的口氣，好像是在挖苦我不會讀過聖賢書，所以不知道作人做事的道理？」

「桂蘭，妳這些氣話還有說完的時候嗎？」

「除非你能將那根銀簪的事說出來給我聽啦。」

「妳眞要聽嗎？只怕妳不信。」

「我相信你還不致於說假話。」

藍嘯吟於是將野店與季秋霞相遇的那一段經過說了一遍，不過，許多細節他却省略掉了。

呂桂蘭也無意去挑剔他的叙述。她來此的目的，就是想挽回昨晚的不快，要她失去一個這樣的佳婿，實非她所願。因而嬌笑道：「嘯吟哥，原來我怪錯你啦！」

「妳昨天要是聽我的解釋，豈不是免了一場不必要的誤會。」

「好啦！算我不對。」呂桂蘭說到此處，突然轉變語氣說道：「我們來談談鐵中錚的事。」

藍嘯吟連連擺手道：「請妳不要再提他。」

「是怎麼回事？」

「我要置身事外，免得落個幫助外人來對付岳丈的忤逆之名。」

「這正合我意，置身事外最好不過，也免讓人說我們遠遠地從金陵請來了幫手。」

「行！」藍嘯吟欣然點頭道：「從現在起，我絕不離開西跨院。」

呂桂蘭連忙拍手嬌笑道：「這眞是我們呂家的好姑爺了。」

藍嘯吟心內暗忖道：「說笑的是我，妳中計了。」

* * *

這個漫長的白天是在極端無聊的情況下渡過的，藍嘯吟十分認眞地寫了一天的大字，入夜，還灌了幾壺燒刀子，然後擁被而臥。

他的酒量並不大，不過酒入腹中被他用內力逼至一邊，待侍候他的小僮不注意時又吐了出來，初更時分，藍嘯吟推被而起，穿窗踰墻，以最快的身法閃出了「朝陽居」。

爲防萬一，他落在墻外後，在墻脚處站了一陣，並無人追出，證明自己的行藏未被任何人發覺，這才展開輕功，向城外奔去。

出西門外奔馳了一陣，忽然眼前人影閃動，藍嘯吟停步細看，原來是竿上的朋友們，將他圍住了。

爲首一人是丐幫開封分舵的瓢把子裴長華，叱喝聲道：「藍少俠慢走一步。」

「你是誰？」藍嘯吟反問了一聲。

「在下裴長華，乃……」

「啊，原來是丐幫開封分舵的瓢把子，請問因何攔住去路？」

裴長華冷冷地說道：「請問一聲，藍少俠僕僕風塵，自金陵兼程趕來，就是爲了要幫助呂朝陽，去對付一個要報殺父之仇的孤兒麼？」

藍嘯吟心頭暗暗一怔，因他不明瞭鐵中錚和裴長華的關係，因此謹愼的問道：「裴舵主所說的那個孤兒，可就是鐵中錚？」

「不錯。」

「裴舵主問這句話的用意何在？」

裴長華冷笑一聲道：「哼！你這是明知故問，鐵中錚入『朝陽居』已逾對時，未見回轉，想必凶多吉少，所以，你現在也休想闖出這一圈竹竿陣中了。」

藍嘯吟對於裴長華那種威脅的語氣雖然是大大感到不快，却也了解了裴長華與鐵中錚之間的關係，於是耐着性子道：「裴舵主可知季秋霞其人？」

「自然知道。」

「那就行了，在下此時就是要去和季秋霞姑娘相晤，共商拯救鐵中錚兄出險之計。」

「這樣說來，鐵中錚尚不曾遇害？」

「只是中了陷阱。」

「你是說要和季姑娘合力，救他出險？」

「不錯。」

裴長華突然沉下臉來低叱道：「我却不信你的話。」

「信不信由你，請讓路，在下無暇在此逗留。」藍嘯吟說得極不客氣。因爲裴長華咄咄逼人的語氣很令人惱火。

「慢走！」裴長華叱一聲道：「所謂欲和季姑娘共商大計，不過是想誘其入彀一網打盡而已。」

藍嘯吟又好氣又好笑，反問道：「尊駕因何說得如此肯定？」

「藍少俠出身金陵世家，自然分得出親疏，怎會幫助外人來對付令岳丈？」

藍嘯吟沉吟道：「人生在世，固然應該分親疏厚薄，也該辨是非曲直，而且在下與季姑娘一道，只要搭救出鐵兄出來，這並不算是對付家岳丈。」

他這番話說來慷慨激昂，裴長華不禁緩和了語氣道：「既然如此，待裴某人和你同行如何？」

「在下得問問舵主與鐵、季兩家有何關係？」

「倘若少俠站在令岳丈呂朝陽之同一立場，則裴某人可算是少俠的眼中釘。」

「這話作何解釋？」

「儘管傳說紛紜，都道鐵銳是被呂朝陽所害，但誰也舉不出眞憑實據，而裴某却持有眞憑實據，鐵銳的確是死於呂朝陽之手。」

藍嘯吟心頭暗驚，問道：「憑據呢？」

「已經交給鐵中錚了。」

「那麼，就請隨我來吧！」

藍嘯吟說罷就領先向前縱去，裴長華一擺手，他的那批叫化子手下立即隱入樹林之中，只有兩個五結弟子跟隨着他。

行不多遠，就到開封西門外有名的「尚家花園」。

原來是若干年前一個武將的府邸，後因得罪讒臣，被全家問斬，這幢府邸也就成了官府之物業，雖有官商巨賈買進這座宅子，却又顧慮怨氣太重，怕不安寧，日子一久，這座宅子就荒廢了。

藍嘯吟轉身望了裴長華一眼，縱身上了牆頭，落入院中，藉着星光，只見汚泥盈塘，衰草連天，昔日的旖旎風光，今日却景況凄凉。

藍嘯吟撮唇輕嘯了一聲，暗處中立刻傳來回聲，他又嘯了一聲，接着五條人影疾奔而來，正是季秋霞和「嫦娥嬋娟」四婢。

藍嘯吟抬手向着裴長華一指道：「這位是丐幫開封分舵……」

季秋霞連忙接口說道：「原來是裴舵主！」

說着福了一福爲禮，她所關心的是鐵中錚的安危，於是又轉頭向藍嘯吟問道：「中錚哥他……」

「目前尚安。」藍嘯吟點了點頭，隨後又望了裴長華一眼，問道：「季姑娘聽鐵兄提過這位裴舵主？」

季秋霞點頭道：「中錚哥曾提過，他一來就去裴舵主那兒住了三天，而且……而且……令岳丈謀害我公公的憑據還是裴舵主找出來的。」

裴長華輕笑道：「想不到藍少俠竟然對裴某人懷疑起來。」

「知人口面不知心，如此一來，季姑娘倒有一個好幫手了。」

「其實，有了藍少俠這樣的幫忙，鐵中錚必然可以轉危爲安的。」

藍嘯吟神色凝重地說道：「裴舵主有所不知，出身金陵世家者雖不能作傷天害理之事，却也不能做個大逆不道不孝之人，是以，在下只能暗中助拳，不能公然出面。」

裴長華哈哈大笑道：「藍少俠，這樣就已經難能可貴了……」說到此處，語氣微微一頓，復又接道：「鐵中錚能得救，他勢必還要追殺呂朝陽，以報父仇，請問藍少俠，彼時將抱何種態度？」

藍嘯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勞費神，在下早有打算。」

接着他又將鐵中錚目前的處境，及「朝陽居」中防範的情形講述一遍。

季秋霞聽了之後，不禁皺眉喃喃道：「那怎麼辦呢？」

裴長華也將目光凝注在藍嘯吟面上，問道：「藍少俠，有何高見？」

藍嘯吟緩緩的說道：「辦法是有，不過，在下却不敢提調裴舵主。」



裴長華連忙接口道：「這是什麼話？鐵銳與我深交多年，爲其報仇，除了不能越俎代庖，手刃謀害他的仇人之外，其餘的什麼事都可以做。」

藍嘯吟微笑道：「裴舵主也許尚未明白在下之意。」

「裴某明白，你不過是怕裴某人不信你的話，對不？放心吧！金陵世家在武林中是最講信用的。」

藍嘯吟苦笑道：「幸虧藍家名聲不壞，不然在下在江湖中怕要寸步難行了。」

「那也只是因爲令尊結錯了這一門親事啊。」

藍嘯吟不願再談及切身問題，就低聲細語地說出了他所設想的妙計。

裴長華和季秋霞聽得連連點頭，密語了一陣，三起人分道揚鏢，各人依計行事。

＊　＊　＊

季秋霞訂下了三日之期，根據常情，呂朝陽一定全神注意頭一晚和最後一晚，第二晚，是比較鬆懈一點的，所以，藍嘯吟所訂的行事時間就在第二晚。頭一晚算是很平靜的過去了。

這天早晨，約莫申正光景，一乘軟轎抬進了「朝陽居」，說是呂朝陽夜晚感受風寒，臥病不起，這乘軟轎裡坐着一位郎中大夫。

這位郎中大夫不但架子大，也太神秘，轎子直抬到呂朝陽的房裡才停了下來。

從人退出，房門掩上，此時房裡只有呂氏父女二人，呂桂蘭這才走過去揭開轎簾。

出人意外，軟轎中竟然走出一個鶉衣百結的老叫化子。

那老化子恭恭敬敬地向呂朝陽行了一個禮道：「參見老爺！」

呂朝陽向那老叫化子一擺手道：「呂福，起來吧！事情查得怎麼樣？」

呂福站了起來，悄聲道：「的確是裴長華那個臭要飯的在跟您老人家作對。」

呂朝陽冷笑道：「哼！八成他是不想活了，過兩天看老子收拾他……嗳。那個姓季的丫頭呢？」

「匿居在『尚家花園』。」

「噢！」呂朝陽不禁微微一驚：「確實嗎？」

呂福點點頭道：「千眞萬確……還有一件事，老奴不敢向老爺回明。」

「爲什麼？」呂朝陽兩眼圓睜，低叱道：「快說！」

呂福稍作猶疑，然後低聲說道：「藍姑爺暗中與季丫頭以及那個裴長華都有聯絡。」

呂朝陽眉頭一皺，連忙追問道：「目前還有聯絡嗎？」

「就在昨晚初更三點時分，藍姑爺還到『尚家花園』去和他們會過。」

「呂福，你在旁邊嗎？」

「五年以來，老奴已經熬到了五結弟子的身份，得以隨侍分舵主左右，昨晚我也在場。」

「快說，他們談論些什麼？」

「他們打算今晚來救那個姓鐵的。」

呂純陽轉頭向乃女喝問道：「桂蘭，妳不是說，藍嘯吟昨晚很早就安份地上床安歇了嗎？」

呂桂蘭點點頭道：「是呀！上床之前他還喝了好幾壺酒，而且守夜的人也不會看見他離開過屋子。」

呂朝陽叱罵道：「蠢丫頭，妳上當了，那小子故作安份，其實他在暗中搗蛋。憑他們藍家的身手，守夜的人能夠看見他離開屋子嗎？」

呂桂蘭氣得跺足道：「哼！他一定是被那個姓季的狐媚女子給迷住了。」

「桂蘭，妳又冤枉了他，他若迷戀姓季的丫頭，就該設法將鐵中錚那小子置於死地，怎會反而要幫姓季的丫頭前來救人呢？據我看啦，這小子目中無人，可能是存心要和我這個老丈人作對。」

「那樣更不該饒他！」呂桂蘭氣呼呼地說道。

呂朝陽給她一個眼色，示意她稍安毋躁，然後向呂福問道：「呂福，可曾聽見他們商議什麼？」

「老奴一直站在旁邊，他們說……」呂福不自覺壓低了聲音，將藍嘯吟的妙計完全洩漏了。

呂朝陽聽完了之後，嘿嘿冷笑道：「眞是一條絕妙好計，可惜被老夫棋先一着，今晚準敎他們鎩羽而歸。」

「鎩羽而歸！」呂桂蘭插口道：「爹還打算讓他們活着回去？」

「對！今晚要他們齊投羅網。」呂朝陽說着向呂福擺了擺手，接道：「呂福，回去釘住他們，切記凡事小心，不要露出馬脚。」

「老爺儘管放心，五年未露馬脚，又何必擔心一朝一夕？」

呂福說罷之後就坐進了軟轎，然後呂桂蘭揚聲喚人，將軟轎抬走了。

呂朝陽以試探的語氣問道：「桂蘭，妳看藍嘯吟這個人怎麼樣？」

呂桂蘭不假思索的問道：「固執，目中無人。」

「難道就一無可取嗎？」

「唯一可取之處，就是……」說到此處，呂桂蘭不免就露出女兒家情態。「……貌相英俊，舉止瀟洒

，武功過人。」

「桂蘭，看來妳還有些捨他不下哩！不過，這門親事已經完結了。」

「爹打算退婚嗎？」

「退婚！」呂朝陽冷笑一聲道：「目前有這門姻親關係，他還聯絡外人和我作對，退婚之後，他豈不是更加明目張膽了？」

「那……」

呂朝陽臉上掠過了一絲冷酷神色，低聲道：「他未帶僕從，誰也不知道他來過『朝陽居』，藍家老頭子找上門來，我可以不認賬。」

呂桂蘭不禁一駭，低呼道：「爹打算殺了他？」

呂朝陽沉聲道：「他活着一天就會從中作梗一天，絕不會讓我去對付那些要和我作對的人。」

呂桂蘭自幼跋扈驕橫，畢竟是女孩子家，心性還不夠殘忍，一時楞住了，說不出話來。

呂朝陽察言觀色，情知女兒不十分同意他的作法，於是拿話打動她，道：「呂桂蘭，我明白要找一個像藍嘯吟這樣一個家世好、人品好、武功好的丈夫並不容易。可是最重要的是夫妻齊心，他看在妳的份上就不該和我作對，由此可見他連妳也沒有看在眼內。」

「爹爹！」

「桂蘭，難道妳能夠忍心眼看着爹被殺？」

「爹！嘯吟未必敢！」

「可是姓鐵的敢啊！」

「嘯吟不會眼看着鐵中錚來殺你老人家的。」

「妳太自信了，因爲姻親的關係，他還不敢明目張膽地弑殺尊長，鐵中錚要殺我，他絕對會在一旁袖手。」

「爹怎麼說得這樣肯定？」

「桂蘭！妳細想一下就明白了。爲了救鐵中錚那小子出困，他已下了不少功夫。先是安排季家丫頭藏匿起來，然後聯絡裴長華，甚至連那鐵中錚小子被困的情形也都被他查出來了。」

藍嘯吟的所作所爲也的確是令呂桂蘭心寒，略作沉思之後，不再反駁，方要有所詢問。

呂朝陽搖手示意她別問下去，自衣袖中摸出一個小紙包交到呂桂蘭手裡，輕聲道：「午間去和他同食共飲，將藥粉暗暗下在酒內。放心，這藥物對女人無害。」

呂桂蘭詫聲問：「爹打算毒死他？」

呂朝陽搖搖頭道：「目前我不打算殺死他，我要測驗一下他的心意如何？這包藥粉只是使他暫時喪失武功而已。」

「以後還能恢復嗎？」

「三十六個時辰以後藥力消失，他的武功就自然恢復了。」

「萬一他發覺……」

「放心，這藥粉毫無藥味，就是專門煉丹藥的太上老君吃在嘴中也不知道，而且藥性發作也不會知道原因，要等他動武之際才發覺內力盡失。」

「怎麼從來不曾聽爹說過有這種藥粉呢？」

呂朝陽大笑道：「哈哈，爹沒有告訴妳的事情還多啦！」

* * *

午正未到，藍嘯吟的房中已擺妥了一桌上好酒菜。他不禁向小僮問道：「是怎麼回事？是有誰來這裡用飯嗎？」

不待小僮回答，呂桂蘭正好掀簾而入，笑瞇瞇地說道：「嘯吟哥，是我吩咐擺下這桌酒席的。」

「是爲我餞行嗎？」

「不！是爲你接風的，打從你來後，我還不曾規規矩矩地陪你吃喝哩！」

「原來妳將我看成客人？」

「不但是客人，而且還是貴客。」說到這裡，呂桂蘭向外吆喝一聲道：「來人！斟酒。」

一個小婢進來，斟滿了兩杯酒，呂桂蘭舉起杯子來說了些吉祥話，和藍嘯吟乾了一杯。

藍嘯吟又回敬了一杯，然後兩人又同時爲祝福呂朝陽康泰而乾了一杯，這時壺中酒已盡，呂桂蘭私心盤算，藥粉已有一半進入了藍嘯吟的腹中，八成已大功告成了，的確，藍嘯吟作夢也想不到，呂家父女會暗中對他施以手腳。

放下杯子後，呂桂蘭搭訕着問道：「聽說你昨晚上床很早哩！」

「嗯！早睡早起，閒事少管，這不是妳吩咐的嗎？」

「嘻嘻，你眞是很聽話的……」

呂桂蘭不禁粉面一紅，將下面的話縮了回去，改口問道：「昨晚睡得很好嗎？」

藍嘯吟笑道：「非常酣睡，所以今天精神旺盛得很。」

「但願你今晚也很早上床。」

「願聽閫命。」邊說邊吃，這一頓酒飯足足吃了將近一個時辰，呂桂蘭察言觀色，未發現藍嘯吟有何異狀，這才放下了一個懸心。

飯後，呂桂蘭說道：「你煩嗎？我那兒有一婢女弈藝不凡，可以陪你下幾局棋。」

藍嘯吟搖搖頭道：「不必了，我還是樂意寫幾個大字。」

「那你就寫吧！」說完之後，呂桂蘭就辭了出來。藍嘯吟沉思了良久，說什麼也想不出呂桂蘭今天中午和他共進午餐的用意何在？苦思一會，不得要領，只好提筆，一本正經地寫了起來。

整個下午，呂朝陽作了一番精



密的佈署，等待天黑之後，撒網捕雀。

天終於黑了，「朝陽居」中燈火齊明，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門子來到呂朝陽房裡，稟報道：「啓稟老爺，早上來那個大夫又來了。」

「啊！」呂朝陽不禁又楞住了，早上是他派人去接呂福的，現在他怎麼自己來了呢？大概有什麼要緊的消息吧！於是連忙揮手道：「快着人將大夫的轎子抬到我房中來。這位大夫醫術高明，架子也大，不進房子是絕不下轎的，小心侍候。」

「是！」

那個門子剛要退下，呂朝陽又要叫住了他，說道：「隨後請小姐到我這裡來一趟。」

「是！老爺！」

門子退去，呂朝陽不禁皺起眉頭苦思，究竟發生了什麼要緊的事情呢？否則，未經召喚，呂福是絕不會貿然而來的。

正苦思不已之際，一乘軟轎已抬了進來，侍從退去後，呂朝陽低聲道：「呂福，出來吧，發生了什麼事？」

呂福掀簾下轎，壓低了聲音道：「老爺，事情有了變化。」

大概因爲呂福聲綫太低的關係，呂朝陽不禁前進了幾步，來到呂福近前，疾聲問道：「快說，聲音放大一些。」

呂福將頭湊過去，以嘴唇就着呂朝陽的耳朵悄聲道：「老爺，請不要急。」

話聲中，突然出掌如電，以右掌貼緊着呂朝陽的「命門」。

呂朝陽不禁大駭，從抵住「命門」的那股暗勁，他知道着了人家的道兒，驚呼道：「你不是呂福！」

「哈哈！」對方一陣冷笑，一面以左手在臉上搓抹一會，冷聲道：「『銀鬚金鈎』，你在開封多年，總不致於不認識我吧？」

「你原來是裴長華！」

一點也不錯，喬裝呂福的，正是丐幫開封分舵舵主裴長華，他沉聲說道：「自從鐵銳被害後，你就指派呂福前來臥底，當我裴某人是瞎子，我只不過是僞裝不知而已。」

呂朝陽老奸巨猾，耍了一輩子心眼兒，想不到陰溝裡翻了船，只得頹喪地說道：「裴舵主，我們都是開封地面上的人，犯不着彼此作對。」

「哈哈，還不會聽過你姓呂的以這種口氣對人說過話哩！」

「裴舵主。」呂朝陽逞强地道：「你已身入重圍之中，凡事三思爲要。」

裴長華冷叱道：「你少說這種威脅的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時，我只要掌勁一吐，就可震斷你的命脈。」

「你我之間似乎並無深仇大恨。」

「你說得不錯，我並不想殺你。」

「那麼，你所爲何來？」

「要你放出鐵中錚。」

「啊！」呂朝陽心頭不禁一鬆，他雖然不敢妄斷，却也料定裴長華顧慮到鐵中錚的安危，也不敢向他下狠手，因此，語氣復又强硬地說：「那我得問問，你憑什麼過問這件事？」

裴長華沉聲說道：「只憑『公道』二字。」

說到這裡，呂桂蘭推門而進，見狀情知有異，正待退出，裴長華低吼道：「進來，否則妳父立刻喪命！」

呂桂蘭一看情勢就知道非得從命不可，只得踏進房內，並關上房門，凝聲問道：「你是誰？」

呂朝陽插口道：「他就是丐幫裴老頭兒。」

呂桂蘭沉聲道：「姓裴的，你也太膽大了，似乎該打聽一下這是什麼地方？」

裴長華冷笑道：「哼！裴某人在開封落足之時，這座『朝陽居』還未建造哩！女孩兒家年紀輕輕，對裴某人說話，口氣不要這麼大。」

呂桂蘭口氣略爲緩和的問道：「你想幹什麼？」

「方才已經對令尊說過了，現在不妨再說一遍，立刻放出鐵中錚，萬事皆休，否則，我這裡掌勁一吐，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你敢？」

「裴某人說得出就做得到，我是沒有什麼事不敢做的。」

「那時你會死無葬身之地。」

「姑娘妳太誇口了吧！丐幫弟子在這開封城中少說也有三五百人，實力並不太弱，即使裴某人眞的逃不出去，總要比妳父親多活一段時間。」

呂朝陽插口道：「原來你見到鐵中錚要找老夫晦氣，所以乘機落井下石，有本事公平較量較量！」

裴長華冷笑道：「別說狠話了，裴某人和你無過節。」

呂桂蘭接口道：「既無過節，何必要與我父親作對？」

裴長華沉聲道：「鐵中錚單刀獨人前來尋仇，有仇與否，當面可以講明，即使非動手不可，也得一對一地公平決鬥，而你們暗設陷阱，使鐵中錚入困，可謂下五門的手法，裴某人不得不出面討個『公道』而已。」

「假若我放出鐵中錚呢？」呂朝陽以試探性的語氣問道：「你將會採取何種態度呢？」

裴長華朗聲答道：「裴某人絕對冷眼旁觀，不過問此事，否則就不會讓鐵中錚一人前來了。」

呂桂蘭插口問道：「如果動起手來，眼看鐵中錚不敵落敗，危在頃刻，你也不插手相助嗎？」

裴長華慨然道：「只要公道，鐵中錚學技不精，死不足惜，裴某人自不過問。」

呂朝陽大喝一聲道：「桂蘭，去放鐵中錚出來，聽他的口氣好像鐵中錚必然會贏我似的。」

呂桂蘭略作沉思，點點頭道：「好！本姑娘也要看看你姓裴的說話是否算數。我立刻放鐵中錚出來。」

呂桂蘭去了約莫一盞茶時間，便和鐵中錚同回，裴長華心中有數，她必定在釋放鐵中錚之前作了一番巧妙的佈置，不過，裴長華却放心得很，他也有巧妙的佈置，而且不是和藍嘯吟商量的計劃，並非他不信任藍嘯吟，而是他知道那個計劃已被呂福洩漏了。

鐵中錚見到呂朝陽被裴長華的掌勁控制住，連忙道：「裴前輩，請鬆手吧！」

裴長華問了聲道：「鐵世姪，你無事嗎？」

鐵中錚搖了搖頭。「還算不錯，如果他們不是想連季姑娘也一網打盡的話，我恐怕早已遭了毒手。」

呂朝陽笑道：「鐵少俠，你誤會了，因你來勢洶洶，所以不得已而已。」

鐵中錚接口道：「不必說這些……現在請裴前輩放手吧！」

裴長華凝聲道：「鐵世侄，報仇雪恨之事不但要慎重，務求勿枉勿縱，而且裴某人也不便相助，不過，若有人想圍攻於你，裴某人自會對付。」說完之後，就卸却了掌勁，旋身之際，已然將那乘軟轎推至門口，將進門之處堵住。他也站在門口邊，目光全神監視呂桂蘭。

鐵中錚神定氣閒地面對呂朝陽而立，冷聲道：「呂朝陽，五年前那筆血債，今天該償還了吧！」

呂朝陽在自己範圍勢力之內，自然並不十分含糊，語氣强硬地說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知道你所說的血債就是五年前你的父親鐵銳遇害事，不過，索債要有憑，索仇要有據，不可能血口噴人。」

鐵中錚道：「我有鐵証。」

呂朝陽將手一伸，道：「拿出來給我看。」

「在我未拿出憑據以前，我要請問一件事。」

「說吧！」

「尊駕以『銀鬚金鈎』聞名於江湖，『銀鬚』依然垂胸，那對『金鈎』又在那裡呢？」

「封藏多年，早已不用。」

「唔！請問那對金鈎是何物打造？」

「百煉烏金。」

「重量多少？」

「每隻各重二十一斤。」

「請拿出來看看。」

呂朝陽沉叱道：「方才不是已告訴你，業已封藏多年了嗎？」

鐵中錚也不由冷叱道：「這完全是一種托詞，如果你拿不出那對金鈎，我就認定你是謀害家父的兇手了！」

呂朝陽不禁楞了一楞，終於還是點點頭道：「好，我拿出來給你看，不過我要告誡你一聲，當我手持金鈎之際，你說話就得稍留分寸，不要惹我發火爲妙。」

說着，就轉身打開一座橱櫃，取出了那對伙以成名的烏金雙鈎，雙鈎上繫一條紅色絲巾，那正是封鈎的標記。

呂朝陽抽脫絲巾，一手一支，揚聲道：「姓鐵的，看清楚了嗎？」

鐵中錚凝望着雙鈎，臉上有一絲迷惑的神色，回望裴長華，也像是不勝困惑。

呂朝陽冷笑了一聲道：「看夠了嗎？我可要收起來了。」

「慢點！」鐵中錚暴叱一聲，「鎮山刀」也閃電般出鞘，向呂朝陽左脅掠去。

呂朝陽心頭大駭，左手金鈎斜劃半弧，向劈來的刀鋒迎去，只聽「鏘」地一聲响，金鈎最前端的一截被鋼刀削斷。

兩人一觸即分，各自退後三步。

鐵中錚冷笑道：「百煉烏金打造的兵器，怎會被在下的鋼刀一削就斷呢？」

「嘿嘿，」呂朝陽乾笑道：「你手中的鋼刀太鋒利了吧？」

鐵中錚沉聲道：「呂朝陽，你別裝糊塗，方才被削去的鈎尖是另外以寒鐵焊接上去的，原來的那一截金鈎尖被老父臨死之際，以『鎖穴內功』，拗斷留在體內了，這一點你當時沒有想到吧？」

呂朝陽驚道：「你說什麼？」

鐵中錚將身上的那一段由裴長華交給他的鈎尖扔到呂朝陽脚下，沉叱道：「看吧！你自己的兵器總會認識的。」

呂朝陽力持鎮定地冷笑道：「嘿嘿，你的話說得自相矛盾，既然說百煉烏金不能被任何利器削斷，那麼令尊何以又能用甚麼內功拗斷鈎尖呢？」

鐵中錚冷聲道：「你出其不意地以金鈎擊中先父命門，先父自忖必死無疑，所以運用『鎖穴內功』，以期留下一點鐵證，你也是練武之



人，自然懂得『鎖穴內功』一旦施展，可斷任何堅器。」

「你說得眞好笑，我的兵器被打斷，難道當時不會覺察嗎？」

「哼！你當時可能心慌意亂，亟欲遁離現場，所以不及細察，待你回家發覺，再趕回相國寺前的廣場查看時，先父遺駭已被裴前輩收進了分舵之中，因此你就再焊接上一段寒鐵，以圖掩耳盜鈴，欲蓋彌彰，幸而我發覺那截假的鈎尖光色不對，沒有受騙。」

裴長華插口道：「呂朝陽，想不到吧？」

呂朝陽掠過一絲獰色，冷聲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姓鐵的，你既然一口咬定，那你就看着辦吧！」

鐵中錚冷笑道：「這話不像是一個有字號的人物說的，有理可辯，無理就該承認謀害的罪行。」

呂朝陽獰笑一聲道：「就算是老夫所殺的，你又將如何？」

鐵中錚仍然很平靜的問道：「爲何要謀害先父？」

「鐵家刀法固然出名，儘管在你們蜀中地頭上耍威風，憑什麼到我們開封地面上耀武揚威。」

「先父手無寸鐵，來此是向武林朋友告別，那算耀武揚威嗎？」

「我就是看不慣他那種目中無人的神氣。」

「行了，你總算認賬了，你方才說過，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現在還有什麼說的？」

「就憑你們？」

鐵中錚沉思道：「念你年邁，而且手中那對伙以威名的金鈎已經有一支缺少了鈎尖，倘然我十招之內取不了你的人頭，算你命大。」說罷，一刀向呂朝陽項間砍去，一上來就用出了煞招，「分波撥浪」，只見刀光霍霍，勁度十足。

呂桂蘭清叱道：「不得無禮！」

叱聲未落，藏於羅裙之內的鈎劍業已掣在手中，向鐵中錚的單刀迎去。

裴長華掌出如電，一度强勁向呂桂蘭迎去，同時暴喝一聲，道：「姑娘不得插手，裴某人早已說過，這是一場公平的生死之鬥。」

呂桂蘭被裴長華的掌力阻住了去路，不禁氣憤塡膺，手中鈎劍一揮，叱喝道：「待本姑娘先斬了你這臭要飯。」

裴長華雖不願意和她動武，却非得纏住她不可，於是，雙掌連揮，憑一雙肉掌去迎擋呂桂蘭手中的鈎劍。同時，他還得照顧進門處，絕不能讓呂家的黨羽衝進來。

這邊，呂朝陽畢竟是個成名人物，輕易地躲過鐵中錚三招，同時高聲笑道：「娃兒，你的口氣太大了吧，憑你父親，還施展了三十刀，在老夫一不留神之際僥倖取勝，你乳臭未乾，還想在十招之內勝過老夫嗎？」

鐵中錚攻出三刀之後，也發覺自己口氣太大了，但是言出如山，勢難收回，只得逞强，說道：「你若逃過十招，算你命大。」

呂朝陽獰笑道：「嘿嘿，別先想到勝，輸了你該怎樣辦，恐怕你就不能活着離開此地了。」

「哼！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我也不想活在世上了。」說着，刀勢一緊，一連劈出了三刀。

這三刀是在盛怒之下出手，勢如奔雷，迅若閃電，逼得呂朝陽連連後退。

鐵中錚苦練了五年，刀法已到爐火純青之境，立刻趁虛蹈隙，又全力揮出一刀。

「嘶」的一聲，呂朝陽的胸口衣衫被劃破一道長達尺許的裂口，雖未傷及皮肉，却使呂朝陽心寒不已。

鐵中錚的第七刀終於見功了，不禁沉叱一聲道：「呂朝陽納命來吧！」

話聲中，一刀向呂朝陽的項間橫削而去。

呂朝陽正在心慌意亂，急切中身形往旁一閃，鐵中錚豈容他閃避，刀鋒一偏，易削爲劈，朝着呂朝陽的左臂全力劈下。

呂朝陽雖然躲得快，也難免被鐵中錚將他的右臂削去了一片皮肉，一時血光迸出。

鐵中錚趁勢一逼，將呂朝陽逼至屋內，刀鋒架在他的頸項，冷聲道：「已用去九刀，最後一刀正好割下你的人頭，你應該死而無憾啦！」

鐵中錚正要動手，忽聽門外叫了一聲道：「鐵兄且慢……」

聲落人進，原來是藍嘯吟，鐵中錚得抽回鋼刀，退後了兩步，藍嘯吟疾步走過去，兩臂平伸，將受傷的呂朝陽擋住了，呂桂蘭與裴長華也暫時停下了手來冷眼旁觀，因爲他們都關心眼前的情勢。

鐵中錚語氣冰冷地問道：「藍兄有何見教呢？」

藍嘯吟語氣溫和地道：「在下想求鐵兄手下留情，報復不是解決仇恨的方法，何況鐵兄的對手偌大年紀，又被鐵兄傷得不輕，可以適可而止了。」

鐵中錚兩眼一翻，道：「藍兄要阻止在下報血海深仇嗎？」

藍嘯吟苦笑道：「並非阻止，而是懇求，冤冤相報，將永無寧日，如果鐵兄明白箇中道理，網開一面……」

鐵中錚冷冷接口道：「的確說得有道理，可惜藍兄和呂朝陽有姻親之誼，難免有護短之嫌。」

「鐵兄請見諒！」

「請藍兄讓開，在下恕難從命。」

「如果鐵兄執意不肯，那麼在下只有冒犯了！因爲鐵兄欲殺之人，是在下岳丈，在下有一口氣在，自然就不能眼見尊長被戮。」

鐵中錚沉叱道：「在下爲報父仇而來，藍兄難道不明是非曲直？」

藍嘯吟點點頭道：「在下懂得，但是敝岳丈被戮後，呂姑娘當然也要報殺父之仇，而在下也不能袖手，與其事態發展到那種地步，倒不如事先加以阻止。」

「藍兄自以爲阻止得了？」

「盡人事而聽天命。」

「藍兄好豪氣，請拔劍吧！」

藍嘯吟會如此，委實出於呂家父女的意外，尤其是呂朝陽，他又是難過又是發急，他明知藍嘯吟已然武功暫時喪失，只怕一招之下死傷在鐵中錚鋼刀之下，於是連忙拚力大叫道：「嘯吟，不要插手過問這件事。」

呂桂蘭也疾聲叫道：「嘯吟哥，你不能！」

藍嘯吟却沒有理會他們的喊叫，此時，他已拔出長劍，揚聲大叫道：「鐵兄動手吧！」

鐵中錚情知藍家劍非同凡响，但是自己又不願功敗垂成，於是鋼牙一咬，沉聲說道：「在下放肆了！」

話聲中欺身上前，揮出一刀。

藍嘯吟毫不猶疑揮劍來迎，刀劍相遇，「鏘」地一聲，長劍竟然脫手而飛，說也凑巧，那把凌空的長劍竟然不偏不倚地插進了呂朝陽的心窩。藍嘯吟簡直大駭，不明白何以揮劍毫無勁道。

事到如今，呂朝陽無異是死在他手裡，連忙跑過去將逐漸委頓倒地的呂朝陽抱住，惶然道：「怎會這樣，怎會這樣，我不是有意的，請你原諒小侄……」目光呆呆的拔出呂朝陽心窩中的長劍。

呂桂蘭淚眼滂沱的望着他，哽咽地說道：「我和爹爹錯怪你了。」

藍嘯吟無言地擁她入懷，看來他們的婚事是不會破裂了。

燭台上的紅燭在爲她們慶幸，但是，她却不停的流淚水……（完）





殺手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殺手・魔鬼・如來佛

**上文提要：**樂滿天誤信司徒蒙恩之言，奔到風陵渡却撲空，當他再回到司徒蒙恩店中時，見司徒蒙恩一家人已遭殺害。幸得司徒蒙恩暗中留血字，引出林正道、藍鳳姑之綫索，樂滿天三人分頭探索，樂滿天於襄陽再次遇到四叔俞少英，兩人細談之下才知原是同路人，從此便合作聯手追踪凶手……

## 弄巧反拙遭生擒　無可奈何供秘密

曹建樹高聲問道：「有誰看見飛刀是那一個射的？這個人便是縱火賊。」

有個小孩子指着身邊一個穿灰衣的漢子道：「是他……」話未說畢，這孩子已被人打得離地飛起。

樂滿天怒氣塡膺，但只好止步先接住孩子，曹建樹急忙趕過去，樂滿天道：「你來照顧孩子。」

曹建樹雖明白由自己去追比較有利，但不敢不聽樂滿天的命令，乖乖跑過去接過孩子，樂滿天才去追那穿灰布粗衣的漢子。

曹建樹見那孩子嘴角流血，不由叫了起來：「誰是孩子的父母？」

他連呼數遍，才見一個女人慌慌張張地跑出來，一見兒子面如金紙，便啕哭起來，雙手往曹建樹頭面抓去。

「喂，你幹甚麼？又不是我害你兒子……」

話音未落，忽然腰上一麻，竟着了道兒，這時候曹建樹才醒悟對方才是正點子，與此同時，一條漢子分開人羣，叫道：「這孩子是我的，臭婆娘，俺又沒有跟你睡過，你亂認甚麼兒子！」

曹建樹痳穴雖被封住，雙眼還能視物，見是個又胖又髒的乞丐，不由又詫又異，靜觀其變。

那婆娘也厲害，一手托着兒子向乞丐懷內送去，另一手抓着匕首，戳向曹建樹的脅下。

這一記十分狠毒，曹建樹只能眼睜睜地望着匕首向自己身體刺過來，不由自主發出一聲驚呼。

說時遲，那時快，猛覺身子一輕，被人在後踢了一腿，身子向前飛出，婆娘那一刀自然而然讓開！

乞丐踢飛曹建樹之後，一手托住小孩，另一手施展擒拿手，向她抓去。

那婆娘反應亦快，不待招式使老，人便向後退飛，只是四周都是人羣，她揮舞着匕首叫道：「快讓開！」

人叢中突有一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伸出一指，封住她後腰的痳穴，那婆娘刹那間下半身不能動彈，上身扭轉過來，揮舞着匕首向漢子刺去。

原來那人正是韋勤，他老謀深算，不信對方會不在現場等候機會，因此他悄悄離開火場，潛入民居偷了一套衣服換上，又戴上一頂破帽，一副小販的打扮，當他再到現場時，恰好曹建樹被人制服，丐漢出現，便仍隱忍不發。

韋勤怎會讓婆娘刺着，他大呼大叫地後退，丐漢標前，又自後封住其暈穴，道：「快解開你同伴的穴道！」

韋勤脫口問道：「你是誰？」可是丐漢已消失在人羣中。

樂滿天只道俞少英會悄悄跟蹤那震甇小孩的漢子，是以故意慢條斯理，可是當他衝出人羣時，已失去那漢子之踪影，幸好有位好心的老頭，悄悄向左首指了一指，樂滿天乃急追過去。

出了小巷，仍不見有人，樂滿天遂飛身躍上屋頂，伏在屋脊後環視四周動靜。

突見遠處也有一條人影飛上一棟平房的屋頂，月色下依稀認出那人穿灰衣，他心頭一動，悄悄滑落地上，繞路奔過去，然後突然出現在屋頂！

那灰衣漢子料不到自己行踪已敗露，大吃一驚，隨後轉身急逃。樂滿天冷笑一聲，在屋頂上跳躍，如履平地，幾個起落，已追上灰衣漢子。「閣下逃不了，何不光棍一點？」

灰衣漢倏地拔刀轉身急砍，這三個動作，一氣呵成，奈何他碰到的是樂滿天！樂滿天也不抽劍，去勢不變，身子半途一偏，雙肩微縮，讓過刀勢，右臂暴長，向其手肘抓去。

這一着以攻爲守，更令灰衣漢吃了一驚，急切間錯步閃避，無奈他那一刀使得太急，重心不易轉移，雖然躲過被抓之厄，但手臂被對方手指彈過，登時一陣痲痺。

灰衣漢尚未定下神來，樂滿天的左拳已至，電光石火之間，他雙脚用力一頓，踏破兩塊瓦片，身子倒竄，堪堪避過！

樂滿天冷笑一聲：「今日若讓你逃脫，少爺便喚你三聲乾爹！」

一句話未說畢，他人又將對方纏住，雙手忽掌忽拳，忽擒忽打，一招急過一招，直使灰衣漢一把刀無從反攻。

忽聞樂滿天低喝一聲：「着！」五指已抓住其手肘關節，左腿一提，膝蓋撞在他小腹上，灰衣漢子痛得彎下腰去，樂滿天右手忙封住其暈穴，然後扛起他躍下地去。

遠處火光沖天，一片呼叫聲，看來客棧之火已蔓及兩旁民居，樂滿天既憤又恨，提氣急奔，返回現場。

曹建樹提刀貼在屋頂上，見到他立即呼叫，樂滿天也忙躍上屋頂，問道：「老韋呢？」

「他去追一位丐漢！」

「一位丐漢？長得甚麼模樣？」

「你認識他？」曹建樹這才把適才之經過扼要地說了一遍，「老韋叫咱們在此等！」

樂滿天想了一下，低聲道：「你在此等他，待他來了之後，一起去天英酒樓見面，我先走一步！」

＊　＊　＊

樂滿天沒料錯，那丐漢就是俞少英，而他的確是把那婆娘帶到天茶酒樓。

當樂滿天破窗而進時，俞少英頭也不抬地問道：「你可有收獲？」

「幸不辱命！」樂滿天把灰衣漢拋在地上，見地上躺着一位中年婦女，乃問道：「四叔已審問完畢？」

俞少英伸了一個懶腰，道：「四叔懶得逼了供，還要向你複述一次，還是你自己問吧！」

樂滿天先解開婆娘的暈穴，又封住其痲穴，再揑開牙關，伸手在嘴裡攪幾下，不見有毒藥，這才冷冷地道：「輪到你了臭婆娘，你同伴已經招供了！」

那女人冷冷地道：「既然他已招了供，你還問我作甚！」她自以爲聰明，不料這句話已洩露一個秘密：他倆是一夥的。

樂滿天聲音不帶半點情感，「因爲他的口供，少爺還不滿意，你所知的若無他的多，留下你也沒用。」

那女人看來頗爲倔强，居然閉上雙眼，不吭一聲，俞少英在旁要發作，樂滿天以眼色止住他。忽然發現那女人臉上是塗了易容藥，心頭一動，自懷內取出一團棉花，蘸了藥水，在她臉上塗抹起來。

那女人半睜着眼睛，身體微微顫動着，樂滿天忽然道：「那姓林的說她是藍鳳姑，小侄還不相信，如今看來，果然沒有騙我！」

這一注樂滿天抓對了，這婆娘正是藍鳳姑，那灰衣漢叫林正道，兩人正是殺害司徒蒙恩一家人的凶手。樂滿天雙眼何等銳利，見她臉色眼神變化，心中更添幾分把握，又自言自語地道：「眞想不出這婆娘長得這麼漂亮，心腸比蛇還毒，連司徒蒙恩的一對兒女也不放過！」

俞少英接腔道：「這叫做蛇蝎美人，你年紀輕，可能沒見過。」

樂滿天抬頭問道：「四叔，你見過蛇蝎美人的身體沒有？」

俞少英雖明知他詭計多端，但也得端端架子。「胡說，你怎能對四叔說這種話！」

「司徒宗說她身段如何的美，皮膚如何的潤滑，連姓林的也說她在床上十足是個蕩婦，咱叔侄何不開開眼界？」樂滿天說着便伸手去解藍鳳姑的衣衫。

俞少英忖道：「這小子當眞敢作敢爲，對這種人用非常手段正合適！」當下道：「自己看有什麼意思？咱們明早把這對狗男女脫光，掛在火場附近，讓災民消消氣最好！」

「有道理。」樂滿天已把藍鳳姑的外衣脫掉，只剩下一件肚兜，又伸手去解裙子。

藍鳳姑再也忍不住，呻吟了一聲，問道：「你倆到底想知道些什麼？」



俞少英快口道：「咱們先證實一下，看她會不會說謊！」他指着灰衣漢問道：「這厮姓甚名甚？」

「林正道……」

樂滿天接問：「你們是幾天前殺死司徒蒙恩一家的，原因何在？」

「咱們是在四、五天前殺死他一家的……」藍鳳姑咬咬牙道：「姑奶奶跟你們合作，有什麼好處？」

「無條件放你回去，你還可以回去向你們主子邀功！」

藍鳳姑臉色又是一變：「你以爲他是這般好打發的？你們放我回去，還不是一條死路！」

俞少英道：「你可以到深山裡隱居！」

藍鳳姑冷笑一聲：「乞丐，你今年多大歲數？怎還說這種話！」

俞少英惱羞成怒地道：「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待怎地？」

「讓姑奶奶加入你們的組織，待消滅了他之後，姑奶奶才能出生天！」

俞少英亦報以一道冷笑：「你今年多大年紀？憑你一句話，咱們便會相信你？」

「那你們也得想辦法保護姑奶奶，否則姑奶奶左右是死路一條，何必多說！」

樂滿天忙道：「這倒可以答應你！但必須待咱們證實你說的是眞話！」

藍鳳姑撇撇小嘴。「有些事不容易証實，那也只能憑你們的良心了。告訴你，咱們是接到命令，說司徒蒙恩洩露了咱們的秘密，必須處死，以儆戒其他人！」

俞少英急問：「你接到什麼人的命令？」

「四大金剛之一的『及時雨』的命令！」

樂滿天吸了一口氣，續問：「且說說四大金剛的名字！」

「他們之姓名無人知道，只知外號，除『及時雨』之外，尚有『黑旋風』、『調天星』和『順天命』，他們之上便是『佛祖』，也就是咱們天道盟的頭領！」

「你們之宗旨是什麼？」

「統一武林，消滅九大門派！」

俞少英又插腔問道：「四大金剛之外號，武林中從未聞過，至於『佛祖』之號更是狂妄無知，料是化名，裝神扮鬼，他們之眞實身份有人知道麼？」

藍鳳姑道：「他們一向是戴着面具，誰也不知道他們之身份！除了四大金剛之外，尚有兩大菩薩，十八羅漢，八大散仙等等！」

樂滿天續問：「你們黃河三妖便是八大散仙？」

「不錯！」藍鳳姑道：「最低級的人員，一律稱爲天兵，司徒蒙恩便是天兵，專事收集各方資料，以及隱伏在四周，待有需要時，方猝然出現。」

「那司徒宗又是什麼職位？」

「他是三十六天將之一。」

俞少英又問：「你們的巢穴在何處？」

「天庭在大別山裡。」

「天道盟成立已有多久，你懂得入山路徑否？」

「姑奶奶去過三次，當然知道，不過你們想混進去，難比登天，本盟成立至今已近五載……」

俞少英急不及待地問：「上月南海佛庵有八個人被殺，是否貴盟所爲？」

藍鳳姑道：「這個姑奶奶因職位不高，故此不知道，咱們八大散仙之職務，只是到處將各天兵天將收集到之資料，送到天庭去，至於天庭決定如何，八大散仙未必知道！」

「天道盟內以誰之武功最高？」

藍鳳姑十分合作，有問必答：「顧名思義，武功最高者當然是『佛祖』和二佛，其次是兩大菩薩，再下才是『四大金剛』，莫以爲咱們武功不俗，便沾沾自喜，以姑奶奶之武功，在四大金剛手中，亦同樣走不了幾招！八大散仙之特點是江湖門路熟悉，仇家又多，以取其死心塲地，加上機警，並不以武功高低而取之，十八羅漢之武功，都在咱們之上。」

俞少英指着林正道問道：「這厮也是八大散仙之一，你們是否分區負責？爲何兩個人走在一道？」

「此處屬姑奶奶負責，他要回天庭，路過此處，咱們又有故，是以這幾天在一道。」藍鳳姑忽然反問：「你們是否有自咱們之外號中，看出點端倪？」

俞少英和樂滿天對望了一眼，反問：「不知你何所指？」

「所有之外號都與佛教有關，唯獨八大散仙是道教，這說明咱們八人，只是被利用，而非他們之嫡系，也因此眞正之秘密，咱們並不知道！」

樂滿天想了一下，輕嘆道：「你們之頭子果然聰明！」說着，韋勤和曹建樹也已趕至。

天色微亮，晨風仍挾着絲絲焦味。

遠處之火燄已不見，但白烟不斷，散滿了天空。

樂滿天、韋勤和曹建樹，已在另一家客棧租了房，並悄悄將林正道及藍鳳姑運入客棧。

俞少英負起聯絡我方人員，及找尋妥善之地，以收留林正道及藍鳳姑。

由於提防對方來暗殺林、藍二仙，是以樂滿天三人不敢離開客棧半步，直至晚上，樂滿天方敲開俞少英之窗子。

「四叔，找到人否？」

「找到了，但上面要咱們將藍鳳姑及林正道送至遠處農村裡。」

「地址？」

「地點任由咱們選擇，當然必須安全。」

「上面目的何在？」其實所謂上面是誰，樂滿天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僱主」是他家父所敬仰的人。當日他應聘爲殺手，「僱主」拿出兩封他父親寫給他的信，讓他過目，以及說出他要殺人的目的，目標者之野心，樂滿天便坦然接下生意。

至於俞少英口中之上面，會否就是僱主，他亦不知道，但有一點他可以肯定的是，上面除了他這一支殺手之外，尚有其他人在佈署，最低限度，南海佛庵那八個人便是。那一股才是主力，自己這一小股，說不定只是一個幌子，用來擾亂對方之視線。

當下俞少英道：「四叔暫時也不知道。」

樂滿天吸一口氣，道：「我有一個大膽的計劃，由我深入虎穴。」

俞少英微微一笑，道：「要深入虎穴，也得先準備一番，咱們如今便開始轉移，以免洩露行踪。」

* * *

俞少英找到一座山村，在半山腰上，人煙稀少。安排好一切之後，俞少英便離開山村。

樂滿天藝高人膽大，解了藍鳳姑及林正道的穴道，恢復他們的行動，但卻不准他們離開。事實上，他倆除了開始時，尚有疑慮之外，後來也不想離開了，蓋他倆亦怕若讓人知道秘密，下山之後，性命難保，在山村裡，最少還有三個會保護他倆的人。

樂滿天令曹建樹負責飯食，韋勤盯住藍鳳姑，樂滿天負責看守林正道。

韋勤則只盯住藍鳳姑，提防她溜掉，樂滿天則常跟林正道聊天，問問他們以前一些瑣事。

那藍鳳姑天生異稟，幾天沒有男人，便坐立不安，樂滿天還特地安排林正道跟她睡在一起，反正他們以前有過來往。

俞少英有時自外面回來，除了帶些日常用品之外，主要是向樂滿天輸送一些消息。

曹建樹倒時時借故跟樂滿天接近，詢問其身世，樂滿天每次都巧妙地避開，有時甚至把林正道交他看管，聲稱自己要趁此空閒練練武功而離開。

日子過得很快，山村生活十分平靜，甚至沉悶，林正道及藍鳳姑是「囚犯」，又存心托庇，無話可說，韋勤難免會思念家人，樂滿天一如以往，只有曹建樹活得十分開心，經常笑容滿面。

這天，俞少英又扛着一個布袋上山，一進門便道：「今晚吃頓好的，呶，還有一瓶酒，小曹你拿去灶房弄。」藍鳳姑也跟着進去協助。

樂滿天則向韋勤打了個眼色。

「四叔，小侄有事跟你商量。」

「好好，正好四叔也有事跟你商量。」

韋勤立即把林正道拉了出去，道：「老林，咱們切磋切磋武藝，可不能荒廢呀，說不定那一天，你們的『佛祖』會找上門來。」

* * *

樂滿天一個人睡一間房，房內讓曹建樹收拾得井井有條，居中還放着一張小桌子，兩人分頭坐下，俞少英先開腔：「小三子，你先說吧，不過……」

樂滿天訝然問道：「小侄有什麼事要交代？」

俞少英乾咳一聲，面露尷尬地道：「你二位哥哥，正趕來此處，上面要你們有空時，先弄個地下室，還得弄點機關。」

「上面要咱們在此久居？」

「希望在此建立一個聯絡點，而且也得看住林、藍兩個人，這兩個人還不能殺，說不定他們心中還藏有秘密，未告訴你。」俞少英擺擺手，道：「你先說你的吧！」

樂滿天吸了一口氣，語氣堅決地道：「咱們要想消滅天庭，最好的辦法，便是深入虎穴，這才不會再走冤枉路。」

俞少英點點頭，只問：「你認爲由誰去最適合？」

樂滿天一字一頓地道：「當然是由小侄去最適合。」

俞少英又笑了起來，「爲何你認爲自己最適合？」

「第一，小侄這副面孔，是『假』的，只有家人及幾位叔叔知道，我除下面具之後，敵人根本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因此可以說，由小侄去，最沒有危險。」

俞少英又道：「有第一點，必有第二點。」

「第二，環顧武林白道，有小侄這副身手，而又能機智應變的人，寥若晨星，難道還有別人比小侄更適合？」

俞少英道：「你就不會謙虛，跟你兩個哥哥，完全不一樣。」

「四叔難道沒聽人說過，『樂家三條龍，老么最神通』的江湖傳說？至於小侄的武功，四叔大可以考驗一下。」

俞少英忙不迭搖頭。「不必了，去年我跟你大哥交了幾招，那小子居然能跟愚叔鬥個平手，事後還說他武功大大不如你，要我考驗你，不是要愚叔出醜？」



「如此說來，四叔也贊成了？」

俞少英道：「不急，愚叔再問你，你用什麼方法混進去？」

「小侄以林正道的身份混進去，這月餘來，小侄已把他的一切摸清楚，包括說話聲調、動態、動作，且小侄跟他身材相仿，再加易容，料能瞞過敵人耳目。」

俞少英仍在搖頭。「一個人模仿另一個人，短時間能混過去，長時間下必會露出馬脚。」

樂滿天自顧自地說下去。「林正道習的是五虎刀法，這刀法小侄也會，你知道五虎刀法，最正宗的數山西彭叔叔了，他一向秘技自珍，只傳兒子，不傳徒弟及女兒，外間所學，已有頗大之偏差，但彭叔叔曾花了二十天時間教了小侄。」

俞少英訝然問道：「彭老頭怎肯把他的寶貝，傾囊相授，奇哉！」

「因爲彭老被仇家暗算後，在最危險的時候，恰巧被小侄遇上，救了他一命，背他回家醫治，結果他便自己提出，授我五虎刀法了。」

俞少英喜得直搓手：「這就更好了，但他已四十歲，認識的人不少，他與朋友們之間的一些私事，你若不知道，也有被發現之危險。」

「這個可顧不得那許多了，」樂滿天道：「目前小侄最擔心的是黃河三妖的另一位，常寧，此人若不死，對我這個假林正道，會是個威脅。」

俞少英拍拍胸膛：「這件事包在我身上。」

樂滿天目光一凝，盯着他的臉，問道：「上面是否也同意小侄深入虎穴？」

俞少英拍拍大腿。「不錯，愚叔本來還怕要費一番口舌說服你哩，哈哈……」一頓忽又問：「林正道本來已要回天庭，但已躭擱了月餘，你在此時才回去，不怕令人思疑？」

「不會，他是因爲掌握了一些情況，要回去向四大金剛報告而已，再遲一個月也不怕人思疑。」樂滿天道：「小侄走後，此處便交給四叔了。」

「不是交給我，而是交給你兩位兄長。」

「韋勤和曹建樹還得下山，當然，他們得再易容，改頭換面，以替我傳遞消息。」

「這個沒有問題，你認爲什麼時候起程較適宜？」

樂滿天道：「事不宜遲，明後天便上路，如今小侄之頭髮已留得跟林正道差不多了。」

「不等你兩位哥哥？」

「此刻還是不見爲佳。」

忽然曹建樹在房外敲門道：「你倆的話，有完沒完？吃不吃飯？」

俞少英叫了起來：「來啦來啦，俺早已快餓死了。」

* * *

春夜，山上霧氣甚濃，以至天上之星月黯然無光。

有人認爲星月燦爛方是良宵，有的認爲這種月光朦朧之夜最迷人，不過樂滿天約曹建樹及韋勤他們在山上夜談，却非爲此。

「兩位是否十分焦急？」樂滿天首先打破山上之寂靜：「是否覺得很悶？」

曹建樹道：「如今已經習慣，小弟深信你不會半途而廢，是去等候你那四叔之指示。」

樂滿天目注韋勤，韋勤的喉頭一陣聳動，却不開腔。「剛才四叔說過了，韋兄家人十分平安，也活得很開心！呶，這是令嫂給你的信，韋兄回房之後，可慢慢看！」

韋勤乾咳一聲：「樂大俠有何吩咐，儘管下命令！」他一向說話十分明確簡單，從不拖泥帶水。

「不是有命令，而是在下覺得咱們該下山了，也想把兩位帶上。」

曹建樹喜道：「這有什麼問題？咱們早已答應你，直至殺了目標爲止。是否已找到他了？」

「不錯，找到他了，但此行十分危險，是以在下須再提醒兩位一下！」

曹建樹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能因危險而退却？」

樂滿天仍目注韋勤，徵求其意見。

韋勤道：「韋某更無問題，在下歷過的風險，相信比兩位都要多。」

樂滿天續道：「天道盟的事你倆已聽過了，僱主要咱們殺的，便是『佛祖』！也就是天道盟的頭子！」

曹建樹問道：「來此之前，你是否已知道要殺的便是他？」

樂滿天搖搖頭。「只知道要殺的是一個神秘組織的頭子，天道盟野心極大，要剷掉九大門派掌門人，繼而統一武林……」

這次連韋勤也忍不住開腔問道：「既然天道盟是這樣的一個組織，九大門派大可以聯手對付他們，光明正大，何須僱咱們當殺手？」

樂滿天輕嘆一聲：「誰也不知道『佛祖』是誰。我明他暗，勞師動衆，未必奏效！而更最重的是，僱

主懷疑九大門派有許多中堅之士，亦已暗中加入該盟……」

曹建樹截口問道：「怎會如此，難道他們竟會棄明投暗？」

「武林平靜了數十年，九大門派不但在各方面均鬆懈了，且本身亦出現了不少問題……」

「什麼問題？」

「例如放鬆對門下弟子教育，因此下一代已有不少人身在白道，行爲有若黑道，而這一代的領導人，本身之修養亦出現問題，形成下一代對這一代之怨懟。換而言之，統而言之，九大門派表面上依然强盛，但其實內裏已四分五裂，各有各之打算，也因此僱主懷疑九大門派中人已有不少中堅加入天道盟，意求借外面之力量，來衝擊本門，洩一口氣！」

韋勤嘆息道：「如此說來，可眞危險。」

「是以在下當日曾對兩位說，殺了目標，咱們終生也不會後悔，雖然咱們爲了賺錢，但做的却是正義的事！」

曹建樹道：「咱們若不幸死於這事件之中，亦無憾了，總算爲武林盡一分力！」

「更甚者是我懷疑這『佛祖』亦有可能是九大門派中人！」樂滿天續道：「是故他們才會借殺手之力行事，萬一咱們失敗了，也不會造成太大之震盪，而他們尚可以再佈署第二次行動！」

曹建樹又問：「『他們』是指誰？」

「僱主及其志同道合者，這批人包括了九大門派之忠貞份子，目前他們之行動似已爲司徒宗所悉，並引來了殺身之禍，已有六名高手被殺！換而言之，僱主這方之行動，可能已洩露！」

韋勤續問：「如此說來，在下又有所不明瞭。這件事必須在暗中進行，爲何僱主故意公開徵求殺手，豈不打草驚蛇？」

「越是這樣才越不會引起天道盟之注意！將己及人，『佛祖』此時要做的事有多少？他有時間去仔細推敲麼？若是你我，亦認爲九大門派如要對付他，一是光明正大，豎起討伐大旗，一是暗中行事，怎會鬧得滿城風雨？」

韋勤略爲沉吟一下，道：「僱主果然十分聰明！」

「何況，他還聘了『笑面殺神』及『紅衣羅刹』去殺另一個人，所以，這件事雖弄得滿城風雨，但其實咱們之行動還是暗的！」

這次連曹建樹亦嘆息道：「僱主果然十分高明，咱們替他賣命，也增加幾分把握！」

樂滿天滿面嚴肅地道：「兩位最好認爲自己是爲錢賣命！」

曹建樹一對眼睛睜得老大：「你這是什麼意思？認爲咱們做殺手的，都全是埋沒天良的人？」

韋勤則道：「在下知道你的意思，你放心，萬一咱們失手被捕，決不會洩露半句秘密，只說是爲了錢而殺人，更不會供出你來。」

曹建樹這才明白，不由暗叫一聲慚愧。

「是次，在下要易容成林正道的身份，混進天道盟，兩位須在附近，以另一種身份出現，以便傳遞消息……」

曹建樹關懷地問道：「你一個人混進去，不是太危險麼？僱主有沒有策應之良方？天庭裡有沒有臥底的人接應？」

「都沒有，我自信還能應付，人多反而增加失敗之機會！另者，林正道之刀法，我本就懂得，且他人雖不肖，但學的內功還是正宗的，這就好辦多了。」

韋勤則問：「假如咱們隱伏在入山的路上，你怎樣跟咱們傳遞消息？而咱們又該跟誰聯絡？」

「這個還須待咱們徹底仔細訂一訂，並將每個細節都先想好，以免臨急抱佛脚，而出現問題。」

＊　＊　＊

大別山在河南，湖廣及南直隸交界處。天庭則屬湖廣境內。樂滿天下山時，不但把入山路徑、暗語、手勢都學會，且帶上林正道之鋼刀。

從山村到大別山入山處，足足有六百里路。樂滿天下山之後，已扮成林正道，韋勤和曹建樹則扮成客商和隨身僕人，一前兩後，相距二十里路前進。

這天到了漢陽，天色已晚，樂滿天趕了一天路，又飢又渴，便立即走進一家酒樓晚飯。

小二剛送上酒菜，忽然來了一個彪形大漢，手上舉着酒杯走了過來。「老林，上次多虧你救了小弟，今日俺特地敬你一杯！」言畢仰脖將杯中酒喝乾。

樂滿天弄不清那厮之身份，暗吃一驚，便學着林正道的三分狂氣二分陰陽怪調的語氣，淡淡地說：「小事一樁，不必介懷！」

那漢子顯然十分熱情，一屁股坐了下來，道：「老林，俺可以坐下來麼？吶，這頓飯算俺的，上次我已說過一定要好好請你吃一頓，嗯，你是要進山吧？」

原來此人也是天道盟的人，樂滿天心頭一動，故意抬頭望一望四周，然後輕嗯一聲：「隔牆有耳，此時只宜風花雪月！」

「是是，你那婆娘呢？今次爲何沒跟你一道？」

樂滿天乾咳一聲：「兄台近來可好？」

（未完・五）



# 龍威智鬥

案情撲朔迷離　名探各執己見

現代都市偵探故事／沈西城・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金小蝶與楊光共賦同居，她幾次詢問楊光巨型保險箱裡所裝何物，均得不到答案。聖誕節來臨，滕子固在別墅大堂內搞了個平安夜派對，是夜八點化裝舞會開始，並邀有年輕魔術師助興，還分派禮物。四大名探便服出席，楊光則化了裝……凌晨三點忽然發生了命案，楊光被刺身死，藍探長奉召到場……

六樓的住客個個交頭接耳，擠在長廊上，由於過於哄動，連其他住客也跑來瞧熱鬧、

警員在長廊的兩端築起三人人牆，阻止住客闖進現場裏。

一個年輕的鑑證科人員，手上拿着照相機，走到藍新平探長的身邊：「死者看來並非是坐在沙發上被人殺死的。地毯上有血跡，死者是被人殺死之後，扶上沙發的。」

陸平把鑑證科人員的話翻譯給麥昆聽。

「這有甚麼出奇！我老早就知道死者不是坐在沙發之時被人殺死的。」包維不屑地說：「如果坐着被刺背脊，死者就會從沙發上翻下來。問題是，爲甚麼兇手殺死死者後，要把他扶回沙發上呢？」

麥昆用法文嚷了一聲：「有趣有趣！」

梅萊嘴角叼着那個煙斗，雙手放在背後，悠閒地望着香港的警察在辦案。

藍新平探長又看了屍體一眼，接着將目光移在滕子固身上。

「滕先生！你可有甚麼頭緒？我指的是兇手……」

「沒有。」滕子固搖搖頭：「但是我祇關心我的一千萬美金，藍探長！我可以打開保險箱嗎？」

「沒問題，不過，你懂得開嗎？」藍新平探長懷疑地問。

「我當然不懂，但施宇先生懂。」滕子固說。

施宇早在藍新平探長跟滕子固說話時，離開了五〇六號房間，這時，他又回來，手上提着一個鐵箱子。

「呀呀……連工具也帶來了。」藍新平探長發出驚訝的聲音，跟在施宇的背後，走進了房間。

其他的人也魚貫進入。

施宇看了看那個巨型保險箱，發出了會心的微笑，然後蹲了下來。

「如果打開後，裏面空空如也，我便是第一個嫌疑人物。」他邊說邊打開了鐵箱子，裏面放着電鑽、螺絲批等等的工具。

「了不起！」梅萊忍不住讚了一句。

施宇的手，有如魔術師，那保險箱雖然牢固，但是經不起施宇的撥弄，不幾下子，就給打開了，眞簡單俐落之至。施宇站了起來。

眞的是不幸言中，保險箱裏，除了空氣，甚麼都沒有。

那一千萬美金，早已不翼而飛。

「呀！錢呢？到哪裏去了？」滕子固臉孔鐵青，大聲地嚷，跟着，他那凌厲的目光開始在睡房裏溜轉。

看過保險箱的背面，又把床褥

翻起細看。

但是，哪有鈔票的影子。

「施宇先生。」滕子固望着施宇，絕望和失落爬滿他的臉上：「鈔票啊！去了哪裏？」

施宇苦笑：「我怎麼知道！」

藍新平探長帶着疑惑的眼光，望着空的保險箱：「這裏面眞的有一千萬美元嗎？」

「如果不放在裏面，那麼還可以放在哪裏？」滕子固失去了鈔票，情緒十分激動：「楊光搶了我一千萬，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我爲了要解決你們破不了的那宗千萬巨劫案，才讓楊光去搶我的一千萬。想不到，嘿！」他嘆了口氣：「楊光用那筆錢買了這幢房子，又買了平治跑車，照看還應該剩下九百萬美金，這筆巨款，一定是給鎖在保險箱裏。」

「那麼看來，兇手殺了楊光後，把那九百萬美金也一併偷去了。」藍新平探長接下去說：「我看我們要封鎖現場一帶的馬路。」

「封鎖？爲甚麼要封鎖馬路？」施宇提出了質疑。

藍新平探長連忙回答：「理由好簡單，九百萬美金被偷去了。看來兇手已把鈔票放進箱子裏，坐上汽車逃走，所以封鎖馬路，大概可以把兇手抓到。」

「沒有用。」施宇說。

「爲甚麼？」這回換到藍新平探長問原故了。

「兇手沒逃走。」施宇這句話一出，藍新平探長和姜强同時吃了一驚。

「兇手沒逃？」姜强瞪大眼睛問。

「對！兇手不但沒有逃走，而且還在我們當中。」施宇神閒氣定地：「兇手爲了要偷走保險箱裏的鈔票，所以一定要把楊光殺死，知道楊光身懷巨款的，祇有我們這幾個人，換言之，就是住在五樓的住客，兇手就在我們這班人當中。」

「我是無辜的，我全不知情！」一聽到施宇這樣說，金小蝶搶先叫了起來：「我不知道保險箱裏有一千萬美金！」

「可是你對保險箱裏放着甚麼東西，却頂有興趣呢！」施宇譏諷地說。

「不過，楊光可沒告訴我。」金小蝶忙還擊。

「唔！」施宇點點頭。他的神情教人摸不着他到底是否相信金小蝶。

藍新平探長疑惑地望了衆人一眼。

「兇手在你們當中，即是說，你們當中有一個人是兇手了？難道要我懷疑你們四位世界名探嗎？」

施宇連忙把藍新平探長的話翻譯給其他三位名探聽。

包維第一個叫了起來：「對！我包維也有嫌疑。」

雖然是叫着，但是臉帶笑容，看來對被視爲嫌疑者感到相當的興趣。

麥昆也笑了：「人生多難！如果我在香港被列爲嫌疑者的消息傳到了美國，包保是大新聞。」

「不！麥昆先生！我們還沒有把你列作嫌疑者。」藍新平探長有點兒不好意思。

麥昆擺擺手：「沒關係，查案要客觀，還有，一千萬美元，我也會心動。換言之，我有殺人動機。金錢是奇怪的東西，累積到一個額，菩薩也心動。」

梅萊仍然習慣地把雙手放在背後：「我在這裏，也不外是一個普通人，探長！你千萬不要介意，我願意接受公平的調查。」

「我也一樣！新平兄。」施宇笑嘻嘻地望着藍新平探長：「一千萬美金，對我來說，眞是魅力無窮，更勝絕色美人。還有，我擅長開鎖，所以我應該比其他三位嫌疑更重。」

「我明白。」藍新平探長說：「對諸位的大公無私，我新平十分感動，從現在起，我會對諸位進行公平的調查。」他頓了頓：「祇是，我有一個不情之請……」

「請說！」施宇瀟洒地擺了擺手。

「如果調查工作碰到難題，請諸位能夠拔刀相助。」藍新平探長說出了自己的意願。

「我們當然會鼎力相助，這是我們齊集這裏的志願。」施宇一口答應。

藍新平探長感激地鞠了躬，用英語又說了一遍，跟着他說：「如果諸位發現到甚麼綫索，請立即打電話給我。」

四大名探聽了，一齊點點頭。

麥昆開口了，他說：「那頂絲絨帽子不見了。」

「絲絨帽子？」藍新平探長一怔。

麥昆說：「楊光來舞會時，化了裝，除了貼上鬍子外，還戴了一頂絲絨帽子。」

麥昆這樣一說，陸平就記起來了。對！楊光的確是戴了一頂絲絨帽子，祇不過，那時，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穿了銀色衣服的金小蝶身上，所以才沒有怎麼注意。

麥昆的聲音響了起來：「現在那頂帽子不見了。我剛才一進房間就找過，可是沒在房間裏。」

「喂！我不見了一千萬美元，你却去留意那頂微不足道的帽子，那……那美元……」滕子固對麥昆的態度，顯然有點不滿。



麥昆並沒有生氣，他望向滕子固：「我眞的對那頂帽子的興趣比那一千萬美元大得多。」

滕子固强忍着氣，問：「爲甚麼？」

藍新平探長的心意跟滕子固完全一樣，很想聽聽麥昆的解釋。

麥昆微微一笑：「理由很簡單，那一千萬美金，誰都知道是那個殺人兇手拿去了。當然，我們都知道那筆錢是從保險箱那裏被偷去的。可是，那頂帽子呢，我們都肯定楊光從舞會回房間時，是戴着那頂帽子的，現在不見了，極有可能就是被兇手拿去，但兇手爲甚麼要拿去那頂帽子呢？這一點很值得研究。」

「對！眞是太奇怪了。」藍新平探長點點頭：「麥昆先生！會不會是那個兇手看中了那頂帽子呢？」

「沒可能。」麥昆的回答斬釘截鐵：「一個能夠下得手殺人偷金的兇手，怎會看中那樣的一頂帽子，如果喜歡，可以買呀！一千萬美金，你說可以買多少頂？而且，」麥昆嚥了口口水：「誰都看見楊光戴過那頂帽子，如果兇手拿着它逃去，無疑是宣佈自己是兇手，哪有這樣笨的兇手呢？」

「可是，你又爲甚麼說是兇手拿去那頂帽子呢？」藍新平探長不服氣地問。

「我正在研究。」麥昆吸了一口氣，閉上眼睛，默默地在思索。

陸平望着敬愛的麥昆，心在想：「大概是覺得在這時候，不適宜把個人結論說出來吧！也有可能構思還未成熟吧。」

「包維先生！你好像有甚麼發現，對嗎？」藍新平探長把視綫移向包維。

包維伸出右手食指，在睡袍上彈了一下，把灰色的塵末掃落地上。

跟着，用十分柔和的語調說：「我一開始就對那張沙發發生了興趣。」

「沙發？」藍新平探長怔了怔：「你是說死者被人殺死後又被扶上去坐的那張沙發嗎？」

「不。」包維朗聲說：「剛才施宇先生已經說過了，我包維絕不重複別人的話。我所說的是另一張沙發的位置。」

「沙發的位置？」藍新平探長立刻把視綫投向那兩張沙發上：「沒甚麼不妥呀？」

「現在的確沒甚麼不妥。」包維冷冷地。

「你意思是……」

「當我們剛走進來時，其中一張沙發的位置，可眞有點兒奇怪。」

「對！包維先生的話是事實。」梅萊開口了：「我一進門，就繪了現場的草圖，你看一看。」

梅萊把記事簿拿了出來，讓藍新平探長看。

圖中，有一張沙發是放在客廳的右面角落。在那張沙發上，梅萊用筆打了個「×」記號。

「對了！正是這樣。」包維指着那個「×」記號：「可是，不知是誰，轉瞬間就把沙發扶回正常的位置。那個誰，就在現場。」

藍新平探長問：「你是指在警察到場之前，有人把沙發扶回正常的位置？」

「不！是在警方到場之後。」包維得意地：「當我們所有的人發現睡房保險箱裏的美金給人偷光了，一窩蜂地擁進了睡房，就在那時，有人伺機把那張畫有『×』記號的沙發，放回正常的位置。」

藍新平探長氣得二佛升天，大聲地問：「是誰動過那張沙發？」

所有在場的警務人員，人人噤若寒蟬，不敢吭一聲。姜强望了望藍新平探長，輕輕地搖了搖頭。

藍新平探長輕輕地吁了口氣，望住包維：「怪！眞是怪呀！」

跟着，他若有所思地問：「會不會是死者基於某種原因，挪動了那張沙發？」

「爲甚麼要那樣做？那個位置有甚麼好？看不到電視，就是聽身歷聲，也不是最佳位置呀！」包維立即反駁。

藍新平探長望向金小蝶：「金小姐！死者可有挪動過這張沙發？」

「沒有。」金小蝶想也不想地回答：「他一向喜歡整齊，沙發一直放在當眼的位置。」

「唔！不過……」藍新平探長沉吟了一下：「沙發稍稍移離位置，依我看也沒甚麼大不了吧。」

「對！沒甚麼大不了，祇是我對這一點有興趣。」包維說出了自己的心意。

藍新平探長觸了個霉頭，十分不快。他總覺得這幾位名探的言行十分怪異，無可捉摸。（要是施爾在，就好了！）

在這個時候，他不由得懷念起那個鬼靈精施爾來了。至少，施爾在場，施宇就會成爲自己的伙伴。

「梅萊先生，」藍新平探長靜了一會兒，又問梅萊：「閣下可有甚麼意見？」

「我一直以來，祇想着一個問題。」梅萊不徐不疾地回答：「這宗兇殺案的動機是甚麼？」

說完了這句話，梅萊就用滕子固送給他的電油打火機，燃着了煙斗。

藍新平探長如果不是碍於禮節，眞的會失聲大笑。

動機？還有甚麼動機？

他强忍着笑：「對不起！其實動機已經十分明顯，任誰都看得出來，死者是因爲一千萬美金而遭殺身之禍的。難道閣下還有其他高見？」

語調中，已帶有一點諷刺的意味。

梅萊並不動氣，冷靜地說：「從表面看來，兇手的動機的確如此，不過……」

梅萊說到這裏，發覺煙斗塞住了，搖搖頭，把煙斗放在几上。

「不過嘛，這裏面還有不少疑點。」他把煙斗的煙絲倒進煙灰缸裏。

「甚麼疑點？」藍新平探長不服地。

「第一個疑點是睡房裏的保險箱沒有被爆破或撬壞。還有，當我們進來時，它還上了鎖。」

「梅萊先生！我不大明白閣下的意思。」姜强插口問。

「好吧！我說得扼要一點吧！有三個可能性，一是兇手知道保險箱的密碼；二是兇手一如施爾先生一樣是開鎖家；最後就是兇手威脅楊光把保險箱打開。」梅萊一口氣地說了出來。

「有……道理。」藍新平探長無法不折服。

梅萊笑了一笑：「如果是前兩個可能性，那就是說兇手乘楊光不在時，偷入房間，把美金偷去，根本不必殺死楊光。同時，爲了不讓楊光發覺美金被偷，兇手還特意鎖上保險箱。如果是第三個可能性，兇手也無必要殺死楊光，祇消在他頭上重重敲一記，讓他暈倒，就可施施然地逃去，對嗎？」

藍新平探長問：「大概兇手是怕被認出廬山眞面目吧。」

「楊光不敢去報警的，他自己也是賊呀！」梅萊解釋着。

「對！會不會兇手怕楊光復仇？」姜强問。

「有道理。」梅萊點點頭：「退一步來說，打開了保險箱，拿了錢，殺死楊光，兇手爲甚麼還要鎖上保險箱呢？」

梅萊又往下說：「照道理說，兇手殺了人，搶了那筆金錢，應該立刻離開現場才對嘛。」

「我也弄不明白。」藍新平探長同意地，他轉身朝躺在客廳的屍體看，這時，法醫官已初步檢驗了死者的屍體，仵工正把屍體包裹，放進鐵箱裏。

「這宗殺人案件，眞有點兒奇怪。」梅萊自言自語地。

藍新平探長輕輕地吁一口氣。

梅萊說：「爲了偷那一千萬美金，兇手不一定要殺人，這個疑問，一直盤據我心裏。因此，我一直懷疑兇手的動機，有了懷疑，哈哈，我的興頭可來了。」

藍新平探長不禁叫苦連天。

四大名探，不單不好惹，全部是妙論多多，令人摸不着頭腦。

首先是麥昆，他對屍體和一千萬美金，全不放在眼內，祇是一味地去研究那頂絲質帽子的行踪。媽呀！這是謀殺案呀！還有，也是巨劫案呀！一千萬美元，相等於港幣七千多萬，爲甚麼反過來去關心那頂幾百塊的帽子呢？

至於那個包維，更古怪，跟麥昆一樣，他對屍體和巨欵全無興趣，祇是留心那張沙發的位置。簡直是神經病！獃子！

那個比利時胖子（藍新平在心中這樣稱呼他）梅萊，更是怪誕莫名，甚麼都不管，獨是一味地研究殺人的動機。他表示難明殺人的動機。

對於藍新平探長這樣富於辦案經驗的人而言，殺人動機眞不太多，簡而言之，祇有三點，就是㈠恐怖；㈡利益；㈢男女關係。

今次的事件，當然是利益，關鍵就是那一千萬美金。

藍新平探長看看施宇一眼，低聲地問：「施宇兄，你有甚麼妙論嗎？」

他不再把名探的說話說成「言論」，而稱之爲「妙論」，正好體現出他對名探們的不滿。

「暫時沒有，我們想領教一下新平兄的本領。」施宇笑了笑，回答。

「如果連施宇兄也來一番妙論，我可要頭痛了。」藍新平探長捧着頭。

他打量了衆人一眼，輕輕地咳了一下，開始了他的調查程序。

「是誰最後見過死者的？」他問。

麥西蒙率先回答：「當然不是我，不過我卻聽到這房間裏發出了異聲。」

「甚麼異聲？」藍新平探長感興趣地問。

「好像是用鎚子敲牆壁的聲音，那時大概是凌晨十二點卅分。我猜是楊光收到了滕先生的禮物後，在發脾氣，所以敲牆壁洩憤。」

「是不是跟兇手搏鬥的聲音？」

「不！不是！我沒聽過叫聲和叫救命的聲音。」

藍新平探長走到客廳，他看到了散落在地上的那三塊手絹。不遠處還有一個塑膠工具袋，看來，正如麥西蒙所說，楊光是想把手絹釘在牆上洩憤。

那是說，在十二點卅分之前，楊光還是活着的。

「我可以更加肯定死者的死亡時間。」忽然滕子固這樣說。



「哦？難道在十二點卅分後，你見過死者嗎？」藍新平探長疑惑地問。

「不不不！我沒有見過他。」滕子固連忙擺手：「我們是在凌晨一點過後，陸續回自己的房間的，我跟陸平同住，一進房間，就上床休息，不過，錄音機卻一直開着，我相信一定錄下了一點東西。」

「眞的嗎？」藍新平探長不禁喜出望外，有錄音帶，對破案大有幫助。

藍新平探長難掩心中的喜悅，他在想：「說不定兇手殺害楊光時的動靜也被錄進了錄音帶裏，如果一切如願，那兇手怕不難手到擒來。」

那時候，嘿嘿嘿！又可以一挫那三大洋探的威風了。

也許是民族自尊作祟，藍新平探長對那三位洋探長有點兒反感。

滕子固說：「我眞的安裝了錄音機，現在我們所講的話，怕都已錄進了錄音機裏呢。」

「好！那麼我們好好聽一下吧。」藍新平探長提議。

「那當然！不過，在聽之前，我有兩點要說明一下。」滕子固忽然說。

「請說！」藍新平探長實在已有點兒急不及待了。

滕子固低聲地咳了兩下：「首先我要聲明一點，我並非純是爲了偷聽而安裝錄音機，我主要是爲了幫警方破掉那宗千萬美元巨劫案，因此，即使沒有這宗謀殺案，我也會把所有的錄音帶交給警方，希望他們能充分利用，破掉那宗案子。」

「我明白！我明白！」藍新平探長忙不迭地點頭。

「還有一點，也得强調一下，就是……」滕子固頓住，望向藍新平探長：「我希望你們警方能盡快抓住兇手，找回我的失款。」

「那當然！這是我們警方的責任呀！」藍新平探長堅決地說：「我們一定盡快破案！」

「好吧！那請你們來我的房間聽錄音帶吧。」滕子固率先離開了現場，其他人等陸續地跟在他背後。

然而，麥昆、包維、梅萊卻像蠟像一樣，站在客廳，動也不動。

「陸平兄，」藍新平探長低聲地喚着陸平：「他們知不知道我們現在出去聽錄音帶？」

「你跟滕先生的對話，我全都翻譯給他們聽。」陸平這樣回答。

「那麼他們爲甚麼不跟着去？」

「呀！」被這樣一問，陸平也怔住了。

藍新平探長當然知道這樣問陸平，也是難以問得出所以然來，不過，還是忍不住地問了。

陸平聳聳肩，把藍新平探長的問題傳給了三大名探知道。

三個人互相對望了一眼，露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陸平瞧着藍新平探長，苦笑一下：「錄音帶講的是中國話，他們聽不懂，所以寧願留在現場，好好地對那頂帽子和沙發研究一下。」

「不過你可以翻譯給他們聽的呀！」藍新平探長仍然有點摸不着頭腦。

「呀！不要那麼笨，行不行？」忽然之間，施宇說話了。

「笨？甚麼意思？」藍新平探長抬了抬眼眉。

「說聽不懂中國話，那是門面話，如果說出眞正的原因，又怕引起你不滿，所以就說聽不懂罷了。新平兄！你不要理會他們吧。」施宇笑咪咪地。

「爲甚麼他們認爲錄音帶不重要呢？」藍新平探長那倔强的脾氣又來了。

「這個我也不知道，容後再想吧。」施宇說。

「那麼，施宇兄也不想聽了？」藍新平探長沒好氣地。

「不！我的興緻好大，非聽不可，聽聽到底有甚麼聲音，那才過癮！來吧！新平兄！我們一塊兒聽。」施宇興緻勃勃地順手推了藍新平探長一下。

兩個人走進了五〇五號房間，裏面站着一大堆人，個個目不轉睛地盯着那台錄音機。

施宇走到角落的沙發上坐了下來，翹起二郎腿，從身邊摸出一根荷蘭小雪茄叼在嘴角。

「擦」地一下，點了火，聚精會神地打量着衆人。

看來，施宇對在座衆人的神情比聽錄音帶更感興趣哩。

滕子固的神情十分得意，因爲有了這套錄音設備，至少可以爲警方帶來破案的新希望，同時，他的千萬美元還有可能「倦燕歸巢」。

滕子固說：「在開始之前，我得說明一下這台錄音機的性能，這是備有自動時間掣的，某個時候會自動錄音，某個時候會自動關閉，所以甚麼聲音都會錄下來，包括了楊光和金小姐在床上的聲音。」

「呀！」金小蝶不禁嚷了起來。

「避免尷尬，我會把這種聲音截斷不聽，楊光是十二點左右從大堂回到房間的，好！我們就從那時候聽起。」

滕子固按了快速回帶的按鈕。

「吱吱吱」的聲音响個不停。

「啪」的一聲，滕子固按停了。房間裏傳來開門聲。

「呀！楊光回來了。」滕子固大聲地說。

接着是蹀步的聲音，看來楊光這時候的心情十分煩躁。

「畜牲！他媽的！」楊光罵着。

陸平忍不住去看滕子固，「畜牲」、「他媽的」，罵的對象，看來必然是滕子固。

接着是敲牆的聲音，大約有兩至三下，在敲的過程中，楊光還在不停地罵「畜牲」。

「這……這就是我聽到的聲音。」麥西蒙叫了起來。

藍新平探長立時按停了錄音機，問：「這時是凌晨十二點半嗎？」

「正是。」麥西蒙毫不猶豫地點頭。

「還有人能證明嗎？」藍新平探長問衆人。

「你不相信我？」麥西蒙有點不悅地。

「不。」藍新平探長搖搖頭：「不能說不相信，不過你也是嫌疑人物。」

「我是證人。」施宇突然說：「我相信麥先生的話。」

「爲甚麼相信？施宇兄！難道你也聽到這個聲音嗎？」

「不！我這時候正跟其他人等在大堂，沒聽到。」施宇好整以暇地：「但是楊光拿了禮物，怒氣沖沖地回到五樓自己房間的確是凌晨十二點十五分，所以麥先生說在十二點半聽到敲牆的聲音，是可以相信的。跟着，麥先生自己下樓來，告訴我們楊光在發脾氣，那時正是凌晨十二點四十分。」施宇說完，又抽起古巴雪茄。

「既然施宇兄這樣說，我還能不相信嗎？」藍新平探長無可奈何地。

他說完，就爲自己的腕錶調校至「十二點卅分」。

這樣，就可以配合錄音帶裏的一切行動，正確的時間，就可以把握得到。

他開了錄音機。

＊十二點四十分，楊光開了身歷聲，聽的士高音樂，一邊聽，一邊哼。

＊一點十分，楊光關掉身歷聲，又在地毯上蹀步。

＊一點三十分，楊光自言自語：「阿蝶幹甚麼呀？」

＊一點五十分，楊光在問：「誰！是阿蝶嗎？」跟住「嘩」地一聲悲鳴，人像墮地的聲音。

＊兩點，屍體被拖曳的聲音。

＊兩點零五分，有腳步聲在走動。

＊兩點十分，保險箱的號碼盤被轉動，鑰匙插進匙孔的聲音，接着是數鈔票的聲音。

＊兩點十五分，關保險箱的聲音，上鎖，腳步走動的聲音。

＊兩點十七分，靜了一會，悉悉索索的聲音持續了十分鐘左右。

＊兩點三十分，開門的聲音，接着關門的聲音。

＊三點零二分，有急速敲門的聲音。

＊三點零七分，門開，許多腳步聲。

跟住就是金小蝶的悲鳴。

「好了！關掉吧。」藍新平探長朝着滕子固說。他的臉孔因興奮過度而變得蒼白。

「好了！我們現在大可以肯定一個事實，楊光是在凌晨一點五十分被殺死的。」藍新平探長向衆人報告了他的個人心得，跟着他又掃視了衆人一眼。

「在這段時間內，你們各位可有不在現場的證據？」藍新平探長這樣問。

衆人沒出聲。

「好！說得確切一點，就是從一點五十分到兩點三十分這一段時間內，你們可有不在現場的證據？」藍新平探長說得更加詳細。

衆人自然默然。

過了一會，滕子固悠悠地說：「我在睡覺。」

「我也一樣，太累了。」陸平說。

「我也在睡覺。」麥西蒙說。

「我也是。」施宇微笑地：「我猜麥昆他們也是一樣。」

「你呢？金小姐。」藍新平探長問金小蝶。

金小蝶臉色一變，低聲地：「我睡在大堂沙發上，睡得好熟，我可沒殺人哪！保險箱裏有一千萬美金，我可不知道，我上樓回房間時，楊光已經死了，這件事，各位可以做證，我不是兇手。」

藍新平探長一面聽着，一面點頭，然而這不代表他相信了金小蝶的話。

她說不知道保險箱裏有巨款和一直睡在大堂的沙發上這兩件事，可沒有證人能加以證明。

「這麼看來，你們當中沒有一個有不在現場的確實證據。」藍新平探長笑着說。

施宇又笑了起來，「在凌晨兩點，居然有不在現場的確實證據，那才怪呢！」

「對！好吧！我把涉嫌者的範圍稍稍縮窄吧。」藍新平探長噓了一口口水：「你們所有的人都是嫌疑人物。」

「對！倒不如說我們全體都是兇手吧。」施宇說。

「甚麼？」藍新平探長瞪着施宇。

施宇認眞地說：「我跟麥昆先生他們，受了滕先生所委託，觀察楊光。楊光是這宗事件中的模特兒。不過，想深一層，我們又何嘗



不是滕先生心目中的模特兒！我們心有不甘，一起造他的反，於是除了滕先生，我們所有的人聯合起來，殺死楊光，瓜分了那一千萬美元，七個人，每人有一百四十多萬，可眞不錯呀！」

「有道理，」藍新平探長點點頭：「這樣的事也並非沒有過。我記得包維先生辦的一宗案子中，曾經有過這樣的事件，那是急行列車謀殺案吧。」

「呀！新平兄眞是學識淵博。」施宇讚賞地。

「豈敢豈敢。」藍新平探長自謙地。

就在這時候，麥昆他們三人從外面走了進來。

「怎麼？錄音帶可有趣？」麥昆急不及待地問。

陸平連忙迎上去，把錄音帶的內容講了一遍。

「哈哈！凌晨一點五十分，可眞是殺人的好時間。」麥昆笑了起來。

「呀！眞是戲劇化。」包維說：「戲劇化嘛，就是有趣。」

「怎麼有趣？」陸平問。

包維望着藍新平探長：「死者最後的一句對白，不是頂有趣嗎？『誰？是小蝶嗎？』這句話，可眞意味深長呀！你怎麼解釋？」

「我？」陸平指指自己，一派茫然。

「對！說吧。」麥昆鼓勵着。

包維冷冷地盯着陸平。

陸平硬着頭皮說：「我想那時候，楊光的想法有兩種，一是來者是金小碟，二則是可能另有其人……」

「對。」包維豎起二指：「憑着最後的那句話，我們可以有兩種推測，這不是很有趣嗎？」

陸平眨眨眼，表示同意。

然而，站在警方的立場，卻不很喜歡這種推測，這會令案子更加複雜化。

梅萊一如往日一樣，保持緘默，他是一個不大喜歡說話的人。

藍新平探長望望四大名探一眼：「既然現在大家都在一起，那麼我希望大家可以幫我一個忙。」

衆人望了藍新平探長，不知他葫蘆裏賣甚麼葯。

「這宗案件，除了抓兇手外，還得爲滕先生找回那失去的巨款。麥昆先生對那頂帽子很留神，不過，在我而言，那是無關痛癢，我關心的是那筆巨款，如果能找到巨款，就可以抓到兇手，所以，我要一一搜查你們的房間，請你們合作。」

沒有人反對。

於是藍新平探長偕同姜强和其他兩個幹探，就在滕子固的房間搜查起來。

大家都默默地看着藍新平探長行動。

快天亮了，搜查行動仍在進行。

「呀！今天是十二月廿五號，是聖誕節哪！」滕子固忽然這樣說。

就在這時候，房間的電燈忽然熄滅了。

在黑暗中，大家都聽到了金小蝶慘叫的聲音。

跟着，又好像有人碰着沙發倒地。

「請各位鎭定一點。」藍新平探長處變不驚地高喊。

「救命！」又是金小蝶的慘叫。

這時候，響起了開門的聲音，有人奪門而出。

「金小姐！」藍新平探長大聲地叫：「你怎麼了？金小姐！」

沒有人回答。

也在這時候，一聲響亮的聲音，「砰」地傳了開來。

一陣閃光掠了過去。

接着又有一道閃光掠過。

「走呀！」不知誰在叫：「快離開這裏！」

黑暗中，人聲錯雜，腳步紛紛。

「姜强！電筒呢？」藍新平探長問姜强。

「在隔壁房間裏。」姜强說。

「還不快去拿！」藍新平探長喝令着。

姜强躡手躡腳地摸黑離開了房間。

藍新平探長在黑暗中吁了口氣，忽然，想起褲袋裏有一個打火機，連忙取了出來，蹲在地上，「啪」地點着。

剛才那「砰」的一聲和閃光，有可能是槍聲，因此，蹲下來會比較安全。

周遭亮了，房間裏出奇地靜，原來偌大房間中，好像祇有藍新平探長一個人。

正在這時候，藍新平探長感到背後似乎有東西在蠕動。

他猛地轉身去看，光芒中，照着一個人影。

「誰？」藍新平探長下意識地右手提着槍柄。

「我，滕子固。」對方回答。

「其他人呢？」

「走了！都逃走了。」滕子固說。

「爲甚麼你不逃？」藍新平探長奇怪地問。

「這麼黑，亂逃反而危險。」滕子固解釋。

這時，姜强走了進來。

「電筒呢？」藍新平探長問。

（未完・五）

**上文提要：**朱大塊兒以一敵二，格殺「流派」首領劉全我，又逐走與四大名捕齊名的神拳顧鐵三，只不過是打了三個回合。唐寶牛在旁觀戰，覺得朱大塊兒眞是莫測高深。那邊廂蔡水擇、張炭、老林和尚、天衣居士、無夢女，還有好像死了的趙畫四，六人似乎有七道呼吸聲，原來達摩先師像內藏有元十三限，使衆人大吃一驚，老林更不知所措……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 驚艷一槍

## 待同門勢不妥協　對蔡京各執一詞

這時候的老林大師，每一個舉措，每一個動作，都小心翼翼，既不做任何多餘的舉止，也注重每一個動作之間的應合，他的懼意不但沒有影响他的戰志，反而使他更謹慎的營造着鬥志。

他似準備長鬥。

既要長鬥，便得養精蓄銳。

他不再浪費任何精力，那怕只是一眨眼，一聳眉的力氣。

天衣居士已爲他所連累。

在這兒，只有他還可以與元十三限省鬥。

他不能敗。他不可以輸。

他用紅布抹臉，卻出現了奇景。

第一次抹，臉成白色。

第二次抹，臉成黃。

第三次抹，臉青。

第四次抹，藍。

第五抹，紅。

第六，紫。

七，黑。

那尊「菩薩」在他第八次抹臉成像久埋在冰川的死人白至一般顏色時，道：「你不止練成『封刀掛劍』奇功，還練就了『變色翻臉』大法，你的武功，沒有放下。雷損今天要是仍活着，他也不會放心你，也不會放過你的。『霹靂火』雷陣雨，果然不愧是當世鼎鼎大名、沙場殺敵的『殺頭大將軍』，也不愧爲當年『六分半堂』祖師爺雷震雷老爺子的兩大愛將之一！雷損一直還以爲你已癱瘓了，幸好他死得早。」

老林大師臉容相當激動，彷彿他生來五官就只能表達激動。「雷損能使老衲和『連天七聖』鬪七鬥得箇兩敗俱傷，那是他的本領。老衲確是成了廢人好一大段時候，所以才來這寺廟渡此殘生。」

「菩薩」嗤道：「什麼老衲少衲的，你是鐵騎風雲的『殺頭大將軍』雷陣雨，也是『六分半堂』的副總堂主『霹靂火神』，有什麼好裝蒜的，你儘管出了家、剃了度、入了廟、升了天、變了鬼、化了神，都還是雷家霹靂堂的雷陣雨，你也只能是『封刀掛劍』雷家好手雷陣雨！」

雷陣雨卻閉上了眼睛，儘管他臉色還是在遽轉突變。「你也少裝菩薩了，你再怎麼裝，還不過是個人魔罷了！」

那「菩薩」忽然金光四射——威猛莊嚴得令人不敢正視。

好一會，元十三限才道：「這兒本來沒你的事。」

雷陣雨道：「本來這世間已沒我的事，雷損運計使我重創於關七之手，且霸佔了『六分半堂』久矣，我也沒有意思復仇。」

元十三限道：「你老家雷家，本來跟唐門交好已久，火器暗器，互相輔弼，威力十足，但近年卻開



始成仇爲敵，你要管事，不如先去管管你的家事，你這住持人怎麼撇掉總局不管，卻來管分局的事！」

雷陣雨道：「你知道我受關七重擊後，爲何沒眞的廢了？」

元十三限道：「我只知道關七與你一戰後，幾成爲不折不扣的白痴。」

雷陣雨道：「那是因爲天衣居士辛苦了多年研創出來的藥方，卻讓我治好了本來無望復元的傷。」

天衣居士忽道：「你的傷本來就治不好，醫你是因有緣。」

雷陣雨又問：「你知道當年我當殺頭大將軍，殺得敵人多了，受權相所忌，下在獄裏，幾乎就要變成殺頭大將軍，怎麼而今人頭尚在？還能在這荒山破廟裏當區區住持？」

元十三限冷笑道：「許笑一老是會做討好的事。」

雷陣雨道：「不是。是洛陽溫晚保住我的人頭妻小。」

元十三限冷傲似冰。「今晚這兒，沒溫晚的事，至少，他還沒來。」

這回只聽天衣居士微微一笑，笑意裡竟像聽到一首好歌、一闋好詞。

雷陣雨接道：「我告訴你：當日，是天衣居士救活了我，也是溫晚大人保住了我。這回，溫大人託我暗中保護天衣居士，我能不盡力而爲麼？我已死過一次，經歷中，六分半堂已不是我人生裏的總局；人間裏，雷家堡也不是我生命中的主壇。我的總局在這兒，在這一戰，其他的，都是次要的，都是附屬的，都只是分局。」

元十三限道：「你一定要死，我也可以成全你。」

雷陣雨喟然道：「我只是不明白，不明白我爲什麼會陷在你的局裡。」

天衣居士忽道：「你的局設得很好，根本就是一個不可預測的變數。我先張炭等上老林寺來，爲的是要勸你不要插手這件事，趕快帶門人離開，沒料，你却把我制住了，連我也沒料你會這樣做的。」

元十三限也很實在的說：「他料不到，我更料不到。你們是好朋友，你跟我雖然會過面，但沒有深交，我更料不到這一着。」

這一來，卻使雷陣雨更苦惱了。「……你們既然都沒料到，卻何以有這種令我反入局中的局面？」

元十三限道：「也好，趁你們未死之前，讓你們問個明白也好。我也沒料到你會出手，我是料定只要有一個許師兄的兄弟們徒友人在這兒，他就一定會在這兒坐鎮。他捨不了，天生就不是做大事的人材。劉邦爲了逃命，連兒女妻室皆可棄，許笑一則只適合隱居山林，卻偏要出來獻世。我抓準了這一點，然後守着，整個甜山，今晚，這兒，此地殺氣最盛，那必是我們廝殺之所，所以我甚麼也不做，找一個人，扮作是我，在甜山之役的幕後調度，自己坐在這佛像之內，把一切事盡收眼裡。」

天衣居士這才明白。

他受雷陣雨所制時，心中也很驚愕，不敢置信：連老林大師也會出賣他！

但他很快便知道：

不是出賣。

而是爲了他的安全。

可是，當雷陣雨把寺中的弟子遣走，把他置入神像內之際，他感覺到很不對勁。

因爲他感覺到這空晃晃的大殿內，除了有神，而且有人。

——什麼人？

——在那裡？

連他竟也沒能覺察出人在那裡。

看樣子，似連雷陣雨也不知道。

雷陣雨似怕給他說服了，又知他本領神通廣大，所以連啞穴也一併封了。

他無法通知這位好心的莽和尚。

從中他也明白了一件事：

——當日爲甚麼在「六分半堂」的內鬥中，雷陣雨本來勢大人衆，但終於還是鬥不過雷損的理由。

雷損善於化敵爲友。

——一旦成敵，他又確能做到殺手無情。

要不是雷損遇上的是蘇夢枕：一個看透了世情的俠客書生，早都給他的低姿勢所軟化了。

雷陣雨顯然不然。

——就算他在幫人，也令給他相幫的人很不心甘情願！

天衣居士當時還發覺一件事。

這兒有兩尊菩薩像，而且也是中空的。

也就是說，雷陣雨既可把他置身於這尊菩薩內，自然也可以把他放在另一尊菩薩中。

但雷陣雨毫不猶豫就選了這一尊。

爲什麼不選另一尊？

除了雷陣雨可能知情之外，那座菩薩本身就有一種無形的壓力，使雷陣雨不敢去碰。

爲什麼會不敢褻瀆？

除了眞有神力之外，那麼，這壓力是來自人——能夠無色無相、不着痕迹、連殺氣也不透露的施加壓力，使得雷陣雨這等高手也在不覺察間作出了選擇，當今之世，確沒多少人了。

了。

天衣居士馬上省悟來者何人

但他却苦於無法相告。

之後，雷陣雨出去了。

他大概去安排些什麼。

可是天衣居士知道他安排什麼都沒有用了。

大敵就在眼前！

那時際，也許那神像內的人正要行動吧？忽然，天衣居士卻聽到神像內發出極其紊亂且不可思議的運息聲，既似三十個人藏在裏面一齊遇上極爲駭怖的事，又似一頭猩猩强行走入寺內的古怪聲响。然後，又驟然靜止，回到原來的全無聲息。

這當兒，蔡水擇和張炭正要進來佈局。

哎，無論他們再怎麼佈局，都在他人的局裡哪！

* * *

雷陣雨似有點忿忿：「他騙了我。」

元十三限道：「他沒有騙你，他是以爲我確已走了，我多戴着面具，他們也很少敢接近我，所以，他也以爲我仍在『洞房山』那兒指揮大局。其實，那兒也只不過是我的分局。」

雷陣雨哼聲道：「你眞的知道他是誰？」

元十三限淡淡地道：「自然就是『捧派』的張顯然。他一味捧我，爲的就是教我不疑他。他原是少林俗家弟子，後犯了寺規，老林高僧收容過他一時。」

雷陣雨道：「連你都知道是他，還不是他出賣了我？我索取的兩萬兩銀子，其中一萬兩，便是給了他。」

元十三限道：「他沒有出賣誰，也誰都沒出賣。我知道是他，因爲我懂相人之術，一看便知，是他了，不會是別人。」

他徐徐轉向天衣居士，問：「你也是派了此人在我那兒卧底，是不是？一個訊息賣兩頭，張顯然該去當商賈。」

天衣居士道：「你也派了人混在我們隊裏？」

元十三限道：「可是那是個很沒用的人，迄今爲止，什麼正確的情報也不曾給過，完全要靠我自己的估量判斷，不過，這樣反而可以不受人誤導一些。到底，那人是不是你故意派給我作反間之計，我現在還沒摸透。」

天衣居士一笑：「現在你已不必摸透了。」

元十三限道：「對，殺了你，餘不足畏。而且，我的人和你的人正決戰於『塡房山』及『洞房山』，這叫總局有總局的龍爭虎鬥，分局有分局的生死較量。」

天衣居士道：「我們眞非見生死不可嗎？」

元十三限道：「你既已來京，必去相幫諸葛，我不殺你，俟你們會集了，就殺不了了。誰教你答允了我不出關，偏又跑到這兒來送死。」

天衣居士道：「我來的目的，你應該清楚。」

元十三限道：「你爲的是要殺相爺？」

「是。」

「所以我更容不得你活。」

「我是爲民除害，以清君側。」

「你是要讓諸葛獨攬大權，你也要分享其成。蔡相是我恩公，誰要殺他，我先殺了誰。」

「罷手吧，蔡京一早已弄得民心沸騰、天怒人怨了。三師弟也一早想跟你聯手，共創大業。」

「住口！我再潦倒，也決不會依附他，他是什麼東西，他只不過會巴結，懂奉迎，機會比人多，運氣比我好而已！他那些成就，我才不稀罕！」

「這不只是運氣問題，運氣只決定於努力和性情。你不改脾性，只嫉妬別人的幸運，這樣只會加强他人的幸福，加重自己的不幸。破壞他人的幸福，是傷人誤己的行爲。老四你聰明一世，又何苦懵懂一時！」

「你少勸我！我只是不夠運！一個人可以無財無勢，甚至也無才無志，但只要有運氣，他還是可以什麼都有，最多是不能有大成！一個人要是已什麼都有，而且很努力，但是要失去了運氣，就會一無所有，我空有一身絕世本領，却飽受運氣欺凌。」

「可是運氣是不能掌握的，與其苦待運至，不如自行去創造運氣，管它有運無運，至少你已爲自己爭了一口氣啊！不要再自困於個人私心中，爲民鋤奸，至少是做了件名垂萬年、揚名後世。」

「名垂萬古？要是我已千古了，留名萬代又干我何事，我現在就爭今朝今夕的一口氣，萬年太長，今天我就要大成大就，如果不成，大死一番又何妨。」

「四師弟，做人是應該有高揚意志，但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平寬心情。」

「二師兄，沒你的嘮叨，我就活得很歡快。你快退回白鬚園，我或可饒你不殺。我此生誓定要戰勝諸葛老三，否則枉自來世間空跑一趟！」

「你殺我也沒有用，三師弟仍輔理朝政，決不容許禍國殃民的蔡京胡作非爲的。四師弟，你有一身絕藝，就算是報恩盡忠，也不該助紂爲虐、爲虎作倀啊。誰勝誰敗，



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成則可喜，敗則可傲。」

「你這是廢話，世人只論成敗，只要人在世間活着，而且活得愉快，那就是成了。身後功過，誰人評定，與己何關？與人何涉？死了之後別人怎麼說，管它的！連活着別人指罵，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權、得勢、成功、順利！你看世人論項羽，多說他狐疑過勇，自招其敗，而劉邦性格能容人順應，成所必然——如果楚漢之爭，最終敗的是劉邦，你看論者又會怎麼說？論勇，劉邦不如他。論勢，劉邦不及之。論力，劉邦不能比。楚霸王輸的只是運氣，敗在他的一念之仁，幾次都不趕盡殺絕，放過劉邦。其實，楚霸王乃是一世之雄也，那些論及他的人，連他一隻脚趾尾都不能比。他在十年內叱咤風雲，名動天下，廿八歲起事，卅二自刎於烏江，活得虎虎生風，有氣有力，叱咤間風雲色變，揮指間萬人滅裂，後世譏諷他無才不智的人，憑什麼褒貶他？他活過、成功過、壯烈轟烈過，不是這些宵小之輩所能企及萬一的。他已是蓋世英雄，尚且如此，我們爲甚麼還要把生命眞義交給後世那些拾人牙慧的酸秀才評定？」

「老四，你太偏激了。老三就勝了你一點：他能持平行事。」

「他成功，當然可以持平了，一個失敗者，根本就立足於失衡的一邊，怎輪到他來論稱？你且放心，諸葛有的是張良計，我元限也有過牆梯。你引我出京，在此跟你對耗着，讓京裏防禦疏失，讓諸葛整頓京裡各路幫派人馬，脫離相爺的掌握。可是，相爺也早安排了人趁此去伏殺諸葛。所以，他也沒好過。如果說那兒是總局，這裏才不過是分局哪！」

天衣居士怒道：「卑鄙！」

元十三限道：「嗜殺只有成不成功，沒有卑不卑鄙，嗜殺是以己命買人命，當然要卑鄙。」

天衣居士隨即冷靜下來。「看來要暗算三師弟的人何其多，也沒見過誰能得手，三弟不是一直好好的活到現在？」

元十三限笑了。

不，是那菩薩像笑了。

他的人在裏面。

神像裡。

可是神像卻是因而活了。

他造了神。

他自己就是神。

這豈非跟世間大多數自私而又自負的人特性一樣：他們喜歡把自己造成了神，變成了佛，讓萬人匍伏，萬民膜拜？

* * *

元十三限難得一笑。

天衣居士深知這一點。

所以當論及諸葛小花生死之際，元十三限卻忽然笑了，而且還帶動了佛像一齊笑，這使天衣居士爲之心寒。

只聽元十三限笑道：「以前殺不了，這次一定成。諸葛再强，也有收拾他的辦法。」

天衣居士道：「你別得意太早，這回我們也有辦法殺得了蔡京。」

元十三限道：「其實殺蔡京又有何用？殺得了一個蔡京，還有千千萬萬個趙高、李輔國、魚朝恩、蔡京，只要天子昏庸無道，愛近奸暱，那殺了一個蔡京，又來十個百個，那殺得盡？我護這蔡京，至少他護着我。誰對我好，我便對他好。誰用我材，我就爲他所用。你現在只剩一張口，手脚都動彈不得，其他幾個烏合之衆，不堪一擊，卻還來口出狂言？」

雷陣雨怒道：「元十三限，你少賣狂，你以爲自己是神，就成佛了麼？你的弟子趙畫四，橫屍於此，你不一樣眼巴巴看着他死，束手無策！」

他這句話是怒罵。

一個人在生氣的時候破口大罵，往往是口不擇言的，這時，他也管不得，渾忘了自己是出家人了。

可是這句話罵出口之後，忽然省悟到一個蹊蹺。

連天衣居士的頭上也似給這句話點亮了一盞燈。

蔡水擇、張炭、無夢女同時都互覷了一眼。

他們對望的眼色裏全交換了一個問題。

這問題就是：

有問題！

* * *

問題是：就算元十三限並不關心司馬廢和司徒殘的生死，但對自已親手調教出來的弟子趙畫四，總不會見死不救吧？

無夢女、蔡水擇、張炭聯手合襲趙畫四的時候，元十三限就在這寺廟中，這佛殿裡。

而且就在這達摩師尊的佛像內。

* * *

爲什麼那時候元十三限沒有動手？

爲何元十三限對自己徒弟的生死關頭竟袖手不理？

爲什麼元十三限自從給天衣居士道破他就在寺內後，迄今還沒有動手，卻只說話——這不像是向來寡言孤僻的他一貫作風！

* * *

天衣居士突然道：「你是被困——你給困在神像內！」

元十三限輕笑了一聲，笑聲帶

躁，「你以為區區一座神像能困得住我？」

天衣居士冷峻地道：「神像是困不住你，可是如果神像是眞有神，你再强也掙脫不了。」

元十三限嘿聲道：「沒想到這些年來不見，你竟會這般迷信！我就是神，神我合一，無我無神，有我有神，是我是神，形影相隨，水月天心，不必擺脫！」

張炭忍不住譏諷了一句：「你頂多只是個魔頭，卻來充神！」

天衣居士道：「你擺脫不了的不是神，而是這神像的靈氣所引發的『山字經』！」

這句話一說，神像內便沒了聲音，半晌，整個神像竟抖動了起來，像是不住打冷顫抖索一樣，未幾，金色的神像還滲出了密集的汗珠來。

這回可不是雷陣雨在淌汗。

而是元十三限。

「『山字經』！」無夢女忽然捧着頭叫了起來，「我要『山字經』！給我『山字經』！你答應過傳我『山字經』的！」

這回到張炭摸不着頭腦。「什麼『山字經』？」

天衣居士道：「根據張顯然的情報：元十三限似臨時調度了一兩位高手來助，其中一個，便是這位姑娘。這位小姑娘為元十三效命，是因為她有頭疾，額上有傷，時發作疼痛要命，她得悉『山字經』中有一段經文能解頭痛，並能助她記憶前事，所以她才刻意討好元師弟，希望能在此役立功，好讓四師弟傳她治頭疾挽記憶的經文。」

蔡水擇也問：「『山字經』就只這個用途？」他聽出天衣居士語鋒裡還頗有下文，因為連元十三限之所以會給困在神像內都似與此經書有關。

天衣居士道：「『山字經』除了是佛典經文，同時也是一種完全有別於中土武林的運息之法。元老四要練成『傷心箭』，首先得要學會『山字經』的運氣法，如果要把『傷心箭』練成頂峯，還得配合『忍辱神功』。」

卻聽佛像裏的人喘息怒道：「……你是怎麼知道我的『傷心箭』還未完全練成？」

天衣居士道：「你曾跟三師弟交手多次。」

元十三限更忿。「果然是他告訴你的。」

天衣居士道：「諸葛師弟說：那時候，他也練成『濃艷槍』，他說要是你的『傷心箭』能練得法：一，他決不是你對手，二，未來的武器兵器，恐怕會得讓位給你這手千里取人性命，心動即可灰飛烟滅的箭法！他斷定是你沒成。從招式上看，他也說以你的聰明勤奮，沒理由練不完全，很可能是對經文未曾全部參悟，又或者所得經文根本未夠周全。」

聽得出來在神像內的元十三限頗為震動，這下子，連呼吸聲也清晰可聞了。

天衣居士道：「那時候，我們從你招式中忖想，多半是經文有問題。那一次，老三和我在『白鬚園』苦思了五天，一致認為：除了你未能參悟透全部經文，又或者失去部份經文之外，你練習不得時局利導，也是沒完成的原因之一！」

元十三限、雷陣雨、無夢女、張炭、蔡水擇忍不住都一齊異口同聲的問：「時局？」

就差沒追問一句：這跟「時局」何關？

＊　＊　＊

「對，時局。」天衣居士說，「有這樣的時勢，才有這樣的局面。有那樣時，便有那樣的局。你只一味苦練，就像在亂繩裏解結一般，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元十三限怒道：「你……和諸葛，一早就看出來了？」

天衣居士道：「我們都想告訴你，但一是怕你練得之後仍為虎作倀，魔長道消，二是我們的話只怕你也聽不進去。」

元十三限道：「你們不說，是怕我學成了，你們就活不成了，少來假仁假義！」

天衣居士道：「隨你怎麼說！你剛才是躲在佛像之中。老林寺也既是古刹，也是名寺，千百年來，不知有多少人在此祈願誦經，膜拜上香，你一旦在此時此境進入此地此局，自困於菩薩身中，反而對經文豁然開朗，大有破悟之機，對不對？」

元十三限這回坦然承認。「我現在才知道，以前走了一條曲折路。不，根本那路是錯的，可望不可即，只是我硬要走對它，現在白折了許多彎，終於找到了路，才知道前面走的是寃枉路，現在又得重新走過。我一直都沒想到在山裏廟裏神像裏參悟經文，以致鑄成大錯。」

天衣居士道：「你太熱衷於名利，墮入紅塵滾滾中，太計較於成敗得失，又怎會遁世悟道，退一步以求遠矚！」

元十三限道：「但今回終教我破悟了：那經文是有問題，並不是我魯鈍難悟！」

天衣居士道：「恭喜你。如此悟道，當眞可喜可賀。」

元限道：「要在如此局中才能適時破悟，你說英雄是不是一樣要等時待勢，一樣得要這氣勢才行？」



「眞正的英雄都在時勢未到時懂得養精蓄銳，充實自己，等待時機。劉邦要到四十八歲時才攫準一個時機揭竿起義，統一天下，張良在博浪沙擊秦皇不中，隱姓埋名，苦讀十年後，才出輔劉邦，安邦定國。不錯，時勢造英雄易。諸如陳平、韓信，在獨霸天下、不能容人的楚霸王麾下，鬱鬱不得志，得要投靠劉邦才能盡展所長。商鞅、李斯，得遇明君，且還要他所獻之策合乎君王脾胃才能放手興革。這是時勢，不可逆行。但唯大英雄者可應時而生，反過來能創造時勢。秦始皇、曹操、劉邦、宋太祖者莫不如是。」

元十三限一時無言，半晌才道：「唇槍舌劍，我鬥不過你，但在江湖上比强鬥勝，論的是實力。我能參悟『山字經』，射出『傷心箭』，就是你們膽喪心驚之時。你少來恭喜我，假惺惺，心慌慌！」

天衣居士卻道：「你是破悟了『山字經』，惜因一時太過震動，急欲把練岔了的眞氣回原，結果多年練法一朝逆變，使你眞氣逆流，元氣脫落，墮入一時半失神傷元，一時半走火入魔的狀態之中——要不然，你早就對我們動手了，趙畫四遇危時你也早出手了。我說的可對不對？」

元十三限好不容易才掙扎了一句：「你們沒看見我隨手破『哀神指』嗎？」

——「哀神指」是霹靂堂雷家「五大指勁」之一，就算一流高手，也不易招架，更遑論攻破了！

天衣居士卻悠然道：「如果你眞的沒事，這句話你就不必說出來了。」

只有弱者才說大話。

只有心虛的人才用外表來壯大自己。

現在答案很明顯。

時局也很清楚。

——天衣居士不能動彈。

——元十三限也並非好過。

天衣居士是給困在菩薩像裏，那是因為他太信任朋友，而要幫他的朋友，却越幫越忙。

元十三限也是給困在菩薩像裏。

他是自囿。

他因特殊的感應而破解了他心裏多年來的困惑，但對身心震撼過大，因而軀體反落入另一場困局裏。

可是這兒還有雷陣雨、張炭和蔡水擇。

還有一個像對元十三限無意相幫的無夢女。

這像是一個好機會：

一個剪除蔡京權相手上身邊一大幫凶的大好時機！

＊　＊　＊

隔了一會，只聽神像內用一種鬱雷蘊釀的語調道：「你以為我眞的脫不了困？」

天衣居士淡然地道：「你脫困時悟不了道，悟了道時卻又脫不了困。世事豈能盡如人意！」

元十三限厲聲笑了起來，嘯笑之聲在神像內激盪不已。

「世事多不遂意——但我豈是常人！」

天衣居士嘆道：「秦皇掃六合，諸葛三分國，皆非常人也，仍難逃英年早逝之噩運！」

「不！」元十三限吼道：「不！我不認命！我不是不如人，我是不夠運，諸葛這干得勢人講得勢話，你則是廢人說廢話！人生在世，數十荏苒，我不求不老不死，但決不當袖手旁觀、無所事事的廢人，以出家、退隱、看破紅塵的名義來不作不為、不聞不問，我既來人世走一遭，不驚天動地，就死無葬身之地又如何！」

天衣居士搖頭太息：「老四，你志氣太高，火氣太猛烈，戾氣太重，殺氣太甚。無所作為，並非不為，而是有所不為，總比胡作非為的好！」

「你少來教訓我！你以為我已力盡？好，我就給你瞧瞧！」元十三限大喝一聲：「我變！」

世上絕對有威名、或是威信這回事。

雖然威信、威名跟威風一樣，本來是很虛幻的東西。

要是不信，可隨便找出一個你一向來崇拜敬佩的人，對你所作的某事讚一聲：好！跟隨便選一個你向來鄙夷的人，說同一個字，看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可是，你所崇仰的人，不能說得漫不經心，而你所看不起的人，讚得由衷誠意，這句「好」在您心中的份量，是不是大可質疑？

——看來，重要的似乎不是那人的威信，而是否眞心？

不過，世人未必不知道這個道理，但他們還是喜歡知道一些名人的軼事、名人的舉動、名人的說法，來証實自己到底行或不行。

所以冷落了寂寞的人。

所以建立了權威。

元十三限大喝了一聲：「我變！」人人先都為之色變。

空氣中吱吱有聲，絲絲發响。

因為大家都知道元十三限的武功。

誰都怕他反擊。

——只要他有反擊的餘力。

於是人人提防。

個個自保。

突然，「砰」地一聲，一人彈了起來。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陸游被邢老漢邀到家中盛情款待，正感迷惑間却來了粗衣姑娘陪飲酒，兩人相見如故，傾談好投契，但陸游對姑娘仔細觀察後，終發現姑娘乃是宮主喬裝扮，雖詫異，却感到此時的宮主更可親可愛。突然窗口跳進小小子裝扮的柳青青，不由分說點了兩人痲穴，並把宮主作爲腰帶的金絲軟鞭截成數段……

# 花鼓歌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顧全大義忘私仇　扭轉敵視成朋友

是無望了，原來，他不過是自作多情，人家柳青青不過是利用他。

眞是心寒極了，像從萬丈高崖，跌下無底的寒潭，連小梅走近床前來，他竟然不覺。

「喂！」小梅說：「你怎麼不說話了？」

話聲不冷，分明眼中透露着笑意。

這個時候，眼中竟然透露着笑意。

陸游開口了，但僅是長嘆了一聲。

小梅在他身邊坐下了，說：「你怕啦！」

陸游再又嘆了口氣，道：「若是她要殺我，死何足惜。」

是眞的，他眞覺生不如死。

現在不僅是小梅的眼睛，連唇邊也露了笑意，說道：「求我啦，我有法兒教她不殺你，而且還艷福不淺，有你的好處。」

陸游已閉上了眼睛，他像坐在冰上，而不是床上。

「不過，你先得答應我一件事，其實，你幾生修到，是你求之不得，你知不知道，宮主其實便是郡主，因爲她是公主的女兒，你和宮主結爲夫婦，你可就是駙馬爺，祇要你點一下頭兒，我就保證宮主不殺你。」

說着，小梅忽然站起身來，在房中巡視了一遍，又把地上被柳青青撕裂了的衣衫提了起來，瞧了又瞧，說道：「咄咄怪事，這柳青青身懷全家被殺血海深仇而來，爲報仇雪恨而來，宮主是仇人的女兒，既能閉她穴道，爲何不殺她？這可眞令人費解了？聽帮主說，你曾與柳青青同房，也同過床，她却像有意成全你和宮主的姻緣。喂！閉着眼兒幹嗎？爲何不說話？」

他有何話可說，不也和小梅一樣，令他好生費解。

柳青青若然對他無情，即使他懷中是最安全的地方，她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姑娘，豈會夜夜溜去他懷中躲藏，若然在眼前，他眞要問個明白，小梅說的，句句有理，甚至小梅不說，他也明白，自今以後，除非他和宮主成親，否則，教宮主如何還能見人，何況宮主分明也對他有情，幾乎是那日初相見，即使他感覺不出來，四個妞兒妳一言，我一語，他也聽得清楚，難道不會對他鞭下留情，不同乘駟馬高車，穿着一式的衣衫，有意要所有的人都見到，他們併肩携手，說眞的，那時他不過還是受柳青青所託，並非心甘情願，但今日，不也對宮主的感覺有如柳青青，愈看愈美，美得艷麗如花。

「好吧。」祇聽小梅又說道：「你不說話，那我當你默認了。」



「放開我。」陸游睜開了眼睛說。

「不行，」小梅說：「宮主尚未回轉，我可不能解開你的穴道，你這賊猾的小子若然溜了，我如何向宮主交代。柳青青看來雖然閉了你的穴道，對宮主也是，顯然手下留情，並未讓你們吃苦頭。」

小梅邊說，却在走進又走出，顯然在耳目併用，那自是留心宮主和小玫，不知追尋到柳青青沒有。

其實他何嘗不擔心，若然眞追上了，那宮主加上一個小玫，豈會放過柳青青，必然有一場惡鬥，他眞不知道，他是在擔心柳青青，還是替宮主擔心。那宮主性烈如火，何況受了這麼大的羞辱，豈會放過柳青青，而柳青青呢，陸游見識得多了，眞是高不可測。

「喂！」回到床邊的小梅，又道：「趁宮主尚未回來，告訴我，今日端的是怎麼回事，你和宮主怎生着了柳青青的道兒，簡直令人難信，眼見你和宮主先後進到這裡來，院中人全悄悄溜出去了，眞令人難信，我們四人，分別守候在四外，那柳青青是從哪兒溜進來的？憑宮主、我和你的功夫，怎生會同時着了柳青青的道兒？」

「原來你們一直跟踪在宮主身後。」

小梅竟噗嗤一聲，笑道：「你問得可奇了，若不是奉命差遣，宮主去哪裡，我們自然也要跟去那裡。」

「那麼，」陸游說：「你見到我們走進這裡來，進入這院子？」

「祇有你方會見不到，」小梅嗤之以鼻，說道：「說你又呆又傻，眞是一點兒也不錯，顧前不顧後，宮主打後門轉出小巷，你竟然不覺，竟信了那漢子的胡說八道，宮主竟讚你是燕山傳人，武功了得，又飽讀詩書，呸！天下之間，那有甚麼小仙，你竟然也信了。」

陸游嘆了口氣，小梅罵他，訕笑他，他一些兒也不惱，因爲小梅那會知道甚麼是情有獨鍾，以爲那漢子父女出現，小小子的柳青青，必隨其後，那知大失所望，眼巴巴的望着巷口。

眼兒又閉上了，不用說，柳青青早已在屋中了，他眞傷心，爲了柳青青，不惜赴湯蹈火，不要說虎穴龍潭了，甚至溫柔鄉也敢闖，因爲他心中祇有一個柳青青，而柳青青難道不明白，除非娶這宮主爲妻，小梅說得不錯，否則，宮主非殺了他不可，因爲關係女兒家的清白。

眞令他傷心，柳青青究竟知不知道，他心中只有一個她呀！

「喂！」小梅倒惱了，說：「爲甚麼閉上眼兒，問你的話，爲甚麼不答？憑你和宮主，怎會同時着了柳青青的道兒？啊呀！」

小梅跳了起來，那屋子能有多大，一跳，背脊已貼在牆上，說道：「彈指……神通！」

陸游霍地躍起身來，啊呀！他不是被閉了穴道嗎，竟也能跳起身來？

他竟不知穴道解了，祇不過聽得一聲彈指神通，一時驚喜，怨恨交加，連眼兒也沒睜，便已跳起身來。

因爲彈指神通，乃是九華神尼的不二法門，獨步武林的神功，柳青青是九華神尼的入室弟子，衣砵傳人，以爲柳青青來了。

那知室內除了小梅，再沒第三人了。

却聽有聲在游移，說道：「果然名不虛傳，蓮花宮主座下的四個丫頭中，聽說妳年紀最小，却最有見識，竟識得彈指神通。」

陸游早聽出是柳青青的聲音，也才明白，是柳青青以彈指神通，替他解開了穴道，却不料小梅眞有見識，彈指，多微細的聲響，她不但聽出了，而且知道是彈指神通。

小梅立即揚了眉兒，說：「妳是……柳青青！啊呀！妳妳……」

小梅豈僅有見識，而且有膽色，人家若要傷她，要對付她，她早已受制於這彈指神通之下了，是以反而離開了牆邊，昂然站立，但眼前一暗，嚇得她忙不迭又退回牆邊，摸着鼻子。

原來眼前一暗的瞬間，鼻子上已被人敲了一下。

小梅簡直毛骨悚然，因爲她面前，已站着個頭戴毡帽的小小子。

她早已聽人描述過了，知道正是柳青青，除了柳青青，又有誰能有這般神通。

小小子的柳青青嘻嘻一笑，說道：「不怪四個妞兒中，他祇敲妳的鼻子了，眞是人見人喜歡，蓮花宮主對妳言聽計從，甚至那魔頭也對妳另眼相看。」

小梅知她說的陸游祇敲她的鼻子，不僅對小桃、小玫，又擰又捏又打的，因是小梅的眼睛也睜大了，說：「妳！一開始，自從那晚他初到，妳都見到了，啊呀！那麼妳……妳都和他在一起，就在我們身邊！」

「別往後退了，妳已退無可退。」小小子的柳青青兀自嘻嘻笑，說：「你們現在方知道，不是嫌太晚了，好啦，現在我已替他答覆了妳。」

「答覆了我？」

「妳不是要知道，他們怎麼着了我的道兒嗎？就是這樣，就像我替他解開穴道一樣。」

「無形無影？」小梅倒抽了口涼

氣。

「既能解穴，閉穴不更容易嗎？」

若然要閉她穴道，她還能退到牆邊嗎，人家若要取她性命，那眞是易如反掌，必也像那些被殺的堂主和副堂主一樣，人家不用現身，她早已沒命了。

但小小子的柳青青却祇敲她的鼻兒，就像陸游一樣，不但嘻笑，而且嬉戲，甚至，非但沒有惡意，還像挺喜歡她。

若然小梅沒有膽色的，不是逃走，也嚇軟了，有道是樹的影兒，人的名兒，兩日中，三日不到，殺了這麼多洪帮的高手，帮主唯一依靠宮主來尅制柳青青，那知同樣受制於人，雖沒殺害宮主，既能閉她穴道，要殺她，自然更易如反掌。

小梅深深吸了一口氣，站得直了，道：「妳不殺宮主，也不殺我？」

柳青青把毡帽兒一掀，眉頭兒一揚，呸了一口，那舉止，活脫兒就是小子，那像姑娘，祇有聲音脆脆的，有些兒冷而已，說道：「我又不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和妳無寃無仇，爲甚麼我要殺你。」

「但妳是爲報血海深仇而來的，妳却不殺宮主？」

不僅小梅，連閉上眼兒的陸游心下也奇詫，那眼兒也睜了開來，啊喲！

冷不防被柳青青在他臂上重重地擰了一下，說道：「還道你惱恨得不想、也不願見我，到底也睜開眼來了。」

陸游咬緊了牙兒，把頭側了過去，那麼，他的一舉一動，甚至祇不過睜開眼兒，她也知道，可知心上其實仍然有他。

但柳青青已轉過身去，對小梅道：「因爲，人家替她求情呀。」

陸游一怔！那自是說他替宮主求情了，莫非柳青青誤會他對宮主有情了。

他怕柳青青傷害宮主，那是眞的，寃有頭，債有主，他是說過，也許表現得急切了些，那是因爲今日一席話，令他對這宮主不但瞭解得更多了，高處不勝寒，其實芳心寂寞，誰教她是帮主的女兒，掌上的明珠，而且還是皇冑，令人高不可攀，今日一換上粗衣布裳，身邊也沒有了丫頭跟隨，不就立即隨和，而且活潑起來了，而且，他不得不承認，還是眞美，而且，嫉惡如仇而已，出手雖然狠辣些，却未曾傷害過無辜。

莫非，沒有甚麼能瞞得過的柳青青，已看出他對宮主心生好感，以爲他對宮主有情了？

「你說，」柳青青瞟了陸游一眼，說道：「我若殺了宮主，豈不傷了人家的心。」

「妳胡說，」陸游叫道：「我不過不願妳濫殺無辜。」

柳青青面霜陡降，白中透青的臉兒，又繃緊了，嚇得那小梅退了一步。

「你說，我所殺的，誰是無辜？」

當眞，打從鳳陽的蓮花樓起，死在她飛刀下的，豈不是去殺她的，她不殺人，人必殺她，怎能說她濫殺無辜？火焚蓮花樓，燒死了數十賊衆，原來是他誤會柳青青了，其實是賊衆自焚。

「但這兩三日中……」

柳青青冷如寒冰的眼中，現了稜芒，說道：「你所見到、聽到的，祇不過是假仁假義，你究竟知道多少？你可知道燕雲子那魔頭，以假仁假義收買人心，一旦勢成，你可知道，大河以南，大江以北便將成爲戰場，那時，今天他的一個堂，便成了一個軍？你可知道，各堂已在招兵買馬積草屯糧，二十五個堂，便是二十五個軍，二十五萬大軍，你且想想，那時，會有多少人頭落地，多少人民顛沛流離，死溝渠，成餓殍！你可知道，汴梁金堂的堂主，已被他封爲護國軍師，商丘金堂的堂主，便是都督統領，青木堂主便是他的左將軍，北水堂主是右將軍，衝鋒陷陣，攻城掠地作先鋒，現在，你該知道，我爲何要殺，不，應該說是先殺這兩個堂的堂主和副堂主，便是先挫他銳氣，不容他陰謀得逞，殺一人，而救千萬人於水火，於倒懸，你說，我可是濫殺無辜？該不該殺，是否殺得其時？」

小小子的柳青青，把毡帽推到頭頂上，一雙眼兒不時瞟向小梅。

不僅是小梅，便陸游也目瞪口呆。

陸游道：「妳說的當眞？」

「不，」小梅說：「若是當眞，豈有連宮主也不知道，宮主知道，我必然曉得。」

柳青青轉向小梅了，冷臉兒仍然繃得緊緊的，祇不過話聲柔和了，道：「未到時機，他豈會洩露他的陰謀，我且問妳，那魔頭是否從小就對妳家宮主，一再重話當年，是否要她時刻牢記，她是皇冑，當年太子如何慘死，燕王如何不仁，骨肉相殘，多少忠臣烈士死難，家破人亡。」

「那倒是眞的。」小梅說：「帮主每次來見宮主，總不忘提起往事，蓮花宮中，不但供奉着公主的畫像，更僱請畫工高手，繪出多幅壁畫，記述着勤王兵敗，朝臣死節的故事，尤其是那幅太子被燕王親手殺死，那死狀之慘，更是栩栩如生。」



柳青青竟然沒一句提她全家被殺的血海深仇，陸游反倒奇怪了，忍不住說道：「難道你不是爲報仇雪恨而來？」

柳青青登時咬牙切齒，說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若不是奉有師命，我豈容那賊子活到此刻。」

「原來妳奉有師命。」

柳青青哼了一聲，說道：「若不是師命難違，我先宰了那賊子，妳以爲我辦不到，是不是……」

「啊呀！妳嚇了我一跳。」

原來柳青青冷不防，快逾閃電般，又在她鼻兒上敲了一下。

這一下還眞管用，小梅口說嚇了一跳，非但沒跳起來，這般時刻，一個親切的甜笑，倒在她臉蛋兒上出現了，竟是陸游從未見過的。

柳青青說：「妳望甚麼？妳這耿耿忠心的小丫頭，可是盼望妳那宮主趕快回來，趁我還未走，收拾我，難道這不是你們商量好的？」

「不！」

小梅大叫一聲，不僅滿面漲紅，而且分明急中帶羞，眞不明白，這時候，她爲何會害臊，但顯然怕柳青青誤會了，忙又分辯道：「我是擔心宮主折返來，她性烈如火，生平從未受過挫辱，妳不但毀了她的金絲軟鞭，還令她……令她羞辱，她那肯與妳甘休。」

情見乎詞，陸游反倒大惑不解了，小梅是宮主最寵愛的丫頭，不僅言聽計從，簡直情同姊妹，而今，不過被柳青青敲了兩下鼻子，反而站在柳青青一邊來了？眞是咄咄怪事。

笑意！一個微笑，竟出現在柳青青唇邊，這可又是陸游從未見過的，甚至柳青青在他懷中，也從未流露過這樣的笑意。

柳青青瞧着她一笑，說道：「妳以爲她能傷害得了我？」

「不，」小梅急得臉兒又紅了些。說：「現在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別說金絲軟鞭不一定能尅制妳的柳葉飛刀，即使能夠，也先受制於妳的彈指神通了，姊姊……」

「妳……妳叫我姊姊？」

那小梅非但不怕柳青青了，這一聲姊姊，叫得好不親切，說道：「除非妳嫌棄我是個丫頭，我……我也明白，爲何叫妳姊姊，原來姊姊妳才眞是大智、大仁、大勇，不，我是怕妳傷害宮主，是眞的，宮主雖然性子烈些，但從未傷害過無辜，倒從來就看不慣帮主座下那些三山五嶽的人馬，因爲多半是邪惡之徒，是以，一旦遇上了，倒從不手下留情的，姊姊，妳剛才所說的，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愈想愈覺姊姊說得不差，近年來，可不是在招兵買馬，積草屯糧，表面上，不過是東南西北中，總共二十五個堂口，都在廣收帮衆，一旦帮主眞造起反來，那還了得，豈不是大河以南，大江以北，都成了血流成河的戰場。」

柳青青不但不轉眼兒在瞧她，而且向她走近了一步，說道：「妳說錯了。」

「我……說錯了？」

「血流成河的，不是大江之北，大河之南，至少初時不是，因爲那魔頭一旦發起難來，必然揮軍北上，平地一聲雷，南五堂的五路大軍，却揮軍渡過大江，攻城掠地，那燕王措手不及，一時如何能招架，是以血流成河的，是山東河北各省，大江以南的安徽江蘇等省，首當其衝，必然玉石俱焚，因爲他以有備攻無備。」

陸游心下眞是寒透了，想想這燕雲子一旦發難，那景象簡直不堪想像，他竟然相信燕雲子是在廣行仁義，如何不慚愧。

也許這緣故，他太輕於信人，柳青青也才從不對他說及，竟對宮主身邊的人，一個小丫頭，侃侃而談，令他如何不慚愧又羞愧。

更令他驚得目瞪口呆的是，不過半個時辰之前，眞千方百計，費盡了心思，要找出柳青青來，殺之而後甘心的小梅，錯眼間，竟已在柳青青懷中了。

祇見柳青青連連點頭，一手摟着小梅，說道：「不瞞妳說……妳既叫我姊姊，那我就叫妳小妹子了。小妹子，我不瞞妳，蓮花宮主身邊的人，妳年紀最小，却最懂事，我觀察了好幾天，也祇有妳，遇事最冷靜，也最明白事理，我這席話，對任何人說，也不會輕易使人相信的，但妳却不同了，顯然對燕雲子那魔頭所行所爲，心下已然生疑，祇不過尚未明白他的狼子野心罷了，也許壓根兒就想不到他會造反，還有，要消弭這場彌天浩劫，非妳相助不可。」

「我！」

陸游却叫起屈來，說道：「妳不公平，妳從未對我說過，我一直以爲妳爲報仇雪恨而來，怎知我不會相信，我已眼見多了，我早已心中生疑。」

柳青青臉兒再不那麼冷，也繃得不那麼緊了，說道：「若然讓你知道，你還會不會去溫柔鄉中走一回？讓我老實對你說了吧，要消弭這場浩劫，非小梅相助不可，而且，成事全靠你了。」

「我！」

也像小梅一樣，迷惑、愕然，却又禁不住，有一分驚喜。

就在這瞬間，柳青青忽然把小梅一推，其實陸游與小梅都已聽到

了，風聲颯然，不過止於院門外。

柳青青已旋身，却又回轉身來，說道：「現在，我祇要你們明白一件事，我並未濫殺無辜，一個佛門弟子，不得已而除魔，豈會濫殺無辜，我先走一步。」

天色並未暗下來，不過屋內陰暗些而已，小梅目瞪口呆，簡直令她難信，柳青青就在面前，祇不過一轉身，便已失去了她的蹤跡。

陸游却是見多不以爲怪了，但同樣發起楞來。

柳青青爲何臨走，匆忙又回轉身來，說了這一句：「佛門弟子！」

柳青青是九華神尼的徒兒，當然是佛門弟子，爲何特地說了這麼一句？而且分明對他，轉身向他，一雙冷目却垂簾，並不瞧他，這是何意？

而且不僅說了這麼一句，臨走時，分明還又在小梅的鼻兒上敲了一下，在耳邊說了一句。

祇見小梅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像是放下了心頭大石。

「她走了，說甚麼？」

「說她是佛門弟子。」

「不……」陸游的意思是問她，柳青青在她耳邊說甚麼，不知小梅是眞不明白，還是假裝不明白，閃身到了門邊，向外探望了一下。

忑怪，分明人聲已到了大門，宮主不見現身，也再不聞聲了，小梅却湊近他來，在他耳邊說道：

「她是提醒你，她是佛門弟子。」

「九華神尼的徒弟，當然是佛門弟子。」陸游道：「我早知道了，還用提醒。」

小梅皺了眉，再又退到門邊，飛快掃了一眼，分明也奇怪，怎生聞聲，却不見人，仍然用低得祇有陸游才能聽到的聲音，說道：「誰不知道，她這又特別提說，那自是說：是稽首皈依，常伴青燈古佛的佛門弟子！是特來傳九華神尼衣鉢的。」

話聲未落，小梅霍的跳了開去，叫道：「宮主！」

那知陸游才見宮主在門口現身出來，臂上一緊，兩臂像被鐵箍箍住了一樣，已是動彈不得。

原來宮主故意在門口現出身來，令陸游一分神，小玫却已溜到了他身後，抓住他兩臂，而且兩手的中指，同時壓在他的曲池穴上，若不是小玫惱極恨極了他，豈會奇痛欲折。

小梅一怔，叫道：「小玫，妳這是做甚麼，放開他。」

小玫哪理會，恨聲道：「宮主，若不宰了這小子，今後宮主如何能見人？」

小梅可知道小玫的性子，性烈如火，說得出，自是辦得到的，何況陸游已受制於她，已然動彈不得。小梅大急，叫道：「不可，快放手，小玫，不可魯莽，宮主……」

那宮主已轉過身去了，自是羞極得不敢瞧陸游一眼，高高在上，尊貴更尊榮的宮主，竟在陸游面前雖未裸體袒裎，却已酥胸畢露，有道是主羞臣辱，宮主之羞，耿耿忠心，性烈如火的小玫，如何不感同身受，以爲奇恥大辱。

小玫叫道：「宮主，妳祇要點一下頭兒，不，宰了他還不夠，非把他碎屍萬段不可。」

小梅可着了慌，陸游已受制於小玫，若不解救，倒會令小玫即刻下毒手，何況憑功夫，她也不及小玫，還幸背過身去的宮主並未點頭。

「妳敢！」小梅叫道：「妳敢傷害他，宮主可不饒妳。」

小梅是宮主最寵愛的心腹，也祇有她才知道，宮主對陸游已生情愫，能夠在宮主鞭下生還的，陸游可說是第一人了。女爲悅己者容，難道宮主不是因爲陸游生性淡泊，而甘願換上粗衣布裳，祇不過一時間放不下臉兒來。

咦！小玫這是做甚麼，竟對她眨了眨眼兒，小梅可眞怔住了，直腸直肚的小玫，滿面殺氣的小玫，竟對她眨眼兒，而且，還向背轉身去的宮主嚕了嚕嘴兒？

「我爲甚麼不敢，」小玫道：「誰敢多瞧宮主一眼，咱們也不饒他，也有死無生，何況……何況……非殺了這小子不可。」

小梅明白了，却不信自己的一雙眼睛，也瞪大了一雙眼睛，望望小玫，又望望陸游，又望望宮主。

陸游閉上了眼兒，面色蒼白，但顯然不是恐懼之故，竟是把生死置諸度外，不料小梅眞比他更聰明，他不明白，小梅却明白柳青青那句「佛門弟子」何意，顯然是對他說的，說她已皈依我佛，雖未落髮，已是佛門弟子，今後要常伴青燈古佛。

爲何？爲甚麼臨去匆匆，却回身說了這麼一句？到底他不呆，也不傻，便已明白了，把裸露酥胸的宮主和他拋在床上，並蓋着同一張被褥，不是乍聞人聲，匆忙間無意之舉，分明一切一切，皆是有意，而且有深意。

那自是：成就他和宮主的姻緣，這麼一來，除非宮主不嫁人，否則，非嫁給他不可。

那是眞的，他不僅對宮主日生好感，而且覺得她眞美，比起柳青青來，艷麗却更過之。

但在他心中，是無人可與柳青青比擬的，即使這艷麗的宮主。

柳青青那清麗、靈慧、睿智，那簡直是莫測高深的武功，誰可比擬，對柳青青，何況更多了幾分崇敬，何況，在他空白的心靈中，柳青青是第一個有如排山倒海一般闖入，而且無可抗拒的姑娘，更何況，夜夜在他懷中。



他心目中，祇有一個柳青青，而這柳青青，却把他拋在另一個姑娘身邊，而且他非娶她不可，她也非嫁他不可。

是悲傷？還是怨懟？眞是心寒極了，她們在說些甚麼啊，竟是聽如不聞，憑小玫的功夫，他豈會受制於她，他却毫不反抗，若然此刻眞有人要殺他，他甚至甘願死去。

但宮主並不點頭。

祇聽小梅道：「妳胡說，若然殺了他，宮主豈能別嫁他人，說起來，他和宮主份屬同門，難道不是門當戶對，而且，宮主若要殺他，也不等到今日了，初見的那一晚，宮主已手下留情，難道妳還不明白，論人品、論武功，難道又不是天造地設，一雙兩好。」

小梅說着，那一雙眼兒，可一直瞟着宮主，小玫又何嘗不是。

「宮主，」小玫說：「妳倒是拿定主意，如何處置這小子？」

小梅忙道：「呔！這時候，當務之急，自是捉拿柳青青，處置甚麼，妳不瞧他一身骯髒，滿臉血汚，自當趕快沐浴更衣，還不放開手，走了柳青青，且看妳如何向帮主交代？」

宮主不但平日對小梅言聽計從，甚至小梅代宮主發號施令，宮主心下想甚麼，不用開口，小梅總是先猜到了，早是習以爲常，更何況小玫對她連使眼色。

「把他交給我。」

小梅一晃身，捏了小玫一把，更一帶一推，在小玫耳邊低聲道：「一時間，羞人答答的，敎她如何放得下臉來，她不點頭，不答，不也就是答覆妳了，還不快去，敢情妳也不蠢，妳知道該怎麼做。」

可都瞟着宮主，那背轉身的宮主像是甚麼都沒聽到，小玫搶上一步，說：「那小小子既不在這裡，不怕他飛上了天，他膽大包天，必還在左近，快追。」

那宮主顯然已沒了主意，倒有些像陸游，不知是羞還是怒，呆呆傻傻的，任由人安排，兩人才消失在門口，小梅已道：「還躲着做甚麼，出來啦。」

祇見門口轉出兩人來，竟是小桃和小菊。

「不是躲，」小菊說：「宮主若知我們也見到了，豈不更害臊，祇怕老羞眞成了怒，眞殺了他。」

「還有，」小桃瞧着小梅笑，說：「有人若知道我們見到她通敵叛帮，會不會殺了我們來滅口，這人若是妳，會不會？」

「那麼，」小梅說：「妳們都見到，也聽到一切了，却不知那故意發出聲來，知會柳青青即刻溜走的人，算不算是通敵？」

原來先前聽到的人聲，是小桃和小菊，小梅早已聽出來了，若不小桃和小菊替她們守望，即時出聲知會，宮主和小玫必然回來得更快，必然也堵住了門口，便是柳青青，祇怕也不易脫身。

四個妞兒從小和宮主一塊兒長大的，同起同坐，同行止，同練功夫，都是從小兒無猜的年齡，哪會有尊卑之分，是以名份雖有別，情却同姊妹，若不然，宮主也不會容許她們放肆，和陸游胡鬧，她們心中也祇有一個宮主，沒有甚麼洪帮，帮有帮規，也加不到她們的頭上，是以今日聽得柳青青揭露帮主的狠子野心，詭計陰謀，都嚇了一跳，雖還年幼，却都懷有赤子之心，自也立辨邪正，更何況柳青青大義凜然，雖身負血海深仇，却大義而忘私仇，更何況，耳豈無所聞，有目共睹，一經點醒，便已瞭然，所講仁義，不過是假仁假義。

那是當然，若不是對陸游心生好感，明白宮主情有所鍾，豈會胡鬧放肆的，而柳青青分明是在成就宮主和陸游的姻緣。

千方百計，也視之爲敵的柳青青，不曾找出人家來，人家却自行投到，非但不存敵意，反倒親切相待，成就了宮主和陸游的姻緣，因爲，任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了，宮主除了他，已不能別嫁，陸游也非娶她不可。

難道，這不是宮主，也是她們的心意。

尤其是小桃，難道不也身負血海深仇，眞是如釋重負，在她尚未明白自己的身世之前，宮主對她有恩也有情，情同姊妹，眞還擔心柳青青會傷害宮主，却不料柳青青竟能大義而忘私仇，如何不如釋重負。

「喂！」小桃說：「你這小子眞是幾生修到，敢是喜歡得傻了。」

茫然的陸游，目光渙散，像不識小桃，但一轉向小梅，便不瞬了，說：「佛門弟子，妳說，她眞是已皈依我佛的佛門弟子？」

「他說甚麼啊？」

小桃走上了兩步，都說他呆傻，但從沒人眞以爲他又呆又傻，祇不過成了喜歡的代名詞，但現在，小桃怔住了，因爲陸游痴痴呆呆的。

原來小桃並沒聽到柳青青回身那匆匆一語。

小梅的眼兒睜大了，說：「那還用說嗎，若不眞是皈依我佛，又何必說，因爲誰都知道，她是九華神尼的徒兒，啊……」（未完・十七）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 玉掌青苗

**上文提要：**小文、小雅、素喜率領的匣弩手擊敗了帥永昌等三巨頭的伏擊戰，與總捕頭程小蝶與萬復古聯手闖血罩，却被老血魔設圈套誘騙到郊外，老血魔要置程小蝶二人於死地，萬分危急間，殺出了田長青，才重創老血魔，但田長青却受了重傷，消息傳出，哭壞了刑部中幾個紅顏知己……



萬寶齋探望傷勢　慰伊人談笑風生

話還未說完，人已衝入了總捕頭的房中。

小文、小雅如影隨形，郭寶元不好意思飛躍，放步跑着跟進來。

「姑娘，素喜回來了。」

程小蝶拭去淚痕仔細瞧，小文、小雅一排站，郭寶元也邁着大步走進來。

「田長青呢？是死了，還是殘廢了？」程小蝶語氣很平靜，但小文、小雅、郭寶元聽得出來，那是强忍着悲痛裝作出來的。

素喜微微一怔，道：「沒有死，也不會殘廢，姑娘，看看我的神情，也該知道啊！」

「是不是妳們三個人商量好了？」程小蝶道：「怎麼會那麼巧的遇上了！」

「姑娘，」素喜歎息一聲，道：「小文、小雅，就守在姑娘的房門外面，她們急得快發瘋了，可是不敢進來打擾妳，她們聽到我帶回來的消息，才跟我一齊進來。」

「田公子的傷勢究竟怎麼樣了？」程小蝶道：「素喜，我要聽眞話，不許有一點誇張。」

「傷口結疤了，人也能說能笑，」素喜道：「還有兩句話，要我帶給姑娘……」目光轉動，看了郭寶元一眼。

「我和田公子的事，郭叔叔最清楚，還是他帶我去見他的，」程小蝶道：「有話就直說出來。」

「田公子要小婢告訴姑娘，三天後，他來看你！」素喜道：「他希望看到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不要看到妳哭得雙目紅腫，那比他多挨一刀還要疼啊！」

「還有心開玩笑啊！難道他不知道自己傷得多重？」抱怨歸抱怨，臉上却有了笑容，田長青能開玩笑，眞的，是傷勢大好，至少不會疼得齜牙咧嘴了。

「三天後，能行動麼？」程小蝶道：「萬寶齋中，全是神醫呀！」

「大夫的回春妙手，再加上靈丹妙藥，」素喜道：「大公子想多賴那裏幾天也不成……」發覺說漏了嘴，趕忙住口。

小文、小雅聽得心中明白，但程姑娘却未起疑，笑一笑，道：「素喜，妳說，三天之後他眞能來麼？」

「就算能，也會來得很辛苦，傷口那麼多，那麼深，」素喜道：「除非他肯躺在擔架上，讓人抬來，逞強走過來，傷口再裂開，那就會疼得叫人心酸了。」

「不能讓他吃這個苦，去告訴他，」程小蝶道：「傷好了，再來也不遲啊？」

素喜搖搖頭，道：「恐怕不行。」

「爲甚麼呢？」程小蝶道：「跟



自已過不去啊！」

「毛病出在他口花花的亂講話呀，」素喜道：「明知道傷口靠靈藥，勉强癒合，一行動十之八九要崩裂，可是他能對妳失信麼？是爬也要爬過來了，唉！想想看，一身傷口裂開血淋淋的樣子，可眞是不忍卒睹啊！」

小文、小雅，郭寶元都聽出來了，素喜說得很誇張，奇怪的是精明絕倫的程小蝶沒聽出來，顰起秀眉兒，道：「不能這樣，要想個辦法阻止他。」

「辦法是有，」素喜道：「可是小婢不敢說呀。」

「黃熟梅子賣青啊！」小文笑道：「甚麼事妳不敢幹？」

冷冷看了小文一眼，程小蝶道：「別理她，素喜，快些告訴我甚麼辦法？」

小文一下子閃到了小雅背後，低聲道：「別再插嘴了，小姐認眞哪！」

「他不能來，我們可以去呀！」素喜道：「當然要去得早一天，所以，明天下午去。」

「去萬寶齋探望他，方便麼？」程小蝶有點猶豫了，沉吟不語。

郭寶元一欠身，道：「應該去探望一下，昨天皇上宣召尚書大人入宮，聖諭要大人放開手辦案，抗拒者，格殺勿論，但皇親不能殺，皇上要親自處置。」

「明顯是指九王爺了。」程小蝶道：「不能殺，能不能打傷他呢？」

「大概可以吧，」郭寶元道：「皇上說得很含糊，聖諭交辦的，也不能放縱，不肯束手就縛，打傷他，讓他失去了抗拒能力，情非得已呀！」

「郭叔，好一個情非得已，小蝶明白了，有這麼一道口諭傳下來，事情好辦多了！」

「難的在後頭啊！」郭寶元道：「有個人，不能殺，也不能傷。」

「誰？」程小蝶道：「還有高過九王爺身份的？」

「郡主，九王爺的女兒，」郭寶元道：「聖上再三交代尚書大人，保護郡主安全。」

「郡主會不會武功？」程小蝶道：「兄弟骨肉可以傷，郡主不能傷，這就有一點出於常情之外了！」

「郡主是否會武功，寶元不知道！有些事，不便多問，告退了。」轉過身子，大步離去。

他也感覺到，插在幾個姑娘中間，有點格格不入，既妨礙她們的暢所欲言，自己也覺到有些尷尬。

「先去看田大公子吧！」小雅道：「回頭再對付上林畫苑，九王爺不會跑，必有仗恃，我們也該跟萬大掌櫃和田公子研商一下，兩人都是智多星，一定有我們想不到的高明主意。」

程小蝶道：「郭副總捕頭，人情練達，他說能去，想必是眞的能去。」

「事實上，你高興去哪裏，沒有人能管得着，也沒有人會管，」小文道：「是在乎妳自己肯不肯去，不是能不能去。」

「去就去吧！」程小蝶道：「只是這一來，暴露了田大哥和刑部的來往，不知對他是否有害？」

「這檔事不用顧慮，」小雅道：「田公子爲朝廷效力，以爭苗蘭、花芳和她們統率的族人福利，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我聽過一個消息，當今的托土，封疆的大吏，雲南沐王爺是兵力最强盛的一個，十萬大軍，隨時都可以集中開戰，兵强馬壯，糧械充裕，現在承襲王位的沐天波，正值盛年，數十個土司，都在他嚴密的控制之下，當然也包括了苗蘭和花芳的族人，朝中變遷多次，但都不敢妄動雲南沐家的人。」

「小雅，妳幾時開始，留心國家大事了？」程小蝶道：「怎麼，想弄個女將軍幹，是不是？」

「我是生就丫頭命，這一輩跟定妳了，妳要當統兵的元帥，我和小文、素喜都是馬前先行，」小雅道：「少了妳姑娘，我們三個人，誰也轉不動。」

程小蝶道：「妳們三個商量一下，買些甚麼禮物去探病嘛，總不能空着兩隻手……」

「甚麼也不用買，萬寶齋樣樣都有，」素喜道：「帶着我們三個人去……」

「怎麼？都要去啊！」程小蝶道：「妳陪我就行了，小文、小雅要坐鎭刑部。」

「刑部有幾百張匣弩，安全得很！我們三個人跟着妳，人手還不足夠，」素喜道：「不過，我們三個人都很機警又能幹，一人能當兩人用，也就馬馬虎虎可以了。」

「素喜，妳在說甚麼？是不是萬寶齋有兇險？」程小蝶道：「他們敢扣押我？」

「那倒不敢，萬復古對姑娘妳傾心相交，」素喜道：「但他上面還有東主啊！萬寶齋中，到處佈滿了東主的耳目，連萬復古、雲鵬、風琳，都在監視之下，姑娘啊！妳和田大公子商量事情，不能洩漏的，得由小文、小雅和我爲妳放哨，才能避免他們偷聽，記着，談到重要的事，連大夫和侍病姑娘，都要攆出去。」

「想不到，鬼手神算萬復古，也活得這麼辛苦！」程小蝶道：「這些事，萬復古是否知道？」

「好像有警覺了，」素喜道：「他會裝啊！裝作不知道。」

「素喜，妳怎麼會知道呢？」程小蝶道：「以妳的身份，不應該知道這些機密。」

「姑娘，我是入選的耳目，負責監視萬大掌櫃，」素喜道：「我厭惡這種工作，也佩服萬大掌櫃的武功、智謀，我隱藏了好幾件重要事都沒有告訴東主，大掌櫃也感覺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他才全力把我荐給姑娘。」

「萬寶齋內情是如此的複雜可怖，」程小蝶道：「既有非常嚴厲的戒律約束，爲什麼還要有重重的暗探監視呢？」

「官場的組合，我不知道，但朝廷成立東廠，監視各部的大臣，權勢增長，連老百姓的事情也管了！」素喜道：「這些朝廷的耳目變了質，不是執法，而是亂法了，他們貪婪成性，殘酷無比，朝廷尚且如此，就別說江湖上的組合了。」

「素喜，這麼說來，萬寶齋這個組合，並非無懈可擊了。」程小蝶道：「內部的分崩離析，是一個組合的致命傷了。」

「是的，不過，姑娘千萬別生出動萬寶齋的念頭，」素喜道：「萬復古老謀深算，既然知道了，必會有應變的安排，雲鵬、風琳，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死黨，如若我在萬寶齋，也會被他拉過去，我想，他可能建立一部份力量，但東主是心機更深沉的人物，萬寶齋中三代弟子，歷百戰而未死的，全被他調到了東主的宅院，我沒去過那裏，不知道是個什麼樣子，但想來，一定很大，也有習練武功的地方。」

「素喜，是不是調入了東主的宅院，都成了他的親信？」小雅道：「要是如此，萬復古不是孤立無援？」

「不一定完全如此，」素喜道：「萬寶齋家業龐大，富可敵國，他們暫時不會有什麼妄動，對刑部，尤其是姑娘的身份，十分敬畏，因爲，他們心中明白，姑娘動了眞火，可以調動上好幾萬大軍圍剿他們，就算人能跑，那千萬家當，就泡湯了。」

程小蝶道：「暫時是不會有變動，不過，他們一動就會驚天動地，這件事，暫時不用管他了，妳們三位，明天下午跟我到萬寶齋去，郭叔說得對，看過田大哥，我們也該辦正經事了。」

＊　＊　＊

萬寶齋的療養所，設在一個很幽靜的巷道中，深宅大院，木門緊閉，外面看絕對想不到這會是一個療養治病的地方，如非素喜帶路，找也不容易找到了。

素喜有節奏的叩動門環。等了一段時間之後，木門才打開一條縫，道：「山窮水盡已無路。」

「花明柳暗又一村，」素喜道：「二山半落青山外。」

木門訝然而開，探出一個秀麗的面孔，道：「素喜，去時不久，怎麼又來探病啊！」目光一掠小文、小雅、程小蝶，道：「她們三位是誰呀？」

「萬大掌櫃的朋友，」素喜道：「也是田大公子的朋友。」

「好啊！大掌櫃、雲二掌櫃，都在這裏，四位請吧！」

小文轉眼看，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身着青衣，背上有劍，腰中束着一條寬皮帶，插着十二把柳葉飛刀。

「小師妹，」素喜道：「我得先見過大掌櫃再去病房。」

「不用啊！大掌櫃、二掌櫃，都在陪病人喝酒。」青衣少女笑着回答，心中却似不以爲然。

程小蝶心中也有些不以爲然，傷得那麼重，看上去全身是血，傷口七八處，程小蝶就想不通怎麼傷處那樣多，那只不過是一瞬間的辰光啊！竟然還要忍痛喝酒，瀟洒是夠瀟洒了，全不知我的心有多痛？苗蘭、花芳知道了，心中也會怨恨我，看着他拿命玩帥呀！

心中怨着，人還是走到病房門外，程小蝶極力保持了一種淡然的平靜，小蝶姑娘裝得像，連小文、小雅也瞧不出她心中那種慘痛。

一點也不錯，鬼手神算萬復古，點石成金雲鵬，眞的在陪着田長青喝酒，酒菜就擺在病榻前一張木桌上，酒菜不多，只有四個小盤子，田長青躺在病床上，兩個穿着白衣的美女，守在病榻一側，一個餵酒，一個餵菜，在兩個美女控制下，田長青喝得不多，也不過入口幾滴，所以，田長青有着一種酒興難盡的神態。

「田大哥好興緻，人還不能下床，已經忍不住酒癮發作了。」程小蝶的言詞帶點刻薄。

「沒法子，田兄弟一定要喝，我們也只能奉陪了。」萬復古道：「不過，喝得很節制。」

「是不是酒也有癮，沾上了，就無法戒除，拏命拚酒癮？」程小蝶道：「這是不是有些過份呢？」

「一點不錯，田兄弟傷勢還很重，外面仗藥物癒合，內部傷勢還未眞正收住，」萬復古道：「大夫說，沒半個月以上休息，絕對無法下床行動。」

「田大哥，不爲自己，也該爲苗蘭、花芳想一想啊！」程小蝶道：「她們知道你拏命拚酒，能原諒我這個妹妹嗎？」

話說得有點重，萬復古、雲鵬全都感到臉上發燒，有些尷尬。



「小妹，」田長青苦笑一下，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值得慶賀呀！再說，這那裏叫喝酒？只是沾點酒味呀！」

「姑娘請放心，」負責餵酒的白衣姑娘說話了，道：「這是人參補元酒，大夫答允他喝的，不過，酒不能多，所以，我管制得很嚴，只讓他嚐嚐口味。」

「倒是我多慮了。」程小蝶道：「我講話有失分寸，希望你萬大掌櫃和雲二掌櫃不要見怪才好。」

「本來就不該陪他喝酒，」萬復古哈哈一笑，道：「不過，這酒中有藥，田兄弟不肯吃藥，只好把藥下在酒中吃了。」

程小蝶呆了一呆，笑道：「我忘了，大掌櫃神算過人，田大哥棋差一着。」

「田大公子英雄蓋世，怎麼連藥也不敢吃啊？」小雅道：「可惜，傷在大公子的身上，這種事，小婢也無法代吃藥啊！」

田長青苦笑一下，道：「挖苦夠了，諸位姑娘，請消消氣吧！我告訴過素喜，兩三天去看妳們，看外面傷口的癒合情形，應該可以行動如常的，却不知道內傷很重，妳們來得好，不然，我眞要被人抬着去看妳們了。」

「田大哥，你身受八處傷，給了我殺紅燈老魔一刀的機會，」程小蝶道：「只可惜寶刀短一些，我出刀的手法不夠快，無法一刀取命，你這傷，可算是白受了。」

「那是削鐵如泥的寶刀啊！」田長青道：「只要刀上身，筋骨都得受損，再好的內功，也無法保住筋骨、經脈不傷，何況，萬兄又冒着生命之險打了他一拳。」

「紅燈老魔是我一生所遇過最强的敵人，」萬復古道：「那一拳可以打死一條牛，但老魔却生生承受了，如非程總捕頭先給他一刀，只怕我不但無法傷他，還要被他的反震之力所傷。」

「這個人，要早些除去。」田長青道：「待讓他傷勢大好，且已知道我們有寶刄却敵，一定會設計出非常惡毒的報復。久聞血罩之名，但我一直認爲是一種障眼術法，利用紅燈光色，製造出的一種眩惑，未料到血罩中，眞的充滿着兇險，輪轉的金風，全是眞材實料，那一陣襲人而來的寒芒，似是七八口快刀，一捲而至，幸好，我已在要害所在加上了防範，否則，必將死於一輪刀風之下……」

「你怎麼會知道防範之法呢？」程小蝶又動了好奇之心，道：「萬大掌櫃潛心研究了很多年，才想出這個辦法呀！」

「我看到妳那套裝備了。」田長青道：「邯鄲學步，未得眞傳，才落得個滿身是傷啊！」

「程姑娘，別給他給蒙住了，」萬復古哈哈一笑，道：「英雄所見略同啊！那些保護要害的護額、銅鏡，豈是十天半月能夠製成的？」

「說的是啊！田大哥只會騙我，那裏能騙得過萬大掌櫃？」程小蝶話裏有話，音在弦外。

但萬復古、雲鵬兩個精明十分的老江湖，却聽不懂弦外之音。

小文、小雅懂，素喜也有點明白。

田長青當然心中雪亮，忖道：「小美人是眞的動了情？還是覺得好玩，想試一試巫山雲雨夢？既可履行諾言，心中也有台階能下，難道妳不明白田大哥是眞的愛妳？不讓心有遺憾，妳是我的紅顏知己，也是我全心保護的人……」

「總捕頭，言重了，」雲鵬道：「我看過田大俠的護心銅鏡，應是數年前製成之物，絕不是仿製萬寶齋的裝備，這等護額、軟甲，除非遇上强敵、大兇，否則平時絕少使用。」

程小蝶心頭一凜，雙頰微紅，忖道：「要得謹愼言行了，再要失態，恐怕會盡洩心中之秘了。」

但萬復古已經有了反應，目光一掠田長青和程小蝶，道：「半個月，時間雖不算短，也不太長，田兄弟的傷勢縱不能完全康復，也應該好一個七七八八，紅燈老魔身受總捕頭寶刀一擊，傷筋動骨，勢所必然，量他無法在一個月內，能讓傷勢全好，半個月後，我們出動找他，全力擊殺，因爲，我心中有些懷疑了。」

懷疑什麼？沒有說下去，這就引人入勝了……

程小蝶很想問，但臉上羞紅猶存，一時間竟是開不了口。

可是一向沉穩的田長青，却聽出了事態嚴重，忍不住說道：「說得如此愼重，必是驚天動地的大事，萬兄何不說個明白，也讓我們有個準備。」

「我用懷疑二字，就是因無法說出証據，」萬復古道：「但以他修爲之高，武功之强，應當是老魔本人。但算算應有百歲以上了，爲什麼他能活到如此之久，體能也不衰退，這是大違常理的事，怡情養性，勤修內功，也許可能活過百齡，但要能體力不衰，行動如風，就有些大不尋常，絕無僅有啊……」

「僅有的意思是……」田長青道：「表示什麼呢？」

「數年前有一種流行在江湖上的傳說，」萬復古歎口氣，道：「很可能眞有其事，而且發生在紅燈老魔身上了。」

「借命術」，田長青道：「流行的時間不長，很快消失不聞，但却

非常震動，還吸引了一大批江湖高手，四下追查。」

「不錯，田兄弟小小年紀，對江湖的奇聞、異事，却知曉許多，」萬復古道：「佩服啊！佩服，這檔子事，似是發生前四十年前了，那時，田兄恐怕尚未出生，萬某也還是個不足十歲的小孩子。」

「說的是，長青是聽一位江湖前輩說的，只是這傳說駭人聽聞，令長青的記憶深刻，想不到竟然被我一句話給蒙上了。」

「田少兄，這件事雖然震動，但只在江湖上傳誦了兩年，」萬復古道：「過了兩年，就沒有人再提起過，因爲那傳出這個訊息的目擊者，也突然失踪了，那時紅燈老魔也隱失於江湖之中。」

「萬兄，可是說紅燈老魔，已學會了借命術？」田長青道：「這等邪異之說，很難令人相信哪。」

「是啊，所謂借命術，就是把別人的生命借過來，」萬復古道：「衰老的器官，可以更新，油盡燈枯的生命，可以重新燃起生命之火，該死的不死，因借了別人的命，別人代他而死了。」

「我一直不相信這件事情，」田長青道：「這應該屬於醫學的範疇，葯醫不死病，借命術打破了自然的均衡。」

「不能不信哪，言侍郎如再晚死幾年，就可能衝破了生命的神秘。」程姑娘在心中吶喊，却不便說出來，言夫人還老返童的奇事，一直藏在她心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說出來陡亂人意。

「這種事，屬於武功邪術也罷，分屬於醫學奇跡也好，總該有個緣起吧？」程小蝶道：「它起源於何時何地？」

「中國地大物博，代有才人。」萬復古道：「但這件詭奇的事，却非中國所有……」

「是不是由天竺國進來的？」程小蝶突然冒出了一句。

「一語道破，總捕頭果是聰明過人，」萬復古道：「事實上，傳入中國的只是幾本書，據說携奇書進入國境的，原是中原人氏，幼小西行天竺國，原本想效法古聖先賢，取幾本經文回來，但却機緣湊巧，混進了天竺大藏魔窟，一住數十年，不但學會了天竺的語言文字，而且造詣很深，他是漢人，所以，不准他習練武功，派他入藏書樓中管理書籍，但他們未料他能識天竺文，竟然令他得到了博覽羣籍的機會，聽說他發覺天竺奇書三本，就捲書逃回到中原，借命術先行流傳出來，立刻哄動江湖，天竺大藏魔窟，也派高手進入中原追殺他，但以後的下落，却如沉海沙石，杳無消息。」

「借命術太過傳奇，很難令人置信。」田長青道：「在下現在仍無法相信這件事情？紅燈老魔武功之高，確已進入化境，但田某人寧願相信，他有一種特殊修練之法，逾越了常人，克服了衰老。」

這個人固執起來，還眞有着九牛拖不動的感覺。

程小蝶暗暗忖道：「除了借命術外，還有兩本奇術，都落在了這言侍郎的手裏，現存刑部，田大哥，怎麼能夠不相信呢？」心裏這樣想，口中却不能直截了當的說出來，暗暗吁一口氣，道：「我相信萬大掌櫃的話，天竺國本就充滿着神秘，何況，這些奇術，都是大有可能的事，它應該是一種神奇的醫術。」

田長青、萬復古同時聽得一怔。

萬復古道：「說的有理，我聽過傳言，借命術第一關，就是換血，要年輕健康人的血，而且是全部更換，這個過程大概要兩天的時間，一次要用兩個年輕人的血，才夠供應，唉！這就是使兩具屍體乾枯的原因，血被抽光了。」

「子不語怪力亂神，」田長青道：「程總捕頭也相信這些傳說麼？」

「相信！」程小蝶道：「那時你還未出世，萬大掌櫃聽到的傳聞，自然比你可靠了許多……」

田長青笑一笑，道：「說的有理……」

「如果取得青苗玉中液，合入葯物，」程小蝶打斷了田長青的話，接道：「紅燈老魔的斷筋，是否能夠很快療好？」

「傷筋動骨一百天，寶刀過處肉裂筋斷，」田長青道：「葯物再靈，也要三個月吧？」

「田世兄，不然吧？」雲鵬道：「葯中合入了青苗玉液，斷去經脈可以續，碎去骨骼可以合，而且一下就好……」

「什麼葯物？有如此大的宏效，」田長青道：「天下名葯，功能起死回生的，也算過於大還丹了，大還丹可以救命，却未必能使斷去的經脈能在短時間內重續一起。」

「田少兄說的是，不管葯力的神效如何，還需要一些人爲的力量，一位巧手大夫，才能使斷了的經脈觸接，碎了的骨骼聚攏，葯力才能發揮神效。」雲鵬道：「我相信紅燈老魔的身側，定有位高明的大夫，如再有青苗玉液，這等天地靈氣孕育出來的神品，他應該早已痊癒了。」

田長青搖搖頭，笑道：「萬寶齋中的葯物，已然極盡神奇了，你們搜集了天下的奇珍、異品，難道世上還有比萬寶齋，收藏葯物珍品更豐富的地方？」



「一品青苗玉中液，萬寶齋縱有珍品數百，也難及得，」雲鵬道：「世傳有寶劍削鐵如泥，萬寶齋費盡了心機，也未找到，我們開始懷疑，人世上是否眞有這些東西？看到辟邪寶刀，才知道傳言非虛，原來仙物、神品不是金錢和人力能夠取得的，這中間要有點緣份才行！」

「大掌櫃，」程小蝶接道：「萬寶齋耳目之廣，遍佈京城，我相信紅燈老魔早已在你的監視之下，現在，咱們立刻出動，去殺了他，如能活捉了他，那就更好。」

「他是當今江湖上第一魔頭，」萬復古道：「既然跟他作了對，非得有個結果才行，否則，此後就永無寧日，不過，總捕頭如此急於對付紅燈老魔，是否別有原因呢？」

「這個人不但精明，而且愼謀善算，既要和他交往，就不能虛僞用詐。」程小蝶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不敢相欺，我懷疑紅燈老魔和言侍郎的命案有關，也是主持上林畫苑，散佈一種使人上癮葯物的首腦人物，如果我的推斷不錯，這個老魔不止是想稱雄江湖，而是要操縱朝政了。」

田長青和雲鵬都聽得呆住了，就是小文、小雅、素喜也聽得臉色微變。

她們已知道些鱗爪痕跡，但還未想到如此的深遠。

只有萬復古神色如常，道：「總捕頭好見識，老魔頭如只有心爭霸江湖，用不着跑到北京城天子脚下來發展勢力，萬某大膽地推論，他可能早已有了合作的人……」

「更可怕的是，那個人早已被他囚禁了，」程小蝶道：「他正以那個人的身份，位列王侯，在朝中活動。」

「總捕頭高明，想的就更深入了，」萬復古道：「但不知總捕頭準備要如何下手？調動大軍捕呢？還是用江湖辨法解決。」

「我看還是要借重萬大掌櫃的力量，加上刑部的匣弩手，先殺了紅燈老魔再說！」程小蝶道：「調動大軍，權屬兵部，戍守京畿的禁軍，調動之權在五城兵馬司的手中，據我蒐集的訊息所得，這些人有不少已爲老魔散佈的葯物控制。」

「萬某力量所及，全力配合。」話中似有含意，像是失去了不少的豪氣。

程小蝶心中忖道：「難道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不能再調動萬寶齋的精鋭人手，萬寶齋的東主似是正逐漸剝奪萬大掌櫃的權力。」

心中這麼想，口中却笑着說：「對付紅燈老魔，人多未必有用，我準備兩組强力匣弩，小文、小雅和素喜，應該夠了？」

「我帶素華和四個火龍鏢手，」萬復古道：「也可能加上三掌櫃風琳和他率領的幾位弟子，不過，程總捕頭，射死帥永昌，殺死馬乘風和水中天，擊潰了那羣殺手，並不表示紅燈老魔已成了孤家寡人，我相信他仍有一些近身的護衞，武功不會在帥永昌和馬乘風等之下。」

「萬大掌櫃的意思是說，他還有一批可用的殺手，」程小蝶道：「而且實力很强。」

「是不是殺手，不敢妄言，他們人數不會太多，但肯定武功很高，」萬復古道：「所以，不能漏算了這股力量。」

「不知道在下何時才能行動。」田長青有點急了，一場大戰，可能暴發，他却無法出手對敵。

「田大哥，不能再勞動你了。」程小蝶道：「好好的養傷吧，紅燈老魔傷勢未癒，其他的人，由萬大掌櫃和我足以應付了，何況，還有刑部的强力匣弩，萬寶齋中高手助拳。」

「小蝶，不是說什麼青苗玉液，已經療治好了紅燈老魔的傷勢嗎？」田長青道：「何不多等幾天，待我的傷勢好個八八九九，也可以出手幫忙啊！」

「田大哥，你眞的相信世上有青苗玉液麼？」

「是不相信，但雲鵬兄是識玉高人，他說有啊……」

程小蝶生恐雲鵬接口，急急接道：「我也不相信，就算眞有什麼玉液，怎能用來療傷，玉液瓊漿嘛！是當酒喝的，但紅燈老魔很可能有與萬寶齋同樣的靈葯奇品，田大哥傷勢好了，老魔也可能癒合，現在，我和萬大掌櫃聯手，就是要殺他個傷勢未好，措手不及。」

「傷病誤我，小蝶，小心哪！我要看到妳好好的回來。」田長青道：「帶着阿保、阿橫一起去，讓他們先擋鋭鋒。」

程小蝶忍着眼淚笑道：「我會帶他們去的，他們奉田大哥之命保護我，勇武絶倫，哪裏會讓我涉險，田大哥，好好養傷，我會盡快回來看你！」

田長青點點頭。

程小蝶一扯萬復古的衣袖，快步行出病房。

她終於測試出了自己在田長青心中的份量，是那麼重要、深廣，阿橫、阿保是追隨他十餘年的近衞大將，但他寧可犧牲掉阿橫、阿保，也不願程小蝶受到傷害，這是出自內心的眞情，是不折不扣的第一位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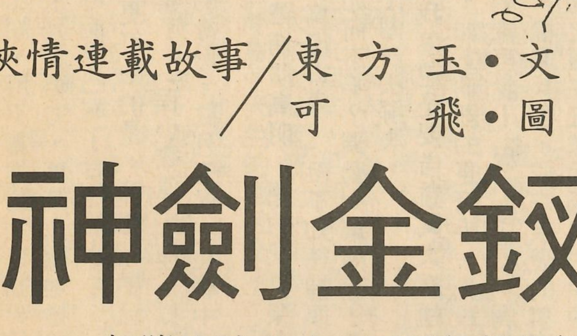
程小蝶眼淚向下流，但却未哭出一點聲息，看那滿臉淚痕，還眞把萬復古嚇了一跳，道：「妳很傷心……」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周天賢將象牙圓筒贈給梅三公子，囑咐他如果去六紹山遇上疑難之事，只要打開此筒，便可化戾氣爲祥和，並說明未到山上前不准偷看，似像古人的錦囊。梅別後，忙拆開一看，原來是玄女教令旗之類的東西，忖思周的面貌和玄衣少婦相似，看來是一番好意。到六紹山後，因教徒兇惡圍攻，梅並沒有出示小旗，故造成教徒傷亡慘重……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神劍金釵

打賭比試玄功　可以勾銷仇怨

梅哥哥呢，岸然而立，劍眉微豎，俊目露煞，另有一種懾人威儀，和平日的瀟洒俊逸，迥不相同，心頭也不禁微微一楞。

八九條人影，漸漸接近。

瞧他們功力，似乎都在伯仲之間，飛馳而來，先後距離，只不過一丈之差。

他們剛奔近梅三公子三丈遠近，猛聽梅三公子一聲冷哼，右掌忽然向右側兩丈外的一棵巨松劈去。

原來那松身後面，躲着的一個中年漢子，因眼看援兵已到，膽子一壯。

恰巧崔慧上官燕兩人，立得較近，又是背面而立，這種機會，豈肯錯過。

他探出半個身子，舉起匣弩，正待射出。

卻被梅三公子瞧到，右掌揚處，一股排山倒海的奇猛勁道，業已閃電般撞到！要想閃身向松後躲避，那裏還來得及。

只覺肩胸之間，有若被鐵錘猛力一擊，喉頭一甜，立時吭的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向後栽倒。

趕來的九人，眼睜睜瞧着人家出手傷人，連搶救還來不及，不由相顧愕然。

只見當先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手提虎尾棍，橫眉豎眼的望了梅三公子一眼，冷冷說道：「你大概就是什麼梅三公子？闖入六紹禁地，連殺教中弟子，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

梅三公子還沒答話。

崔慧秀目轉動，打量了九人幾眼，輕聲笑道：「你們九個，那配和我梅哥哥動手，來！報個萬兒，姑娘就送你們上路罷！」

崔姑娘這幾句話，直聽得九人暴跳如雷。

那中年大漢，突然一抖手中虎尾棍，喝道：「玄女教下，六紹三嬌九鬼，名揚江湖，丫頭妳就嚐嚐太爺……」

崔慧嬌叱一聲，截住中年大漢話頭，喝道：「三嬌九鬼，兇名久著，姑娘今天就要爲世人除害！」

餘音未住，人已發動，倏的欺近身去。

玉臂一振，寒英劍「力劈五嶽」，疾如迅雷，向前劈去。

那中年大漢見崔姑娘說動手，就動手，一招來得如此快法。

心頭一震，緊舉虎尾棍，橫着向上硬架。

晃眼刀棍相觸，發出一片金鐵交鳴之聲。

直震得中年大漢左掌發麻，急退半步。檢查手上兵刃，只見虎尾棍上已砍了三寸來長一道劍痕。

心頭更是暗驚，這丫頭內力竟深過自己。



崔慧趁對方微怔之際，長劍一緊，刷刷刷，連續刺出。銳風大作，滿空寒光，迫得中年大漢一陣慌亂，忙不迭的運棍封架。

崔慧寒英劍一抽一送，「嗆」地一聲，虎尾棍立被寒英劍削斷了一大截。

中年漢子方想後退，崔慧卻早已冷哼一聲，左手駢指如戟，劈空擊出！

砰然一聲，那中年漢子身形猛挫之後，蹬蹬連退了三步，終於不支倒地。

八個大漢睹狀大怒，立即各自撤出兵刃，向崔慧圍去。

上官燕也一挺長劍，正欲搶出。

驀然一支精瑩長劍，捲着寒芒，搶到兩人面前，耳際響起聲音道：「小妹子，慧妹！妳們暫且後退，讓我打發這八個教徒，好早些上玄女教去。」

梅三公子方才在狹谷之中，被玄女教狠毒手段激發怒火，就有了大開殺戒之心。

後來又聽崔慧說過「六紹三嬌九鬼，兇名久著」，那還容得他們？

略一顧盼，凜然喝道：「你們就一起上吧，免得小生多費手脚。」

說話之中，昆吾劍冷芒驟捲，已向八人掃去。

六紹九鬼，雖然比不上六紹三嬌，但武功也都臻上乘。十幾年來，進入六紹山附近的武林人物，大都送命在九鬼手中，平日目空一切，橫暴已極。

只因梅三公子近日英名轟傳江湖，連自己教中副教主紅燈夫人都只打成平手。

是以趕來之初，都各懷戒懼。

此時給梅三公子一說，不由個個大怒。

怒嘿連聲，刀劍齊舉，紛紛迎着上去。

那被崔慧「劈空劍訣」震傷的中年漢子，勉强壓住翻騰氣血，由地上一躍而起，掄着虎尾棍，厲吼一聲，正欲向崔慧撲去。

「去休！」

聲音入耳，猛見身影一閃，連瞧也沒有瞧清，對方長袖業已拂上胸口。

這一下比崔慧的劈空劍訣還要厲害，直似千斤巨石壓上胸口。

蓬的一聲，立被震出三丈來高，摔倒地上，一動不動。

梅三公子這回志在速戰速決，劍招出手，凌厲無匹。

但見一團精光，八個大漢，盡都被罩在森森劍幕之下。

崔慧上官燕站在一丈開外，也覺得寒風砭肌，根本看不清梅哥哥手中劍招。

六紹九鬼，武功雖然不弱，但那能擋得住梅三公子佛門無上絕學。再加上昆吾劍又是一口削鐵如泥奇珍？

八鬼的一身本領，尚未來得及施展，已聽嗆郎連響，就有三人手中兵刃全被削斷。

接着慘叫響處，三鬼首先作了劍下之鬼。

梅三公子根本視若無覩，長劍迴掃，向橫裏一帶。

瑩光過處，應聲慘叫，又是兩個大漢，被攔腰截成四段。

賸下三鬼，眼看梅三公子劍招神速，眞是見所未見。

一共只有三五回合，自己六紹九鬼，竟有六個畢命，心知自己三人也難倖免。

猛然一聲呼嘯，三人奮力遞出一招，立即趁機躍退。

梅三公子微微冷哼，劍化「順風送帆」，森森寒芒，業已透到兩人背後。

兩鬼心頭一慌，雙腿立軟，連叫都沒有叫出，兩顆頭顱，就骨碌碌滾出老遠。

另外一個因和兩鬼背道而逃，這時幾個起落，身形已在十丈開外。

突自懷中掏出青竹哨，急奔之中，沒命的狂吹。

尖銳哨音，立時由峯頂直傳出數里之外。

那知就在第一聲竹哨剛剛吹出，輕風拂頂，梅三公子來勢如電，倏然在他面前飛落。

餘音未歇，三尺青鋒早已透胸而過。

前後不到一刻工夫，六紹九鬼悉數就誅。

梅三公子還劍入鞘，環顧了一下四週淒慘景象，不禁一陣惆悵。

長長的嘆息一聲，帶了崔慧上官燕兩人，沿着山峯向前走去。

一連翻過了兩座山嶺，縱目一瞧，只見前面矗立着一座和象牙圓筒身上所刻相似的插天高峯。蒼翠欲滴，已在眼前。

梅三公子遙遙一指，回頭說道：「慧妹，玄女教總壇，想必就在前面了？」

崔慧凝神看了一陣，答道：「不錯！看樣子還有十來里路，他們總壇如果和筒身所刻一樣，那麼屋宇該在山峯脚下。但奇怪的方才殺了他們這許多人，卻反而不見有人攔擊。」

梅三公子笑道：「管他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魔宮既已在望，我們就下去吧！」

三人下了山峯，便沿着一條山路，向前走去。

不大工夫，早已跑出十幾里

路。

在重重峯巒中間，還有一條寬闊大路，沿着山脚過去。又轉了幾個彎子，穿過一片濃密樹林，眼前景物驟然一變。

只見林外一片草地上，站着十幾個高矮不同的人，他們身後，還有二十來個一式黑衣緊紮的彪形大漢，人數不少，却聽不到一點嘈雜聲音。

但聽松風如濤，溪水潺湲。

前面十幾人，只有眇目駝背，左邊臉上疤痕纍纍，生相獰惡的五陰手金老二，和四十開外，一臉陰笑的陰世秀才公孫慶，以及美艷如花的六紹三嬌，曾經見過面以外，其餘諸人，均非素識。

敢情全是玄女教的高手，殆無疑問。

梅三公子打量着四週形勢，只見林外一片曠地，相當遼闊，距離插天高峯的山脚，少說也有半里光景。

四週羣山環抱，林木葱鬱。九天玄女宮的重重殿脊，依山而建，在日光之下，紅牆綠瓦，金碧輝煌。

遠遠望去，氣象極其宏偉。

任你梅三公子藝高膽大，此時瞧着人家高手雲集，心中也微覺一楞。

暗想，看這情形，玄女教未知還有多少高手？

自己雖然不怕，但崔慧上官燕兩人最多也只能以一敵一。

目前人家已比自己多了數倍，而且教主九天魔女和副教主紅燈夫人尚未現身。

他想到紅燈夫人，前在歌樂山莊，和自己打了許久，尚難分勝敗。

論功力，實在比自己强出許多。

當時自己只憑着佛門無上伏魔絕學，才略佔優勢罷了。

那麼她們正教主九天魔女，自然比紅燈夫人還要厲害。

此時這兩人既然全未露面，自己倒利在速戰速決。

心念轉動，立即低聲的囑咐了崔慧和上官燕兩人，少時千萬不可出手，免得礙了自己手脚。一面却若無其事，態度從容的向林外衆人迎了上去！

五陰手金老二打了個哈哈，提着沙啞喉嚨，抱拳說道：「三位遠來不易，老夫在此恭候多時！」

這當兒，站在金老二身邊的三小姐于文嫻，却翠黛微蹙，兩道秋水似的眼神含着無限情意，而又暗露焦灼地向梅三公子瞧來。

眼波欲訴防人覺，眉語分明對面通。

梅三公子只覺心中一陣不安，金老二說些什麼，根本就沒有聽到。

金老二却認爲對方置之不答，分明是輕視自己。

不是嗎？自己在歌樂山莊，被這小子第一招就震出去，身負重傷，難怪他目中無人！

「嘿嘿嘿嘿！」他怒極而笑。

「姓梅的，聽說你得了兩件武林異寶，親上六紹，敢情就爲獻寶而來？」

梅三公子冷電般眼神緩緩的掃過衆人，頷首應道：「不錯！阿耨神劍和天蜂琥珀，確爲小生所得，而且全在身上。不過奇珍異寶，惟有德者居之，玄女教還不配作爲寶物主人。小生來意，對你們說了也是白說，好在你們結集多人，全是爲着小生而來，乾脆就一起上罷！」

站在金老二一起的前面十幾個人，可以說全是玄女教一流高手。

眼看梅三公子口發狂言，那能忍耐得住？正待發作。

陰世秀才公孫慶連忙向大家遞了一個眼色，止住衆人，一面陰惻惻的笑道：「梅大俠崛起江湖，還不到三月，英名業已轟傳遐邇，自然身懷絕技，要咱們大夥兒上，豪語驚人，兄弟尤感敬佩。不過此話可是梅大俠親口說出，並不是咱們玄女教倚多爲勝。以兄弟想來，梅大俠還是考慮考慮，免得說咱們以衆凌寡！」

公孫慶此話說來十分堂皇，但骨子裏，他對梅三公子的武功，知之甚稔。

那天雪峯山破廟之中，親眼看到和燈心和尚、金透銀彈及追風劍客，三位九大門派中的一流高手，尚非其敵。

自己這批人，如論單打獨鬥，或者兩人聯手合擊，誰也莫想討得便宜。

何況連前山佈置的陷阱火攻，都奈何不了他，此番結集教中高手，自然是早已安排好的羣起圍攻。

不過反被對方說到前面，自己在江湖上也都是有頭有臉的人，怕傳出去被人笑話，是以欲擒故縱，故意拿話扣他。

果然梅三公子聞言之後，陡然一聲朗笑道：「公孫先生不必爲小生躭心，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諸位儘管上罷，梅君璧如果技不如人，死而無憾！」

崔慧瞧着前排十幾個人，老少不等，高矮不齊，但個個都是太陽穴高高隆起，看來全非庸手。梅哥哥武功最高，也難以一敵十？

芳心一急，不由低聲道：「梅哥哥……」

她話沒出口，梅三公子已搶着低聲笑道：「慧妹、上官妹子，你



們儘管退到三丈以外去，千萬不可出手，以免礙了手脚，我自有道理。」

崔慧還想再說，却聽五陰手金老二「嘿嘿」地笑了兩聲道：「梅大俠果然豪氣凌雲，既然如此，咱們恭敬不如從命！」

他見風落篷，話頭急轉直下，接着右手一揮。

但聽一陣刀劍出匣之聲，十幾個人立時霍地分開，遠遠向梅三公子圍了過來。

只有六紹三嬌和後面一排二十幾個黑衣大漢，依然凝立不動。

三小姐于文嫻却翠黛微蹙，一雙秋水似的大眼睛含着無限焦急，往梅三公子直瞧。

場中的梅三公子這時也撤出長劍，左掌當胸直豎，劍尖向天，含笑而立。

越顯得玉樹臨風，高華俊秀！

好像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一樣，衆人雖然全都撤出兵刃，但被他這股懾人儀表，給震住了。

大家莫測高深，誰都不願搶先出手。場中靜寂得一點聲息也沒有，越是這樣，越顯得緊張。

不但崔慧、上官燕，和另外一位三小姐于文嫻，這時目不轉睛，心弦加劇。

恐怕連場中的玄女教高手，這時也有幾個沉不住氣了。

「諸位請罷！」

梅三公子語音未歇。

「好！」

金老二右掌凌空拍出，五陰掌凌厲狂飆，業已捲到。

他吃過梅三公子大虧，一掌出手，身形驟然躍起，左掌接着劈下。

他這一帶頭發動，驀地吆喝連聲，人影乍閃，刀光劍影，立時如響斯應，紛紛出手。

梅三公子朗笑一聲，身形微晃，脚下早已換了一個方位。左腕一振，劍身上突然發出龍吟虎嘯之聲。

一柄晶瑩透明的長劍，登時化作一片寒光，把攻來兵刃一齊封開。

右腕再翻，匹練電捲，接着「嗆」「嗆」連響，幾個近身的人，和梅三公子刀劍相接，兵刃立被削斷！

梅三公子上場之初，早就抱定速戰速決。

而且這匪徒，武功越高，作惡也越多，正好借此機會，予以聚殲。

他星目露煞，那容人家逃出手去，口中一聲長嘯，佛門伏魔絕學的「準提劍法」，驟然出手。

一招「天羅地網」，劍上立時幻出千點銀星，漫天洒開，劍氣如幕，寒光四射。

幾個被削斷兵刃的，要想後躍，已是不及，劍鋒掃過，人影栽倒，根本連叫都沒有叫出。

梅三公子「準提劍法」源源施展，不到五招，已把一干高手逼得手忙脚亂。

他得理不饒人，「佛光普照」，「恆河流沙」，不絕連綿出手。

劍光到處，慘叫迭起，削斷的兵刃滿天亂飛！

同時左掌「般若神功」也隨着身形連綿劈出，狂飆橫掃，悶哼連聲。

一條條人影，不時的從劍光刀影中，震飛出去！

只有五陰手金老二、和陰世秀才公孫慶心機陰沉，以前又嘗過梅三公子苦頭。

是以上場就抱着同樣心理，避重就輕，乘隙下手，始終不和梅三公子正面接觸，才還能勉强支撐。

六紹三嬌在一旁掠陣，原以爲此番出動了如許高手，在衆人圍攻之下，對方功力再高，也決難抵擋。

那知人家一支長劍，漫天劍影，根本莫審來由。

眨眼工夫，十幾個一流高手死傷過半。

而且其餘諸人，又被圈在對方劍光之中，情勢危急。

即使自己三人一起上去，也是白搭。

紅衣羅刹賀龍珠臉色鐵青，猛的由懷中取出一枚玉磬，玉指輕彈。

只聽「叮」「叮」之聲，連續響起，清音迴蕩，歷久不絕。

這敢情是玄女教緊急求援的信號？

正當梅三公子大逞神威的當兒，九天玄女宮中突然飛起一道匹練，快若閃電，憑空激射而來。

梅三公子猛覺銀虹耀眼，寒風颯颯，勢如迅雷，對準自己長劍上迎來。

不由心頭一驚，劍演「舍利放光」，全力向上擋去。

但聽一聲龍吟般清響。

梅三公子被人凌空一擊，震得倒退了三步。

一條右臂，驟感痠麻！趕緊暗中運氣護身，防敵再襲。

同時，抬眼一瞧，只見那道銀虹也被自己震出了七八步。

劍光斂處，飄落一個身穿紅色宮裝，眉目如畫的少婦。

那是大名鼎鼎，玄女教的副教主紅燈夫人！

她手中執着一柄銀虹似的三尺長劍，喘息未停，顯然適才一劍，也耗去她不少內力。

只見她略一停頓，望着金老二

等人，嬌聲喝道：「你們還不給我退下？」

這一聲黃鸝出谷之音，嬌娜之中，內勁甚足。

金老二陰秀才等人如奉綸音，立即向旁躍退！

紅燈夫人蓮步細碎，向前移了幾步，秋水似的媚眼，環場掃視一遍。

然後盯着梅三公子，黛眉微蹙，輕輕歎道：「小兄弟，你這般大開殺戒，也未免太嫌心狠手辣……」

嬌語未已，只聽玄女宮中的人立時臉露喜容，紛紛向兩邊站開，屏息鵠立。

居然連金老二等一干人，也不例外。

梅三公子心頭大感奇怪，不知他們又要鬧什麼玄虛了？

紅燈夫人却臉色微微一變，廻眼望了梅三公子一眼，忽然嘴皮噏動。

她這一動作，當然只有對面不到一丈的梅三公子看得最爲清楚。

不！聽得最爲清楚。

原來她正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在向自己說話：「教主快要來了，小兄弟，你千萬小心！」

她以玄女教副教主之尊，居然偏向着自己來？

梅三公子心中弄得十分糊塗，自己既然敢來，教主又何懼之有？

但紅燈夫人這番叮囑，當然出於好意，當下微微頷首，表示感謝。

紅燈夫人也盈盈一笑，轉過身去，朝玄女宮方向而立。

唔！以紅燈夫人這麼高的身手，對教主還十分忌憚似的。

看來玄女教主九天魔女，確實非同小可！

這時音樂之聲，已越來越響。

只見玄女宮正門中間，走出兩行三十六名妙齡少女，身穿玄色緊窄衣袴，紅絹包頭，秀髮披肩。

每人手上捧着各式各樣的絃管樂器，邊吹邊打，緩步徐行，向場中走來。

樂隊後面，是八個手執金色對爐(手提的香爐，因必須成對，故名對爐)的少女，香烟繚繞，異香撲鼻！

接着又是兩行十六名一式打扮的玄衣少女，每人右手提着一盞六角紅紗宮燈，左手執着一塊粉紅手帕，擁簇着一乘玄色暖轎，緩緩而來。

暖轎兩邊，各繡了一圈金線，中間是一個古篆「玄」字。

那正和周天賢所贈象牙圓筒中那面玄色小旗上金線「玄」字，完全一樣，敢情正是玄女教教主的獨有標誌？

梅三公子瞧着九天魔女這份排場，氣勢委實不小，心中不由暗暗歎息。

越是旁門左道，越喜歡端這種臭排場。

究其原因，無非是自抬身價，愚弄人們而已。

崔慧、上官燕這時早已跑了過來，緊傍着梅哥哥站立。

兩行奏樂少女進入草坪之後，樂聲驟歇，却正散了開來，分佈草坪周圍，手抱樂器面向場中而立。

梅三公子瞧得心頭一震，暗想這三十六名少女，分明暗合天罡之數，她們各按方位，難道又弄什麼玄虛，或擺什麼厲害陣法不成？

果然！那八名手執金色對爐的少女，也在草坪中間，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門，放下香爐，背裏面外，一齊站停。

這時在十六盞宮燈前導之下，玄色暖轎向南停下。

宮燈少女，立時像雁翅般分兩邊排開。

轎簾啟處，裏面巍然端坐着一個滿頭白髮的玄衣道裝老婦。

只見她生得臉貌臃腫，嘴唇奇厚，臉上又滿佈着鷄皮皺紋，其狀至醜。

這就是名震江湖的女魔頭玄女教教主九天魔女？眞是見面不如聞名！

玄女教一干高手，連紅燈夫人在內，此時全體肅立，一齊躬下身去。

「副教主請？」

九天魔女臃腫的腦袋，慢慢抬起。

刹那之間，梅三公子只覺兩道電炬似的目光，盯在自己臉上。

這目光好生銳利，清澈如水，森寒如冰，還似曾相識？

梅三公子從心底驀然驚起！

「你就是天台梅三公子嗎？找上六紹山，殺傷多人，所爲何來？是否受人指使？或是有什謁見本教主的信物？不妨在本教主面前，陳明原委。」

這番話聽到玄女教下面人的耳中，對於大鬧六紹山，殺傷多人，但教主却顯然有網開一面之意，不由全都臉露驚愕！

可惜梅三公子因九天魔女口氣托大，根本沒有聽出弦外之音。

只是朗聲笑道：「小生和貴教，本來並無怨嫌，只緣小妹子的外公鐵臂蒼虬武公望武老英雄，在岳陽失蹤，小生協助尋人。不想貴教門下，在雪峯山破廟之中，裝扮鬼魅，使用江湖下五門伎倆，迷翻小生兩個書僮，劫持小妹子，留下歌樂山莊字條，才使小生追蹤上歌樂山莊救人。後來才知武老英雄原來也被貴教所擄，囚在歌樂山莊之



中。由貴教門下，從地道押赴六紹，小生等才擬親上六紹，謁見教主，只望能釋放武老英雄，也並無仇視貴教之心。豈料貴教居然在半途之中，偸放『金線桃花惡蠱』，嗾使巴哈先生給予長蠱之藥。又復派遣金老二、公孫慶等人意欲把小生一行，擒上六紹。凡此種種，顯然是貴教先採敵對行動。」

頓一頓，又道：「今日小生一行，堂堂正正，向貴教以禮求見。」不想一入寶山，竟然驟施毒計。在狹谷之中，暗設翻板，峭壁之上，齊放匣弩，而意猶未盡，再投以火種。如果換了旁人，豈非早已在貴教狠毒手段之下，葬身山谷？小生爲自衞計，焉得不盡行誅殺，以清道路？找上六紹山，小生憑人間正氣，江湖道義，頸上人頭，手中長劍，既非受人指使，也用不着什麼信物，教主如能顧全江湖道義，釋放武老英雄，小生自然心感不已，否則也悉聽尊便，玉帛干戈，惟教主裁決。」

梅三公子侃侃而言，豪氣干雲。

崔慧、上官燕，聽得芳心激動。

玄女教一干高手，却全都凜然變色。

九天魔女三十年來，江湖上有誰敢在她面前如此放肆？

大家心中有着同一想法，這小子眞狂得可以，在教主面前，這回可得完啦！

三小姐于文嫻更是急得心頭小鹿亂撞，花容失色！

就是連紅燈夫人也俏眉深蹙，暗怪小兄弟在這天字第一號的女魔頭面前，怎好如此頂撞？

那知九天魔女一無表情的臃腫腦袋微微一側，向金老二問道：「前山翻板匣弩，使用火攻，是誰的主意？」

金老二疤痕纍纍的臉上，立時色呈猪肝，惶恐得囁嚅說道：「這是大家商讓決定的。」

九天魔女雖然沒有出聲，可是兩道不怒而威的犀利冷電，緩緩的向衆人臉上掃過。

金老二以次的人，大家禁不住悚然一寒，這分明有着申斥之意。

場中重趨靜寂，但空氣却十分緊張。

每個人心頭都好像壓上一塊重鉛似的，靜等着局勢發展。

只有梅三公子依然眉宇清朗，淵停嶽峙的站着。

九天魔女瞧得微微點頭，沉聲說道：「好！六紹山九天玄女宮，三十年來，還沒有敢仗劍而來的，難爲你輕輕年紀，居然有這份膽識！本教主可直言相告，武公望和玄女教並無過節，也許劫持他的另有其人。但你們間關遠來，也不會憑本教主一句空言，輕易退却。何況你們還殺傷了本教多人，本教主如果讓你們輕易下山，更何以立教？這樣罷！本教主給你一個便宜，不知你可敢一試？」

梅三公子聽九天魔女說出並未劫持武老英雄，心頭不由一震。

暗想：她以一教之主，說出話來，當然可信。

何況在歌樂山莊山頂上，紅燈夫人也曾經說過：「武老英雄失蹤，決非六紹山所爲，小兄弟，你雖懷絕學，初涉江湖，玄女教和你素無怨嫌，何必多找痲煩！」「小兄弟，信不信由你，老大姐良言盡此！」

那麼，難道歌樂山莊石室所囚，當眞不是武老英雄嗎？

唉！如果武老英雄眞的不在六紹山上，自己大開殺戒，殺戮多人，對玄女教倒眞不無愧怍！

他一陣沉吟，並未作答。

九天魔女微哂的道：「年輕人，你可是膽怯了嗎？」

梅三公子驀然驚覺，星目放光，朗聲笑道：「梅君璧行走江湖，雖只短短三月，但還不知什麼叫做膽怯？教主如有吩咐，小生自當奉陪！」

九天魔女鷄皮皺臉上，雖然還是十分冷漠，但語聲似乎略帶喜色的道：「如此甚好！本教主可以明白相告，三十年來，本教主從未使用兵刃，雅不欲兵戈相向。不過，本教主練成百年以來，無人能練的『九天玄功』，正好一試。只要你能在玄功之中，安然無恙，不但玄女教一切過節，從此一筆勾銷，而且玄女宮中，也任你搜索一遍，以證本教主所說非虛。但如果你輸了呢？你們三人只要歸附本教，從此聽我吩咐，也就不予追究。」

崔慧站在梅哥哥身側，一直沒有作聲。

這時聽九天魔女說出要和梅哥哥作賭，又說她練成的「九天玄功」，乃是近百年來無人能夠練成的功夫，想必極爲厲害。

何況這女魔頭數十年來，連九大門派都不敢稍攖其鋒。

梅哥哥武功雖高，恐怕也難以抵擋得住「九天玄功」，不如換一種比鬥方式，也許能有萬一之望。

心念轉動，立即叫了一聲：「梅哥哥……」

九天魔女好像知道她要說什麼似的，目含笑意，望着崔慧搖了搖手，截着她話頭，冷冷的道：「小姑娘，妳別急！本教主『九天玄功』決不會傷害了他。」

接着臃腫腦袋，又向梅三公子轉去，問道：「本教主所說賭法，可算公道？」

梅三公子心知玄女教主九天魔女說出來的「九天玄功」，自然非同小可，自己那有勝算？

何況輸了就得歸附玄女教，這場賭注，可眞是別開生面，也艱鉅萬分。

但自己實逼處此，即使不敵，也得一拚。

當下點點頭說道：「九天玄女教主，所練『九天玄功』自然獨具玄機，小生如果不願相試，只怕教主也未必就肯干休，小生悉憑吩咐就是。不過這場比試，小生兩位妹子，該不在妳比試玄功之下。」

九天魔女頷首道：「這個你可放心，本教主又豈是乘隙暗算之人？何況本教主對『九天玄功』收發由心，旁人自可無害。如果你還不放心，少時准她們兩人在你左右護法好了。」

玄女教自紅燈夫人以下，平日只知教主一身功夫，超凡入化，高不可測。

但却從沒有機會見她和人動手，更從未聽到過「九天玄功」這個名稱。

現在目覩教主親自臨敵，尤其使的是百年來無人能夠練成的「九天玄功」。

是以一個個全神貫注，比他們自己對敵，尤感緊張。

這時九天魔女，徐徐的從暖轎中站起身來。

站在邊上的兩個玄衣少女，立即打起轎簾，一左一右攙扶着她，跨出暖轎。

三十六名手執樂器的少女，一見教主出轎，頓時絃管紛陳，樂奏鈞天！

輕盈曼妙，環佩叮噹，使人賞心悅耳，如入仙境！

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這簡直是娛賓絃歌，那裏還有半點爭殺氣氛？

九天魔女在樂聲之中，緩緩的走入八個金色對爐所列的陣形之中。

梅三公子和崔慧、上官燕兩人，也跟着九天魔女身後，昂然走入。

樂聲才歇，另一個玄衣少女，早已捧着兩個織錦坐墊，放在中間地上，相隔一丈之處。

崔慧瞧在眼裏，心中却極爲納罕，這女魔頭到底葫蘆裏賣什麼藥？

她要梅哥哥試她的「九天玄功」，那自然是比內功了。

自己常聽人說，這種內家眞氣的比鬥，乃是武家大忌，不是生死約會，決不肯以此相拚。

而且這類比鬥，如果不是在兵刃互注眞力，那就是雙掌互抵，各運全身功力，由掌心發出，相互抵耗。

直到有一方眞氣消耗，後力不繼，被對方擊潰。

不是當場殞命，也得身負重傷，才能停下手來。

如果雙方功力相等，大家只有對耗到筋疲力竭，同時頹然倒地爲止，誰也無法中途停手。

何況這種比鬥，優勝劣敗，絲毫不能取巧。

也從沒聽到過相隔一丈之遠，還能用內力相比的。

難道這女魔頭的「九天玄功」已經練到隔空傷人的境界？

但這又不對，方才她明明叫自己別急，說什麼「本教主『九天玄功』決不會傷害了他」。

比內家眞氣功夫，而不會傷人，這又比什麼呢？

嘎！她方才還准自己兩人，替梅哥哥護法，這到底如何比法呢？

她一陣遲疑，回頭向上官燕望去，只見小妹子一張蘋果臉上，神色泰然，有一種無比的剛毅之色。

心頭更是大爲驚訝，暗想：難道小妹子已瞧出什麼端倪來了？

上官燕大眼睛霎了一霎，也輕聲回道：「沒有啊！以前我聽外公說過，內功不比拳脚，一分之差，生死立判。」

「我想梅哥哥萬一傷在『九天玄功』之下，我也不想活啦！」

崔慧聽得心頭更是一凜。

這幾句話聲音說得極其輕微，但九天魔女却忽然回過頭來。

臃腫而又披着滿頭白髮的腦袋，望着上官燕，微微點頭。

兩道清澈如水的目光，顯得十分柔和。

這雖然只是一瞥間之事，但崔慧心中却猛的一跳，暗叫奇怪。

這目光好似在那裏見過？十分眼熟？

正當此時，忽見九天魔女用手指着對面一個織錦坐墊，向梅三公子冷冷的道：「年輕人，你過去坐下！」

接着又回頭向崔慧、上官燕叫道：「妳們可站到他左右去，替他護法。」

說畢，自己就在織錦坐墊上盤膝坐下。

＊　＊　＊

梅三公子望了兩人一眼，笑道：「慧妹、燕妹，我這裏用不着護法，妳們還是站遠一點的好。」

崔慧、上官燕兩人那裏肯聽，齊聲說道：「不要緊，你儘管對付她，用不着照顧我們。」

梅三公子見她們不肯退去，暗想玄女教一干人，對自己三人恨之入骨，她們站遠了，自己萬一照顧不週，也是不妥，讓她們在自己身邊也罷！



當下不再多說，領先走到一丈之處，依言坐在錦墊上，面對九天魔女，盤膝坐下。

崔慧、上官燕兩人，緊緊的站在梅哥哥身後，手按劍柄，全神戒備。

過了好一會時間，九天魔女和梅三公子除了相對趺坐，竟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崔慧暗暗覺得奇怪，抬眼向九天魔女望去，只見她盤膝而坐，根本連雙掌遙遙作勢的形狀都沒有。

只有兩道清澈如水的目光，微帶異彩，一霎不霎的緊瞧着梅哥哥。

再看梅哥哥呢？

左掌當胸直豎，右臂外圈，分明正在施展佛門無上絕學的「般若神功」。

雙目垂簾，臉上紅馥馥的微有笑意。

這樣自顧自的盤膝趺坐，難道就在比功？

當然！這種內功的比拚，又豈是局外人所能觀察得出來的？

梅三公子因忧於對方威名，那敢絲毫大意？

一上場，立即施展「般若神功」，護住全身。

那知過了一會，兀自半點反應也沒有，心中漸感奇怪，不由微微抬頭，向前瞧去！

只見九天魔女兩道十分柔和的目光，也正在瞧着自己。

四目交投，驀覺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

不好！

自己差點兒着了對方的道！

他趕緊閉上眼睛，依然默運神功。

只覺一絲暖洋洋的青春氣息，猶若和煦春風，無所不吹，明媚春光，無所不包，由四肢百骸，散發開去。

一瞬工夫，通體舒泰，另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正當此時，猛聽一聲極其輕微的呻吟，由耳邊響起。

梅三公子心中一驚，立即張目一瞧。

只見上官燕臉色嬌紅，渾身打顫，人有搖搖欲倒的樣子！

啊喲！小妹子分明中了對方的「九天魔功」！

不是嗎？方才自己在默運「般若神功」之際，只瞧了九天魔女一眼，猶且寒懍懍打了一個寒噤！

可見「九天魔功」確實厲害，小妹子內功尚淺，自然抵擋不住了。

心中想着，立即伸手把她扶住，在自己身邊坐下。

上官燕小姑娘不知是冷還是熱，敢情耐不住了？

一個嬌軀，慢慢的偎入梅哥哥懷中。

好像一頭負傷的羔羊，不住顫抖，櫻唇微啟，發出微微呻吟。

不由心中一陣憐惜，索性把她抱了個滿懷。

小姑娘可不小啦！青春的活力，早已在她身上蘊育成熟。

梅三公子只覺自己胸脯上，擠着兩堆又酥又軟，富有彈性的東西。

隨着她嬌軀顫抖，不停的磨擦，暖烘烘，軟綿綿，另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服。

低頭一瞧，她紅馥馥的臉上，緊闔着長長睫毛，唇兒微啟，喘息不停。

平日沒有注意的小妹子，現在看來，竟然完全成熟了。

嬌、柔、俏、麗，猶若一朶含苞待放的玫瑰。

鼻孔中鑽進富有誘惑的少女氣息，聞了會使人心旌搖蕩！

「小妹子，妳……妳怎麼啦？」

「嗯！梅哥哥，我……我……」

上官燕雙臂突然勾緊，一個軟得好像棉花的嬌俏身子，越貼越緊！

連她心臟跳躍，都可淸晰聽到。

一張滾熱的臉孔向自己迎着貼來，他感到一陣飄忽！（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各路英雄集結藍田，專門對付黑衣教，黑衣教也從四面八方開到藍田，各有各的部署。藍田以東，王順山以西，包括鬼屋在內，都在阿寶等人監控之中，誘叛王李思等來鬼屋取官銀，擬用火攻將他們燒死，可惜被李思三人逃脫，但總算給黑衣教一個重創，殺掉兩名壇主、十多名堂主、香主。欽差大人總結戰果，又部署另一戰役……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尼姑的女兒



鎮西王偷襲長安　陳公公兵分三路

給了了緣師太二萬兩，為峨嵋下院重建經費。

千餘武林同道，每人二十兩，以示分紅之意。

特別送給少林、武當、峨嵋、丐幫各一萬兩，任由各派掌門自行支配。

另外還提撥一筆銀子，給住在營區的弟兄加菜，復從老龍居叫來酒席，與天下英雄共飲，以示慶祝。

＊　＊　＊

打了勝仗，發了橫財，一個個皆興高采烈，直至三更天方興盡而散。

一致認為，黑衣教鎩羽而歸，銳氣頓減，一二日之內必不敢輕啓戰端，藉着三分酒意，都想好好的睡一覺。

詎料，睡意正濃，好夢正香，被一陣突來的異聲與亮光吵醒。

阿寶披衣而起，衝至室外一看，發現縣衙的東北角失火，烈焰沖霄，畢畢剝剝之聲不絕於耳。

曾妮已至，面有驚容，聲急語快道：「怎麼會突然着火呢？」

大哥大道：「現在還不清楚。」

賴皮起來得最晚，表現得最鎮靜，揉一揉睡眼道：「天亮啦！」

「亮你的頭，是起火啦。」

「那裡起火？」

「你不會自己看。」

定目一看，賴皮這才清醒過來，道：「那裡好像是少林高僧居住之處，咱們快去叫醒大家來救火。」

「失火啦！」

「失火啦！」

「大家快來救火！」

邊喊邊跑，奔至火場時，發現已有部份丐幫弟子及大內高手在現場取水灌救。

忽見欽差大人陳弘志與丐仙洪四海從火場內跑了出來，阿寶劈面就說：「情況怎樣？」

太監陳弘志搖頭道：「很糟，少林高僧已全部遇難。」

曾妮道：「被大火燒死？」

洪四海道：「不，少林和尚都是得道高僧，大火還燒不死他們，是被人暗殺的。」

賴皮跺脚道：「是誰下的毒手？」

陳公公道：「除黑衣教外還會有誰。」

「黑衣教什麼人？此刻何在？」

「魔徒行踪詭秘飄忽，至今還未發現一影半踪。」

洪四海接口道：「只知魔徒突施奇襲，先拔掉幾處崗哨，潛入少林高僧宿處，在睡夢中全部下手殺害，復在武當丁子勇丁大俠如廁時一刀畢命，身首異處，後來又闖進峨嵋派的靜室，將了情、了性兩位



師太殺死在床上，因為驚動了峨嵋諸尼，這才掉轉來放火燒屋。」

曾妮聞言大驚道：「了塵、了緣兩位師太沒事吧？」

陳弘志道：「沒事，正在到處追尋魔徒的下落。」

言猶在耳，武當六子、峨嵋諸尼已相繼飄然而至。

阿寶道：「可曾追到殺人放火的人？」

了塵掌門一臉慼容，雙目含淚道：「睡夢之中，聽到了情、了性兩位師妹發出半聲慘叫後，貧尼便破窗而出，結果還是慢了半步，只見其影，未見其人，不久便看見火光，未再發現魔踪。」

「人數多不多？」

「看情形不會太多。」

賴皮恨得牙癢癢地道：「黑衣教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躲躲藏藏，鬼鬼祟祟，就喜歡幹偷雞摸狗，見不得人的勾當。」

曾妮道：「殺了人，放了火之後，這羣喪心病狂的魔徒說不定已經遠走高飛。」

武當掌門人張子正道：「可能正是這樣，不然怎會遍尋無着。」

不對，事實並非如此。

因為，眼前的火雖已大致撲滅，別處又冒出火苗來。

而且，還不止一處，東西南北到處都有，顯然有人在暗中到處縱火。

偏偏風又大，天乾物燥，很快蔓延開來，沒多久整個縣衙後院便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燒醒了師爺趙清。

燒醒了縣令潘友三。

燒醒了他們的眷屬婦孺。

燒醒了所有的武林高手。

也燒醒了住在隔壁縣衙內的衙役捕快。

大家都慌慌張張的跑到羣豪立身之處來。

潘友三衣衫不整，一臉惶恐，望着欽差大人陳弘志道：「陳公公，這火是從那裡燒起的？怎麼這麼快，這麼猛？」

太監陳弘志道：「定是黑衣教的人蓄意縱火，潘縣令請留此指揮救火，我們四處追追看，也許還能逮到幾個魔崽子。」

錯了，實際上黑衣教的人已去遠。

火，熄了。

天，亮了。

羣豪先後空手而回。

縣衙後院則已變成一片廢墟。

站在廢墟上，個個怒溢雙目，恨不得立即殺進黑衣教盤踞的地方，鬥一個你死我活。

賴皮大呼小叫道：「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怎麼來，怎麼去，咱們現在就去黑衣教殺人放……」

「火」字未出，縣衙外奔來一人。

洪四海認得是丐幫一名分舵主金百勝。

金百勝今天可能沒有打勝仗，一身是血，面白如紙，數丈之外便告不支，一屁股跌坐在地。

這人身手不凡，極得洪幫主的器重，負責鎮守藍田與子午鎮之間的一處重要關隘，洪四海見狀，立有一股不祥之兆襲上心頭，連忙一個箭步衝過去，道：「那邊是不是出事了？」

金百勝有氣無力的回說：「屬下愧對幫主，關隘業已失守。」

「是被何人攻破的？」

「黑衣教教主李思，以及魔教的無數高手。」

「這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昨夜三更天前後。」

「本幫主交代得清清楚楚，一有情況，立刻回報，自會火速馳援，為何遲至現在才來？」

羣豪事先曾有周密計劃，由於彼此衆寡懸殊，決定將主力置於藍田，外面的部署除關隘要地有重兵把守外，餘皆屬警戒性質，遇有情況，立即回報，再機動支援。

阿寶見金百勝全身傷痕，已是奄奄一息，忙取出一粒「三怪再造丸」給他服下，總算挽回一條性命，很快便站了起來，道：「屬下斗膽也不敢違背幫主將令，一見魔教人多勢强，尚未交手便派人回報，前前後後一共派出四批八人。」

欽差大人陳弘志道：「可是，一個也沒到呀！」

金百勝嘆息道：「金某知道，這四批八人俱已遇害身亡。」

阿寶道：「以後的情形怎樣？」

金百勝道：「魔教勢如破竹，關隘瞬間棄守，弟兄們橫屍遍地，無一倖免，叫化子眼見大勢已去，決定親自回見幫主。」

曾妮道：「三更被襲，瞬間棄守，算算時間分舵主應在午夜之前到達才是。」

金百勝道：「是早該到了，奈何黑衣教聲勢浩大，兵分數路，綿延十數里，處處都有魔徒截殺，何況又有重傷在身，可謂寸步難行，想快也快不了。」

賴皮道：「從藍田到子午鎮，這一帶丐幫與武當派少說也有三、四百人分置各處，你自己跑不動可以叫別人代為傳話呀。」

金百勝喘了一口長氣，道：「黑衣教個個心狠手辣，人性全無，逢人便殺，遇人就砍，三、四百人金某可能是唯一的生還者，好不容易突破重重險阻，來到藍田城外，偏偏又遇上麻煩。」

丐仙洪四海聽得心驚肉跳，道：「快說下去！」

金百勝道：「眼見城外營區火光燭天，陷入火海中。」

武當掌門張子正大驚道：「什麼？營區也給魔徒放火燒了？」

金百勝道：「是的，跟這裡的情形差不多，已化作灰燼。」

慈悲婆婆道：「分舵主可曾與魔徒打照面？」

金百勝道：「魔徒從火場衝出，正巧與叫化子狹路相逢，隨即大打出手。」

峨嵋掌門了塵師太道：「人數多少？」

金百勝道：「先出現九人，不久又從城內衝出來七個，共十六人。」

阿寶道：「可知他們的身份？」

「先來的九人自稱是總教頭馬上飛，與八大教頭。」

「後到的又是何許人？」

「其中三人自稱是張龍、黃狠、黑旋風，另外四人都是堂主身份。」

曾妮花容大變道：「張龍、黃狠、黑旋風、馬上飛等人都是殺人不眨眼的窮凶極惡之徒，你一個人如何招架得住？」

金百勝道：「金某那時早已筋疲力竭，根本不是魔徒的對手，所幸武當、少林、峨嵋和本幫的弟子及時前來馳援才化險爲夷。」

欽差大人陳弘志道：「結果怎樣？是否已將這羣魔徒格殺？」

金百勝搖頭道：「這幾個魔徒功力深厚，難惹難纏，僅僅擊斃四名堂主，餘皆突圍而出，逃之夭夭。此時天已破曉，叫化子這才得以進城面見幫主。」

事情已擺明，此乃聲東擊西之計，殺人放火，只是佯攻，旨在擾亂人心，延緩羣豪馳援阻截的時間，黑衣教教主李思眞正的目的無疑是欲以雷霆萬鈞之勢突破防線，直奔長安。

洪四海、陳弘志等人一念及此，嚇出來一身冷汗，急忙下令兵分三路，全力追趕。

* * *

左路由武當掌門張子正領軍，清一色全是武當弟子。

右路由峨嵋掌門了塵指揮，除峨嵋女尼外，尚包括部份丐幫弟兄。

中路則由丐仙洪四海親自壓陣，阿寶、曾妮、賴皮、慈悲婆婆、欽差大人陳弘志、大內高手、丐幫餘衆皆齊聚一起，人數雖非最多，實力則是最强的一路。

粗略估計，張龍、黃狠、黑旋風、馬上飛這一夥大約已在二十里外。

黑衣教的大隊人馬必然更遠，脚程快的先鋒八成已兵臨長安城下。

是以，大哥大、小弟小、曾妮一開始便走在中路的最前面，抄小路，走捷徑，一路緊趕。

狂奔復狂奔。

猛追復猛追。

午時不到，便一口氣奔出去三十餘里，終於在一處農舍前發現魔踪。

正是黑衣教的總教頭馬上飛、八大教頭與張龍、黃狠、黑旋風，十二人一個不少。

不是觀賞風景。

亦非打尖吃飯。

而是被人堵住去路，欲進不得。

封路的人自非泛泛之輩，阿寶、賴皮一點也不陌生，乃苗疆火龍堡堡主火龍王天雷、二堡主殺人王天電、三堡主吃人王天風、四堡主血娘子天霜，雷、電、風、霜四兄妹是也。

另有數十名堡中高手，將十二名黑衣教徒圍困在一個圈圈裡，雙方早已動上了手，熱戰方酣，慘烈無比。

火龍堡人數雖多，但馬上飛等人俱非庸手，個個都是如狠似虎的狠角色，表面上看似棋鼓相當，難分軒輊，實則天家兄妹稍稍處在下風。

三小已到，並未加入鬥圈，登上一座土堆，作壁上觀。

賴皮扯開嗓門嚷道：「打得好，打得妙，打得呱呱叫，魔教的這羣王八兔崽子大概是看中這裡的風水好，想要在此長眠。」

早已驚動了交戰雙方，不約而同的停下來。

小祖宗在苗疆大展雄風，贏得了火龍堡四位堡主的友誼與尊敬，在他們兄妹的心目中始終把阿寶當作大英雄，火龍王天雷緊握雙拳拱手道：「英雄怎會在此？」

大哥大手指場中黑衣教徒道：「這幾個雜碎暗施毒手，在藍田趁少林高僧熟睡中全部趕盡殺絕，又接連放了好幾把火，燒死不少人，咱家是追來討債的，想不到會在這兒與四位堡主重逢，如非戰況緊急，眞該浮三大白，以示慶賀。」

賴皮道：「四位不在苗疆逍遙，跑來關內作甚？」

二堡主天電道：「我們是來找人的。」

「找誰？」

「找姓馬的。」

「黑衣教的總護法馬上飛？」

「不錯，正是此人。」

「有事？」

「應該說是有仇。」

曾妮道：「有什麼仇？」

三堡主天風恨聲道：「天、馬兩家本是世交，共執苗疆武林之牛耳達百年之久，不料姓馬的貪心不



足，欲獨霸苗疆，設計毒殺了先父，事發後因怕我們兄妹報復，遂舉家遠走他鄉，最近才得到消息，知他投靠黑衣教，特來爲父報仇。」

阿寶道：「黑衣教的老巢在終南山，四位怎麼跑到藍田來了？」

四堡主天霜黛眉一揚，笑盈盈的道：「我們正是要去魔教老巢，素聞關內關外人文薈萃，景色宜人，故而捨近求遠，改走潼關這一條路，以便一飽眼福，沒料到誤打誤撞，然在此撞上了姓馬的。」

賴皮道：「這叫做冤家路窄，合該姓馬的要死在這裡，無形中也幫了我們一個大忙，否則，不可能這麼快就追到這幾個混蛋王八蛋。」

罵得痛快淋漓，激怒了張龍、黃狠、黑旋風，換來一陣震山撼嶽般地虎吼。

「小子找死！」

「撕爛你的嘴！」

「砍下你的頭！」

虎吼聲中，人已騰空而起，攻向土丘。

這三人身手了得，其勢如濤，其快如電，身形所過之處挾風帶雷，猛銳絕倫，彷彿三支鋼錐錐向阿寶、曾妮、賴文龍。

「回去！」

三小喝聲相同，招式一致，玄玄神功念動招發，三人所發的暗力滙集成一股强而有力的氣，硬生生的將張龍、黃狠、黑旋風震回到原來立身之處。

阿寶橫掃全場一眼，道：「先別忙動手，想死也別急在一時，咱家有幾句話要請教。」

江洋大盜張龍好烈的性子，吹鬍子瞪眼睛的道：「張爺爺也有一件事要查証。」

曾妮語冷如冰道：「你要查証那件事？」

黃狠目露兇芒道：「查証眼前的阿寶、曾妮、賴皮是否以前的張天送、張天來和野玫瑰黃梅？」

賴皮神采飛揚的道：「既知我等的來龍去脈，應還記得魔窟中的往事吧？」

黑旋風鍋底似的黑臉一沉，道：「什麼狗屁往事？」

「吃屎喝尿。」

「哼！」

「還有吊在網羅內喊爺爺、叫奶奶。」

「媽的，暗設網羅，以多爲勝，算不得英雄好漢，一想起這件事老子就恨不得要抽你們的筋，剝你們的皮，吃你們的肉，喝你們的血！」

「得了，手下敗將，掌底遊魂，少在這裡吹牛說大話，怪只怪三位自不量力，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吃屎喝尿算是客氣，只不過略施薄懲而已。」

一提到這件窩囊事，張龍、黃狠、黑旋風就發瘋發狂，氣冲斗牛，彼此互望一眼，心意相連，準備再度出手，以雪前恥。

阿寶及時作勢阻止道：「且慢，咱家的話還沒說呢。」

張龍色厲詞寒道：「有屁快放。」

「藍田縣衙後院的火是誰放的？」

「我們七個。」

「那七個？」

「本教的外四、五、六壇壇主，與四名堂主。」

「噢，三位眞的升官啦。」

殺人兇手黃狠臥蠶眉一挑，嘿嘿冷笑道：「你們三個叛徒如未背叛本教，此刻差不多也可以當壇主、堂主啦。」

賴皮破口大罵道：「放你的狗臭屁，我等乃清清白白的正人君子，豈會賣身投靠，與魔鬼共舞。」

黑旋風勃然大怒道：「小雜種少逞口舌之利，等一下叫你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叫老天爺。」

小祖宗言歸正傳道：「少林高僧、峨嵋女尼、武當派的丁大俠是何人所殺？」

張龍道：「他是我們七個人超渡的。」

曾妮杏眼圓睜，吐字如冰。

「營區的大火又是何人所放？」

總教頭苗人馬上飛冷哼一聲，道：「是本座與八大教頭的傑作。」

「毫無疑問，人也是你們殺的？」

「一點不假，殺得好不痛快也。」

「你們夤夜施襲，殺人放火，無非是想掩護教主李思進兵長安，對不對？」

「既已知曉，又何必多此一問。」

「李思兄妹一共帶去多少人？」

「此事最高機密，無可奉告。」

賴皮吼叫道：「媽的，少來這一套，黑衣教的蝦兵蟹將，連最近才加入的地痞、流氓、莊稼漢算進去，總數也不會超過三萬，能夠派赴戰場衝鋒陷陣的頂多二萬人，有何機密可言。」

馬上飛連聲冷笑，未置一詞。

大哥大追根究底道：「叛王李思有無宣示何時可到長安？」

職業殺手黑亮昂首望天，正當日正當中時分，洋洋得意的道：「如果動作快些，一切順利，這時應已攻進長安，衝進金鑾殿，拉下昏君李純，接位登基，鎮西王從此要改稱皇帝了。」

曾妮大怒道：「黑衣教倒行逆施，胡作非爲，李思乃罪魁禍首，憑他也配做皇帝？」

話說一半，有人接口道：「曾姑娘說得對，李思欺君罔上，殘民以逞，根本不配做皇帝，時間緊迫，分秒必爭，快將這幾個魔崽子解決掉，去長安救駕要緊。」

話到人到，是欽差大人陳弘志。

不旋踵間，丐仙洪四海、慈悲婆婆、大內高手與丐幫弟子亦相繼湧至。

英雄所見略同，洪幫主一現身便下令道：「給我上，給我殺，放手去幹，不必留情，務要趕盡殺絕，不許放走一人。」

軍令如山，羣豪連聲應是，在一片喊殺聲中，彷若潮水般掩殺過去。

亂軍中，只聽火龍王天雷聲若洪鐘般大聲喊叫道：「各位請高抬貴手，把馬上飛留給火龍堡，本堡主要手刃此獠，以報父仇！」

張龍、黃狠、黑旋風、馬上飛起初本想將火龍堡一舉消滅在此，後來阿寶、曾妮、賴文龍結件而至，仍有一爭短長之心，及見大軍壓境，陳弘志、洪四海、慈悲婆婆又都是頂尖高手，頓使情勢急轉直下，那還敢再爭强鬥勝，三十六計，走爲上策，馬上飛揮手喊了一聲：「撤！」十二人立即各展所長，猛往外衝。

晚了，戰火業已點燃，欲退無路，欲逃無方。

雷、電、風、霜困住了馬上飛。

大哥大、小弟小、曾妮跟張龍、黃狠、黑旋風捉對廝殺。

洪四海、陳公公、慈悲婆婆等人沒閒着，十合之內便將八大教頭全部解決。

雷、電、風、霜勇猛異常，分佔四方，一路搶攻，迫得馬上飛團團轉，只有招架的工夫，沒有還手的力氣，勉强支持了片刻之久，猛地拔身而起，欲掠空而逃。

「別逃！」

「找死！」

「納命來！」

「血債血還！」

天雷縱身一躍，抓住了馬上飛的脚。

二堡主天電接踵而上，一劍穿心。

三堡主天風砍斷他的臂。

四堡主天霜斬下他的頭。

天雷恨猶未消，用力一撕，將馬上飛的屍體撕成兩半。

大仇報了，兄妹四人雖是一身是血，臉龐上却流露出欣悅的笑容。

好似摧枯拉朽，秋風掃落葉，一霎時十二條活生生的漢子便躺下九人，僅僅還剩下張龍、黃狠、黑旋風三個未死。

這三人的確有點眞才實學，更不愧爲是久經大風大浪的老江湖，一見大事不妙，虛晃幾招，便拔腿開溜。

張龍是江洋大盜，黃狠是殺人兇手，黑旋風是職業殺手，三個人都是在生死邊緣打滾的亡命之徒，也都具備高人一等的求生本領，更懂得利用地形地物，順手打開鷄籠，放出惡犬，驅牛趕馬，不一而足，弄得鷄飛狗跳，牛奔馬騰，使阿寶、曾妮、賴皮等人礙手礙脚得無法全力追殺。

偏巧又有一大片樹林橫亙在前，追至林外時，張龍、黃狠、黑旋風已不知去向。

救駕要緊，無暇細尋，在洪四海的指揮下，直奔長安而去。

火龍堡主天雷義氣感人，不待阿寶出言相邀，便自告奮勇的結件同往，願助天下英雄一臂之力。

打從彼此一照面，天霜姑娘便把注意力集中在曾妮一個人的身上，這時候終於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一面放步狂奔，一面問身旁的賴皮道：「喂，賴皮，這位姑娘是誰呀，長得好美好美啊。」

賴皮道：「以前叫白妞，現在叫曾妮。」

「跟寶英雄是何關係？」

「師兄師妹。」

「感情一定很好吧？」

「豈只是感情很好，很快就要結婚啦。」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天霜對阿寶仰慕而久，聞言恍如冷水澆頭，芳心不由爲之一震。

賴皮又補充道：「前次在苗疆，我師父就是因爲已與曾妮有婚約在先，所以無法接受巴莎娃的愛。」

提起巴莎娃，阿寶就覺得怪怪的，是內疚，也是自責，插言道：「四堡主，巴莎娃現在好吧？」

天霜滿臉堆笑道：「很好，已經找到對象啦。」

「不知是那位？」

「正是家兄。」

「二堡主？或三堡主？」

「是我三哥天風。」

小祖宗聞言十分欣慰，轉對天風道：「三堡主，恭喜，恭喜，什麼時候喝你的喜酒呀？」

天風欲語還羞道：「快了，待此間事了，回到苗疆後馬上就辦。」

賴皮笑道：「能夠嫁給三堡主，是巴莎娃前世修來的福，巴兄已死，巴父巴母總算可以找到一個依靠的人，後半輩子就用不到發愁啦。」

天霜瞧着阿寶、曾妮道：「歡迎寶哥、曾姐還有賴朋友同來苗疆喝我三哥的喜酒。」



大哥大挽住曾妮的玉手，道：「如果時間許可，我們一定親往道賀。」

賴皮道：「最低限度，也會派人送一份厚禮去。」

天霜猛搖頭道：「不，人來歡迎之至，厚禮則不敢收。」

「別客氣，我賴皮正愁錢多沒處花哩。」

「你發財啦？」

「天姑娘眞聰明，一猜就中。」

「有多少？怎麼會花不完呢？」

曾妮道：「是喜從天降的祖產，五十萬兩，有適合的姑娘別忘替賴皮介紹一下。」

阿寶故意逗他：「不必介紹，他已經有老婆啦！」

賴皮愕然一楞，道：「師父，這種話可不能隨便亂說，小徒一直『名花無主』，『待字閨中』，那裡會有老婆。」

小祖宗笑道：「你忘了，巴莎娃身邊的那個丫頭，對你情有獨鍾，你們已有婚約。」

賴皮正經八百的嚷道：「開玩笑，我現在是武林大俠的身份，又是大富翁，將來重振太平鏢局，便是貨眞價實的大老闆，娶一個丫頭做老婆成何體統，不笑掉別人的大門牙才怪。」

阿寶調侃道：「甚麼樣子的姑娘才能配得上你這位大俠客、大富翁與大老闆？」

賴皮大言不慚的道：「起碼要像四堡主天霜姑娘的身份地位、品貌功力還馬馬虎虎差不多。」

* * *

長安。

帝王之都。

本是燈紅酒綠，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的繁華所在。

如今却兵荒馬亂，喊殺震天，陷入一片戰亂之中。

兵貴神速，黑衣敎主李思深諳用兵之道，天色初亮，便以驚人的速度，親率百名頂尖高手，乘快馬到達長安城下。

原來的打算，欲當城門初啟之時，便殺進城去，佔領南門，以便後到的敎徒入城，與城內守軍作一殊死戰，進而拿下皇宮，活捉憲宗及文武百官。

詎料，自從李恩公然起兵作亂，聯合六王七侯，拿下蘭州，天水軍情吃緊，大軍開赴前線後，由於長安城內兵力單薄，城門已有數日未開。

而且，戒備格外嚴密。

城牆上佈滿了崗哨。

護城河裡放滿了水。

黑衣敎的人馬一到，烽火台上便燃起烽火烟，鼓樓上的鼓聲不絕，才片刻工夫，城內守軍便全部登上城牆，各就各位，準備爲死守長安而戰。

紅玉郡主睹狀甚爲焦急，勒緊馬繮道：「城門未啟，昏君防備甚嚴，第一案已無法採用，不知王兄作何打算了？」

黑衣敎主李思毫不考慮，立道：「用第二案。」

「强行攻城？」

「對！」

「可是，雲梯與獨木橋未到呀。」

「很快就會運到。」

是不慢，日頭甫從山頭上冒出半張臉，第一批雲梯、獨木橋便已運達現場。

來的敎徒不少，約有數千之衆，列陣護城河前，黑壓壓的站了一大片。

李思行事果敢明快，立即下令攻城。

黑衣敎訓練有素，個個爭先恐後，欲在四五丈寬的護城河上，以十數根長木爲一組築橋。

城上守軍當然不會坐視，箭矢立如暴雨般灑下。

萬箭齊發，聲威嚇人，在護城河上佈下一道箭羅矢網，接近河邊者有不少人中箭而倒。

然而，在後面督陣的刑壇壇主殺人不見血史光光執法如山，只許進，不許退，畏怯後退者一律就地格殺，衆教徒別無選擇，只好冒着喪命的危險向前進，在箭雨下築橋。

死了數百人，費了個把時辰，竟連半座橋也沒築成。

其餘的敎徒已陸續湧至，李思胸有成竹，兵分四路，分襲東、南、西、北四門，昂首望着南門城上的一位將軍道：「閣下可是威武將軍何志高？」

城上將軍全副盔甲，貌相威猛，年在五十開外，聞言朗聲回應道：「正是末將何志高。」

李思人在馬上，抱拳爲禮道：「何將軍，小王有幾句逆耳之言，不知願聽否？」

威武將軍的話很冷，只有兩個字：「說吧。」

「將軍南征北討，功在大唐，沒錯吧？」

「末將承皇上恩寵，屢委重任，縱有建樹，亦不敢居功。」

「以將軍的才華功勳，早該升任獨當一面的節度使，並加封大將軍。」

「末將才疏識淺，不敢作此非份之想。」

「將軍何必太謙，只要打開城門，讓本王進去，一旦接位登基，就封你爲大將軍，選一個物產豐富，有油水可撈的地方去當節度使。」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河澗閻羅屠天雲屢施陰謀想殺害蘇東二均不遂，求饒中葛紅詐說王天柱埋有伏兵在石頭谷等待他們，令蘇東二改走茅草溝而正中埋伏，屠夫婦也在其中做幫凶。人高的茅草着火，逼得蘇東二三人調轉馬頭走，後面伏兵追擊猛烈，然而蘇東二吹起的笛聲以及珍珠姑娘的晶亮光輝令伏兵敗得如落花流水……



新派俠義武林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 愛情煞手

力殺精銳猛將　配合天衣無縫

蘇東二又對珍珠道：「我親愛的珍珠，妳我還是共騎一匹吧！」

「嘻……」珍珠似乎更快樂了。祇見她不等蘇東二過來，立刻自己跳下馬來，她已把馬韁繩交在朱全手中了。

珍珠上馬，用力的抱住蘇東二，道：「好舒服啊，東二哥……」

蘇東二道：「我却覺得對妳十分抱歉吶！」

「才不吶，我最喜歡這樣的生活，祇要你喜歡，我便也喜歡了。」

「珍珠，妳太好了……」

* * *

山泉流不盡，野火一瞬間，茅草溝中慢慢的看得清楚了，至少十幾丈遠可以看清有沒有人影。

蘇東二對朱全道：「阿全，不可遠離，緊跟我後面，更不可輕易下馬……」

朱全道：「叔叔放心，阿全斷後……」

「衝過去！」

蘇東二這麼一聲低吼，怒馬已往茅草溝中發蹄狂奔，兩匹馬似是甚通靈性，雖然溝中熱氣仍然逼人，却也仰首長嘯的衝進去了。

* * *

朱全發現那匹馬死在山崖中，想是自己下了馬以後，沒有人操縱牠，才會亂了蹄的往火堆深處奔去，終於還是被燒死了。

朱全心中略有歉意，如果剛才拍馬往溪中衝，也許還有希望。

前面還有茅草在燃燒着，祇不過正往兩邊山崖下面延燒着，蘇東二的坐騎已奔進溝中一半路程了，忽聽山崖上面傳來粗濁的大吼聲。

那是一處絕壁，至少有三十多丈高下，就在一處老虬松背後，那個地方藏着人，大概可以瞧見大半的茅草溝。

就聽得叫聲極大：「跑啦，跑啦呀！」

這種口音腔調祇一聽便知來自關內，冀魯人的口音正是此調。

馬上的蘇東二抬頭看，不由一聲冷笑，道：「可惡，是他……」

珍珠道：「是開野店的老夫妻二人，他們眞壞，饒了他們果然放虎歸山再傷人！」

蘇東二已知難以去搏殺這二人，冷冷的不吭一聲，用力挾馬往前衝。

又聽峯上大聲喊：「喂！王大侍衞呀，人快跑了吔，娘的，白白張羅了。」

祇可惜雖然王大侍衞已聽到，但隔着火苗子他依然無法看到山溝中的蘇東二。

王大侍衞也聽到了峯上的聲音了。

王大侍衞對一旁的幾個大漢，



道：「媽巴子的，滿溝大火燒不了他們三個人，我不甘心。」

有個大漢對王大侍衞道：「大侍衞，咱們溝底還埋伏着弓箭手，他們逃不掉的！」

王天柱道：「就知道屠天雲與老超渡二人無法弄死蘇東二三人，兔崽子還眞有一套……」

王大侍衞這些人躲在一處石洞中，洞口還有塊大石堵了個大半出口，溝中起了火，他們有地方躲，他們還等着驗屍吶，聽了峯上屠天雲的話，楞住了。

幾個人在罵大街，蘇東二已對珍珠道：「咱們快衝出茅草溝了！」

珍珠道：「東二哥，你忘了黎明之前的黑暗呀！」

一怔，蘇東二道：「何出此言？」

珍珠道：「也許是我多慮了，不過你還得多加小心才是……」

就這麼幾句話，忽聽附近有人大叫起來：「快，快呀，王八蛋們逃出來了！」

「攔住他們，射呀！」

就在這一聲狂吼中，七支利箭直射過來。

蘇東二不但要保護着珍珠，他還要保護坐騎，就在「颼」聲甫起，他力提馬韁騰空三丈高下，幾支利箭已自他的下方射過去。

迎面又有幾個大漢往山道上攔，他們祇一到了山道便併肩的站在一起，這就又要放箭了。

就在他們七個大漢箭已搭尙未瞄的刹那間，好一道極光閃射過去，就聽有人大叫：「我的眼呀……」

這些人的雙目一遇上那道强烈的銀光，立刻看不見前面的一切，祇覺得如同突然掉進了深淵！

既然看不見，當然無法再射箭，怒馬已自幾人的上方奔過去，嚇得這幾人紛紛往下滾去。

似這樣的神奇現象，蘇東二第二次見到，心中那份愉快就別提了。

朱全在馬背上笑道：「阿姨身上有白光吔！」

珍珠一聽笑了。

* * *

蘇東二三人奔出茅草溝，也算有驚無險的度過這一關，最高興的還是珍珠，她緊抱着蘇東二的腰，低聲笑笑，道：「好了，咱們都平安了。」

蘇東二道：「咱們是平安了，祇不過我忽然想到兩個人，兩個該死的人……」

珍珠道：「就是山峯上呼叫的兩個男女？」

「不錯……」

「那是開野店的兩個人，他們極壞，我猜呀，他們來此是想撿便宜。」

「不錯，祇不過我却想去殺了他們。」

珍珠道：「你追上山峯嗎？」

「是的，我一人前去。」

後面朱全道：「叔叔，我去！」

蘇東二道：「你守在你阿姨身邊，不可遠離……」

他指着前面一道矮坡，又道：「就在那兒等着我，我很快就回來！」

他說笑騰身而飛，直往斷崖上躍去。

珍珠看得吃吃笑，她幾乎拍手了。

朱全道：「阿姨，咱們走，山坡上等吧……」

忽聽珍珠大聲對蘇東二道：「東二哥，別忘了把兩粒避毒珠放進鼻孔呀！」

蘇東二已到了半坡上，聞言回頭擺擺手，那表示他已經知道了。

* * *

蘇東二已衝到峯上了，他認準了方向也看準了山峯上的那棵虬根老松，就在他拔身騰空間，峯上面出現兩條人影在林子裡面閃晃。

蘇東二打斜撲過去，就在山脊上他冷冷笑了。

那參天老林中，「颼颼颼」的跳出兩個人，祇一看便知道正是手帶刀傷的屠天雲與葛紅二人。

這兩夫妻突見蘇東二站在他夫妻二人前面，楞住了。

蘇東二咬咬牙，道：「可惡……」

屠天雲也發了性，沉吼道：「這是屠大爺要說的，小子，你眞以爲吃定我屠天雲了？」

葛紅忙搖手，道：「誤會，誤會……」

屠天雲叱道：「卑躬屈膝不是，老超渡，人爭一口氣，佛要一爐香，妳別臨老砸咱們的招牌！」

葛紅回吼：「什麼招牌？打不過人家就認輸，這有什麼丟人的？」

屠天雲氣得臉色泛青，道：「個老超渡，妳這是向敵人投降呀！」

葛紅道：「這不算投降，這是保節。」

她轉而對蘇東二道：「你……小子啊，你看上去不似個殘忍的人，你會出刀殺了我們這麼老而無用之人？」

蘇東二沉聲道：「我本是想放兩位一馬的，若是要取你們的命，在你們那裡就下手了。」

屠天雲吼道：「你吹牛！」

蘇東二道：「你以爲吹牛？你應該心中明白。」

屠天雲道：「我明白一件事，那就是當你們三人進了門，我們把那盞『奪魂燈』放在桌面上，祇怕你

們三人早已氣絕多時了。」

蘇東二道：「那是上天開眼！」

他重重的又道：「你二人弄了個毒蜂窩以爲必然得手，哼，却也抵不過我的神笛內功發出來的氣功，嘿……」

葛紅接道：「所以咱們認輸呀，小子！」

「既然認輸，爲何前來插一腿？」

葛紅道：「什麼叫插一腿呀，咱們這是在討生活呀，也不過想找些外快罷了。」

蘇東二哈哈道：「找外快！你們眞的日子難過？」

葛紅道：「山中開野店，有幾個是富的？」

蘇東二道：「別的開野店是可憐，你二人不可憐，你們在關內弄了許多黑心銀子，逃到關外享受來了，你以爲我不知道？」

「你……是誰？」

蘇東二道：「別問我是誰，知道了我是誰，今天你二人死定了！」

屠天雲大怒，再吼：「聽聽，妳呀！老超渡妳聽到了嗎？他才多大呀，咱們縱橫北五省的時候，他在哪兒呀，娘的，後浪推前浪推得也太快了吧？」

葛紅却笑笑，道：「你是何方人氏？」

蘇東二道：「不嫌太囉嗦了！」

屠天雲叱吒道：「怎麼，眞叫我二老當成糖人吹又揑呀！」

葛紅擺動腰肢，旋動着大臀往蘇東二走近前，邊笑容可掬的道：「說一說，也許你在關內的長輩與咱們有交情，別殺了半天是自己人……」

蘇東二原是要把話叫開的。

他應該在頭一回出刀時候就說的，但他沒有說，因爲他這兩年多未進關內，一切有關霍先生的事不知情，更何況身邊還帶着珍珠姑娘。

但此刻不一樣了。

蘇東二要對這一對黑道魔頭挑明了，這樣出刀便是硬碰硬的幹。

冷沉的一聲哼，蘇東二道：「既然你二人一心想挖我的底細，我似乎應該大方的說出來！」

「是呀，也許大家自己人……」

蘇東二道：「太行神笛郎君就是我……」

葛紅道：「我們早已猜到你了，你吹的笛子懾人心志，不過咱們想知道你是自誰的門內出道的……」

「霍天行！」

他此言出口，屠天雲手上已出現了刀，葛紅原是往蘇東二走近的，却一震而退到屠天雲身邊。

「娘的老皮，你是霍天行手下呀！」

蘇東二道：「也是爲霍先生辦事的人。」

屠天雲吼道：「辦個屁事，殺人罷了！」

蘇東二道：「殺人也是辦事，兩位，還有什麼想知道的？請問！」

他此刻已看出這二人的驚訝狀，心中不覺好笑。

葛紅似是喘過氣來，道：「是霍天行派你前來找我夫妻二人的？」

蘇東二道：「不是！」

葛紅道：「我就說嘛，霍天行以爲咱們去了江南，他絕不會知道咱們出關外，而且……」

蘇東二道：「霍先生雖非派我追殺你二人，但我却想爲霍先生做些什麼……」

屠天雲道：「你想怎樣……」

「殺了你們！」

「哈……」屠天雲大笑。

葛紅道：「小子，你可知道當年十大高手會泰山之事嗎？」

「聽過這件事！」

葛紅又道：「十大高手爲什麼有泰山大會？」

蘇東二道：「不便多問……」

他這話還眞實在，霍先生的事他自然不能追問，這件事還關係着一件極爲重要的大事。

蘇東二就是不知道什麼大事，他此時不急於出刀了。

這是個機會，應該可以從這二人口中得知些什麼。

他一念及此，接着問道：「難道你二人知道？」

「當然知道，小子啊，說穿了也平常，各爲其主而動殺機，該不是誰奸誰陰誰又狠……」

葛紅一口氣說下來，還是未把事情說出來。

蘇東二道：「我却知道那一回由於妳用毒手段高明，十大高手死了九個，霍先生唯一倖免！」

他這講便是屠天雲也一怔。

其實這是昨夜裡蘇東二運起內功竊聽到他二人在房中嘀咕的話。

葛紅驚道：「小子，原來你已知道了。」

蘇東二道：「我說過，十大高手會泰山的目的我可並不知道。」

葛紅道：「那麼我就告訴你，小子，他們邀會泰山的目的，乃是商量着如何下手幫皇家除掉東廠那批番子們，當然頭一個欲除掉的人是魏公公了。」

蘇東二一聽，全身不自在，如今又聽到東廠番子，內心升起一股莫名之火。

他重重的道：「如此大的事情，却壞在你二人手上，太豈有此理了！」



葛紅道：「我說過，各爲其主呀！」

蘇東二道：「誰指使你們的？快說！」

「嘿……你永遠也不會知道……」

蘇東二道：「說了，也許你們還有一綫生機……」

屠天雲大怒，叱道：「什麼東西！」

葛紅忽然出手，她在一把毒粉拋空同時，和身直往蘇東二懷中撞去，眞的是陰狠毒辣兼而有之。

在此同時，屠天雲的刀已快沾上蘇東二的衣衫了。

暴吼之聲驟起，蘇東二空中大旋身，好一道冷電射閃間，葛紅當先尖叫如夜梟，標着鮮血往外衝去。

蘇東二落地再抖腕，「噹」的一聲與來刀撞個正着，但他右手的笛子疾扎，正扎在屠天雲那受傷的肘上面。

「噢！」

屠天雲忍不住的一聲長嗥，立刻往外疾退。

便在這時候，那葛紅厲聲大叫：「大侍衛，快來呀，你要抓的人在這兒了！」

蘇東二大怒，立刻疾撲而上，但葛紅祇閃避！

屠天雲也一樣的在林中繞樹逃。

屠天雲還邊逃邊叫：「葛姑娘，妳的傷……」

「傷在後肩頭，我還能出刀……」

這二人就是不再與蘇東二幹，想也知道蘇東二來時早有備，要不然爲什麼一把毒藥失了效？

既然毒不死敵人，刀法又不怎樣，再殺那是瞎幹的事，他夫妻二人不幹！

他們的武功也是響字號人物，如果逃走，追的人就必需高過他們才行。

蘇東二的武功當然高過他二人，祇不過這二人太狡猾了，他們繞着大樹轉，想殺他們，一時間還有得追的。

蘇東二有什麼時間在這兒耗？

再聽葛紅邊跑邊還尖聲叫：「王大侍衛呀，加把勁趕快來呀，我夫妻已把這小子纏住了……」

果然，半山上傳來大吼聲：「殺！」

聽起來是殺聲，但仔細聽，少說也有幾十人，這些人正往山上撲，其中還有帶着弓箭的。

原來這些弓箭手被一道極光把雙目射得看不見東西，但他們在一陣閉目之後，慢慢的又看得見了。

這些弓箭手就奔在前面，那王大侍衛還在大聲催叫：「快，快上去！」

蘇東二心中想：今天且饒過這兩人，等有一天再找上他們住的山谷口，還怕他們再逃？

蘇東二不追了，他反過身往峯下便走，他是走的反方向，因爲他至少也要把上來的人引開。

* * *

葛紅自大樹後閃過身，以爲蘇東二向她追來，急得頭一偏！

這時候一側忽然閃過一個人，嚇得葛紅急忙再往另一棵松樹後躲去。

「老太太，是我呀！」

葛紅一聽是屠天雲，再閃跳出來，然後二人四下看，祇見蘇東二往東邊峯下奔去，她立刻大叫：「快呀！王大侍衛，往東面跑了！」

果然，王天柱率領二十多人，其中一半帶弓箭的追上來了。

王天柱四下看，東峯下果然一條人影閃晃得快，他一看便知道是他欲捉拿的蘇東二。

王天柱手一指，道：「追……」

二十多名大漢話也不說的追下去了。

屠天雲道：「王大人，我夫妻來助陣的，祇是……」

王天柱猛回身，冷冷道：「昨夜你們不是很有把握嗎？怎麼一個也沒收拾掉？」

屠天雲忿怒的看着葛紅！

蘇東二只轉了個彎便又回到珍珠與朱全二人停立的地方，珍珠看到蘇東二回來，拍手笑道：「你回來就好，沒有殺了他們吧？」

蘇東二道：「眞是兩個老滑頭，他二人相互間繞着大樹逃，還把王大侍衛呼叫去，我自信仍可以殺了他們，但我不能久留，拖延時間我擔心你們。」

珍珠道：「咱們快走吧，聽說出了這山溝便是梅河渡口了。」

蘇東二道：「是的，梅河渡口是咱們必經之地，非走那兒不可。」

他對朱全吩咐道：「阿全吶，此去咱們越近瀋陽，便危機越大，你把精神擱在保護阿姨的身上，千萬不可貿然行事，知道嗎？」

朱全道：「叔叔，阿姨的安全由我擔綱，錯不了。」

蘇東二上馬了，珍珠便坐在他身後面，那匹馬雄壯高大，馱上兩個人仍然奔馳得輕快。

珍珠在蘇東二身後細聲細氣的道：「走得快了順利過河，走得慢了有得幹的。」

蘇東二道：「此話怎講？」

珍珠道：「姓王的不會放棄追殺咱們呀，他更知道咱們必經梅河渡口，他會趕去的。」

蘇東二道：「有理！」

珍珠道：「想也知道，姓王的

說一共有五個關口，咱們只不過剛過了兩個關口呀。」

蘇東二道：「如果野店的一關不算，也只過了兩關，那就是長白山客棧與這三岔口的茅草溝。」

珍珠道：「如此咱們還有三個關口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滿州女眞國人善於追踪與騎射，只不過他們的野心更大。」

蘇東二道：「野心？」

「不錯，他們的野心便是你們關內的一片大好河山。」

蘇東二哈哈笑了。

「他們在做夢。」

「不是做夢，是有可能。」

「妳說他們敢起兵入關？」

珍珠道：「有什麼不可？當時機成熟，他們就揮兵。」

「時機？什麼樣的時機？」

珍珠道：「當關內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當關內諸王不再合作，人民離心離德之時，滿州人便會結合別的族人殺進關內了。」

蘇東二吃一驚，道：「什麼樣的別族人？」

珍珠道：「山海關的長城過了八達嶺延伸入山西，迤邐着通過蒙古邊界，阻絕了蒙滿回人那幾處入關之路，不過一旦他們得到機會入關，這些被隔離關外的各族，就會聯手出擊了。」

蘇東二道：「到了那時候，大明天下才是眞正的壽終正寢了。」

珍珠道：「你終於說對了。」

蘇東二道：「如今大明朝中就出了巨奸，便那些宦官們也成精了。」

笑笑，珍珠道：「不要說了，關我們何事呀，東二哥，你忘了爲我奏一曲了，嘻……」

蘇東二立刻自懷中抽出笛子，他吹的是「陽春三月玄武湖」。

笛聲淸脆悠雅，把個秦淮美景與舫上佳人的飄逸美麗全部溶入他那笛音中，聽得珍珠抱緊了蘇東二，便把一張彈指可破的嫩臉也貼緊在蘇東二的背上了。

* * *

朱全心中高興。

珍珠與蘇東二高興，他便高興。

朱全不會在叔叔與阿姨高興的時候出言打擾的，雖然他已發現遠處一道長河，也只是擺在心中。

蘇東二突然不吹了。

妙音戛然而止，珍珠便抬起頭來了。

蘇東二道：「眞快呀！」

這時候朱全也開口了：「叔叔，那些騎馬的人往渡口馳去了。」

「是的，那是王天柱的人馬……嘿……」

朱全道：「也只不過十五人，咱們不怕他們。」

珍珠道：「我也不怕。」

蘇東二道：「我怕。」

他說完，便朱全也一驚。

蘇東二才接道：「我是怕會傷到我的心肝寶貝呀！」

珍珠吃吃笑了。

她更緊地抱住蘇東二，笑道：「我知道你一直擔心我的安危，你早就令我感動了。」

朱全猛一指，道：「叔叔，你看，那邊就是渡口了。」山脚慢慢的往後退着，露出那河岸一排老柳樹，就在柳樹這一端，正停靠着一條渡船，船上沒有艙，是個大敞面的船，一看便知這船專門渡人客。

女眞國這種渡船全一樣，渡船上的船老大幾人都是一家人，有了這渡船，一輩子就指望它了。

渡船上的人就住在河岸附近，有客人渡客人，無客人便撒上幾網弄些魚兒好下飯。

蘇東二抬頭看，船上一共有人三個半。

爲什麼說是三個半？當地的人把船上女人當半個人使喚，說明了船上是三個男人一個女人。

* * *

蘇東二再細看，也不知十五個騎馬的對船家說了什麼話，就見船上三人立刻把渡船撐到河心停下來。

那十五個人就在渡口下了馬，馬匹拴在柳樹下，十五個大漢有的紛紛往柳樹上攀去。

蘇東二冷笑了。

朱全道：「叔叔，上樹的人是手持弓箭的。」

「不錯，他們準備放冷箭。」

珍珠道：「咱們改道，行不行？」

蘇東二道：「改道就要經過永吉，咱們便自投羅網了，也正合了他們心意。」

朱全安慰珍珠，道：「阿姨，妳安心，有我在妳身邊，妳不會有事的。」

珍珠吃吃笑了。

* * *

兩匹馬緩緩的走出山道了，蘇東二吹起笛子來，這一回他吹的是戰刀曲，笛聲再一次的高吭激昂，令人聽了全身血脈賁張，有着衝動的意願。

半里處，渡口已有人指手劃脚的大聲在咒罵：「媽巴子的，果然未過河，來了。」

「還是大侍衞神機妙算，咱們來得正是時候。」

再看附近柳樹上，五個大漢掩藏在樹椏間，彎弓搭箭準備射人了。

* * *

蘇東二吹的笛子變得更衝動，



聽的人毛髮也豎起來了，河岸邊傳來咒罵聲。

於是，蘇東二收起笛子，他示意朱全要小心的守護着珍珠，他便隨之跳下馬，把韁繩交在珍珠手中。

蘇東二一步步地走向十幾丈遠的渡口處，他的臉上一片冷傲之色。

就在蘇東二尚未站定，忽的珍珠那匹馬發了瘋似的往柳林下狂奔過去。

事出突然，令朱全大吃一驚，立刻催馬追上去。

朱全大叫：「阿姨小心。」

珍珠似是未聽見，任那匹馬馱着她狂奔，而奇事又出現了。

只見珍珠在馬上忽的極光一現又失，當她繞到第五株柳樹下，柳樹上的弓箭手們才呼叫：「喲……我的眼睛好痛唷……這……是妖女呀……」

朱全便在這時候追上珍珠，他也伸手拉住珍珠的馬，急切的道：「阿姨，阿姨，嚇壞妳了吧，快退回去。」

珍珠道：「對，快退回去，這馬……」

朱全拉住珍珠的坐騎，她抬頭看樹上，奇怪，樹上五個弓箭手都把眼睛幪住，他們還叫眼痛不已。

朱全心想，必是珍珠阿姨又以她的光芒弄得他們一時間看不到事物了。

* * *

蘇東二本來要退回來的，珍珠的馬發了性，他當然最擔心珍珠安危。

只不過珍珠又退出柳林外，他便也放心了。

蘇東二大步走到渡口，面前十個挽刀大毛漢中，他只認識一個人，這個人就是王天柱。

王天柱也吃了一驚，怎麼埋伏的弓箭手又叫眼睛痛，茅草溝他也埋伏了弓箭手，一樣的不中用。

他心想，那美女子必是關內傳言的白蓮教，要不然爲什麼她的身上會發光。

現在，蘇東二站定了，他的面皮冷酷得宛如高山頂上溶化了的白雪。

王天柱冷然一哂，道：「蘇東二，你逃不掉的。」

他指指身邊九個人，又道：「可知道『白山黑水九匹狼』的事蹟？」

蘇東二淡淡的道：「知道又怎樣，不知道又怎樣，終究是免不了要殺的。」

他斜目瞄了號稱爲「白山黑水九匹狼」一眼又道：「王大侍衞，你就把我當成獵狼高手吧！」

這是什麼話，簡直沒把九匹狼放在眼裡。

九個老漢發火了。

就聽中間那個赤髮大漢吼叱道：「媽拉巴子的，口氣不小呀，不知手底下功夫如何！」

王天柱道：「張放，你千萬要小心，這小子可不是軟脚蟹，單憑吼喝嚇不了他的。」

那位叫張放的毛漢嘿嘿笑，道：「閃開，我張放先掂一掂他的份量。」

蘇東二道：「我有個建議。」

「說！」

「我建議你們一齊上，包括你這位大侍衞。」

「吹你媽的牛，老子宰了你。」

張放發招了，他那把砍刀帶着一股子窒人的「咻」聲，凶殘如虎的罩上來了。

張放口中還大叫：「砍死你這小雜種。」

蘇東二並未稍動，直等到那把砍刀就快砍上他的頂門時，才見他一個錯步，疾甩肩頭，呀！姓張的砍刀就是未再往下落，握刀的右臂斜舉着，被蘇東二以左臂架着未分開來，而蘇東二的右手便慢吞吞的推過去。

人們還未看清是怎麼一回事，而張放已被蘇東二推得往地上砸去。

「轟！」

張放倒下去，倒地才見鮮血自他胸口流出來。

這眞是太玄了，王天柱就目瞪口呆。

這就是功夫，眞正的功夫用在節骨眼上，而眞正的功夫也就是那麼兩三招而已。

忽的，八個大漢齊聲吼：「殺！」

八個人如同一股巨浪抖着一天的冷焰往蘇東二欺殺而上，端的十分凶殘。

蘇東二道：「早就叫你們齊上，你們不聽。」

他的話聲幾乎凝結在原地未散去，人已快得不可言喻的穿梭在八人之間。

聽吧，狂嗥之聲此起彼落。

看吧，鮮血宛如地泉般的標個不停。

蘇東二只那麼來來回回在這八個大漢中游閃三次，八個人已倒在地上站不起來了。

王天柱忿怒的吼道：「好個殘忍的殺胚，你殺了這麼多人，你……你不手軟？」

收刀，旋身，抹去手上鮮血，蘇東二直欺王天柱，他沉聲的道：「殘忍的不是我，殘忍的是你，你如果不把九人找來，他們也不會死，所以害他們挨刀的是你，而我，只不過是自衞而已！」

王天柱道：「你還想殺我？」

「不錯，不殺你我這一路不太平。」

王天柱大怒，他雙手各握一把刀，交叉着直撲而上。

蘇東二一看便知道這是玩命的殺法，光景便是被殺，而敵人也得挨刀。

蘇東二當然不願挨刀，他旋騰着疾閃開三丈外，當他還未站穩，便見姓王的忽然騰空而起，巨大的身軀變得十分輕捷，一溜煙穿進柳樹林。

這種突然的變化，令蘇東二啼笑皆非，就聽得林子裡傳來奔馬聲，王天柱竟然逃了。

* * *

其實江湖上沒有人想死，想死的人又何必奔向江湖？只不過人們的心中充滿了兩個字，那就是權與利。

江湖人物很少爲權字拚命，爲銀子玩命的倒是不少。

王天柱此刻不得不逃，因爲這一回他才眞正看清楚蘇東二的功夫。

王天柱自忖，他殺不過姓蘇的，日本浪人黑武士也被他殺光，白山黑水九匹狼無一倖免，加上三岔口自己安排的陷阱，姓蘇的一樣太平無事，現在他只有一個人，他又怎能是蘇東二對手。

王大侍衛官場混久了，便知道如何保護自己，那麼打不過轉頭而逃，這才是「俊傑」呀。

* * *

蘇東二回身並不追，一個王天柱，尤其是怕死的人，他有度量放他一馬，也許，也許……

也許王天柱一去再也不來了。

蘇東二奔回珍珠身邊，他這才發覺躲在柳樹上的五名弓箭手已被人殺死在地上了。

雙目不視物當然等着挨殺，朱全是不會放過這樣絕妙機會的。

蘇東二抱抱珍珠，愉快的道：「太好了，又是妳幫了大忙。」

珍珠笑了，道：「我能幫什麼，我只是……嘻……」

她不說下去了，她投入蘇東二懷中笑起來。

* * *

朱全開口大叫：「船家，船家，過來了。」

渡船還停在河心吶，當然渡船上的人早已看到岸上在殺人，而且殺了十幾個。

渡船一時間未過來，蘇東二扶住珍珠到了河邊石頭上，他取出笛子，道：「珍珠，妳坐着，不會再有事了。」

珍珠微笑，道：「吹去的，你總是會爲死了的人做些什麼的。」

朱全還在呼叫，但蘇東二叫他別再叫。

於是，蘇東二就在「白山黑水九匹狼」處看着一灘灘的鮮，他吹起笛子了！

是的，他吹的正是「血魂曲」！

蘇東二吹着令人鼻酸的「血魂曲」，不時地把笛音往河面上撥弄去，他的雙目似已見淚了！

「血魂曲」的曲詞中有這麼一句話：「那一個不是他媽媽的愛兒呀，那一個不是父母千辛萬苦養大呀！」

蘇東二當然也爲自己悲哀，他十歲就被霍先生收養，他早就不記得父母的模樣，成爲霍先生的殺手，那才不過五年間的事。

蘇東二有時就想：「他日自己被人殺，何人爲我奏一曲呀！」

是的，江湖風浪險，生命不值錢，有人袒胸拍胸脯，唉，將軍難免陣上亡喲。

* * *

蘇東二吹第二遍了，忽見渡船往這面划過來，那不是因爲蘇東二的笛聲關係，那是珍珠。

只見珍珠站在渡口的石頭上，她面對着河中央的渡船，一副惹人可憐的表情。

她不時的抖袖拭淚，也聳動着雙肩，只差未向渡船上的人呼叫。

正因爲渡船上的人見了珍珠的模樣，他們變了心，不知不覺，也是糊里糊塗地把船划過來了。

船旁頂住渡口的幾塊大石頭，船老大大聲叫了：「喂，快上船了！」

蘇東二收起笛子，立刻扶着珍珠上了渡船，兩匹健馬由朱全拉上船。

朱全很想去找一匹馬，他相信樹林中必然還有馬匹藏在裡面，但因蘇東二不說，他便也不開口了。

* * *

渡船上的人把船用力撐過這條河，蘇東二對朱全道：「賞銀子一兩。」

嚄，這可是大手筆，平日裡過河一人只不過一個方孔小銅錢，十個銅錢是一串，十串錢才換一錢銀子，如今一開口就是一兩銀子，三個人划上三五天也賺不到這麼多。

船老大接過銀子開口了，他指着東南方，道：「你們來到之前半個時辰，有人往東南方奔去。」

蘇東二道：「甚麼樣的人？」

船老大道：「似乎是武士打扮，又像江湖中人，他們都帶着刀！」

蘇東二道：「謝了！」

他指指對岸，又道：「死了的人是用不到銀子的，你們過河把人掩埋，他們袋子裡的銀子便是各位的了。」

船老大一瞪眼，道：「大侍衛



的人咱們不敢……」

蘇東二道：「所以我叫你們把屍體掩埋，說不準還可以討上幾個賞銀。」

船老大笑了，立刻就要把船再撐回去。

蘇東二與朱全上了馬，那珍珠又抱住蘇東二，她笑道：「東二哥，梅河渡口以後，咱們往甚麼地方走？」

蘇東二道：「過清原就快到瀋陽了！」

珍珠道：「進去瀋陽城嗎？」

蘇東二道：「不，咱們繞道。」

他頓了一下，淡淡一笑，又道：「我們不走瀋陽，女眞國的精銳一大半在那兒。」

珍珠道：「東二哥，你大概已經想好歸途了吧？」

蘇東二道：「是的，我們直下唐山，然後正西去五台山，我以爲這條路最安全。」

珍珠道：「進了關不就安全了嗎？」

搖搖頭，蘇東二道：「進了關更麻煩！」

珍珠道：「爲甚麼？」

蘇東二這才對珍珠道：「我的珍珠呀，有一件秘密我還未對妳詳說吶！」

珍珠道：「秘密？甚麼秘密？」

蘇東二指着身後的朱全，道：「他，他就是秘密。」

珍珠一望，道：「阿全的身世吧？」

蘇東二偏頭一笑，道：「不錯，朱全的身世！」

馬兒嘀答走，山風迎面吹，這北國的天氣還眞夠那麼蕭瑟的了。

蘇東二道：「朱全乃當今三皇子的唯一兒子。」

珍珠道：「眞的？」

蘇東二道：「我怎會欺騙我的珍珠呀！」

珍珠道：「我失敬了！」

蘇東二道：「朝中出了大奸惡，姓魏的公公搞了個東廠當特務，遍殺朝中忠良大臣，大太子拉緊了魏奸臣當靠山，便是他的三個兄弟也不饒過，硬說他們要造反，二王爺死於秦中、四王爺死於淮陽，三王爺無處躲，他夫妻兩人奔進五台山都出家了，他們……唉……」

珍珠抹淚，道：「人間最悲慘的莫過於兄弟相殘，父子不和，阿全眞可憐！」

蘇東二道：「阿全很堅强，跟我兩年多，我不曾見他落下一滴淚。」

他一頓，又道：「阿全跟我苦練功，如今已有成就，我送他回去五台山，稍加磨練便可出道了。」

珍珠道：「這些天三人在一起，將來一旦他走了，我怕眞的會念叨他！」

蘇東二道：「他乃皇家之人，咱們鄉野粗漢，是不能長久一起的。」

珍珠一聽，忍不住回頭看看跟在後面的朱全。

朱全却衝她一笑，看得珍珠好心酸。

* * *

珍珠在馬上對朱全，道：「阿全吶！」

朱全一聽，拍馬緊跟上，問道：「阿姨，甚麼事？」

珍珠道：「我送給你的兩粒辟毒珠很有用處的，以後小心的保管呀！」

朱全笑笑，道：「阿姨，我會的，這是寶呀！」

蘇東二道：「有了兩粒辟毒珠，三岔口的山峯上，『老超渡』葛紅的那把毒藥算是白撒了，哈……」

珍珠道：「我只能幫你們這些了，與人動刀的事情，我從來未曾有過，唔，血腥啊！」

蘇東二道：「珍珠呀，等我把阿全送回五台山之後，我把妳帶着，咱們找一處無人到過的地方，只有咱們兩個人在一起，我吹笛子妳唱歌，我們快快樂樂的過上這一輩子，也不枉來世上走一場，妳看可好？」

珍珠用力抱住蘇東二的腰，笑道：「東二哥，你叫我陶醉了！」

蘇東二得意的笑起來。

朱全也笑，因爲他只看到珍珠高興，他便也快樂了。

* * *

蘇東二又吹起笛子來了，輕快的曲調令人聽了立刻感覺得這世界恍如掉進一片花海的世界中，無數的仙女在飛翔，在翩翩起舞，珍珠便也沉醉了。

* * *

清原縣就快到了，這兒已不再有高山峻嶺了，山丘相連往西漫延，住戶與商旅似乎也多起來了。

清原縣有城牆，城門下站着女眞國的兵，數一數一共七八個。

這些兵丁們腦後的髮辮長及腰，手上有刀也有紅纓槍，薄底快靴黑色的，一個個正注視着進出城門的人。

有的人還被叫住，立刻盤問起來，回答得慢半點，立刻就被抓進一邊的黑屋裡關起來。

關起來不好受，進門就是一頓揍，然後一聲「媽拉巴子」劈頭罵，問你甚麼你就得立刻回他們的話。

黑屋內不少人，被打被盤問，然後推出門外叫人「滾」。

現在，蘇東二在小丘斜坡上瞧見到，他對朱全道：「今天進不了城了。」

朱全道：「咱們帶的毛皮氈與

一袋吃的全被我丟在茅草溝，同那匹馬一齊燒了，今夜不進城吃住都是問題。」

蘇東二看看珍珠，道：「總得讓妳有個地方睡一覺，珍珠呀，妳跟着我挨餓受凍了。」

他露出無可奈何的樣子，抱歉地又道：「找個地方咱們住下來，林子也好，石洞也罷，之後我進城去再爲你們把吃用的拿來。」

他再遙望城門，冷笑道：「單憑一座城，休想難倒我蘇東二。」

朱全道：「叔叔，我進城去，所幸銀子未放在鞍袋中，銀子我携在腰袋中，我人小裝成鄉巴佬，應該不會被他們識破吔！」

這原是好主意，十成有九成沒問題，但出乎意料之外的，蘇東二搖搖頭，道：「不行。」

他只說了這麼兩個字，立刻示意朱全與珍珠，叫兩人別出聲。

半响，蘇東二道：「鐘聲……唔，還有鼓聲。」

珍珠道：「也有唸經的聲音。」

她此言出口，蘇東二吃一驚，因爲便是他自己也只能聽到鐘鼓之聲。

「妳……聽到誦經聲？」

「是呀，必是寺廟在東方。」

「妳，已確定在東方呀！」

珍珠一笑，道：「我的耳朵很靈敏的。」

蘇東二驚喜的道：「不錯，正是東方，咱們去瞧瞧，也許可以借住一宿吧！」

* * *

那個火紅的日頭已落在山頭上了，大地上似乎被染了淡紅色，鳥歸林人回家野狠就要出洞了。

從西南方來了兩騎，可不正是蘇東二與朱全珍珠三人來了。

有一條用石板平舖的山道，一層層的「之」字形繞上半坡，在那麼一片松柏林子裡，古趣昂然的一片廟院，那鐘鼓之聲仍然响個不停，這時候的唸經聲更宏亮了。

不錯，這兒不就是一座寺廟！

蘇東二拉馬上了石道，自林中望向寺廟山牆，好大的幾個字刻在牆上，那是「阿彌陀佛」，分刻在寺門的兩側圍牆上面。

再抬頭看，橫額也是四個大金字，上書「清原禪寺」！

蘇東二心想：「清原城進不去了，那麼就進這座清原禪寺吧！」

他以爲這兒比之城中安全多了。

蘇東二見朱全已拴好馬匹，便叫朱全去叫門。

朱全上得台階，他推門未開，便叫了。

他是拍着門呼叫：「喂，開門啦！」

朱全叫了七聲，才聽得門後有人問：「誰呀，天快黑了還來進香？」

「呀」的一聲門開了，只見是個灰衣僧人，這人臉上刮得光亮，看不出他多大年紀。

男人如果臉刮光，六十看成五十歲，如果白髮再染黑，六十歲當成四十歲。

這僧人看上去也頂多不過四十歲，他上下看着朱全，再自朱全的一邊看向蘇東二與珍珠兩人，他的目芒直打閃，好像一堆金子被他發現了的那種掩不住的喜悅。

這寺人忽然不喜悅了：「你們三位施主是……」

朱全道：「想在貴寺借住一宿，明日一早就上路，願和尚行個方便。」

豈料和尚搖搖頭，道：「施主，要說這是小事一件，只不過咱們今天有經課，每月一次不能收留過路客。」

他遙指清原城，又道：「你們騎着馬，快去清原城，那兒吃住最方便。」

他這是拒絕朱全三人的要求了。

於是，珍珠在蘇東二身邊開口：「咱們不會打擾你們功課的，但求給個方便。」

(未完・七)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 武林滑頭

**上文提要：** 皇甫青、蔡根跟踪赫連兄妹被發覺，反被陰陽雙妖將兩小捉住，交給一字併肩會，由刁藝民審問後，隨即押去水葬，途中兩小走脫，又遇到一醜女萬人迷，自認也是一字併肩會的人，將他們救走……兩小又再遇赫連兄妹，探知皇甫敢也被囚在一字併肩會的尋夢園內，兩小趕去偵查，証實皇甫敢、蔡大年都在園內，還有赫連光也在裡面……

## 三手伽藍揭底子　武林賭會博存亡

皇甫青冷冷地道：「你剛才看到廚房中有多少碗盤？」

「大大小小有兩三百件。」

「你大概估估看，這兒有多少人？」

「是的，少說也有五六十人之多。」

「要是五六十人多爲庸手倒也罷了。想想看，令尊居然在此管廚房，其他人手不問可知，到時候人未救成，我們可能陷在這裡。」

「我懂了！你八成要稍後再研究救人之法。」

* * *

武林賭會，是一件盛事，而且也是一件莊嚴正經之事，絕非一般賭徒在此聚賭玩樂。

幾乎人人都是見過牌九和骰子，但却很少人見過如此之大的牌九和骰子，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骰子有拳頭那麼大，牌九每張長尺半，寬八寸。

由於爲了絕對公正，點子不是凹進去的，而是由油漆描上去的，骰子也是如此。

這是空前之賭，絕對公平之賭。當然也是贏輸最大之賭。

決賽輸了的人，除了輸掉一切財富，也會輸掉一世英名，因爲從此不能再用以前的兵刃，也可能要更名改姓，最厲害的是，要坦白一生中的虧心事。

總之，這是生死存亡之賭，輸了就是毀滅。

明天就是大會正日，兩小只好先赴此會。

蔡根道：「參加此會是不是不太重要？」

「我的看法並非如此！」

「有什麼重要？難道比救兩位親人還重要？」

皇甫青道：「我以爲參加者既有武林頂尖人物，必有『一字併肩會』的人，此去十分重要。」

「我很慚愧！有父如此……」

「不必自責，以令尊救我來說，他應該不是個壞人，會不會另有不能告人的原因？」

「不會，他在『尋夢園』幹那個也貶低了身份，而且令尊及令外公的身份都比家父高得多！」

* * *

黃山不在五岳之中，但不遜五岳。

加之黃山位居中原，來往便捷，有些大的聚會都選在黃山。

到會的只有二三十人。

參加比賽的也不超過五六人。看來敢在這場面上一顯身手的也不多，這五六人是否會有棄權也說不定。

赫連揚乃皇甫青的舅舅，也有「三手伽藍」蔡大年，「紕漏雙刁」刁

氏兄弟之父刁藝民。

還有親王多喜，這眞是絕對想不到的。

另有些人，兩小不識。

賭會在一個大屋子中進行，而此屋乃是黃山神君苗一韋所有，在此擧行，他當然也算是主持人了。

這個大屋子乃是練功之處，原木建造，寬敞而光線又很好。

黃山神君苗一葦是東主，已有充分的準備。

與會者每人有一小桌，有酒有菜，可以一邊參與豪賭或看別人賭，一邊飲酒，可以說設想週到。

而這大屋子中央，有張大長桌足有一丈五六長，一丈寬。桌上還有個巨大的鐵鍋。

這倒是少見的賭具，那大鐵鍋作何用處？

鐵鍋之大，足足可以煮百十人用的飯。

苗一葦站起擧杯，道：「第一次賭會，由本人主持，想不到這第二次，又要在蝸居擧行，說不得又要在下主持，在下只怕稍有不週，而造成憾事。」

赫連揚道：「能者多勞！再說苗大俠德高望重，昔年那一次也相當圓滿！所以主持人非你莫屬。」

苗一葦正色道：「既然各位信任在下，就必須支持在下到底。有了最後結果，輸者一定要按規定行事，如有違背，與會同仁應同聲譴之，且使其如約就範！」

所有的人都大聲附和。

苗一葦道：「總決的結果，輸者非但要交出所有財產，作爲武林人物殘障基金，最重要的是必須坦承過去所有已被人知或尚無人知的一切秘密，(包括虧心事在內)。如隱而不說而被現場之人揭穿，即加倍處罰！」

衆人又是齊聲轟喏。

這一手的確有創意，一個人如果賭輸了，除了交出金錢，還要吐出過去所作的虧心事，這的確也算是一種補償或懲罰了！

不知當初是誰想出的點子？

苗一葦道：「現在開始，哪兩位先出場？」

第一個應聲而出的是個陌生面孔。

只聞刁藝民低聲道：「是『九陰手』司徒明。」他說了這話，也就離了座，來到屋子中大桌子邊。

正好在長條桌子兩端，一邊一個。

長條桌子中央除了大鐵鍋外，還有一副巨型牌九。

苗一葦道：「二位要賭什麼？自行商量決定，三賭兩勝，不得再有異議了！」

刁藝民抱拳道：「司徒大俠意下如何？」

司徒明道：「就賭骰子如何？」

刁藝民道：「骰子兩次，牌九一次如何？」

司徒明道：「一言爲定！」

於是苗一葦當衆宣佈了二人的賭法，而其餘諸人在原座上聚精滙神地觀賭，因爲這是有史以來最不平凡之賭，可能還有意想不到的動機。

司徒明道：「刁大俠有多少家私？」

刁藝民道：「刁某是個窮人，只有三百五十萬……」三百五十萬兩銀子，他以爲是個窮人。

司徒明大聲道：「刁大俠說他全部家私只有三百五十萬兩銀子，各位信不信？」

四周圍觀的三十餘人沒有異議。刁藝民道：「司徒大俠你呢？」

「在下動產及不動產計一千八百萬兩。」

刁藝民道：「各位以爲如何？」

也無人異議，無異議就表示信任。

於是，二人化拳決定「誰先擲骰子？」結果刁藝民先擲。

三個骰子全是骨製，事前已請與會主人看過，點子是畫上去的，當然還要閉上眼擲出，畫上點子是提防用手指去摸點子。

非但要有巧勁，(無巧勁不能擲入大鍋內)，而且由於閉上眼，無法看點子。

即使是用內功控制骰子，能看到那個點子朝上那個點子朝下，也是好的。看不見要詐賭都難。

刁藝民乃是「紕漏雙刁」之父，在武林中地位崇尚。

在「一字併肩會」中也有不可輕侮的身份。

技藝自不必說，賭技自負爲一流。

上次賭會他也參加過。

他站在大長桌五步外，閉上雙目。有人爲他紮上黑布，他雙手托着三個巨大的骰子輕輕一擲。骰子在空中互有上下，最後落入巨鍋之中。

擲出骰子的同時，刁藝民即走近長桌和司徒明同看點數。當然，司徒明也要站在五步以外。

這是爲了公正，雙方都不能弄鬼。

利用深湛的內力，也可以使別人擲出的骰子多打個滾或少打一個滾，這就會有不同的點子了。

「七點！」二人同時叫出了點數。

苗一葦當衆在宣紙上寫下了「刁大俠骰子第一擲七點」字樣。

刁藝民再擲，却是五點。二人都會三擲。司徒明是八點。

這點數不能算是最差的，但已無穩吃的可能了。



牌九作莊也要化拳，勝者作莊，洗牌二人各洗一半，也就是各砌一半，這就要看各人的道行了。

尤其是押注的一方，必須砌成某牌而他自己又能拏到的，計算要精細，更要使莊上打出某點數的骰子。

莊上似乎稍佔點便宜，但如在砌牌時不能預作安排，擲骰時又不能精確控制點數，一切都談不上。

只不過用鐵鍋擲骰子，就是預防高人利用深湛的內力遙控骰子。

用巨大的鐵鍋，而人的身高又比桌上的鐵鍋矮些，功力再深，也用不上力吧？這就要靠眞玩藝了。

刁藝民打出「五在手」的骰子，然後分了牌。

仍照四門賭法，司徒明佔的是「天門」位子。

這正是更難之處，大牌不能落在「出門」及「末門」二家，反之，就等於白作牌也就是落空了。

由於牌九太大，長一尺半，寬八寸，任何老手想在發牌時調換牌都辦不到，因爲那太明顯了。

刁藝民是八點，已放下了牌。

司徒明還在擄，這麼大的牌九要擄也不易，全場都隨着他擄牌而漸趨緊張了。

皇甫青和蔡根易了容，居然也無人認出。

他們都變成五十以上的人了。

司徒明「叭」地一聲擄開，把九點放在桌上。

可以說，刁藝民已輸了他所有的家私。

刁藝民也失去了複賽的資格，已被淘汰。

這老賊的修養頗差，希望重來，苗一葦義正詞嚴地叫他退下，因爲數十人在場，賭得公平。

另外二人是赫連揚和蔡大年。

骰子是赫連揚勝，牌九却是蔡大年勝。

再賭牌九，又是赫連揚勝。

赫連揚報出私產，只有三千萬兩，蔡大年却有四千萬兩，他不是個窮人嗎？當年不是把五十艘船都輸給赫連光了？那還有四千萬兩？

其他參與者無人提出異議，足証他有這麼多。

皇甫青道：「令尊原來是個大富翁。」

蔡根道：「我却不知道！」

這工夫皇甫青耳際有細微的聲音道：「他是開當鋪的出身，全國有百餘家之多。」

皇甫青見多喜親王向他點點頭，知道是多喜說的，也向他微微點頭，也許不是他說的。

由此看來，多喜親王必是個高手。

輸的人都當場立了字據交給贏者，不得狡賴。

最後是決賽，由兩組的勝者決一勝負。

皇甫青對蔡根道：「你以爲誰行？」

蔡根道：「司徒明的手法細膩，但赫連揚也不單純！」

皇甫青道：「光是細膩還不夠。」

「你是說……」

「頭腦要清晰，心情要沉着，信心也要十足，似乎這三方面，都是我舅舅稍佔上風，但司徒明是個危險人物。」

「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那就看下去吧！」

第一次擲骰子，二人各擲了九點。

第二次又名擲了五點。

第三次又是同點……八點。

這麼巧合，使全場嘩然，也眞是少見的事。

繼續擲下去，直到分出高下爲止。

只不過連擲十次，還是同點。

皇甫青道：「蔡根，你可知爲何如此？」

蔡根道：「賭技分不出高下。」

「只怕不是。」

「那是爲什麼？」

「二人故意如此。」

「什麼原因？」

「這就弄不清了，或者某一方面要求對方如此。總之，不可能十次仍是同樣的點數。」

「的確，這種巧合根本不可能！你舅舅怎麼也在此？」

「這就使人不能不往壞處去想了。」

「是不是你舅舅的立場有了問題？」

「試想，家外公遭不測還不滿四個月，他們父子就在外活躍，而參加這種活動，固然，這賭會不算壞事，但也不能否認，參加者十之八九是『一字併肩會』的人。」

「你是說你舅舅也是？」

「這一點我還不敢說！」

「如果他是『一字併肩會』的人，令外公爲何又在『尋夢園』中作苦役？『尋夢園』不是『一字併肩會』的一部份？」

「應該是的，所以這件事眞難猜！」

苗一葦見羣情嘩然，就要二人改賭牌九。

皇甫青道：「蔡根，要仔細看着……」

「當然，這是百年難得一見的絕賭。」

三賭兩勝，仍然化拳決定誰先作莊，結果司徒明先作莊，他們砌好了牌，司徒明打出了巨大的骰子。

二人同時走近桌邊，探頭巨鍋

之內看了一下，說是三點，立刻收回骰子就分了牌。

這一把應該是司徒明贏。因爲他們同點。

同點本是莊上贏的。

第二把輪到赫連揚作莊，他拏了個「地七九」，司徒明是「雜九」，結果赫連揚贏了這一把。

最後這一把非常重要。

但是，他們二人都同拏三次「癟十」。

按理說，同樣拏「癟十」，也是莊家贏。

但大會有規定，同樣的「癟十」算是平手。

怪的是，二人連拏三次「癟十」。

這算和局嗎？這樣是不是可以和局結束，雙方平分初賽時所得到蔡大年和刁藝民對決時刁藝民所輸的數百萬兩？

似乎大家都同意這結局。

只不過這就有個問題了，是不是二人都不必坦白終生所作的虧心事？

這兩個最後對決的人，有沒有故意弄鬼，造成平手局面而平分賭注，却又不必坦白說出虧心事之嫌？

作此猜忌者絕對是有的，却無人提出。

苗一葦道：「有此結局，實在出乎意料，在場各位同道相信都同意以平手之局來結束這次賭會的。」

這時有些人想表示相反意見，又怕沒有結果，而弄得「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的境界。

這工夫却有人大聲道：「苗大俠，這件事不可如此處理。」

衆人望去，這人五十多的模樣，聲音却頗嫩。

他就是易過容的皇甫青。

他來到長桌邊，向鍋內望去，由於二人賭牌九擲到鍋中的骰子早已收回，也看不到什麼。

皇甫青也相信，骰子與牌九上也不會有什麼毛病，他們的毛病不是在這方面。

這工夫赫連揚已聽出了皇甫青的口音道：「你是皇甫青！你怎麼可以到這賭會來？」

「賭會講的是身份、令譽與賭技，就這三方面來說，我哪一方面不及格？」

「你……」赫連揚正要力斥，苗一葦走進，道：「這位朋友是……恕在下眼拙！」

赫連揚道：「慚愧！他是在下外甥皇甫青，一個不走正路的毛頭小子，在下建議把他……」

苗一葦道：「皇甫敢可是令尊？」

「正是。」

「虎父無犬子，只怕赫連兄低估了這位少俠。」

赫連揚道：「在下是他的舅舅，這小子自幼不學好，整天和一些船老大玩賭，而且好吃懶做。」

皇甫青道：「你說完了沒有？」

赫連揚見他不叫「舅舅」，臉上無光，大聲斥責，道：「苗大俠，此子目無尊長，應該轟出去！」

苗一葦道：「少俠何對自己的舅舅如此無理，在下主持此會，不得不尊重公意。」

「慢着！」皇甫青揮手道：「苗大俠，您以爲他們二人賭得光明正大，絕對一點毛病也沒有嗎？」

苗一葦正色道：「少俠話可要檢點些，在場各位，無一不是賭中高手，如有人弄詐，豈能瞞過這麼多的高人？」

「這說法只可騙騙外行，」皇甫青大聲道：「在場的各位長輩、先進，請問，在各位一生的賭博生涯當中，可有連續平手達十來次之多的紀錄？」

此言一出，果然有人動容。

甚至可以看出，有半數以上的人微微點頭。

這等於他們和皇甫青有同感。

苗一葦的臉色很難看，因爲這使他很沒有面子。

既然大家多數有此同感，他身爲主持人爲何沒有發現這一點？

皇甫青續道：「晚輩相信，世上有些巧合，却沒有這麼多的巧合，所以我們不能不作一個假定。」

苗一葦鐵青着臉，道：「什麼假定？」

「不論是牌九也好，骰子也好，毛病可能都出在骰子上。」

「什麼意思？」

「很簡單！各位觀者包括你主持人在內，都坐在十步以外，只有與賭者二人站在桌邊，誰知道大鍋內的骰子是幾點？」

「你這是什麼意思？」司徒明厲聲道：「此時此地，豈容得你這黃口小兒胡說八道？」

皇甫青道：「這意思說穿了也很單純，只要你們二人商量好，在鍋中擲出同樣的點子，就可以平手，平手就不必說出虧心事，至於賭牌九，重點在乎洗牌及砌牌上，你們二人既然是合作而非對敵，當然已把想要的牌砌好，打出骰子的點數，當然也就是能使你們拏到自己想要的點數的牌九了。」

這工夫忽然有人大聲叫了聲「好！」

衆人回頭望去，因此人坐在最後排，竟是個雞皮鶴髮的老嫗，聲音却很嫩，分明也是易容的。

苗一葦看了這老嫗一眼，也沒理她，却對皇甫青道：「既然少俠以爲他們二位有詐，爲何不當場揭



穿？」

皇甫青道：「這是因爲我太信任偶像了……」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我總以爲成了名也有了武功的人，都應該中規中矩，光明正大，那知他們却以經驗的累積作欺世盜名的勾當。」

司徒明往上一撲，此人號稱「九陰手」，可想而知，絕非易與之輩，一伸手就差點抓住皇甫青的左肘。

皇甫青旋轉身子正要發攻，對方一抓又到。

但此刻司徒明突然斜退三步沉聲道：「何人在後面施襲？」

在場諸人大多數未看到有人施襲。

有極少數人回頭去看那個假老嫗。

只不過假老嫗坐在那裏一動也沒動。

皇甫青道：「也就是說，他們二人聯手蒙蔽在場諸人，最後想以平手而不必坦白一生作過的虧心事而瓜分數百萬兩賭注！這眞是太便宜也太容易的斂財方式了！」

苗一葦厲聲道：「你小子不可以捕風捉影。」

「不信可以問問在場各位先進，是否如此？」

儘管有半數以上的人都同意皇甫青的看法，但在此關頭，却又沒有一人挺身而出來聲援他。

苗一葦大聲道：「把他趕出去！」

「趕出去？」皇甫青冷冷地道：「那一個敢？」

「反了……反了！」苗一葦道：「擾亂會場，如果本主持人不能把你轟出去，我豈不是白混了？」

「慢着！」蔡根大聲道：「苗大俠如果不問青紅皂白就要攆人，老實說，在場各位前輩難免不會懷疑你的立場……」

苗一葦道：「你小子何人？」

「我是何人與此事毫無關係，我只是就事論事，依在下看來，苗大俠有袒護他們二人之可能。」

「我袒護？你！你簡直是血口噴人……」

「當然，我說的是可能，因爲只要護航一下，就可以『三一三剩一』平分那一筆巨額賭注。」

這時一個中年漢子走向蔡根。

蔡大年當然也聽出口音是他的兒子，也早已聽出皇甫青的口音了。他此刻眞爲難。

蔡大年不便在這大會上袒護其子。

除非已有人揭開了蔡根的身份。

只不過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認出蔡根的身份，因爲他過去是本會中最低級人物。

蔡根道：「你要幹什麼？是不是護短？」

那漢子一上，蔡根想閃都來不及，可見眞有兩套。

蔡根根本未出兩招就差點被制住穴道，只有往後跑，也就是跑到那個假老嫗身邊躲藏。

漢子自左邊攻上，蔡根就往老嫗右邊閃，他自後攻上，蔡根就往老嫗的前面躲。

老嫗道：「我可要聲明，你們二人動手可別碰到我，要不我可就不講情面了！」

漢子大概是苗一葦的人，有主人撐腰，他當然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全場中人都回頭觀望二人游鬥。

這麼打，那漢子當然是打不到人的。

除非他不在乎會不會碰到那個假老嫗。

漢子根本瞧不起蔡根，只要無人架樑，三五招內就能把他制住，但有老嫗擋着，就不能得手。

況且他發現，他要往東，老嫗的身子就往東，他要往西，老嫗也往西，好像在袒護蔡根似的。

漢子一光火，可就不管那一套了，居然在攻擊中伸手一推。

他似想把老嫗推倒，就可以生擒蔡根了。

那知老嫗身子一搖，沒有推上。

漢子知道老嫗要他，立刻來了眞的。

老嫗當然不能再坐着應付，她一站起，不避不閃，一個大耳光把漢子打出五步以外。

漢子暈頭轉向地怔了一下，又要上，苗一葦識貨，知道漢子絕非敵手，道：「退下去，此刻不可動粗。」

漢子悻悻退下，老嫗也就坐下了。

蔡根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也無人攔阻。

這時皇甫青道：「在下的話，相信大多數人都有同感，只是不便當場予以揭穿得罪人罷了！」

赫連揚道：「小子，你滾不滾出去！」

皇甫青根本不理他，道：「在場的各位先進，在下不才，願和這兩個人各比一場，如我輸了任由他們處理，如他們輸了，把贏的賭金交出，另外，必須坦白說出一生中所作的虧心事！」

這時又有人大聲叫「好」！

當然又是那個老嫗。

蔡根回頭抱拳道：「老大娘，妳這樣地援手捧場，可眞叫人敬佩呀！」

老嫗道：「如果過意不去，就

認我作乾娘算了。」

蔡根道:「不知乾爹是誰?」

「有乾娘還愁沒有乾爹?」

苗一葦以眼色徵求赫連揚及司徒明的意思。

兩人一交眼色,立刻同意。

赫連揚雖知皇甫青過去常跟船老大們玩賭,但他却以為自己學的比他多,而且更精更純。

至於司徒明,自然也是此中高手。

司徒明和赫連揚並非未出場前就商量好要使詐的,而是上場之後兩人以「蟻語蜨音」溝通,聯手作弊。

甲擲五點乙也擲五點。

甲拿「癟十」,乙已也拿「癟十」,而且兩種賭平手達十次之多,也正是有心人不能相信的主要原因。

巧合可一可再,但不可能再三或再四連續發生。

苗一葦道:「少俠所謂的『輸了任由處理』是甚麼意思?」

皇甫青道:「在下輸了,家產任由處理,由於家父失踪,只有不動產巨宅一幢,薄田三十甲,約值一千餘萬,任由處置。」

「很好,各位對這評估有無異議?」

全場鴉雀無聲。

顯然沒有異議。

皇甫青道:「苗大俠是否能保証在他們兩人輸了的情況之下要他們確實吐出平生所作的虧心事。」

「當然能!」

「苗大俠又怎知他們有沒有保留?」

「第一是憑他們的人格,其次是憑在場各位同道的監督。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作了的事,總會有人知道的!」

「如果有人指出某人未能坦白說出某些虧心事,苗大俠又能如何處置他,他們一定會聽你的?」

「在下可以發動在座同道一齊譴之。而在下也有幾個臥底,要制裁一兩個不守會規,出爾反爾的人,大概還辦得到!」

蔡根揚聲道:「如果主持人蓄意袒護某一人或某些人,又該如何呢?」

「小子無禮!你是何人的門下?」

蔡根道:「我是我老子門下,也是他製造出來的。」

有人笑了起來,苗一葦也許忌憚那個老嫗,而又隱隱看出,老嫗似乎和蔡根有點甚麼關係。投鼠忌器,只有忍下,道:「本人犯了錯誤,別人也可以糾正的。」

這時皇甫青道:「你們兩位那一位先賭?」

司徒明道:「我先來!」

司徒明又道:「小子,你要賭甚麼?」

「由你說!」

「噢!你似乎挺有把握似的。」

「只有沒有把握的人才會出場而又以賴皮的方式騙人,想平分賭注。」

「小子,你敢侮辱老夫?」

「只怕是你自己侮辱了自己!」

「好,你要我說,我要賭骰子。」

「你說骰子就是骰子。」

結果三擲兩勝,皇甫青勝了。

觀者嘩然。

現在該是司徒明坦白說出一生的虧心事了,皇甫青道:「司徒大俠,請說吧!」

司徒明也無法推拒,作了個羅圈揖,道:「主持人,各位同道,人生在世,誰也會做錯事於良心有虧的,這就是所謂的虧心事。在下十五歲時到苗疆去採藥,和家師分開走失,在山洞中過夜,遇上兩個美好的苗女,一時淫心大起,把她們都强姦了……第二天遇上了家師,我並未報告此事,只推稱不適,及早返回中原……」

眾人議論紛紛,有人說他夠坦白,也有人說他是個色狠,皮厚。

皇甫青道:「只有這件事?」

「怎麼?這件臭事還不夠?」

「在你一生之中只做了這件虧心事?」

「如果別人知道我還做過別的事就代我說出來。」

親王多喜道:「司徒大俠有沒有和一個部下在天津搶過一家銀樓,且殺過一個人……」

司徒明大聲道:「多喜,你休要血口噴人!」

多喜道:「由於你的『九陰手』擊中,只見指痕而不見掌痕,且指痕呈淡藍色,而且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所以你無法狡賴!」

司徒明大為光火道:「我以為這是滿人羅織罪名,打擊漢人。」

多喜道:「主持人意下如何?」

苗一葦道:「此事要加以調查,不能馬上作一決定,不知在場各位是否也能指証這件事。」

結果無人答話,只好留待以後調查。

苗一葦道:「現在輪到少俠和你的舅舅賭了。」

赫連揚的臉色十分陰沉。

他恨皇甫青攪局,事實上他們的確在和稀泥,想以平手之局平分贏來的賭注,却被皇甫青拆穿。

皇甫青道:「你要賭甚麼?」

赫連揚道:「你為甚麼要找麻煩?」

這當然是以「蟻語蜨音」說的。

皇甫青道:「不是找麻煩,只是適逢其會!」

赫連揚道:「咱們也賭骰子!」



皇甫青道:「你先擲!」

「你先!」

皇甫青道:「你是長輩,你先!」

赫連揚只好先擲,他抓起了三枚大骰子,有人為他幪了眼。

抖手一擲,進入巨鍋之內。

三枚大骰子在鍋內蹦跳滾動不已。

內行人一聽就知道,有人在控制骰子。

也只有控制骰子,才會滾動那麼久。

也可以說,可能雙方都在利用渾厚的內力控制骰子,才會產生異常跳動的情況。

三枚骰子擲入鍋中,一般來說也不過跳動三五下即止。

這三枚却滾動跳躍了七八下乃至於十下才停。

二人立刻迫不及待地趨前去看。

九點,眞不含糊。

赫連揚傲然而篤定地一笑,再擲之下,居然是「豹子」。

眾人大嘩,不覺為皇甫青惋惜。

這是很難趕上的。

皇甫青不卑不亢,捧起骰子也被幪上眼,暗暗運氣擲骰入鍋,當然,二人都暗暗勁動護骰或改變其動作。

皇甫青感覺,似有另一股暗勁加入了他發出的內勁中,注入巨鍋內,不知是何人,暗暗相助。

相助之人,內力渾厚,非同小可,因為這內力必須是拋物線狀進入鍋內,而非透鐵而入,類似虛空御物。

因為那人是在七、八步外相助的。

骰子停止,二人近前一看,赫連揚呆了一下。

竟是「豹子」。

主持人也上前看了,宣佈第一擲為「豹子」。

赫連揚面色都綠了。

這第二擲當然不會是「豹子」吧,那還得了。但是,萬一又是「豹子」怎麼辦?這個臉可就丟大了。

舅舅能輸在外甥手中?

況且赫連揚相信,皇甫青此來,只怕不僅僅是為了贏巨額的銀子,只怕另有別的企圖。

為什麼不知道皇甫青有此賭技?

當然,他希望這只是瞎貓碰上了死老鼠。

皇甫青第二擲,也就是今天這賭會的最後一擲。

這會造成一次轟動。第一,是舅甥之賭,其次是年紀差距很大之賭。第三,也是一次主持人極不受尊重之賭。

苗一葦不得不還就這個易過容的年輕人。

所以,所有的觀者都站了起來。

皇甫青擲出了骰子。

兩人各自較上勁來控制骰子,另外一股巧勁又在協助皇甫青,骰子停下來,兩人加上主持人都趨前去看。

苗一葦忽然發出了一聲驚叫。

他這驚呼,使大多數人都以為,不是「癟十」,必是「豹子」,只不過聽他驚呼的聲調,可能是「癟十」。因為苗一葦一定會懷恨皇甫青,恨他就希望他輸。

只不過他立刻又呼叫了一聲「豹子」!

赫連揚的臉都皺在一起。

由於皇甫青第一擲就是「豹子」,赫連揚第一擲是九點,這當然是皇甫青勝了。

觀者一齊擁上,連連驚嘆不已。

有人說皇甫青是賭王,也有人說他是賭聖。

苗一葦揚揚手,請觀者回座,道:「那請赫連大俠坦白過去作過的虧心事吧!」

赫連揚冷冷地道:「在下捫心自問,一生中未做過虧心事,最大那一次是殺死一個攔路截劫的强盜,事後稍有不安而已。」

皇甫青道:「詭辯!」

「怎麼?你知道我做過什麼虧心事,小子你以下欺上,已犯了不敬之罪,難道還要造我的謠?」

這工夫忽然有人揚聲道:「赫連揚,你說的是實話嗎?」

「當然!」

「是什麼人炸你們的船,你應該知道吧?」

「我要是知道會剝他們的皮。」

「試問,令尊是死是活你該知道吧?」

「家父慘遭炸斃,屍骨無存。」

赫連揚掩面悲泣出聲,原來這人正是「三手伽藍」蔡大年。

那知蔡大年却又大聲道:「各位,此人非但不孝,也不忠不義,是個十足的數典忘祖的敗類,他勾結外來勢力,炸自己父親的船及人。但湊巧得很,赫連光在爆炸之前的一會,赫連光離座入厠,竟逃過一難。」

眾人大嘩。

赫連揚厲聲道:「各位千萬別聽此人在挑撥,老實說,各位如不健忘,應該記得第一次賭會,他把全部五十艘船舶全輸給家父,所以懷恨在心。」

蔡大年道:「只不過赫連光未被炸死,却被劫走,聽說如今還活着哩。」

此言一出,皇甫青自然十分敬

佩，因爲已經証明蔡大年是正人君子，而且不惜和邪惡勢力正面硬碰了。

蔡根也大爲高興，老爹原來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室，這自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

只不過此刻場上的人就壁壘分明了。

足有一大半以上的人面色沉下來，苗一葦道：「蔡大年，你可知此言一出會造成什麼後果？」

蔡大年道：「蔡某只問是非，不計個人利害。赫連光乃是赫連揚的父親，也許由於赫連揚的『拖油瓶』，自幼在赫連光心目中不吃香，難免懷恨在心，乃勾結外人，在他老父大壽之日炸船炸人。」

赫連揚暴喝一聲「住口！」切齒道：「蔡大年，你這話可有什麼根據？拏出証據來。」

「你爹未死，還活在世上，難道有些在位的先進不知道嗎？」

赫連揚厲聲道：「你指出來，誰能証明家父還倖存着？」

蔡大年道：「苗大俠知不知道？」

苗一葦目光一凝，冷峻地道：「蔡大年，不客氣說，在今天這場面上，你還不大夠看。」

蔡大年道：「你的意思是說，只要夠看就可以不講理？」

「不要强詞奪理。」

「對！不要强詞奪理，苗大俠，只要你斬釘截鐵講一句，你絕對不知赫連光還活着就成。」

苗一葦眼珠疾轉不已，這句話要愼重考慮。

看來他是知道的，只不過此時此地他能說嗎？

說了會如何？如果否認，蔡大年人稱「三手伽藍」，昔年以神偸著名，探人隱私，是他的拿手絕活，會不會知道他的秘密了？

只不過現場上有一半以上是「一字併肩會」的成員，他怎麼可以說穿這件事？他沉聲道：「蔡大年，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好！苗一葦，你夠資格當主持人嗎？」

不但苗一葦光火，其餘多數人都躍躍欲動了。

蔡大年道：「各位先別急，在下還有下文。」

「別聽他胡編，這老賊心懷叵測。」

蔡大年道：「苗老賊，我想誰是老賊，不久便知。試問你有多少女人，我是說除了原配和塡房之外？」

此言一出，苗一葦大喝一聲撲向蔡大年。

蔡大年也不含糊，硬接了一掌，兩人各退了一大步。

再次硬接兩掌，還是一樣。

這足以証明，兩人的功力相若，在伯仲之間。

苗一葦是賭會的主持人，自然是「一字併肩會」所支持的，與會的人也有一半是該會的人，居然無人支援苗一葦，那是因爲他們想聽聽一些秘密。

蔡大年道：「苗老賊在表面上岸然道貌，骨子裡却是個大色狠。」

此言一出，場中微微騷動，有人微笑。

苗一葦又猛攻一招，却仍然一樣。

蔡大年道：「他有十二個年輕女人，怪的是，却不是個個美如天仙，美的只有兩個。」

有人問道：「這就不對了，好色之人，藏嬌儲美，那有不找貌美而要醜陋的呢，這不對吧！」

「這就是問題的重點了！」

「甚麼重點？」

「這是個十分奇特的老色狠，他的興趣是與衆不同的。」

衆人似乎都在等着聽他的下文。

苗一葦急得一頭大汗，連連向赫連揚及司徒明兩人使眼色，要他們協助動手，兩人果然出了手。

加上兩人共有三人，這邊皇甫青自然也上了。

只不過二對三，皇甫青和蔡大年就很吃力。

於是蔡根也上了，却不和老爹打招呼，以免被認出。

這三個人對另外三人，由於蔡根差得多，三十招後還是不大行，蔡根道：「乾娘，妳能眼看着你的乾兒子挨揍嗎？」

說話工夫，果然後腰上挨了一脚。

他明明看出老嫗也是易容化裝的，聲音很嫩，年紀可能比他還小，却也不拆穿，而向她求援。

兩小都不是傻蛋，看出這少女武功了得。

似乎場中之人對她都有點忌憚似的。

老嫗道：「苗一葦，難道蔡大年說的不對？」

「當然不對！」

「那你敢不敢讓蔡大年說下去，身正不怕影兒斜，你果眞沒有那麼多的女人，你怕說嗎？」

「當然不怕！」

「那就住手……」

眞靈，三人立刻收手，兩小和蔡大年也收手後退。

蔡大年續道：「有的人乾娘在場，有些葷話在下不便出口。」

老嫗道：「說吧！我不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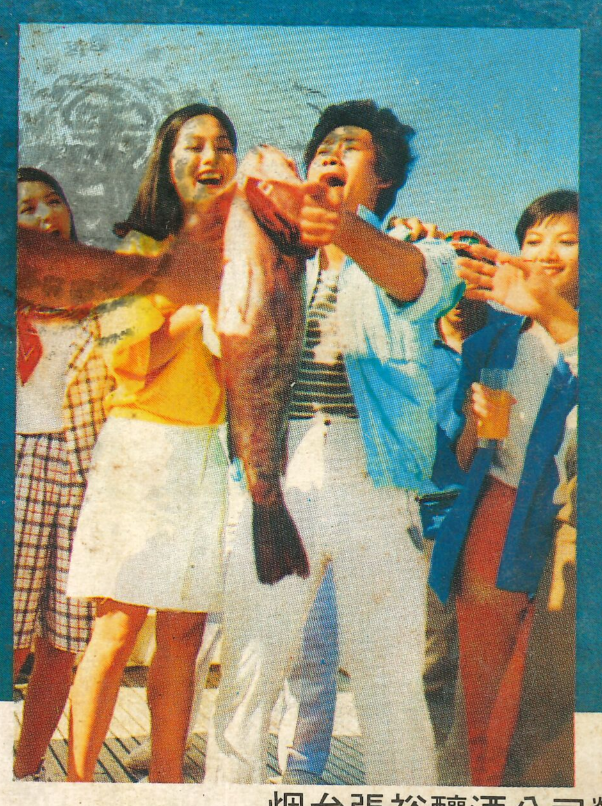
兩小幾乎已經猜到這少女是何人了。

（未完・四）

# 飲至寶三鞭酒

## 補氣力、壯膽色
## 表現好身手








烟台張裕釀酒公司榮譽出品

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公司山東省分公司經營出口

香港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　8190821